

丛书主编/何怀宏

人文译丛

名哲言行录

(下)

【古希腊】第欧根尼·拉尔修 / 著

Diogenes Laertius

马永翔 赵玉兰

祝和军 张志华 / 译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 phers

人文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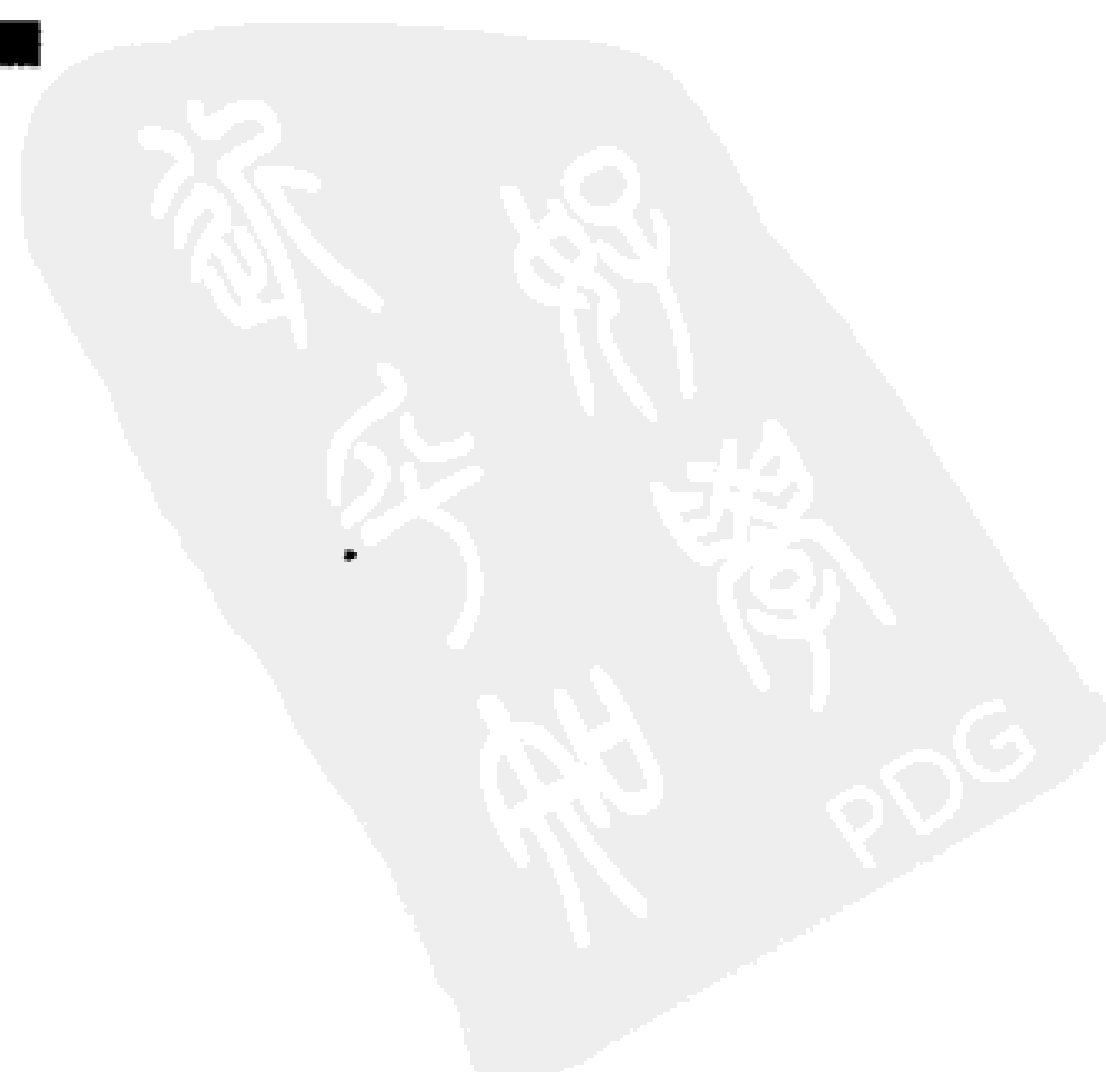
名哲言行录

(下)

【古希腊】第欧根尼·拉尔修 / 著
Diogenes Laertius
马永翔 赵玉兰
祝和军 张志华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
phers



在经历了如此久的时光和如此多的毁灭之后，这部古典时代的著作几乎毫发无伤地留存于世，我们真要感谢上苍。

本书既致力于古希腊世界几乎所有重要思想家生平行迹的描述，又试图勾勒出希腊思辩的全息图。他对古希腊文献的丰富占有和熟悉，使他在上述两方面几乎接近了成功。此外，本书对希腊精神的还原方式，使我们得以亲近那个逝去的时代，感受希腊的光芒和人性欲求。总之，这部大约成书于古典时代晚期的著作，适时地开列整个古希腊时代的精神遗产清单，留存无比珍贵的文献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已足够配得上它在西方世界获得的荣耀。

第七卷

人文译丛

总 书 目

丛书主编：何怀宏

古典思想及人物

名哲言行录（上、下）

第奥尼根·拉尔修/著

希腊政治理论

——柏拉图及其前人

厄奈斯特·巴克/著

早期希腊哲学（即出）

约翰·伯奈特/著

希腊哲学

——从泰勒斯到柏拉图（即出）

约翰·伯奈特/著

希腊罗马名人传（即出）

普鲁塔克/著

基督精神与人文

当代政治神学文选

刘小枫/编

天国在你心中（即出）

列夫·托尔斯泰/著

系统神学（即出）

托马斯·沃森/著

薇依札记（即出）

西蒙娜·薇依/著

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

异端的权利

斯蒂芬·茨威格/著

变动中的民主

约翰·基恩等/编

民主的历程	约翰·邓恩/编
思想自由史	J. B. 伯里/著
欧洲自由主义史	圭多·德·拉吉罗/著
现代民治政体（上、下）	詹姆斯·布赖斯/著
万民法	约翰·罗尔斯/著
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	何怀宏/编
西方政治传统	弗里德里克·沃特金斯/著
罗尔斯论文全集（即出）	塞缪尔·弗里曼/编
《艾希曼的耶路撒冷》：伦理的 现代困境	汉娜·阿伦特等/著 孙传钊/编
自由的逻辑	迈克尔·博兰尼/著
正义的理论（即出）	布莱恩·巴里/著
自由的道德（即出）	约瑟夫·拉兹/著
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即出）	塔尔蒙/著
知识分子的背叛（即出）	于连·本达/著
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即出）	阿巴拉斯特/著
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即出）	埃利·哈列维/著
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即出）	皮埃尔·莫内/著

学术思想评论 贺照田/主编

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第六辑）
 东亚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第七辑）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第八辑）
 并非自明的知识与思想（第九辑）
 在历史的缠绕中解读知识与思想（第十辑）

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 秋风/主编

反资本主义的精神状态（即出）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

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

F. A. 哈耶克/编

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

哈耶克、诺齐克等/著 秋风/编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书系

林精华/主编

根除惯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

莉莎·克纳普/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

伊琳娜·帕佩尔诺/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即出）

马琳娜·科斯塔列夫斯基/著

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即出）

琼斯·马尔库姆/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

尼娜·珀利堪·斯特劳斯/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一章 芝诺（公元前 333—^{V II.1} 前 261 年）

芝诺（Zeno），穆纳西阿斯（Mnaseas）（或德密阿斯（Demeas））的儿子，是塞浦路斯的基提翁的居民，该城曾接纳过腓尼基人定居者。据雅典的提谟色乌在《论生平》（*On Lives*）中说，芝诺长着歪脖子。而提莱（Tyre）的阿波罗尼奥说他又高又瘦，皮肤黝黑，因此，克律西波在《谚语集》（*Proverbs*）的第一卷中说，有人叫他“葡萄藤”。他腿脚粗壮，性格优柔寡断，而且脆弱。所以培尔赛乌在《愉快的回忆》（*Convivial Reminiscences*）中讲到，他谢绝了最多的赴宴邀请。据说他最爱吃新鲜的无花果和享受太阳浴。

前面说过，他是克拉特斯的学生。据说他还参加斯提尔波和塞诺克拉底的授课达 10 年之久（提谟克拉底（Timocrates）在其《狄翁》（*Dion*）中是这么说的），他还听了波勒谟的课。赫卡托（Hecato）和提莱的阿波罗尼奥（在其关于芝诺的书的第一卷中）都说他曾向神谕咨询：要获得最好的生活，他应该做什么；神的回答是他应该继承先人的事业。于是，在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后，他开始研究古代作^{V II.2-4}家。他是这样巧遇克拉特斯的：他带着一批紫袍从腓尼基航行前往拜里厄斯，途中遭遇了海难；于是他登岸去了雅典，并在一家书店坐下，那时他正好 30 岁。读到色诺芬的《回忆录》（*Memorabilia*）第二卷时，他极为兴奋，向人询问在哪里可以找到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恰好这时克拉特斯从旁经过，于是书商指着他说：“跟着那个人去吧。”从那天起，

芝诺就做了克拉特斯的学生；他在其他方面显示了对哲学的强烈爱好，尽管由于天生谦逊而无法接受犬儒式的恬不知耻。因此，克拉特斯想治治他身上的这个毛病，便给他一锅扁豆汤，让他端着穿过色拉米库；而且，当他看见芝诺因害羞想把锅遮掩起来时，就用手杖把锅打翻了。而芝诺满腿流淌着汤水企图溜走，克拉特斯说，“为什么逃走呢，我可爱的腓尼基人，没什么可怕的事情降临到你头上。”

这样，在一段时间里芝诺就由克拉特斯指导，在那时他完成了他的《国家篇》（*Republic*），^①而有人开玩笑说他把它写在了居诺苏拉（*Cynosura*）（即狗尾）上。^②除《国家篇》外，他还有如下著作：

《论遵照自然的生活》
《论冲动》或《人的本性》
《论情绪》
《论责任》
《论法律》
《论希腊教育》
《论视觉》
《论整个世界》
《论符号》

V II .4-5

① 这里译成“国家篇”，以与柏拉图 *Republic* 的通行译法“理想国”相区别，但从上下文看来，芝诺的 *Republic* 好像也描述了一个理想的国家形式。——译注

② “居诺苏拉”意为“狗尾”正如 *Cynoscephalus* 意为“狗头”；有好几处海岬的名字都叫居诺苏拉，其中著名的一处是在雅典，一处是在萨拉米。就犬儒主义这个词而言，“抓住狗尾”似乎是更恰当的解释。

《毕达哥拉斯派的问题》

《共相》

《论各种文风》

《论荷马的问题》，五卷

《论诗的阅读》

他的作品还有：

《修辞学手册》

《释疑集》

《反驳集》，两卷

《回忆克拉特斯》

《伦理学》

以上是他的著作列表。但他最后还是离开了克拉特斯和上面提到的那些当了他 20 年老师的人。因此据说他说过：“正当我进行一次满有希望的航行时，我遭遇了海难。”也有人认为他是在克拉特斯门下时说这句话的。这个故事的另一个说法是：他呆在雅典，听说自己的船遭了海难，还说：“太好了，命运女神啊，你就这样驱使我走向哲学。”也有人说，在把注意力转向哲学之前他就已经在雅典把货物处理掉了。

那时他常常一边在彩绘的柱廊（colonnade）里踱步，一

V II .5-6 边讲论。那个柱廊也称做匹西阿那克斯柱廊 (the Portico of Pisianax),^① 而它是因波吕格诺图 (Polygnotus) 的绘画 而得名。他的目的是使那个地方不至于沦落为闲汉们的聚集之所。正是在那个地方, “三十僭主” 时期有 1 400 名雅典公民被判死刑。^② 后来人们就到此处来听芝诺讲学, 这就是人们为什么称他们 “柱廊派” 或斯多亚派的原因。人们也用这个名字称呼他的追随者, 而以前称他们为芝诺派; 伊壁鸠鲁在他的 “书信集” 中是这么说的。据埃拉托司泰尼在其《论旧喜剧》(*On the Old Comedy*) 中说, 斯多亚这个名字以前用于称呼诗人, 这些诗人在那里打发时间, 并使这个名字更加出名。

雅典人极为尊崇芝诺, 这见之于他们把城墙的钥匙交给他保管, 还授予他金冠和青铜雕像。他受到尊重的最后标志是, 他的母邦的公民把他的雕像当做城邦的装饰品,^③ 而生活在塞佟 (Sidon) 的基提翁人也以宣称芝诺是他们中的一员为荣。安提戈纳 (戈那塔斯 (Gonatas)) 也对他青目有加, 每次来雅典时都要听他讲课, 还经常邀请他去他的宫廷。但芝诺谢绝了这一盛情, 而是派了他的朋友培尔赛乌去那儿。培尔赛乌是德米特里乌的儿子, 基提翁人, 他的鼎盛年在第

① 我们所用 “柱廊” (colonnade) 一词更多地是指一种至少一边由柱子支撑的有顶建筑, 它有一条像拱廊或回廊那样的公共走道, 但是向阳, 且空气流通。然而, 由于拉丁语 “柱廊” (Porticus) 一词, 芝诺学派在英语文献中获得了 “柱廊学派” (the Porth) 的称号。装饰在那条柱廊上的壁画或图画在某种意义上使之成为了雅典的国家艺术画廊。要进一步了解, 可参见 Frazer 就 Pansanias i. 15 (vol. ii pp. 132-137) 所做的注释。

② 或许是三十僭主在柱廊里集会并通过了判决, 而不可能那就是执行死刑的地方。

③ Pliny, *N. H.* xxxiv. 92.

130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公元前 260 – 前 256 年），而那时芝诺已是一位耄耋老者。据提莱的阿波罗尼奥记载，安提戈纳的邀请函如下：

安提戈纳王致哲学家芝诺，并问好。

V II.7-9

虽然在财富和名誉方面我认为自己比你优越，然而在理性和教育，以及在你所获得的完善幸福方面，我自感惭愧。因此我决定邀请你造访本王，相信你不会拒绝这一邀请。那么，无论如何，请你尽情与我畅谈，你应明白，你将指导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所有聚在一起的马其顿人。因为，显然，无论是谁指导了马其顿的统治者，并在德性之路上引导他，他同时也在把他的臣民训练成良善之人。大多数情况下，君主如何，也就可以设想他的臣民如何。

芝诺的回复如下：

芝诺致安提戈纳王，并问好。

就您坚持有益和真正的教育，而非固守只能导致道德腐败的教导而言，我衷心欢迎您对真知的爱好。若有人远离使年青人的灵魂变得软弱的被夸大的快乐，并转而渴求哲学，那么，显然，他追求品性上的高贵不仅仅是本性使然，而且也是出于意愿所然。如果一种高贵的本性同时辅以节制的训练，并进一步接受慷慨的指导，那么就很容易获得完善的德性。可是由于年事已高（因为我已经 80 岁

V II.9-11

了)，加之深受身体虚弱之苦，我无法加入您的行列。但是我给您派了一些和我一起进行研究的同伴，他们在智力上不次于我，而体力方面又远非我所能及，如果您和他们交往、相处，您就不会缺乏达到完善幸福所必需的条件了。

所以他派去了培尔赛乌和底比斯人菲隆尼德；伊壁鸠鲁在给他兄弟亚里斯多布鲁（Aristobulus）的信中提到他们两人曾与安提戈纳生活在一起。我认为有必要附上雅典人为芝诺通过的法令，如下：^①

阿伦尼德（Arrhenides）执政时期，迈玛特里翁月（Maemacterion）的第二十一天，在阿卡曼提斯（Acamantis）部族第五次公共集会上，于该集会第二十三次全民会议中，由作为会议主席之一的来自绪佩泰翁（Xypetaeon）镇的克拉提斯多特勒（Cratistoteles）的儿子希波（Hippo），和他的同任主席官们将问题提交投票表决，该问题由安那西阿（Anacaea）镇的塞拉索的儿子塞拉索（Thraso）动议，如下：

鉴于穆纳西阿斯的儿子、基提翁的芝诺在城邦里多年来献身哲学，而且一直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堪称良善之人，他规劝那些到他那里接受教导的年青

① 比较 Tarn, *Antig. Gon.* p. 309, 尤其是注释 106；他认为我们提到的那条法令是两条真实法令的融合：（1）芝诺活着时投票授予他一个荣冠；（2）他死后通过法令授予他公共葬礼。

人追求德性和节制，引导他们走向最善的事物，他通过自己的行动向所有人提供了与他自己的教导保持完美一致的、值得效仿的榜样。因此这对民众来说是件大好事（但愿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因其善和节制的美德赞赏穆纳西阿斯的儿子、基提翁的芝诺，并根据法律授予他金冠，而且用公款为他在色拉米库修筑坟墓。此外，为铸造金冠和修筑坟墓，民众应该现在从全部雅典公民中选举出五名代表，而政务官（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应该把这个法令镌刻在两根石柱上，他有权把一根立在阿卡德米学园，另一根立在吕克昂学园。负责事务管理的地方官员应分派石柱所需的开销，以便所有人都知道雅典人无论在其生前还是死后都尊崇良善之人。安那西阿镇的塞拉索、拜里厄斯的腓洛克勒、阿那菲力斯图（Anaphlystus）的斐德罗、阿卡那（Acharnae）的麦冬（Medon）、西帕勒图（Sypalettus）的米希图（Micythus），以及帕厄安尼亚的狄翁被选举为负责铸造金冠和坟墓建筑的代表。

V II. 11 - 13

这就是那条法令的内容。

卡里斯都的安提戈纳告诉我们，芝诺从来没有否认过他是基提翁的公民。因为他曾对公共浴池的修复有所贡献，而当他的名字以“哲学家芝诺”的称呼刻在石柱上时，他要求加上“基提翁的”的字样。他给细颈瓶安了个空心盖，用来往里面存钱，以便需要给他老师克拉特斯增添生活必需品时有所预备。据说他刚来希腊时有一千多塔仑特，但全押在了

V II.13-15 船舶抵押贷款上。^① 他惯常吃些小面包条和蜂蜜，还喝一点醇酒。他很少雇用男仆；偶尔一两次可能会让一位年轻姑娘来服侍，为的是不让人觉得他是个憎恶女人的人。他和培尔赛乌住在一起，而培尔赛乌给他介绍一个年轻的笛子演奏手，他就不失时机地把她直接带到培尔赛乌那里去。据说他善于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以致国王安提戈纳经常举办喧闹的聚会来干扰他；还有一次，安提戈纳把他和其他狂欢者一同带到音乐家阿里司托克勒那里，可芝诺一会儿工夫就溜之大吉了。据说他不喜欢靠人太近，所以总是坐在床榻最靠边的位置，这样就可以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尽快脱身，哪怕环境只有上述一半不便利。实际上他也不愿意同两三个以上的人呆在一起。他偶尔会向旁观者索要钱币，这样，人们因为害怕付钱就可能不再围着他，这是克里安忒在《论青铜》（*On Bronze*）一书中说的。在柱廊里若有好几个人围着他，他就指着环绕祭坛顶部的木围栏说：“这个地方曾向所有人开放，但后来人们发现它是个障碍，就把它围起来了；你们如果能闪开让条道的话，就不会那么让我们厌烦了。”

拉凯斯的儿子德谟卡里问候并告诉他，只要直接或写信向安提戈纳要求任何他想要的东西，国王都会准许他的请求；芝诺听了后就与他断绝了来往^②。芝诺死后，据说安提

① 那笔贷款的抵押要么是运输的货物，要么是船只本身。因为风险巨大，所以利润也相应很高。Demosth. Or. xxxiv. 23, l. 17, lvi. 17。

② 芝诺一定已经料到，在这种恭维的背后一定是要他运用他对国王的影响力为德谟卡里牟利，而德谟卡里作为雅典的爱国者和德谟斯提尼的外甥，在马其顿人的宫廷已失宠。实际上，他取得了这么大的进展是很令人奇怪的，以致 Ferguson (P. 172) 和 Tarn (P. 94, note 11) 都觉得很难作什么假设性的解释。

戈纳曾说：“我失去了一个多好的听众！^①”所以他雇了塞拉索作为代理人要求雅典人把芝诺葬在色拉米库；有人问他为什么崇敬芝诺，他说：“因为我送给他的那么多丰厚礼物从来没有使他高傲自负，也没有让他精神萎靡。” V II.15-17

芝诺的爱好是探索，而且他在所有课题上都是一个严格的推理者，因此蒂蒙在《西利篇》中说：^②

我还看见一个腓尼基人，一位安然于阴郁傲慢中的娇纵老妇，对一切都充满渴求；但是她那张精致的网的网眼已经破败不堪，而她的才智比一把班卓琴好不了多少。^③

他曾同逻辑学家腓洛很认真地辩论过，同他一起研究。因此作为晚辈的芝诺对腓洛的尊崇不次于对他的老师狄奥多罗。在他周围聚集着一批衣衫褴褛的肮脏同伴，正如蒂蒙在下面的话中所说：^④

那时他聚集了一群无知的奴隶，他们在贫困方面无出其右，且是市民中最愚昧的一帮人。^⑤

芝诺自己脾性刻薄，面色严峻。他也极为吝啬，总以经

① Tarn, *Antig. Gon.* p. 310 与柏拉图, *Politicus* 260C 和伊壁鸠鲁 (*ap. Senec. Ep. 7. 11*) 很相契合: “satis enim magnum alter alteri theatrum Sumus.”

② Frag. 38D.

③ 比较《奥德赛》xi. 281, 271。

④ Frag. 39D.

⑤ 比较《伊利亚特》ii, 831, xxxiii. 133.

V II. 17 - 19

济原因为借口，固守着为希腊人所不屑的怪吝。如果猛烈攻击某人的话，他会言辞简练，且不过分流露情绪，尽力与之保持距离。比如他对那位浮华炫耀的纨绔子弟的评论就是这样：那青年正慢慢穿过一条小河，芝诺于是说，“理所当然，他满腹疑虑盯着泥土，因为他在里边看不见自己的脸。”一个犬儒主义者说自己的油瓶里没油了，于是向他乞求一点，芝诺拒绝施舍。然而那人走开时，芝诺却请他考虑这两种行为中哪一种更卤莽。芝诺恋慕克莱蒙尼德（Chremonides），有一次他和克里安忒一同坐在那年轻人身边，他却站起身来，克里安忒对此表示惊讶，他说：“良医告诉我们，对炎症的最好治疗方法是睡眠。”有两个人喝多了酒躺卧在一起，靠近芝诺的那个人踢他下面的一位客人，芝诺便用膝顶他，那人转过身来，芝诺就问，“你怎么知道你的邻居喜欢你对他做的动作？”他评论一个恋童癖说：“正如男教师因整日和男童们在一起而丧失了他们的常识（common - sense），你这样的人也是一样。”他常说，那些总想避免犯语言错误的人所使用的精确词汇，就像亚历山大打制的硬币一样：这些词汇外表精美，像硬币一样圆润，却不会因此更好。与此相反的那种言辞他则比喻为阿提卡的四德拉克马银币，它们虽然打制粗糙，做工简陋，却比华丽的词藻更有价值。他的学生阿里斯通演讲，有时枯燥乏味、长篇大论，有时顽固不化，态度过于自信，他便说：“你父亲生你时一定喝醉了。”因此他就言简意赅地称阿里斯通为“话匣子”。

有一位贪食者非常贪婪，常常不给同桌伙伴留下一丁点残羹剩饭。有一次，一大条鱼上了桌，芝诺把它拿起来，装模作样要独吞。那个人盯着他，芝诺说：“如果你不能忍受我这次贪婪，那你想想那些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每天会有什

么感受？”一个年青人怀着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好奇心问他问题，芝诺把他领到镜子前，让他朝里看；然后问他是否认为像他这样的人适合提这类问题。有人说自己总体上不同意安提斯泰尼的观点，芝诺就拿出安提斯泰尼评论索福克勒斯的文章，问他是否认为它毕竟还有些优点；那人回答说不知道。“那么”，芝诺说，“你挑剔和指摘安提斯泰尼说错了什么，却不假思索地贬抑他的好东西，你不觉得羞耻吗？” V II.19-21

有人说他认为哲学家的论证链（chainarguments）显得简洁明了，芝诺回答：“你说得很对；确实，音节应该尽可能地简略。”有人向他评论波勒谟，说他的演说偏离了自己的主题。芝诺皱皱眉头说：“哦，那你对他演说的内容有何评价。”芝诺认为，交谈时我们应该态度认真，且应该像演员一样声音洪亮，铿锵有力；但我们不应把嘴张得太开，否则就跟那位愚蠢的“话匣子”所做的一样。他说，“说复合整句（periods）并不像工匠做工，应该不做停顿，不细想其优点；相反，应该把听众深深吸引到演说本身中去，让他们没有空闲做笔记。”

有一次，一个年青人讲话滔滔不绝，芝诺说：“你的耳朵掉下来变成舌头了。”有位英俊的年青人认为智慧之人不会恋爱，对此芝诺回答：“那么还有谁比你们这些美貌的年青人更不幸呢？”他常说，即使是哲学家，很多人在很多事情上也是不明智的，而对琐屑偶然之事他们也非常无知。他常援引卡斐西母（Caphisius）的名言：有一个学生卖力地想吹响笛子，卡斐西母给了他一记耳光，告诉他，吹得好并不在于声音大，尽管吹得好就可能吹得响。^① 芝诺对一个说话 V II.21-23

① 比较 *Athen.* xiv. p. 629 B.

有点卤莽的年青人说：“我宁可不告诉你我在想什么，我的伙计。”

有个英俊富有但仅此而已的佛第安人（Phodian）坚持要听他讲课，而这名学生很不受欢迎，于是芝诺首先让他坐在一条布满灰尘的板凳上，这样就会弄脏斗篷，然后又安排他与乞丐坐在一起，这样他就会蹭着他们的脏破衣服；最后那个年青人逃之夭夭了。他宣称，没有什么比狂妄自大更不得体，尤其是在年青人中间。他常说，我们应该记住的不是词汇和表述，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所听内容的优长之处，以锻炼我们的心智，而不是仿佛在品尝一盘精制的菜或一顿使人赏心悦目的大餐。他认为年青人应该在行路、步态和装束方面举止恰当，而且他常引述欧里庇德斯评论卡帕涅乌（Capaneus）的诗句：

他拥有丰厚的财富，
但财富并没有带给他高贵，
他也不比穷人更珍视
徒劳抱负的骄妄想法。^①

V II .23 - 24 他还说，如果我们想掌握科学知识的话，没有什么比自负更致命，也没有什么比时间更为我们所需。有人问他，“谁是朋友？”他回答：“另一个自我（*alter ego*）”。据说有一次他严惩一个偷东西的奴隶，那奴隶乞求说，偷东西是他的命运，芝诺说：“是的，挨打也是。”他称美（Beauty）为纯

① *Supplices*, 861 - 863.

洁之花，但据另一些人说，他是把纯洁称为美之花。^① 有一次他看见一个熟人的奴隶身上布满鞭痕，他说：“我看见了你的愤怒的印记。” 他对一个浑身抹满油膏的人说：“这个闻起来像女人的人是谁？” 叛徒狄奥尼修问他：“为什么我是唯一一个你不纠正的学生？” 他回答：“因为我不信任你。” 他对一个满口胡言的小伙子说：“我们之所以有两只耳朵而只有一张嘴，是因为我们可以听得更多而说得更少。” 一天，在宴会上他斜躺着默不做声，有人问他原因，他就让他的非难者带话给国王，说现在有个人知道怎样止住他的舌头。那些询问他的人是托勒密国王派来的使臣，他们想知道应该从他那里带些什么消息回去给国王。有人问他对咒骂有何感想，他说：“就象一个使节在没有得到回复的情况下被打发回去时一样。” 提莱的阿波罗尼奥告诉我们，有一次克拉特斯抓住芝诺的斗篷，把他从斯提尔波那里拽出来，芝诺说：“克拉特斯，抓哲学家的正确方式是抓住耳朵：说服我，然后把我拖走；如果你使用强力，我的身体会和你在一起，但我的心还在斯提尔波那里。”

V II. 24 - 26

据希波伯图说，芝诺曾与狄奥多罗呆在一起，和他一起努力研究辩证法。而当他已经取得进展时，却加入了波勒谟的学派：他就是这样尽量远离自负。据说波勒谟因此对他说：“芝诺，你是从院子的门溜进来的，我很清楚这一点，

① 把 $\varphi\alpha\nu\eta\varsigma \dots \varphi\alpha\nu\eta\nu$ 改为 $\sigma\omega\pi\rho\sigma\upsilon\nu\eta\varsigma \dots \sigma\omega\pi\rho\sigma\upsilon\nu\eta\nu$ 参照了科贝特。比较 § 130 $\omega\pi\alpha\alpha\nu\theta\sigma\varsigma \alpha\pi\epsilon\tau\eta\varsigma$ 和 § 173。科贝特这里所作的改动是用所要求的具体德性来代替一般德性。Von Arnim 则更接近手抄本，用 $\rho\acute{\omega}\mu\eta\varsigma$ 替换 $\varphi\alpha\mu\eta\varsigma$ 并保留 $\varphi\alpha\nu\eta\nu$ ，这样得出的意思就是：“他称美为力量之花，而据别人的说法，他把声音称为美之花。”

你窃取了我的学说，以腓尼基人的方式把它改头换面。”有一次，一个辩证论者给他看关于被称做“收割者（the Reaper）”的诡辩术的七种逻辑形式，芝诺问他要多少钱，那人告诉他要一百德拉克马，他主动付了两百：在爱好学问方面他是如此不遗余力。据说他第一个引入责任（Duty）一词，还写了一篇这方面的论文。此外，据说他这样修正了赫西俄德的诗句：

遵从良善建议的人是最善者：
自己发现一切事物者亦可称为善。^①

他提出这种说法的理由是，能够倾听别人说话并从中获益的人比凡事都自己发现的人更优秀。因为其中一种人只拥有正确的理解力，而另一种人在遵从好的建议方面有更多的行动。

有人问他为什么像他这么一个严峻的人也能在宴会上放松，他说：“羽扇豆也是苦的，但浸泡后就变成甜的了。”赫卡托在《轶闻集》（*Anecdotes*）的第二卷中也说，在这样的聚会中他能自由地投入。芝诺常说：“用脚旅行比用舌头更好。”“健康是一点一点获得的，然而它本身却不是一件小事。”（也有人把这句话归给苏格拉底。^②）

V II .26 - 28

他最具坚忍耐力，最为节俭；他吃的食物无需用火烹制，他穿的斗篷也很单薄。因此有人这么说到他：

① 赫西俄德的诗节原文（《工作与时日》，293 f.）是这样的：“自己去发现一切的人是最善者，而遵从良善建议的人也可称为善。”

② 比较第二卷，第32页。

冬日的严寒和无休止的雨水
无力地击打他；
炎炎的夏日或刺骨的疼痛
无法折弯他那钢铁的躯干。
他驻立一旁，不为公众的节庆和愉悦所伤：
他忍耐着，日日夜夜不知疲倦，
坚持研究哲学。

还有，喜剧诗人正是在开他玩笑时无意地颂扬了他。因此菲勒门在戏剧《哲学家》（*Philosophers*）中说：

这个人采纳了一种新哲学：
他教导人们挨饿，竟然也有门徒。
他的食物只是一条面包，
最好的点心是干无花果，
白水当饮料喝。

另有人把这些诗句归于波塞第浦（Poseidippus）名下。

这个时候他几乎变成了格言。无论如何，“比哲学家芝诺更节制”是关于他的流行说法。波塞第浦在《被逐之人》（*Men Transported*）中也写道：

如此整整十天，
他似乎比芝诺本人还节制。

实际上，在这种美德和尊严方面他超过了所有人，在幸福方面也一样。因为他死时已 89 岁，且直到临终都没有疾

V II .28 - 30 病困扰。然而培尔赛乌在其“伦理学讲稿”中说，他死时是72岁，他于22岁那年来到雅典；阿波罗尼奥说他主持他的学园达58年。他是这样死的：他正要离开学园时给绊倒了，折了一个脚趾，他一面用拳头砸着地面，一面从《尼俄伯》(Niobe^①)中引述诗句：

我来了，我来了，你为什么呼唤我？

然后他停止了呼吸，死在了那个地方。

雅典人把他葬在色拉米库，在上文提及的法令中赞扬他，还证明了他的良善。下面是由塞佟的安提珀特为他撰写的墓铭诗文：^②

这儿躺着伟大的芝诺，他为基提翁所珍爱，他高齐于奥林匹斯山，尽管他没有把皮立翁山 (Pelion) 叠于奥萨山 (Ossa) 上，^③也没有辛劳于赫拉克勒，但这就是他所发现的通往上天的道路——只有节制一途。

第欧根尼的学生、斯多亚派成员芝诺多图也写了一首：^④

你以自足作为原则，

① 提谟色乌所作。参见 Nauck, T. G. F. p. 51.

② *Anth. Plan.* iii. 104.

③ 希腊神话，巨人们妄图升天去进攻天上诸神，把皮立翁山叠于奥萨山上，借以攀登奥林匹斯山。——译注

④ *Anth. Pal.* Vii. 117.

远离傲慢的财富，噢，神一般的芝诺，
你外表严峻，斑白的额头明朗宁静。
这就是你朴实的学说；凭借你的谨慎，
历尽许多苦难，建起一个伟大的新学派，
它是无畏之自由的高贵父母。
如果你的母邦是腓尼基，
凭什么鄙视你呢？
如果卡德摩斯不是来自那里，
谁给希腊带来书籍和写作技艺呢？

隼语诗人阿特纳奥这样一般地谈及整个斯多亚派：^①

哦，你们这些学习柱廊派学说
且已经把它载入著作的人
预告了最善的人类学识，即告诉人们
心灵的美德才是惟一的善！
就是她保全了人类和城邦的生命，
且比险峻的城墙更安全。
而那些在快乐中谋求幸福的人
根本不值得接受缪斯的指引。

V II .30 - 32

我们已经在《帕美特洛》（*Pammetros*）（一部以不同格律写成的诗集）中提到了芝诺死亡的方式：

据说基提翁的芝诺忍受了因年老而有的许多苦

① *Anth. Pal.* ix. 496.

痛，而后获得解脱；也有人说是通过绝食；另有人说他跌倒时用手捶打地面，喊着：“我会自己去的，干嘛呼唤我？”^①

因为有人认为这就是他死的方式。

关于他的死就谈这么多。

麦格尼西亚人德米特里乌在《同名人》(*Men of the Same Name*)中提到他：他的父亲穆纳西阿斯是一个商贩，经常去雅典，给当时仍是孩子的芝诺带去很多关于苏格拉底的书。因此他在离开自己家乡前就已受过很好的训练。他一到雅典就跟随了克拉特斯。此外，德米特里乌还说，似乎别人还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时，芝诺就已想好了一个最终的定义。据说他习惯以“腌泡的驴蹄草”的名义发誓，就像苏格拉底常以“狗”的名义发誓一样。有些人，其中包括怀疑论者卡西乌(Cassius)和他的学生，长篇大论指责芝诺。他们指责的第一点是，在《国家篇》的一开始他就宣称通常的教育是无用的；其次，他把一些侮辱性的字眼用到那些没有德性的人身上，称他们相互之间、父母和孩子之间、兄弟之间以及朋友之间是仇敌、敌人、奴隶和陌生人之间的关系。

接着，在《国家篇》中，与之形成一个让人反感的对比的是，他宣称只有良善之人才是真正的公民、朋友、亲戚或自由人；相应地，根据斯多亚派的观点，父母和孩子是敌人，而不是智慧的；再者，他在《国家篇》中构想了由妻子组成的社会，还行文至第200行禁止在城邦中建庙宇、法庭和体育场，这一点屡遭驳斥；至于货币，他写道，我们不能

^① *Anth. Pal.* vii. 118.

认为出于交换或出境旅游的目的就需要引入货币。此外，他让男人和女人都穿同样的衣服，且不让身体任一部分完全遮掩。《国家篇》一书是芝诺所著，这一点克律西波在其《论〈国家篇〉》（*de Republica*）中已经证实。芝诺还在他这部书一开始就讨论性爱主题，冠以“爱的艺术”的标题。不仅如此，他在《间歇》（*Interludes*）一书中写了很多同样的内容，关于在卡西乌和修辞学家帕加马的伊西多罗（Isidorus）那里能找到的对芝诺的批判就说这么多。伊西多罗还说，芝诺著作中那些为学派所不满的段落让当时掌管帕加马图书馆的斯多亚派成员阿塞诺多鲁给删掉了；事后阿塞诺多鲁接受调查并受牵连，于是又把它们给换了回来。关于他著作中被认为是伪作的段落就说这么多。

共有八个人取名芝诺。首先是爱利亚的芝诺，他年代更晚些；其次是我们现在所论及的芝诺；第三位是佛第安人，V II.35 - 36他写了一部单卷本的地方史；第四位是历史学家，他写了关于匹鲁斯（Pyrrhus）深入意大利和西西里探险的书，还写了一部罗马和迦太基的政治史的摘要；第五位是克律西波的学生，他著作甚少但门徒众多；第六位是赫罗菲卢学派的医生，是一个能干的实干家兼差劲的作家；第七位是文法学家，他写过一些作品，还留有一些名言；第八位是塞佟人（Sidonian），他是伊壁鸠鲁派哲学家，思维和文风都很清晰。

在芝诺的众多门徒中最著名的有：培尔赛乌，德米特里乌的儿子，基提翁人，有人称他是芝诺的学生，也有人认为他是芝诺的家人，是安提戈纳送给芝诺当秘书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他教导过安提戈纳的儿子哈尔西翁纽。有一次安提戈纳想试探他，谎称他的地产让仇人给捣毁了，这时他脸色一沉，说：“难道你不明白财富不是件无关紧要的事吗？”

培尔赛乌的著作如下：

《论王权》

《斯巴达政制》

《论婚姻》

《论不敬神》

《提厄斯特 (Thyestes)》

《论爱》

《规劝集》

《间歇》

《轶闻集》，四卷

《回忆录》

《答柏拉图的〈法律篇〉》，七卷

V II .37 - 39

阿里斯通，米尔提亚得的儿子，开俄斯本地人，他引入了关于道德上中立的事物的学说。迦太基的赫里鲁 (Herilus) 肯定知识就是目的。狄奥尼修做了快乐学说的背叛者，由于患有严重的眼炎，他没有勇气称痛苦是件中立之事；他的出生地在赫腊克利亚 (Helacrea)。博斯普鲁斯 (Bosporus) 的斯菲卢斯 (Sphaerus)。克里安忒，梵尼亚的儿子，阿索斯 (Assos) 人，芝诺在学园中的继任者；芝诺把他比做难以刻写、但能很好地保留已经刻上的字符的硬蜡版。芝诺死后斯菲卢斯也做了克里安忒的学生，我们在“克里安忒的生平”中会进一步提到他。此外，下边这些人据希波伯图说也是芝诺的学生：底比斯的菲罗尼德、科林斯的卡利普、亚历山大里亚的波西多纽、梭里的阿塞诺多鲁和塞佟

的芝诺。^①

我决定在芝诺的生平中对所有斯多亚派学说做一个概述，因为他是学派的创始人。我已经给出了他诸多著作的一个列表，在这些著作中他说了别的斯多亚派成员所没有说过的话。他的教义总体如下。按照我通常的做法，一个综述应该就够了。^②

斯多亚派认为，哲学学说分为三部分：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基提翁的芝诺是第一个在其《学说阐释》（*Exposition of Doctrine*）中作这种划分的人，而克律西波在其《学说阐释》第一卷和《物理学》第一卷中也作了同样的划分；^{V II.39-41}并且阿波罗多洛和西卢斯（Syllus）在他们的《斯多亚派学说导论》（*Introduction to Stoic Doctrine*）中、欧德罗穆（Eudromus）在其《伦理学基本论文》（*Elementary Treatise on Ethics*）中、巴比伦人第欧根尼，以及波西多纽都是这么划分的。

阿波罗多洛把这些部分称做“通常的标题（*Heads of Commonplace*）”；克律西波和欧德罗穆称它们为类的划分；其他人称它们为属的划分。他们说哲学就像一只动物，逻辑学对应骨骼和肌腱，伦理学对应血肉部分，物理学对应灵魂。他们使用的另一个类比是鸡蛋：外壳是逻辑学，其次是

① 或许与塔索斯的芝诺相混淆了。

② 拉尔修坚持他的计划，把各种学说安排为两类：（1）一般的或概述的处理；（2）具体的处理；比较后文第七卷第48页：*κεφαλαιωδῶς …κατὰ μέρος*。这里有一个颇具价值且完全无缺的论述编撰，延及至第160节，收集于不同的资料来源；第49-83节来自狄奥克勒。其分类大体是这样的：哲学的划分，第39-41节；逻辑学，第42-83节；伦理学，第84-131节；物理学，第132-160节。

蛋白伦理学，而处于中心的蛋黄是物理学。或者他们还把哲学比做肥沃的土地：逻辑学是环绕周围的篱笆，伦理学是庄稼，物理学是土壤或树木。此外，他们还把哲学比做一座城邦，这座城邦为理性所牢固守护，并受其统治。

有些斯多亚派成员认为，哲学的所有部分都混合在一起，没有哪部分独立于其他部分，通常也不把它们分开来传授。但也有人从逻辑学开始它们的课程，然后到物理学，最后以伦理学作为结束；这样做的人包括芝诺（在其《论阐释》（*On Exposition*）一文中）、克律西波、阿卡德谟（Archedemus）和欧德罗穆。

确实，托勒迈斯的第欧根尼是从伦理学开始的；但阿波罗多洛把伦理学放在第二位，而如波西多纽的学生梵尼亚在其《波西多纽讲稿集》（*Lectures of Posidonius*）第一卷中所说，帕奈提乌和波西多纽以物理学作为起点。克里安忒不是把哲学分成三部分，而是六部分：辩证法、修辞学、伦理学、政治学、物理学和神学。但其他人说这不是对哲学所阐释的内容的划分，而是对哲学本身的划分，比如，塔索斯的芝诺就这么认为。有人把这种分类中的逻辑学部分划分成修

V II .41 - 43

辞学和辩证法两门学科；另有人加上处理定义的部分和关涉准则或标准的部分；还有人则缺少关于定义的那部分。

处理准则（*canon*）或标准（*criteria*）的那部分他们认为是发现真理的一种手段，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解释了我们所具有的不同种类的感知。与此相似，关涉定义的那部分他们认为是辩识真理的一种手段，因为事物借助普遍概念（*general notions*）而被把握。此外，他们把修辞学理解为对普通叙述所表达的事物进行良好陈述的科学，而辩证法则是通过提问与回答来正确讨论主题的科学；因此他们关于它的

另一可选定义是：它是一门关于正确、错误和非对非错的陈述的科学。

他们说修辞学本身有三个分支：商讨性的 (deliberative)、用于法庭辩论的 (forensic) 和颂文 (panegyric)。

据他们说，修辞术可以分解成论据的创制、对此以言词加以表达、对它们进行整理和传达等几部分；而一篇修辞性演说可分成导言、陈述、对对手的回复和结论几部分。

在他们看来，辩证法分属两个主题：论说主题和语言主题，而主题又分成下面几个题项：表象 (presentations)^① 及它们的各种产物、明晰表达的命题和构成一些命题的主词与谓词、正向 (direct) 或逆向相似的词汇、属和种、论据、论式 (moods)、三段论及无论是归因于主题或语言的谬推。这些题项同时包括对的、错的和否定的论证、复合三段论等等，无论是不完善的、不可解决的，还是确定无疑的；而谬推的类型则有“遮蔽者式” (the Veiled) 或“有角式” (the Horned)、“无人式” (No man) 和“刈草人式” (the Mowers)。

V II .43 - 46

前面提到的属于辩证法的第二个主题是语言主题，其中包括书面语言和口语部分，它们讨论句法上和单个字词上的错误、诗的措辞、词句的歧义、声音的和谐和音乐，以及，据某些著作家说，还包括论述措辞、划分和文体的章节。

① φαντασία (等同于现象或显现) 这个词是斯多亚派逻辑学中的专门术语，在英语中还没有一个为人们一致采用的对应词。它指意识或经验的直接材料，无论是呈现给感官的，还是在某些情况下呈现给心灵的。因此“表象” (presentation) 比“感知” (perception) 或“印象” (impression) 更接近原义。它可能被认为与洛克的“简单观念”相应，而休谟代之以“印象和观念” (impressions and ideas)。但几乎不能这么认为；因为 φαντασία 仿佛是从无中被给予的，然后心灵自己知道用它们来构造观念和概念。

至于三段论，他们认为是最有用处的，因为它向我们指明什么能够给出证明，而这又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正确判断的形成，并且这些判断在我们记忆中的排列和保留使我们对事物的把握具有科学的特征。

一个论述就其自身而言是一个包括前提和结论的整体，而推理（或三段论）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推断性论证。证明是一种由更好地被把握的东西推知理解得还不甚清楚的事物的论证。

表象（presentations）（或心灵印象）是灵魂中的印迹；该名称恰当地从印章在蜡上的印迹借用而来。有两类表象，一类把握实在对象，另一类则否；他们认为前者是对现实的检验，认为它来源于实在对象并与对象自身相一致，且以印章方式刻印或铸印在心灵上；后者是非把握性的（non-apprehending），它并不来源于实在对象，或者，如果是的话，它也不与现实自身相一致，它不清晰或不明显。

他们说辩证法是不可缺少的，其自身就是一种德性，囊括了其他个别的德性。^① 避免草率是一种心灵知道何时趋从、何时远离印象的知识。他们把谨慎（wariness）理解为对目前看起来可能的事物持一种强烈的假定态度，以免陷入其中。无可辩驳是论辩中的力量，以使它不会转变为对立面。踏实（earnestness）（或不轻浮）是一种把表象提交给正确理性（right reason）去考察的习惯。他们把知识自身定义为要么是一种无错的理解，要么是一种在接受表象时不可能为论辩所动摇的习惯或状态。他们认为，若不研究辩证法，智慧之人也不能保证自己在论辩中从不出错；因为它使人区

① 比较 Plut. Mor. 874E 和后文第 62、83 节。

分真理和谬误，辩明什么只是似乎真的和什么是表述含糊的；没有辩证法，就不能有条理地提问和回答。

过于草率地作出断言会影响事情的实际进程，以至除非我们的感知训练有素，否则就容易做出不合宜的行为或堕入粗心大意；而且智慧之人没有别的方式可以使自己在论辩中目光敏锐、心智迅捷和技术娴熟；因为既要谈论得好又要论辩得好、既要中肯地提问又要针对问题进行回应的人是同一个人，而所有这些素养都应当属于一个技艺高超的辩证论者。

总之，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学说的实质。为了在细节上作出说明，^① 现在我将把自己的引用范围限定在他们的导论性手册。我将逐字援引麦格尼西亚人狄奥克勒在其《哲学家纲要》（*Synopsis of Philosophers*）一书中的内容。他说：

V II .48 - 51

斯多亚派同意把表象和感觉学说放在最前面，因为检验事物的真理的标准总的来说是表象；而且，优先于其他部分的认同理论（theory of assent）和关于理解和思想的理论，不能脱离表象来陈述。因为先有的是表象，然后，能够表达自身的思想赋予主体从表象中接受的内容以命题的形式。

表象的过程和结果是有区别的，后者是在心灵中的一种相似，正如在睡梦中发生的一样，前者是把某物印到灵魂上

① 比较前文第38节注释；在一般和具体的处理之间所作的区分在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那里也是常见的，例如 *Pyrrh. Hyp. i. 5* ὁ καθόλου λόγος 与 οἱ εἰς δὲ ἕκαστον λόγος 相对。

的行为，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这是由克律西波在其论文《论灵魂》第二卷中提出来的。因为，他说，我们不能在印章的印迹这层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印象（impression）”，因为要假定许多如此这般的印象应该在同样的时间处于同样的地点是不可能的。相反，表象是指来源于实在对象、与该对象相一致、且已经以印章的方式被铸印、打印或压印在灵魂上的东西，如果它来源于非实在对象则不属此类。

V II .51 - 52

照他们的说法，一些表象是感觉的材料（data of sense），另一些则不是；前者是通过一种或多种感官传输的印象；而后者不属于感觉材料，是通过心灵自身获得的，如无形体的（incorporeal）事物和其他所有借助理性获得的表象。在感觉印象（sensuous - impressions）中，有一些来自实在对象，且伴随有我们的屈从（yielding）和认同（assent）；但也有一些表象仅仅是现象（appearances）而已，它们看起来似乎来源于实在对象。

表象的另一种划分是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前者属于理性生物，后者属于非理性生物，理性表象是思想的过程，而非理性表象没有名字。此外，我们的印象有些是科学的，另一些是非科学的；无论如何，一位训练有素的雕刻家和一个普通人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观察一尊雕像的。

斯多亚学派把感觉（sense）或感知（sensation）这个术语应用于三类事物：（1）从灵魂的主要部分传向感官的流（current）；（2）借助于感官的把握活动（apprehension）；（3）感觉器官的装置，有些人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此外，感觉器官的行为本身也称做感觉（sensation）。他们认为，正是借助感觉我们把握了白和黑、粗糙和光滑；而我们把握证明的理论则借助于理性，比如把握诸神的存在和它们的神性。普

遍概念 (general notions) 是以如下方式获得的：一些通过直接的接触；一些通过相似性；一些通过类比；一些通过转换；一些通过复合；一些通过对立。

通过直接接触，产生了我们对可感事物的概念；通过相似性产生了那些根源于我们面前的某物的概念，比如我们从苏格拉底的半身像中获得的“苏格拉底”这个概念；而且通过类比获得的概念中包括我们以如下方式获得的概念：(1) 借助扩展，如第提俄斯 (Tityos) 或塞克洛普^①这两个概念；(2) 借助缩减，如侏儒 (Pygmy) 一词。因此，“地球的中心”本来也是通过与更小球体的类比才构想出来的。至于通过转换获得的概念，“胸前长着眼的动物”就是一个例子。而“半人马兽” (centaur) 是通过复合法获得概念的例子；“死亡”一词归于通过对立获得的概念。此外，有些概念蕴含了向不可感知领域的某种过渡，比如“空间”和“词项的意义”这类概念；“正义”和“善”这两个概念是与生俱来的。还有，缺失 (privation) 也产生概念，比如“没有手的人”。这些就是他们关于表象、感觉和思想的理论。

他们宣称真理的标准是把握性 (apprehending) 表象，即来源于实在对象的表象，这根据的是克律西波的《物理学》的第十二卷以及安提珀特和阿波罗多洛的说法。另一方面，波埃苏 (Boethius) 承认有多重标准，即理智 (intelligence)、感官知觉 (sense - perception)、本能倾向 (appetency) 和知识。而克律西波在其《学说阐释》的第一卷中有点自相矛盾，他宣称感觉和预想 (preconception) 是惟一标准，预想是一般概念的与生俱来的构想。其他一些更早期的斯多亚派

① 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译注

V II .54 - 56 成员把正确理性 (Right Reason) 作为标准; 波西多纽在其《论标准》一文中也是这么做的。

就辩证法理论而言, 他们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把声音 (voice) 作为出发点。声音是空气的振动或听觉的特有对象, 这正如巴比伦人第欧根尼在《论声音》(On Voice) 中所说。动物的声音或叫唤只是由自然冲动产生的空气振动; 人的声音是音节清晰的, 且如第欧根尼所说, 是理性的发音, 它在人 14 岁时就达到成熟。此外, 斯多亚派认为声音是有形体的 (corporeal) 东西, 关于此我可以引用阿卡德漠的《论声音》一文, 也可引用第欧根尼和安提珀特, 还可引用克律西波在其《物理学》的第二卷中所说的内容。因为凡是能产生效果的都是物体 (body); 而当声音从发声的人传向听见它人时它确实产生了效果。若还原为文字, 称为声音的就变成了词语表达, 如“白天”; 这一些是第欧根尼说的。一个陈述或命题是来自心灵的话语 (speech), 且总是意味着什么, 比如“现在是白天”。方言指各种各样的话语, 它们标识着希腊世界的某一部分, 以与另一部分相区别; 或标识着希腊民族, 以与其他民族相区别; 或者它意味着区别于某个特别地区的一种形式, 也就是说, 它具有某种语言学性质 (linguistic quality); 例如, 在阿提卡, “海洋”一词不是 θάλασσα, 而是 θάλαττα, 而在伊奥尼亚, “白天”不是 ἡμέρα, 而是 ἡμέρη。

语言的基本元素是 24 个字母。然而“字母”有三种含义: (1) 话语 (speech) 的个别的发音或元素; (2) 它的书写符号或字母; (3) 它的名称, 如“阿尔法”是 α 这个发音的名称, 有七个字母是元音: α, ε, η, ι, υ, ω; 六个无声字母: β, γ, δ, κ, π, τ。发音和话语是有区别的, 因为发

音可以包括纯粹的噪音 (noise), 而话语总是音节清晰的; 话语又与句子或陈述不同, 因为后者总意味着某些事物, 而一个被说出的词, 如 βλίτιον, 可能是不易理解的, 一个句子却从不会这样。构造一个句子不仅仅是发音, 因为当语音发出时, 就有事物被意指了, 即成为了谈论的材料。

第欧根尼^① 在其《论语言》(*On Language*) 一文中, 以及克律西波说, 话语有五部分: 专名、通名 (common noun)、动词、连接词和冠词。安提珀特在《词语及其含义》(*On Words and Their Meaning*) 中加了另一部分, 即“意指”(mean)^②。

通名或称号 (appellative) 被第欧根尼定义为句子中表示公共属性的部分, 如人、马; 而名字 (name) 在话语中表达某个个体特有的属性, 如第欧根尼、苏格拉底; 动词据第欧根尼说表示独立谓词的词性, 或如其他人^③ 所定义的, 是句子中不变格的部分, 表示能附于一个或多个主词的成分, 如“我写”、“我说”。连接词是不可变格位的成分, 它把陈述中的不同部分连接在一起。冠词是可变格的词性, 它区别名称的性和数, 如 ὁ, ἡ, τό, οἱ, αἱ, τά^④。

话语有五大优点: 纯粹的希腊语、清晰、简洁、恰切、卓越。纯粹的希腊语是指在语法上没有错误且避免了不正确的粗俗的语言; 清晰是指让思想以一种易懂的方式呈现的风格; 简洁是无须超出必要的言辞即可表述当前主题的风

V II .59 - 61

① 即巴比伦人第欧根尼。

② 可能是“副词”。

③ 即阿波罗多洛和他的学派; 比较后文第 64 节。

④ 等同于“the”, 阳性, 阴性和中性, 单数和复数。

格；洽切在于与主题相切近的风格；卓越指避免粗俗语言的风格；在各种糟糕的风格中，滥用文字（barbarism）是对有着良好声誉的希腊词汇用法的损害；而当句子结构不协调时则会出现语法错误。

波西多纽在《论文体》（*On Style*）一文中把诗的词汇定义为有韵律的或有节奏的，这样就勉强避免了散文的特征。这种有韵律的词汇的一个例子是：

哦，雄伟的大地，哦，天空，宙斯的华盖。^①

如果这种诗文的措辞意味深长且包含对事物、人和神的描绘或再现的话，那么这就是诗艺（poetry）。

安提珀特在《论词项》（*On Terms*）的第一卷中说，词项（term）是指分析一个句子时以完整的意义加以表达的词，或据克律西波在《论定义》（*On Definitions*）中所言，是对自身内容的回溯。^② 描绘是一种陈述，它使人对主题有概要性的认识，或者也可称其为一种定义，这种定义以一种更简单的形式体现定义本身的力量。（逻辑上的）属（genus）是指对一种不可分割的思维对象的理解，如“动物”，因为它包括各种具体的动物。

V II .61 - 62 概念或思维的对象对理智来说是一个表象，尽管它不是实在的实体，也不是属性，却是准实体（quasi - substance）

① Nauck, T. G. F.², Eur. 839.

② 作者似乎把安提珀特定义的“词项”（term）与“定义”（definition）搞混了，后者如克律西波所说，是简单地用其他词来“回溯”涵义。Zeller把 καὶ ἵπποδοσοῦς 纠正为 ἵδ' ἵδ' ὁ ὕπ' ἁπ' ὁδοσοῦς，这来源于一个关于狄奥尼修·忒拉克（Dionysius Thrax）的注释。

或准属性 (quasi - attribute),^①因此一匹马的图像可以浮现在心灵中, 尽管没有马在场。

种 (species) 包含在属之下, 因此人包含在动物之下。最高的或最普遍的属是其自身是属而其上又没有属的属, 即实在 (reality) 或实在者 (the real); 最低的和最个别的种是其自身是种而又没有种处于其下的种, 如“苏格拉底”。

对属的划分意味着把它解析成与它最接近的种, 因此, 动物要么是有理性和要么是无理性的 (两分法); 相反的划分则根据相反的性质把属分成种, 比如, 借助否定, 所有存在的事物被分成善的与非善的; 次划分 (sub - division) 是运用于前一次划分的划分, 比如, 在说完“所有存在的事物中有些是善的, 有些不是善的”之后, 我们继续说: “非善的事物中有些是恶的, 有些是非善非恶的 (道德上是中性的)。”

根据克里尼 (Crinis) 的说法, 逻辑上的分割 (partition) 是把一个属在若干题项 (heads) 下进行分类或分配, 比如, 善的事物有些是精神性的 (mental), 有些是肉体的 (bodily)。

语词歧义的产生是因为一个词适当地、合理地、根据固定用法指称两种或更多的不同事物, 因此在同一时间我们可以在几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它。例如在希腊语中, 同样的词语表达式可以在一种情况下意指“一所房子已经三次”倒下, 在另一种情况下意指“一个跳舞的姑娘”倒下了。

波西多纽把辩证法定义为处理真理、谬误和非对非错的 V II. 62 - 64
内容的科学。而克律西波认为它的主题是符号和被指称的事

① 比较 Stob. *Ecl.* i. 136. 21W.

物 (things signified)。

这就是斯多亚派语言理论的要点。

至于处理事物自身和被指称事物的那部分则称做表达式学说 (doctrine of expressions)，它包括那些自身是完善的表达，如判断和三段论，以及那些包含了直接谓词和倒装 (reversed) 谓词^① 的有缺陷的表述。

他们所说的语词表达式 (verbal expression) 是指其内容对应某个理性表象的表述。斯多亚派说，这些表述中有些其自身是完善的，有些是有缺陷的；其确切含义未完成的表述是有缺陷的，例如“写”，因为我们会追问“谁 (写)”；而自身完善的表述其确切含义是完成了的，如“苏格拉底写。”因此，有缺陷的表述包括所有谓词，而自身完善的表述则包括判断、三段论、问题和询问 (inquiries)。

根据阿波罗多洛的追随者的看法，谓词是用来表述事物的，换言之，它是与一个或多个主词相联系的东西；或者还可以把它定义为：为产生一个判断而必须与一个主格主词相联接的有缺陷的表述。谓词中有些是形容词性的 (adjectival) (因此存在人称主词)，如“驶过礁石”。^② 有些谓词是直接的，有些是倒装的，有些两者都不是。直接谓词是那些与一个间接格一起构造的谓词，如“听见”，“看见”，“谈论”等。倒装谓词是带被动语态的谓词，如“我被听见”、“我被看见”。中性谓词是与这两者都不对应的谓词，如“思

V II .64 - 66

① “直接谓词”与我们的主动动词相对应；“倒装谓词”与我们的被动动词相对应；比较前文第 43 页。

② 我们可以猜想后面跟着 τὰ δὲ παρὰ συμβατά (Cf. Luc. Vit. Auct. 21)。παρὰ σύμβαμα 意指一个带间接格主词的非人称动词，如 μελεῖ μοί，至于别的猜测可参见 Zeller, *Phil. der Gr.* iii. i3, 89 note 2, 90。

考”、“走”。反身谓词 (reflective) 属于被动态, 它尽管形式上是倒装的, 但仍表示主动行为,^① 如“他剪了他自己的头发” (κρε? ται), 因为这里的施动者把自己包括在他的行动范围之内。间接格指属格 (Gen.)、与格 (Dat.) 和宾格 (Akk.)。

判断 (judgement) 是指非真即假的或自身完善的表述, 于其自身就能被否定, 如克律西波在《辩证的定义》 (*Dialectical Definitions*) 中所说: “判断是仅仅于其自身就能被否定或肯定的, 如‘现在是白天’、‘狄翁在走路’。” “判断”的希腊文 (αξιωμα) 来源于动词 αξιόω, 它意指接受或者拒绝。因为当你说“现在是白天”时, 你似乎接受了现在是白天这个事实。那么, 如果现在确实是白天, 则我们面前的判断为真, 否则, 为假。判断、疑问 (interrogation) 和询问 (inquiry) 之间是有区别的; 同样, 命令式 (imperative)、恳请式 (adjurative)、祈愿式 (optative)、假拟式 (hypothetical) 和呼格语 (vocative) 之间也是有区别的, 无论这些词汇是用于一事物或一个判断都是如此。因为判断是一旦在言语中说出来即成为一个断言的东西, 它或者真, 或者假; 疑问像判断一样是自身完善的, 但它要求回答, 如“现在是白天吗?” 就此而言, 它是非真非假的。因此, “现在是白天”是一个判断, 而“现在是白天吗?” 是一个疑问。询问句是某种我们不能通过暗示来回答的句子, 不像你可以点点头表示对一个疑问句说“是”, 你必须用语词来提供答案: “他住在这里或那里。”

V II .66 - 68

① 显然这是努力想把我们将称为中动态的语态与被动态区分开来。例如 συνθεντο “他们互相协议”, 更具主动的 (ὁρθά) 而非被动的 (ὑπτα) 意味。

命令式是传达命令的表达式，如：

你到伊那库河（Inachus）的水里去！^①

恳请式是……；呼格语用来表示你正向某人说话，如：

阿特里乌（Atreus）的最荣耀的儿子，阿伽门农，人类之主。^②

准命题（quasi - proposition）具有判断的表述明确性，但因加强了语气或其中某部分所包含的情绪而不归于判断一类，如：

啊，帕台农神庙（Parthenon）是多么美呀！
那牧童多像普里阿穆（Priam）的儿子呀！^③

与命题和判断不同的还有一种，可称做羞怯的建议（a timid suggestion），表达此建议的人感到手足无措，如：

痛苦和生活该不会在某种程度上相似吧？

疑问式、询问式及诸如此类是既非真又非假的，而判断（或命题）则总是或真或假。

① Nauck, T. G. F.² Adesp. 177; 比较 Galen, xiii. p. 363k.

② 《伊利亚特》ix. 96

③ Nauck, T. G. F.², Adesp. 286.

克律西波、阿卡德漠、阿塞诺多鲁、安提珀特和克里尼的追随者把命题划分为简单的和非简单的。简单命题由一个或多个非歧义的命题构成，如“现在是白天”。非简单命题由一个或多个歧义（ambiguous）命题构成，即它们或者由单个有歧义的命题组成，如“如果现在是白天，则现在是白天”；或者由多个命题组成，如“如果现在是白天，则现在是明亮的。” V II .69-71

同属简单命题的有否定（negation）命题、否决（denial）命题、反义（privation）命题、肯定（affirmation）命题、确定和不确定命题（the definitive and indefinite）；同属非简单命题的有假设命题（the hypothetical）、推断命题（the inferential）、联合命题（the coupled）或复合命题（the complex）、选言命题（the disjunctive）、因果命题（the causal），以及比较命题（that which indicates more or less）。否定命题如：“现在不是白天。”否定命题的一种类型是双重否定命题，即否定的否定，如“现在不是非白天，”它预设现在是白天。

否决命题包含一个否定成分或词缀和一个断言，如“没有人在行走”。反义命题包含一个颠倒判断结果的否定词缀，如“这个人仁慈”。肯定命题或断言（assertory）命题包括一个主格名词和一个谓词，如“狄翁正在行走”。确定命题是由一个主格指示词和一个谓词组成的命题，如“这个人正在行走。”不确定命题由一个或多个不定词和一个谓词组成，如“某人在行走”，或“有个人在行走”、“那人在运动”。

根据克律西波在其《辩证法》（*Dialectics*）中和第欧根尼在其《辩证法艺术》（*Art of Dialectic*）中的观点，非简单命题中的假设命题是借助条件连接词“如果”形成的命题，这个连接词预示两件事情中的后者在结果上跟随前者，如： V II .71-73

“如果现在是白天，则现在是明亮的。”推断命题，据克里尼在《辩证法艺术》中说，是由连接词“既然”引导的，并由一个起始命题和一个结论组成，如：“既然现在是白天，则现在是明亮的。”这个连接词既确保第二件事情由第一件产生，还确保第一件事确实是事实。联合命题是由特定的联合性连接词组合在一起的，如：“现在是白天并且现在是明亮的。”选言命题是由选言连接词“或者”构造成的命题，如：“或者现在是在白天，或者现在是明亮的”，这个连接词确保可选项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是错的。因果命题借助连接词“因为”来构造，如：“因为现在是白天，所以现在是明亮的。”因为第一个从句至少显得是第二个从句的原因。比较命题是把意思为“与其……不如说”的词置于从句之间而形成，如：“现在与其说是夜晚不如说是白天。”在特征上与前面这个命题相反的命题则陈说更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如：“现在更不像夜晚而像白天。”此外，有些命题从真假方面来考察是相互对立的，其中一个命题是另一个的否定命题，如命题“现在是白天”和“现在不是白天”。就假设命题而言，如果它的结论的对立面与其前提不相容，则该命题为真。如，“如果现在是白天，则现在是白天”这个命题为真，因为与结论相对立的命题“现在不是明亮的”与前提“现在是白天”是不相容的。另一方面，当其结论的对立面与其前提不矛盾时，则该假设命题为假，如：“如果现在是白天，则狄翁在行走。”因为“狄翁不在行走”这个陈述并不与前提“现在是白天”相矛盾。

V II. 73 - 75

至于推断命题，如果它从真实的前提出发也有一个相对应的结论，则该命题为真，如：“既然现在是白天，则太阳在地平线以上。”但如果它从错误前提出发，或有一个并非

由之而起的结论，则该命题为假，如：“既然现在是晚上，那么狄翁在行走。”如果这个命题是在白天说的话，（则为假。）如果因果命题的结论确实从一个自身正确的前提得出，那么即使前提并不反过来从结论中得出，该命题也为真。例如“因为现在是白天，所以现在是明亮的。”其中“现在是明亮的”确实从“现在是白天”得出，尽管“现在是白天”并不一定从“现在是明亮的”的陈述中得出。或然判断（probable judgment）是导向赞同的判断，例如“无论谁产生了什么事物，那它都是该事物的母亲。”但这不是必然真的，因为母鸡不是鸡蛋的母亲。

另外，有些事情是可能的，另有些是不可能的；有些事情是必然的，另一些不是必然的。如果在外部环境中没有什么阻止一个命题为真，且该命题允许为真，则该命题是可能的，例如“狄奥克勒现在活着”。不允许为真的命题是不可能的命题，如“地球在飞”。除了为真外不允许为假，或者当其允许为假，但外部环境阻止其为假，则称做是必然的，例如“德性是有益的”。非必然是指当其为真，但如果没有外部条件阻止的话可能为假，例如“狄翁在行走。”合理的命题是指与为假相较而言有更多的可能性为真的命题，如“我明天应该还活着。”

V II .75 - 77

命题中还有其他一些细微的区别层次和从真向假过渡的级别（以及它们术语的变化），我们现在就继续广泛加以讨论。

根据克里尼的追随者的意见，一个论证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组成，例如“如果现在是白天，则现在是明亮的；但现在是白天，因此现在是明亮的。”这里，“如果现在是白天，则现在是明亮的”这个句子是大前提，从句“现在是白

天”是小前提，而“因此现在是明亮的”是结论。论式是论证的一种轮廓，就像这样：“因此前者，则后者；但前者真，因此后者真。”符号式论证（symbolical - argument）是一个完整论证与论式的结合；例如，“如果柏拉图活着，则他呼吸；但前者是真的，因此，后者为真”。导入这种论证式样是为了在处理长而复杂的论证时，如果前提过长，则我们不用重复它，然后直接陈述结论；但还可以尽可能简洁地达到结论：如果 A，那么 B。

V II .77-79 在论证中，有些是定论（conclusive）的，有些是非定论（inconclusive）的。非定论的是指，结论的对立面与所有前提的综合并非不相容，比如“如果现在是白天，则现在是明亮的；但现在是白天，因此狄翁在行走。”^①

在定论的论证中有些是用“严格定论（conclusive proper）”这一整类的通名来称呼的，另一些称做三段论式的。三段论式的论证或者不允许，或者可以还原为不允许，从一个或多个前提出发来直接证明；如“如果狄翁行走，则狄翁在运动；而狄翁在行走，因此狄翁在运动。”严格定论的论证是指那些得出了结论、但不借助三段论的论证。例如，陈述“现在既是白天又是夜晚”是假的，“现在是白天，因此现在不是夜晚”（为真）。非三段论式的论证是指那些可能类似于三段论、但不是有说明力的证明的论证。例如“如果狄翁是一匹马，则他是动物；但狄翁不是一匹马，因此他不是动物。”

此外，论证可以分成真的和假的；前者从真前提中导出结论，如“如果德性为善，则恶行为害；而德性确实为善，

① 比较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Adv. math.* viii. 429。

因此恶行确实为害。”^① 后者的前提有谬误或者是非定论的，如“如果现在是白天，则现在明亮，而现在是白天，所以狄翁活着。”论证还可分为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必然的和非必然的。此外，有的陈述因为不需要证明而成为不可证明的，它们用于构造任何一种论证。至于这些陈述的数量，典据家们各执一说；克律西波认为有五个。这些陈述无论是在严格定论的推理中，还是在绝对真的（categorical）或假设的三段论中都是同样被预设的。第一类不可证明的陈述是这样的：其中整个论证都由一个假设命题和由这个假设命题开头的从句构成，而最后的从句是结论。例如“如果前者，则后者；而前者真，故后者真。”^② 第二种类型是这样的：它使用一个假设命题和作为该命题后句（the consequent）的对立面的命题，而其结论是假设命题的前句（the antecedent）的对立面；例如“如果现在是白天，则现在明亮；但现在是夜晚，因此现在不是白天。”这里的小前提是假设句后句的对立，而结论是前句的对立。第三类不可证明的陈述的大前提是若干否定命题的联合，而小前提是联合命题的子命题之一，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剩余子命题的对立面。如“不会是柏拉图既死了又活着，而他是死的，所以柏拉图不是活着。”第四类使用一个选择命题，并把选择中的两个可选项之一作为前提，而其结论是另一个可选项的对立面。如“要么 A 要么 B，而 A 真，因此 B 假。”第五种类型是论证作为一个整体由一个选择命题和选择中的可选项之一的对立面构成，

V II .79 - 81

① 这个例子选得不好，把对立（contrary）与互相矛盾（contradictory）搞混了。

② 比较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Pyrrh. Hyp.* ii. 157 sq.

而其结论则是另一个可选项。如“要么是白天，要么是夜晚；现在不是夜晚，故现在是白天。”

V II .81 - 83

斯多亚派说，真理导出真理，例如从“现在是白天”导出“现在是明亮的”；而谬误导出谬误，如从“现在是夜晚”导出“现在是黑暗的”（如果前者不真实的话）。从谬误中也可导出真理，如从“地球在飞”可以导出“地球存在”。而从真理中不会导出谬误，因为从地球存在的事实中不会导出地球高高地飞翔。

也有一些不可解决的论证：^① 如“遮蔽者式”（the Veiled Men）、“隐匿者式”（the Concealed）、“诡辩推理式”（Sorites）、“有角族式”（Horned Folk）和“无人式”（the Nobodies），遮蔽者式是这样的……^② “不可能如果 2 是少的则 3 不是少的，因此 10 也是少的。”……无人式论证的大前提由一个不确定的和一个确定的从句构成，其后是小前提和结论。例如，“如果任何一个人在这里，则他不在罗得斯；但确有人在这里，因此没有任何人在罗得斯。”……

这就是斯多亚派的逻辑学说。他们以此寻求确立这样的观念，即智慧之人是真正的辩证论者。他们说一切事物都须借助逻辑研究来加以分辨，包括物理学和伦理学领域的事物。否则，关系到陈述和推理时，物理学和伦理学并不能教导我们如何表达；或者，关涉到语汇的正确使用时，它们也

① 比较前文第 44 节。

② 这里正如文本所示，拉尔修给出了“诡辩法”和“无人式”论辩类型的例子，而没有给出其他三类悖谬（the Veild, Concealed, Horned）的例子。

不能告诉我们法则是如何规范了各种行为。^① 此外，在归于德性（Virtue）名下的两类常识性探索中，一类是考察每个个别事物的，另一类追问它称做什么。关于他们的逻辑学就说这么多。 V II.83-86

他们把哲学的伦理学分支划分为几个论题：（1）关于冲动（impluse）；（2）关于善的和恶的事物；（3）关于激情（passions）；（4）关于德性；（5）关于目的（end）；（6）关于基本价值和行为；（7）关于责任（duty）或适当的（事物）；（8）关于导致行动或抑制行动的诱因。这些划分为克律西波、阿卡德谟、塔索斯的芝诺、阿波罗多洛、第欧根尼、安提珀特和波西多纽，以及他们的学生所采纳。基提翁的芝诺和克里安忒则在处理这一主题时不那么精细，这在老一辈中是司空见惯的。但他们确实像对逻辑学和物理学一样又细分了伦理学。

斯多亚派说动物的第一冲动是自我保护，因为本性（nature）从一开始就使其自爱，正如克律西波在《论目的》（*On Ends*）的第一卷中肯定：“对每种动物来说最珍贵的是它自己的身体和它对此的意识。”因为自然不可能使生命物与自己疏远，她也不可能使自己创造的生物既不疏远也不珍爱自己的身体。因此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自然在构造动物时使它与自己接近和亲近。因为这样它就会避开所有可能造成伤害的因素，并畅通地达到一切于己有利和与己相似的因素。

① 原文我未加变更，但它是可疑的。Von Arnim 猜测：“因为如果逻辑学家应当就词语的正确用法说些什么的话，他怎么会不为行为定出适当的名称呢？”

V II .86 - 88

有些人断言，快乐是动物的第一冲动所指向的目标，斯多亚派证明这是错的。因为他们认为：快乐，如果确实能被感觉到的话，只是副产品，只有当自然自身已经寻求并找到适合于动物的生存或身体的方式时，快乐才会产生；与动物的繁盛和植物的繁茂的条件比起来，快乐只是事后的。而且他们认为，自然在植物与动物之间原本并不作出区分，因为她也规范植物的生命，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冲动和感觉，就像我们体内某种以植物性方式进行的进程一样。但是在动物的实例中可以发现冲动，借此它们能够寻找合适的食物，斯多亚派认为，对于它们来说，自然的规则就是遵从冲动的引导。但是当理性通过更完善的领导而获得我们所说的那些理性存在时，对它们来说，依据理性的生活就正当地成为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因为理性随后科学地塑造了冲动。

V II .88 - 90

这就是为什么芝诺第一个（在其《论人的本性》（*On the Nature of Man*）一文中）把“与自然相一致的生活”定位为目的的原因，这种生活方式与德性的生活是一回事，而德性是指自然引导我们所朝向的那个目标。因此克里安忒在《论快乐》（*On Pleasure*）一文中，还有波西多纽，以及赫卡托在《论目的》（*On End*）一书中，也持相同的观点。此外，有德性地生活与依据自然的实际过程的经验而生活是等同的，克律西波在《论目的》（*De Finibus*）的第一卷中持这种观点。因为我们的个体的自然是整个宇宙的自然的一部分。而这也就是为什么目的（the end）可以定义为与自然相一致的生活的原因，换言之，这种生活与我们人类的自然相一致，也与宇宙的自然相一致；在这种生活中，我们戒绝一切为万物所共有的法则所禁止的行为，而这种法则也就是那渗透万物的正确理性（the right reason），这种理性与所有存

在者的宙斯、主人和统治者相等同。当所有行为都使驻留于个体人之中的精神与宇宙的命令者的意志相和谐并得到提升时，上述那种生活就构成了幸福之人的德性和光滑的生命之流。于是第欧根尼明确把目的说成是在选择何者为自然时依据善的理性而行动。阿凯德谟（Achedemus）则说，目的就是践行所有合宜行动的生活。

克律西波把我们的生活所应当与之保持一致的自然同时理解为宇宙的自然（universal nature）和个别意义上的人的自然（the nature of man），而克里安忒只把宇宙的自然当做应该遵从的，没有加上个体的自然。

他认为德性是一种和谐的性情，因为自身的缘故就值得选择，并且不是出于希望、恐惧或任何外在的动机。幸福就在于德性，因为德性是倾向于使整个生命相和谐的心灵状态。若理性存在者堕落，这要归因于外在追求的欺骗，有时则归因于同伴的影响。因为自然的起点从来不是邪恶的。

首先，德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任何事物在总体上的完善，比如，一尊雕像的完善。其次，它可以是非智性的（non-intellectual），如健康；或者是智性的（intellectual），如审慎。因为赫卡托在《论德性》（*On the Virtues*）的第一卷中说，有些德性是科学的和基于理论的，即具有理论原则的结构，如审慎和正义；其他一些是非智性的，即那些被认为与前者同延（co-extensive）且平行（parallel）的德性，如健康和力量。因为人们发现健康服侍着节制这一智性德性，且与之同延，正如力量是建筑了拱门的结果。这些德性之所以称做非智性的，是因为它们并不要求心灵的赞同；它们甚至在恶人身上也能附带发生，比如健康、勇敢。波西多纽在其论文《伦理学》（*Ethics*）的第一卷中说，德性确实存在的证明见

V II.90-92

之于这样的事实，即苏格拉底、第欧根尼、安提斯泰尼和他们的追随者获得了道德上的进步。而邪恶（vice）的存在也是一个基本事实，其证据在于，它是德性的对立面。德性可以教导；克律西波在其《论目的》（*On the End*）第一卷中、克里安忒、波西多纽在其《规劝集》（*Protreptica*）中、赫卡托都持这种观点；德性可教也明显见之于坏人变好的事例。

然而，帕奈提乌把德性分为两种：理论的和实践的；另有人把它分为三种：逻辑的、物理的和伦理的；波西多纽的学派承认有四种；克里安忒、克律西波、安提珀特及他们的追随者认为不止四种。阿波罗番尼（*Apollophanes*）^① 自己只承认一种，即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

有些德性是基本的，有些是从属于它们的。基本的德性有：智慧、勇敢、正义、节制。特殊的德性有：大度、自制、忍耐、急智（*presence of mind*）和善谏（*good counsel*）。

V II .92 - 94 他们把智慧定义为关于善的和恶的以及非善非恶的事物的知识；把勇敢^② 定义为关于我们应该选择的、应该谨慎的和无关紧要的事物的知识；正义是指……；大度是指使人们在所发生的任何善或恶的事情面前具有优势的那种知识或心灵的习惯；自制是那种在关涉正确理性方面永不为他物所征服的气质，或无论什么快乐都不能将之打败的习惯；忍耐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应该牢牢把握的、什么是不应该的、什么是无关紧要的东西的知识或习性；急智是试图发现在任何时候该做什么的习惯；善谏是使我们明白如果考虑自己的兴趣的话

① 一位早期的斯多亚派成员；比较 *Frag... vet. Stoic. i. 90*。

② 显然这里定义的不是勇敢，而明显是把智慧又定义了一遍。因此我标以空白。

则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的知识。

与此相似，有些邪恶是基本的，另一些是从属的；例如愚蠢、胆怯、非正义和纵欲被认为是基本的；而不自制、鲁钝和草率（ill - advisedness）则是从属的。他们还认为邪恶是对一些事物的无知，而对这些事物的知识是相应的德性所具有的。

一般而言，善是某种好处所从出自的东西，尤其，它要么与利益同一，要么与利益无差别。因此德性自身和所有分有德性的事物在三种意义上被称做是善的：（1）利益所从产生的源泉；（2）利益因之而产生的东西，如有德性的行为；（3）利益借之而产生的东西，如分有德性的良善之人。

他们给出的善的另一独特定义是：“理性存在作为理性者的自然完善”。符合这个定义的有：德性、作为德性之分有者的有德行为和良善之人；还有它所连带的附属物、愉悦和高兴及诸如此类。而至于恶（evils）：它们或者是邪恶（vices）、愚蠢、胆怯、非正义及诸如此类；或者是分有了邪恶的事物，包括恶行、恶人及其伴随物、绝望、抑郁等等。

V II .94 - 97

有些善是心灵之善，有些是外在的，还有些既非心灵的也非外在的。前者包括德性和有德行为；外在的善是这样一些善，如拥有好的祖国或好的朋友，以及此类的兴旺。然而自己善和自己幸福属于既非心灵又非外在的善。与此相似，恶的事物中有些是心灵之恶，即邪恶和恶行；有些是外在的恶，如拥有愚蠢的祖国或愚蠢的朋友，以及这类的不幸；还有些是既非心灵也非外在的恶，如自己坏和自己不幸。

善或者本性上就是目的，或者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或者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朋友和从他那里获得的好处是达到善的手段，而自信、愉快、自由、欣喜、高兴、脱离痛苦和所

有德行 (virtuous act) 本性上就是目的。

V II .97-99 他们认为德性属于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的善。一方面，就其导致幸福而言它们是手段，另一方面，就它们使幸福完善并因此自身即为幸福之一部分而言，它们是手段。与此相似，有些恶本性上是目的，有些是手段，还有些同时是手段和目的。你的敌人和他造成的伤害是手段；惊恐、屈辱、奴役、忧郁、绝望、过度的伤感和所有恶行都在本性上是目的。邪恶属于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的恶，因为就其导致痛苦而言它们是手段，就其使痛苦完善并因而成为其一部分而言，它们是目的。

在心灵之善中有些是习惯，有些是性情 (disposition)，还有些既非习惯也非性情。德性属于性情，才艺或业余爱好属于习惯，而此类行为或能力的锻炼既非此也非彼。一般而言，存在复合的善 (mixed goods)：例如因某人的孩子或某人的高龄而感到幸福。但知识是纯粹的善。有些善像德性一样是永恒的，另一些像高兴和走路锻炼一样是暂时的。

所有善都是合宜的 (expedient)、有约束力的 (binding)、有利的 (profitable)、有用的 (useful)、适用的 (servicable)、美的、有益处的 (beneficial)、可欲的 (desirable)、正义的 (just) 或正当的 (right)。它是合宜的，因为它产生那些因其出现而使我们获益的事物；它是有约束力的，因为它在需要协调的时候就导致协调；它是有利的，因为它支付其所耗费的花费，因此回报了交易方面的利益平衡；它是有用的，因为它确保好处的使用；它是适用的，因为它的功用值得一切赞扬；它是美的，因为善与由它构成的用处成比例；它是有益处的，因为其内在本性就有所裨益；它是可欲的，因为选择它是理性的；它也是正义的或正当的，因为它

与法律相和谐，且倾向于使人们聚集在一起。

他们之所以把至善（perfect good）描绘为美的，是因为 V II .100 - 102
它完整地拥有其本性所要求的所有“因素（factors）”，或它有完善的比例。他们认为美的事物有四类：正义的、勇敢的、有序的和智慧的；因为正是在这些形式下公正的行为才成为完整的。与此相似，卑鄙或丑陋也有四种：非正义、胆怯、无序和不智。美的事物在一种特别意义上专指使其拥有者值得欣赏的善，简言之，指值得赞赏的善；尽管在其他意义上它意指适合于某物的特有功能的良好资质；在另一意义上美的事物是指把新的优雅赋予任何事物的东西，正如我们谈到智慧之人时会说他自个儿就是善的和美的。

他们说惟一道德上的美是善。赫卡托在《论善》（*On Goods*）的第三卷中、克律西波在《论道德上的美》（*On the Morrolly Beautiful*）中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德性和凡是分有德性的事物就在于此。这就等于说，所有善的都是美的，或者“善”这个词与“美”这个词有同样的力量，它们指向同样的事物。“既然一个东西是善的，则它是美的；因为它是美的，因此它是善的。”他们认为一切善都是平等的，都在最高程度上是可获得的，且不允许强烈程度上的降低或提高；存在的事物中有些是善的，有些是恶的，有些非善非恶（即道德上是中性的）。

善包括审慎、正义、勇敢、节制，及其他诸德性；而
· 些的反面就是恶，即愚蠢、非正义及其他。中性的（即非善 V II .102 - 104
非恶的）指所有既不助益也不伤害人的事物，如生命、健康、快乐、美、力量、财富、美名和高贵的出身，以及它们的反面：死亡、疾病、痛苦、丑陋、软弱、穷困、耻辱、低等出身及诸如此类。赫卡托在其《论目的》（*De Fine*）的第

七卷中、阿波罗多洛在其《伦理学》(*Ethics*)中及克律西波都肯定这一点。因为，他们说，这类事物(生命、健康和愉悦)自身不是善，而是道德上中性的，尽管它们属于“受人喜爱的事物(things preferred)”之类。因为正如热的属性是提供温暖而不是冷冻，因此善的属性是有所助益而非损害；但财富和健康并不比伤害更有所补益，因此健康和财富都不是善。他们进一步说，既能作善的使用也能作恶的使用的东西都不是善，而健康和财富就能同时作两种使用，因此它们都不是善。另一方面波西多纽认为这两种事物也属于善。赫卡托在其《论善》(*On Goods*)的第九卷、克律西波在其《论快乐》(*On Pleasure*)中都否认快乐(pleasure)也是一种善；因为有些快乐是不光彩的，而任何不光彩的事物都不是善。有益就是根据德性来运作(to set in motion)和维持；而损害就是根据邪恶来运作和维持。

V II .104 - 106

“中性”这个词有两层含义：首先它指对幸福或痛苦都无所增进的事物，如财富、名声、健康、力量等等；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仍可以幸福，尽管如果以某种方式利用它们的话，那么这种利用会趋向幸福或痛苦。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些事物之所以被说成是中性的，是因为它们没有刺激爱好或厌恶的力量；比如某人头上的头发的数目是奇数或偶数；或者伸直或弯曲你的手指这类事实。但上面提到的那些事物并非在这种意义上被称做是中性的，因为它们非常能激发爱好或厌恶。因此在前一类事物中，有些受人喜爱，有些遭人拒绝，而另一种意义上的中性不能为选择或规避提供任何基础。

在中立的事物中，据他们说，有些“受人喜爱”，另一些遭人“拒绝”；有价值的受人喜爱，有负面价值而无正面

价值的遭人“拒绝”。他们把价值定义为：首先，是对和谐生活的增进，如跟各种善有关的事物；其次，价值是根据本性间接地^①对生活有所增进的某种能力或用处，这如同是说，“由财富或健康带来的、朝向过一种自然生活的任何助益”；再次，价值完全等同于用来作出估价的等价物，它是由熟悉情况的专家来确定的，比如说小麦能换取可淹没一头骡子的量的大麦。^②

因此为人喜爱的事物是那些有正面价值的事物，例如，在心灵的性质中有：天生的能力、技术、道德的提升，等等；身体方面的性质中有：生命、健康、力量、状态良好、器官的健全、美貌，等等；在外在事物中有：财富、名声、高贵出身等等，都是这类。至于遭人拒绝的事物，其中属于心灵性质的有：没有能力、缺乏技能等；身体性质方面的有：死亡、疾病、软弱、身体不适、伤残、丑陋等；外在事物中有：贫困、耻辱、出身低，等等。但仍有一些事物不属于这两类，既非为人喜爱，也非为人拒绝。 V II .106 - 108

为人喜爱的事物之所以为人喜爱，有些是因其自身的缘故，有些因别的事物，另一些则同时因其自身和因别的事物。属于第一类的有：天生的禀赋、道德的提升等等；属于第二类的有：财富、高贵出身等等；属于最后一类的有：力量、完善的能力、身体官能的健全等。事物因其自身而为人喜爱是因为它们与本性一致；不因其自身而因别的事物是因

① “间接地”，更字面的意思是“作为中介而有贡献于”。

② 根据 Arnim 的纠正，小麦能换 $3/2$ 倍的大麦。斯托拜乌在 Ecl. ii. 83 - 10 中也给出了 $\acute{\alpha}\xi\iota\alpha$ 的三种含义，但是以不同的顺序，他把这解释为 $\acute{\alpha}\mu\alpha\beta\eta\nu\tau\acute{o}\upsilon\delta\omicron\alpha\kappa\mu\alpha\sigma\omicron\upsilon$ 。

为它们提供了不少好处。相应地，为人拒绝的事物中也分成这三类。

此外，责任（Duty）一词用于这样的事物，即一旦被做，^①就能为之提出合理的辩护。例如生命过程的和谐，这一点确实贯穿于动植物的成长。因为他们认为即使在动植物身上你也可以分辨出行为的适当性。

V II .108 - 110

芝诺是第一个使用行为的 καθήκον 这个词的人。从词源上考查，它来自 κατά τινας ἥκειν，意即尽可能向远处伸展、向上发展，或者负有如此这般的责任等等。^②它是一种自身调节以适应自然安排的行为。因为，他们观察到在因冲动或刺激而做出的行为中有些是合适和恰当的，有些是背逆的，但有第三种即非前两者情况的行为。

恰当的行为是指所有理性劝导我们去做行为，如尊重父母、兄弟和祖国以及与朋友交往等等。不恰当的或与责任相背的行为是指为理性所反对的行为，如蔑视父母、对兄弟冷淡、与朋友不和、无视祖国的利益等等。不属于前面两种类型的是那些理性既不鼓励也不禁止我们去做行为，如捡起一根小树枝、握一支铁笔或刮刀，等等。

① 异文 προαχθέν 现已被接受用来代替 προαχθέν。应该指出的是，“责任”（Duty）是对 καθήκον 一词的非常不恰当的翻译，καθήκον 一词在当前文本中既适于指人类的，也适用于指动植物的适当行为。比较斯托拜乌 Ecl. ii. 85. 13: δ προαχθέν ἐ ὑλογον απολογέει;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vii. 158。

② καθήκειν 一词的普通含义显见于 Hdt. vii. 22: ὁ γὰρ Ἄθως ἐ στι ὄρος μέγα ἐτ καὶ ὁ νομαστον ἐς θάλασσαν καθήκειν. (“因为 Athos 是座著名的大山，它延伸到海里”)。该词似乎从这一层意义上转而用来在比喻义上指谓那些延及或影响到我们，或我们对之负有责任的事物：这种含义在任何古代伦理学说中都非常接近“责任”（duty）这个观念，这些古代学说认为人类的行为不是对法律的服从，而是对善的确定和追求。

有些责任是应无条件负担的，另一些是在某些环境下才须负担的。无条件的责任有：保养健康和感官，及同类事情。环境迫使的责任如残损自己和奉献财产等。违背责任的行为也可作类似的划分。责任的另一种划分是：总是要负担的责任和并非总要负担的责任。根据德性生活总是一种责任，而借助问答进行辩证或行走锻炼等就不是在一切时候都要负担的。违背责任的行为也可如此划分。在居间的（intermediate）事物中总是有责任，如孩子应该服从监护人。

根据斯多亚派的观点，灵魂有八重划分：五种感觉官能、语言官能、理智官能（即心灵自身）和生殖官能；它们都是灵魂的部分。从谬误中产生错乱，它扩展到心灵中；从这种错乱中产生许多激情（passions）或情绪（emotions），它们是导致不稳定的因素。芝诺把激情或情绪定义为灵魂中非理性的和非自然的运动，或定义为过剩的冲动。 V II .110 - 112

根据赫卡托在《论激情》（*On the Passions*）的第二卷中，以及芝诺在其同名著作中所持的观点，主要的或最普遍的情绪分成四大类：悲伤、恐惧、欲望或渴望、快乐。克律西波在《论激情》（*On passions*）中提出，情绪是判断（judgements）；贪婪是一种认定钱为善的假想（supposition）；酗酒、放纵和所有其他情绪也是如此。

他们认为悲伤（grief）或痛苦（pain）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灵的收缩（contraction），同类的有怜悯（pity）、羡慕（envy）、嫉妒（jealousy）、敌视（rivalry）、沉闷（heaviness）、恼怒（annoyance）、压抑（distress）、痛楚（anguish）和狂乱（distracted）。怜悯是在遭受不应得的苦难时感受到的悲伤；羡慕是看到别人的财富时感受到的悲伤；嫉妒是对别人占有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感到的悲伤；敌视是对别人占有自己的

东西而想到的痛苦；沉闷或苦恼是把我们压沉的悲伤；恼怒是把我们囚禁起来并使我们局促不安而想获得空间的情绪；压抑是由持续增长的焦虑带来的痛苦；痛楚是痛苦的悲伤；狂乱是非理性的悲伤，它刺激并阻碍我们把情势看作一个整体。

V. II .112 - 114

恐惧是对恶的预期 (expectation)。恐惧包括这几种情绪：惊骇 (terror)、紧张的畏缩 (nervous shrinking)、羞怯 (shame)、恐慌 (consternation)、惊惧 (panic) 和精神的剧痛 (mental agony)。惊骇是产生害怕的恐惧；羞怯是对不光彩事情的恐惧；紧张的退缩是某人必须采取行动的恐惧；恐慌是因出现某种不寻常的事件而产生的恐惧；惊惧是因声响而产生压力的恐惧。精神的剧痛是当事情仍处于悬疑状态时所感到的恐惧。

欲望或渴望是一种非理性的本能倾向，其中包括如下状态：需求 (want)、憎恶 (hatred)、争竞 (contentiousness)、生气 (anger)、爱欲 (love)、愤怒 (wrath) 和怨恨 (resentment)。需求作为一种欲望，当它受阻且远离目标时，它竭尽全力但却徒劳地朝向目标。憎恶是一种不断增长并持续的渴望或欲望，它会驱使与某人过不去。争竞是与团伙相关的欲望。生气是一种想要惩罚给你带来不应该的伤害的人的渴望。爱欲是良善之人不会陷于其中的欲望，因为它是一种想获得产生于可见的美感的努力。愤怒是长期折磨人心并已变成恶意的生气，它一直伺机而行，正如下面的话所明示的：^①

① 《伊利亚特》i. 81, 82。

即使哪一天他咽下愤怒，事后心里也仍存有不快，直到将它实现。

怨恨是早期阶段的生气。

快乐是对看起来是值得选择的東西的增长而感受到的非理性的兴致高扬，其中包括陶醉 (ravishment)、恶意的愉快 (malevolent joy)、愉悦 (delight)、喜不自禁 (transport)。陶醉是使耳朵迷恋的快乐。恶意的愉快是对别人的病痛感到快乐。愉悦是心灵走向虚弱的推动力，它的希腊文名称 (τέραψις) 与 τράψις 或“转变”相似。处于喜不自禁的状态是德性消失的过程。 V II. 114 - 117

据称在身体中有一些脆弱之处 (infirmities)，如痛风和关节炎造成的不适，灵魂也是一样，如恋慕名望、贪图快乐等。脆弱是指伴随着虚弱的疾病；病痛是指对似乎可欲的事物的多情想象。正如身体中有产生疾病的倾向，如感冒和腹泻，灵魂中也有这种倾向，如嫉妒、怜悯、争吵，及诸如此类。

他们还说，有三种情绪状态 (emotional states) 是善的，即高兴 (joy)、谨慎 (caution) 和愿望 (wishing)。高兴是快乐的反面，是一种理性的兴致高扬；谨慎是恐惧的反面，是理性的规避；因为尽管智慧之人永不感到恐惧，但他仍会使用谨慎；愿望是欲望 (或渴望) 的反面，因为它是理性的本能倾向。相应地，正如在首要的激情 (primary passions) 中包括它们次一级的其他激情，首要的善的情绪状态也一样。因此，他们把好的愿望或仁慈、友好、尊重、珍爱等归于愿望一类；把虔敬和谦逊等归于谨慎一类；把愉快 (delight)、快乐 (mirth) 和兴高采烈 (cheerfulness) 归于高兴 (joy) —

类。

V II .117 - 119

他们说，智慧之人是没有激烈情绪的 (passionless)，因为他不会屈身堕于此类脆弱之中。他们还说，在另一种意义上，“冷漠” (apathy) 这个词当意指一个人心肠硬和不慈悲时，也用于指坏人。此外，智慧之人是远离虚荣的，因为他对好的和坏的说法都漠不关心。然而他在这方面也有同伴，因为另有一种人也远离虚荣，这种人是那种卤莽的坏人。他们告诉我们，所有良善之人都是严厉的 (austere) 或苛刻的 (harsh)；因为他们自己既与快乐无染又不容别人有染。苛刻这个词也用于其他事物，且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说的，即当一种酒用于医疗而非用来喝时就说它是苛刻的。

良善之人真正渴望和警醒着去提高自己，他们采取的生活方式是消除邪恶，并努力去发现事物中的善的成分。他们也避免虚伪，因为他们脱去了所有虚伪或“造作”，无论是在声音上还是在表情上。他们也摆脱事务的烦扰，拒绝做任何与责任相冲突的事情。他们可能喝酒但不喝醉。他们也不会陷于疯狂；他们不会由于悲哀和狂乱而产生奇怪的印象，他们的观念由何者值得选择这一原则所决定，而不与自然相反。智慧之人不会感到悲伤，他们明白悲伤是灵魂的非理性的退缩，这些是阿波罗多洛在《伦理学》中说的。

V II .119 - 121

据称他们与神相似 (godlike)，因为他们内心有神圣的东西；而恶人是不信神的。但不信神 (godless) 或不敬拜神 (ungodly) 这个词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与“敬拜神”相反的意思，另一层意指完全否认神圣事物的人；在后一层意思上，这个词不能用于所有坏人。良善之人也是宙斯的敬拜者，因为他们熟知诸神的典仪，而虔敬是关于如何侍奉诸神的知识，他们还要向诸神献祭并使自己保持纯洁；因为他们

避免所有亵渎神灵的行为。而诸神也赞赏他们，因为他们在关涉神灵的事情方面是神圣和正义的。智慧之人是唯一的祭司，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研究作为祭品，就像建筑神庙、斋戒及其他所有归属于神灵的事务一样。

斯多亚派也提倡尊重父母和兄弟，认为它仅次于敬神，居于第二位。他们认为，父母对孩子的感情是自然向善而非向恶的。他们的信条之一是，罪过（sins）都是同等的，克律西波在《伦理学问题》（*Ethical Questions*）的第四卷中，以及培尔赛乌和芝诺都这么说。因为如果一条真理并不比另一条更真，那么一个错误也不比另一个更错；同样，一个欺骗不比另一个更有欺骗性，那么一个罪过也不比另一罪过更有罪。因为离卡诺浦（Canopus）有一百浪^①远的人和离该地只有一浪远的人同样都不在卡诺浦；所以犯了较大罪过的人和犯了较小罪过的人都不在正确行为的道路上，他们是同等的。但塔索斯的安提珀特的学生塔索斯的赫拉克里德和阿塞诺多鲁都认为罪过不是同等的。

斯多亚派还说，如果没有阻碍的话，智慧之人要参与政治（如克律西波在《论生活的多种类型》（*On Various Types of Life*）的第一卷中所说），因为他要扼制邪恶并提升德性。他们也主张，他得结婚并生孩子，就像芝诺在他的《国家篇》中说的；他们还说，智慧之人从不形成纯粹的意见，即就是说，他从不赞同任何错误的事情。他也会扮演犬儒的角色，因为犬儒主义是通向德性的捷径，阿波罗多洛在《伦理学》中是这么宣称的。在环境的压力下他甚至会变成食人兽。他们宣称只有他才是自由的，而坏人都是奴隶，因为自

V II .121 - 123

① 长度单位，1/8 英里为一浪，201 米。——译注

V II .123 - 125

由是独立行动的能力，而奴役是对这种能力的剥夺；不过确实也有第二种形式即附属性质的奴役，也有第三种既指占有奴隶又指奴隶附属意义上的奴役，与这种奴役相对应的是统治（lordship），而这也是恶的。不仅如此，他们认为智慧之人不仅是自由的，他们还是国王；王权不受责罚的统治，对此除了智慧之人外没有谁能胜任；这是克律西波在辨析芝诺所使用的术语的论文中说的。因为他认为，关于善和恶的知识是统治者必备的品质，而没有哪个恶人能熟知这门科学；同样，唯有智慧之人和良善之人适合做官吏、法官或演说家，恶人中没有谁有这种资格。智慧之人是不会出错的，不可能犯错误；他们没有罪过，因为他们既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自己。同时他们不是软心肠的，不对任何人纵容，他们从不松懈法律所规定的惩罚，因为纵容、怜悯、甚至左右兼顾都是心灵软弱的标志，只会在施行责罚中使人心慈手软。他们也不认为惩罚过于严重。斯多亚派还说，智慧之人从不对任何看起来奇特的事物感到奇怪，比如喀戎（Charon）的充满毒气的洞穴^①、潮汐、温泉或火的喷发；智慧之人也不生活孤独，因为他从本性上就是为社会和行动而被造的。但他会服从训练以增强身体的耐力。

他们认为，智慧之人会作祈祷，并从神那儿祈求善的事物；波西多纽在《论责任》（*On Duties*）的第一卷中，以及赫卡托在《论悖论》（*On Paradoxes*）的第三卷中是这么说的。他们认为友谊只存在于智慧之人和良善之人中间，因为他们互相类似。他们所说的友谊是指共用所有与生活有关的事物，我们对待朋友就象对待我们自己一样。他们认为朋友

① 被认为是通向地府之路；比较 Virg. *Aen.*, vi. 240. seq., 299。

因其自身就值得拥有，且拥有很多朋友是件好事。但恶人之间没有友谊这类东西，因此没有一个恶人有朋友。他们的另一信条是，不智之人都是疯狂的，因为他们不智慧，出于与愚蠢等同的疯狂来做他们所做之事。

另外，智慧之人能做好所有事情，就像我们说伊斯门尼亚用笛子吹任何曲调都吹得好。万物都属于智慧之人。因为，斯多亚派认为，法律赋予他们对所有事物都拥有完全的权利。确实，有些东西被认为是属于恶人的，就像不诚实地获取的东西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城邦，而在另一种意义属于享受它的那些人。

他们认为德性彼此相关，拥有其中一种就拥有所有德性，因为它们有共同的原则（principles），就像克律西波在其《论德性》第一卷中、阿波罗多洛在其《早期学派的物理学》（*Physics According to the Early School*）中，以及赫卡托在其《论德性》的第三卷中所主张的那样。因为如果一个人拥有了德性，他就能立刻发现他应该做什么并付诸实践。行为的这些规则包括选择、忍耐、维持和分配的诸规则，因此，如果一个人运用理智的选择做了一些事情、凭借坚忍不拔做了一些事情、通过公正的分配做了些事情以及持续稳妥地做了另一些事情，那么他立刻就是智慧的、勇敢的、正义的和节制的。每种德性都有其关涉的特有主题，例如，勇敢关涉那些必须忍耐的事情，实践智慧关涉要付诸实现和要加以避免的行为，以及都不属于这两种情况的行为。同样，其他每一种德性也都关涉自己的特有领域。善谏（good counsels）和理解从属于智慧；良好的纪律和有序从属于节制；平等和头脑公平从属于正义；坚定不移和精力充沛从属于勇敢。

V II .125 - 127

V II .127 - 129

他们有一个信条是，在德性和邪恶之间没有中间环节，而逍遥派认为，这两者之间有道德的提升状态作为中介。因为斯多亚派说，就像一根棍子要么是直的要么是弯的，所以一个人要么是正义的要么是非正义的，而没有正义和非正义的不同等级；别的德性也是如此。克律西波认为德性可以丧失，克里安忒认为不会丧失。前者的说法是德性会因为醉酒或忧郁而丧失；而后者认为，由于我们心灵的把握的确定性，德性是不可剥夺的。他们认为德性因其自身而值得选择。无论如何，我们都对坏的行为感到羞耻，仿佛我们知道除了道德上的美之外没有什么真正善的。他们还认为，德性自身足以确保幸福（well-being）。芝诺、克律西波在其《论德性》的第一卷，以及赫卡托在其《论善》的第二卷中这样说道：“因为，如果宽宏大度仅就其自身就能让我们超越一切事物之上，并且，如果宽宏大度只是德性的一部分，那么德性作为整体其自身对于幸福就是足够的，它鄙视所有显得麻烦的事物。”而帕奈提乌和波西多纽否认德性是自足的；相反，健康是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以及力量也是必需的。

他们的另一信条是，德性必须持久锻炼，这是克里安忒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因为德性永不会丢失，而良善之人总是锻炼他的完善的心智。他们还说，正义，还有法律和正确理性（right reason），天生就存在，而不是通过习俗获得的；克律西波在《论道德上的美》（On the Morally Beautiful）中是这么认为的。他们也不认为哲学家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任何放弃哲学研究的理由，因为，那样的话，我们都将失去生命；波西多纽在《规劝集》（*Exhortations*）中是这么认为的。克律西波认为，普通的希腊教育是有助益的。

他们认为，在人和低等动物之间没有正义的问题，因为两者之间不具相似性；克律西波在《论正义》（*On Justice*）^{V II.129-131}的第一卷和波西多纽在其 *De Officio* 的第一卷中 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还认为，智慧之人对这样的年青人会感到亲切，这种年青人从面相上看就好像具有追求德性的自然禀赋；芝诺在《国家篇》中、克律西波在《论生活的样式》（*On Modes of Life*）的第一卷中，以及阿波罗多洛在其《伦理学》中都是这么说的。

他们把爱定义为因为可见的美的显现而朝向友善的努力，它的唯一目的是友谊，而非肉体的享受。他们说，不管怎样，塞拉索尼德（*Thrasonides*）尽管已经掌握了他的女主人，但还是放弃了她，因为她恨他。他们认为，这说明爱在于尊重（*regard*），而不是由神所馈赠；克律西波在《论爱》中是这么说的。他们把美描绘为德性的花朵。

有三种生活方式：沉思的、实践的和理性的。他们认为我们应该选择其中最后一种，因为自然造出理性存在显然就是为了沉思和行动。他们告诉我们，智慧之人会以合理的原因结束自己的生命，如为了祖国的利益或为朋友的原因，或因为遭受了不可容忍的痛苦、残害或无药可治的疾病。

他们也认为，智慧之人应该共妻，自由选择配偶，这是芝诺在《国家篇》中和克律西波在《论政府》（*On Government*）中说的（不仅是他们，犬儒派的第欧根尼和柏拉图也这么认为）^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对所有孩子都一视同仁给予父爱，而且会结束因通奸而产生的嫉恨。他们认为最好的政府形式是民主制、君主制和贵族制（或最善者的统 ^{V II.131-133}

① 括号中的词读起来像是页边注释，然后才被插入文本。

治)的混和政制。

这些就是他们的伦理学说,其中夹杂着很多别的内容,以及他们的适当证明,但愿这些对于概要阐述他们的基本观点已经足够。

他们的物理学理论可分成这样几个部分:(1)关于物体(bodies)的;(2)关于原则的;(3)关于元素的;(4)关于诸神的;(5)关于有边界的物体(bounding surfaces)和充实或虚空的空间的。这是种的划分,而属的划分有三部分,分别讨论:(1)宇宙;(2)元素;(3)因果关系。

他们认为,讨论宇宙问题的那部分又可分成两块:因为数学家就其处理与恒星和行星有关的问题来说,他们也从某个角度关注宇宙,比如他们关心太阳是否像它看上去那么大;月亮又如何;它们如何演变;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但宇宙论研究还有另一个角度或领域,它只属于物理学家;其问题包括:宇宙的实体是什么;太阳和月亮是否由形式和质料构成;世界在时间上有无开端;世界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它是可朽的还是不朽的;它是否由神意统治;等等。讨论因果关系的那部分可再分成两部分:医学研究其中一个方面,因而据有一席之地,它关心灵魂的统治原则和灵魂的现象、种子,及诸如此类;而另一部分也为数学家所据有,他们关心如何解释视觉;什么导致产生镜子中的影像;云、雷、虹、晕、彗星产生的根源是什么;等等。

他们认为宇宙有两种原则(principles):主动原则和被动原则。被动原则是没有性质的实体(a substance without quality),即质料;而主动原则是内在于这种实体的理性,即神(God),因为他是永恒的,是匠师,在整个质料范围中制造了所有各别事物。基提翁的芝诺在其《论存在》(On

Existence) 中、克里安忒在其《论原子》(*On Atoms*) 中、克律西波在其《物理学》的第一卷的末尾、阿基德米(*Archedemy*) 在其《论元素》(*On Elements*) 中、波西多纽在其《物理学阐释》的第二卷中, 都是这么述说的。他们认为原则和元素(*elements*) 之间有区别: 前者没有生成和毁灭, 而当所有事物熔解为火时元素就破坏了。此外, 原则是无形体的, 且无形式, 而元素已被赋予形式。

物体(*body*) 在阿波罗多洛的《物理学》中被定义为在长、宽、高三维度上有广延的东西。这也称作固体(*solid body*); 而面(*surface*) 是固体的最外端, 或指有长、宽而无高的东西。波西多纽在《天象》(*Celestial Phenomena*) 的第三卷中认为, 面不仅在思维中而且在现实中存在。线是面的极端(*extremity*), 或指没有宽度的长度, 或定义为只有长度的东西。点是线的极端, 是最小可能的符号或点。

神(*God*) 与理性(*Reason*)、命运(*Fate*) 和宙斯同一; V II .135 - 138
他也被冠以许多别的名称, 起初他独自存在; 他把全部实体通过气变成水, 并且, 正像在动物的繁衍中种子有湿润的媒介, 在宇宙的湿气中, 作为宇宙发生之原因的神仍留在湿气中作为施动者, 根据自身来调节质料以便作下一步的创造。此后他首先创造了所有四种元素: 火、水、气、土。这些元素在芝诺的《论整体》(*On the Whole*) 中、在克律西波的《物理学》第一卷和阿卡德谟的《论元素》(*On Elements*) 中都有讨论。他们把元素定义为特殊事物所由生成、最后又复归于此的东西。四种元素一起构成了没有性质的实体或质料。火是热的元素, 水是湿的, 气是冷的, 土是干的。干的

性质在气中也能找到。^① 火占据最上的位置，它也称为以太 (aether)；首先在火中创造出恒星；然后是行星，然后是气，再就是水，处于最低位置的是土，它也处于所有事物的中心。

V II .138 - 139 他们在三种意义上使用“宇宙”一词：(1) 指神 (God) 自身，他是独立的存在，其属性来源于整个实体；他是不朽的和非生成的，是有序世界的安排者；他在规定的时间周期内把全部实体吸入自身，然后又从自身中创造出它；(2) 他们也把宇宙这个词用来指天体自身之内的有序安排；(3) 用来指上面两者都只作为其部分的那个整体。他们还把宇宙定义为限制 (qualify) 整个实体的个体存在 (individual being)，或者用波西多纽在其导论性著作《天象》中所用的术语来说，是由诸神、人和一切为其自身目的而被创造的事物组成的一个系统。天 (heaven) 是指众神坐落于其中的最外围的圈或环。

在他们看来，世界^② 为理性和神意所主宰；克律西波在其《论神意》(On Providence) 的第五卷、波西多纽在《论诸神》(On the Gods) 的第三卷中都这么认为。因为理性渗透在它的每一部分中，正如灵魂渗透于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一样；只是程度上有区别：一些部分多一些理性，一些部分少一些理性。因为在某些部分中它表现为“把持”或牵制的力量，正如灵魂在我们的骨头和肌腱中一样；在另一些部分中它表现为理智 (intelligence)，正如在灵魂的统治部分

① “同一部分”可能是指上文提到的干燥的性质。

② “世界” (World) 通常说来是 κόσμος 一词的最好翻译。有人喜欢用“宇宙” (universe)，它更适合译 τὸ ὅλον。

(ruling part) 中一样。因此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它被赋予了灵魂和理性，把以太作为统治原则；提莱的安提珀特在其《论宇宙》(On the Cosmos) 的第八卷中是这么说的。克律西波在其《论神意》的第一卷、波西多纽在其《论诸神》中认为，天是世界的统治力量；而克里安忒认为这种力量是太阳。克律西波在同一部著作中还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认为以太中的纯净部分是统治力量。他们也宣称统治力量是卓越地存在着的神，并且，就像在可感样式 (sensible fashion) 中一样，它作为凝聚的原则，总是渗透于气中的所有事物，渗透于所有动物和植物，也渗透于土自身之中。 V II . 139 - 141

他们认为，世界是一，且有限，呈球形，这种形状最适合运动；波西多纽在其《物理学谈话》(Physical Discourse) 的第五卷中、安提珀特的学生在他们讨论宇宙的著作中都这么说。世界之外弥漫着无限的虚空 (void)，它是无形体的 (incorporeal)。“无形体”意思是指，尽管能被物体占据，但没有被占据。世界内部没有空虚的空间，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把天上和地上的事物联结在一起的同情 (sympathy) 和紧张 (tension) 两种力量的必然结果。克律西波在其《论虚空》(On Void) 和《物理学知识》(Physical Sciences) 的第一卷中讨论了虚空；阿波罗番尼在其《物理学》中、阿波罗多洛、波西多纽在其《物理学谈话》的第二卷中也作出了讨论。他们还说，这些（即同情和紧张）也同样是物体。^①

时间也是无形体的，它是世界运动的尺度。过去的时间

① 如果我们把 ταῦτα 改成 λεκτά, 则 ἄσώματα 可以保留下来, 于是意思就变成: “口语词的涵义也是无形体的。”但在第 134 节中需要一个相应的变化。

Pearson 教授在介绍第 141 节时建议读成 εἶναι δὲ καὶ τὰ ἄσώματα ὁμόω.

和未来的时间都是无限的，而现在的时间是有限的。他们根据那些为感觉所把握的事物类推，认为世界必定会终结，因为它有开端。那些其部分会朽坏的事物作为一个整体也会朽坏。世界的各部分是可朽坏的，因为它们相互转化。因此世界自身注定是要毁灭的。另外，任何事物，如果它会改变性质的话，那么它就是可毁灭的；因而世界也是如此，因为它首先被蒸发，然后复归于水。

V II. 142 - 143

他们认为世界是这样生成的：首先，它的实体从火经由气转化成湿气；然后湿气的粗糙部分浓缩为土，其微粒精细的部分则转化成气，这一稀薄过程（process of rarefaction）不断提升直到产生火。然后，从这些元素中产生出动物和植物，而其他所有自然事物都由它们混合而成。芝诺在其《论整体》中、克律西波在其《物理学》的第一卷中、波西多纽在其《论宇宙》（*On the Cosmos*）的第一卷中、克里安忒、安提珀特在其《论宇宙》的第十卷中都探讨了世界的生成与毁灭。但帕奈提乌主张世界是不毁灭的。

世界是有生命的存在，是理性的、有活力的和有理智的，这一学说克律西波在其《论神意》（*On Providence*）的第一卷中、阿波罗多洛在其《物理学》中，以及波西多纽都有陈述。它有生命是指，它是一个赋有感觉的有活力的实体；因为动物优于非动物，世界优于其他一切，因此世界是有生命的存在。世界也有灵魂，这从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是它的一小部分可以明显看出来。但波埃苏否认世界有生命。芝诺在其《论整体》中、克律西波、阿波罗多洛在其《物理学》中、波西多纽在其《物理学谈话》的第一卷中都主张世界是统一的。据阿波罗多洛的观点，“事物的全体（totality of things）”、“万有（the All）”的意思是：（1）世界；（2）由世

界和外部的虚空构成的系统 (system)。世界有限，而虚空无限。

在星星中有些是固定的，有些围绕着整个天穹运转，另一些游荡的星星或行星则有其特殊的运动。太阳在一条倾斜的轨道上穿过黄道带。与此类似，月亮在一条螺线的轨道上运转。太阳是一团纯粹的火，这是波西多纽在其《天象》的第七卷中说的。太阳比地球大，这也是波西多纽在其《物理学谈话》的第六卷中说的。此外，这同一位著作家及其追随者说，太阳是球形的，形状与世界自身相似。太阳是火，这由它产生所有火的效果可以得到证明；它比地球大，这由整个地球都由它照亮可以得到证明；此外，天穹也由它照亮。地球投下圆锥形的阴影也证明太阳比它大。正因为它体积巨大，所以从地球的每一部分都能看见它。 V II .144 - 146

然而，月亮更具有土的构造，因为它离地球更近。这些燃烧的天体和星星一般都要获得养料，太阳从广阔的海洋获得，它象一团燃烧的引火物，尽管是有理智的；月亮从淡水中获得，并混合有靠近地球的气，这是波西多纽在其《物理学》的第六卷中说的；其他天体则从土中获得营养。他们认为星星是球形的，而且大地也是，它还是静止的；月亮不是因自身的光而发亮，而是太阳照在她身上时借用了太阳的光。

当月亮朝向我们的一面从太阳的前面经过时，就发生日食；芝诺在其《论整体》中画了一张图揭示了这一点。因为月亮走近太阳，与它凑合在一起，遮蔽它，然后又离开它。当它们在一盆水里形成倒影时我们能最好地观察到这些现象。当月亮落入地球的阴影时就发生月食；因此，只有在满月的时候才发生月食（并不总是这样），尽管她每个月都对 V II .146 - 147

着太阳；因为月亮在倾斜的轨道上运动，与太阳的轨道相对而言在纬度上不同，因此她向北和向南都走得更远。然而当月亮在纬度上的运动使她进入太阳穿过黄道带的轨道，并因而完全与太阳相对时，就发生月食。当月亮处于巨蟹座、天蝎座、金牛座和白羊座之间时，它在纬度上就恰好处于黄道带上。^① 波西多纽及其追随者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他们说，神（deity）也是有生命的存在，是永恒的、理性的，在幸福方面是完善的或有理智的，不允许任何恶进入其中，庇佑着世界和其中的一切存在，但他不具有人形。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是万物的所谓父亲，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在他那渗透一切的特殊部分的意义上都是如此；他的特殊部分因其不同力量而被冠以许多名称。他们称他为迪亚（Dia）（Δία），因为万物都归因于（διὰ）他；称他为宙斯（Ζῆνα），因为他是生命（ζῆν）的原因，或渗透一切生命；称他为雅典娜，因为神性（divinity）的统治部分延及以太；称他为赫拉，意味着延及到气；称他为赫费司托，因为他延伸到有创造力的火；称他为波塞冬，因为他伸展到海洋；称他为得墨忒尔，因为他触及大地。同样，人们给予神以其他名称，尽其所能去把握他的各种各样的特有属性。

V II .147 - 149

芝诺认为神（God）的实体是整个世界和天穹；克律西波在其《论诸神》的第一卷中、波西多纽在其同名著作的第一卷中也这么认为。安提珀特在其《论宇宙》的第七卷中说，神的实体类似于气；而波埃苏在其《论自然》（*On Nature*）中把恒星说成神的实体。“自然（Nature）”这个词在他们那里有时意指把世界团聚在一起的东西，有时意指促使地

① 即月亮的纬度相对于黄道带来说为零。

球上的事物萌发生长的力量。他们把自然定义为一种自身运动的力量，根据生殖的原则 (seminal principles)^① 在确定的时期产生后代，并保持其存在，还产生与其来源同质的结果。他们认为自然既以功用 (utility) 也以快乐为目标，这从与人的技艺的类比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克律西波在其《论命运》(De Fato) 中、波西多纽在其《论命运》(De Fato) 的第二卷中、芝诺、波埃苏在其《论命运》的第一卷中都认为，万物因命运 (fate) 或定数 (destiny) 而发生。他们把命运定义为事物赖以存在的无目的的因果链，或者定义为世界得以运行的原因或规则 (formula)。他们还说，如果确实存在神佑的话，那么一切形式的占卜或预测都是真实可靠的。而且他们还用某些结果的显明性来证明占卜确实是门科学；芝诺、克律西波在其《论划分》(De Divinatione) 的第二卷、阿塞诺多鲁、波西多纽在其《物理学谈话》的第二卷和《论划分》的第五卷中都是这么做的。但帕奈提乌否认占卜有任何真实的存在。

他们把第一质料 (primary matter) 当作万物的基质 (substratum)；克律西波在其《物理学》的第一卷中、芝诺都持此论。质料指一切事物所从产生的东西。实体和质料两个术语都有双重意义，其根据在于它们表示：(1) 普遍的实体或质料；或 (2) 特殊的实体或质料。前者既不增长也不消亡，而特殊事物的质料既增长又消亡。物体 (body) 是有限的实体；安提珀特在其《论实体》(On Substance) 的第二卷、阿波罗多洛在其《物理学》中持此观点。他们两人也

V II. 150 - 151

① 或者可能是“种子的部分 (proportions)”。这种模糊的表达可能是试图把无论植物还是动物的发展和演化都归结为源于种子的生长。

说，质料也能被施加影响，因为如果质料是不可变更的，那么事物就永远不会从中产生出来。因此进一步可以说，质料是无限可分的。克律西波认为分割不是无限的，而是本身无限；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经由分割而达到无限小。但是分割仍然不停地进行下去。

因此他们对两种实体相混合的解释是（根据克律西波在其《物理学》的第三卷中的观点）：它们不断相互渗透，一方的微粒不只是包围另一方的微粒或位于它们旁边。因此如果把一滴酒滴入大海，则它一会儿就会平均地分散在整个海洋里，并与它混合在一起。^①

他们也认为，存在同情人类并照管人类事务的精灵（δαίμονες）。他们也相信英雄，即那些肉体死去后留存下来的正直者的灵魂。

V II. 151 - 154

在发生在气中的诸多变化中，他们把冬天描绘为由于太阳离开地球达到一定距离而导致的地面空气的冷却；春天是由于太阳靠近我们而产生的适宜气温；夏天是当太阳行到北方时地面空气的加热；他们把秋天归因于太阳离开我们。风是气流，根据它们所吹来的地点不同而名称不同^②。产生风的原因是太阳蒸发了云朵。虹则解释为太阳光线在有水的云层中的反射，或如波西多纽在其《气象学》（*Meteorology*）中所说，是太阳或月亮的一个片段在充满水滴的云层中的影像，它是空的，且能连续为人们看见，这一影像的显现就像

① 关于这个动词（συμπεραβα）的含义，可参见 Wilamowitz 论 Eur. H. F. 932，和 Plut. Mor. 436 B。

② 手抄本的脱漏处能从 Aetius、第尔斯的 *Doxographi Graeci*，p. 374 a 23 的相应段落中得到补充。

是在弧形的拱门状的镜子里的影像。慧星（长胡子的星体）和陨星是火，当浓缩的气靠近以太区域时就会产生。流星是一团火迅速穿过气时突然产生的燃烧，它会在后面留下一条长长的痕迹。下雨是太阳从大地或海洋吸取的湿气部分被蒸发，并由云朵变成水的过程。如果湿气冷却，则称为白霜。雹是风击碎的冷凝的云。雪来自已经冷凝的云的潮湿物质；波西多纽在其《物理学谈话》的第八卷中是这么解释的。闪电是云朵由于在一起磨擦或被风撕裂而发生的燃烧；芝诺在其《论整体》中是这么说的。雷是这些云互相摩擦或爆发而产生的巨响。霹雳是云朵互相摩擦或被风撕碎时，火剧烈地燃烧，并由巨大的力量投掷到地面上而形成的。另有人说，霹雳是猛烈下行的燃烧着的气被压迫而形成的。飓风是一种巨大猛烈的像旋风一样的雷暴，或者是由于云层爆炸而产生的一阵烟雾旋风。“普雷斯忒（prester）”是一种被火或风从四周用力撕裂的云。他们说，当风进入或被禁闭在地球的空洞部分中时就会发生地震；波西多纽在其第八卷中是这么说的。有些地震是颤抖，有些是大地开裂，有些是横向错位，^① 还有些是纵向错位。

V II . 154 - 156

他们认为，世界的各部分是这样安排的：大地处在相当于圆心的中心位置；然后是水，形状像个与大地同心并环绕它的圆球，所以大地处在水中。水之后是一层球状的气。有五个天圈（celestial circles）：首先是北极圈，它总是可见；其次是夏至线；第三是春分秋分线；第四是冬至线；第五是南极圈，它是不可见的。他们认为它们是平行的，因为它们

① 科贝特把手抄本的 *καυματίας* 解读为 *κλιματίας*。

互不交叉；不过也认为它们环绕同一个中心。^① 黄道带是一个倾斜的圈，它与几个平行圈相交叉。有五个陆地带 (terrestrial zones)：首先是位于北极圈以外的北带，因为寒冷而无法居住；第二是温带；第三是热带，因为过热也不适合居住，第四是对应温带 (counter-temperate zone)；第五是南带，也因为寒冷而无法居住。

V II .156 - 158

在他们看来，自然是一团有美感地运转着的火，不断进行着创造；它等同于一阵炽烈的、有创造力的或有塑造力的气息 (breath)。灵魂是具有知觉的自然。他们把灵魂看做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的气息；由此他们推断，它首先是一个物体，其次它从死中存生 (it survives death)。然而灵魂是有朽的 (perishable)，尽管宇宙的灵魂是不可毁灭的 (indestructible)，动物的个体灵魂只是宇宙灵魂的一部分。基提翁的芝诺、安提珀特在其《论动物》(De Anima) 中、波西多纽都把灵魂定义为温暖的气息 (breath)；因为借助这一气息我们才变得有生命，而且它使得我们能运动。克里安忒则认为，所有灵魂将持续存在，直到发生全面的大火灾 (general conflagration)。但克律西波认为，只有智慧之人的灵魂才是如此。^②

他们认为灵魂有八个部分：五种感觉、内在于我们的生殖力、语言能力和运用理性的能力。他们认为，当视觉器官和对象之间的光线以锥体的形式延展时我们就看见东西；克律西波在其《物理学》的第二卷中、阿波罗多洛都这么认为。这种锥体在空气中，它的顶点在眼睛上，底部在被看见

① κέντρον 是轴（即天球的直径），而非点。

② 比较 Aet. Plac. iv. 19. 4 (Arrim, ii. p. 140)。

的对象上。因此被看见的东西就以向它延展的空气为媒介而传达给我们，就像通过一根棍子一样。

当处于浊音物体（sonant body）和听觉器官之间的空气振荡时我们就听到了声音。这种振动以球体的方式蔓延并形成波，然后撞击在耳朵上，就像把石头扔入水池时形成水波圈一样。他们说，睡眠是由于我们感官的紧张松弛后产生的，这种松弛影响到灵魂的统治部分。他们认为激情是由生命气息的变化造成的。

V II. 158 - 160

他们把精子（semen）定义为能够像父母那样产生后代的东西。人的精子是父母在潮湿的载体中释放的，它与灵魂的各部分相混和，其比例与在父母体内的比例相同。克律西波在其《物理学》的第二卷中宣称，精子在本质上与生命气息或精神同一。他认为这可以从撒入土中的种子（seeds）看出来，这些种子如果保存时间太长就不会发芽，原因显然在于它们的养分给蒸发了。斯菲卢斯及其追随者也认为，精子来源于整个身体；无论如何，身体的每一部分都能从它那里重新产生出来。据他们说，女性的精子是不育的，因为，如斯菲卢斯所说，它没有张力，是匮乏的，含水太多。灵魂的统治部分是指完完全全是灵魂本身的东西，其中会产生表象和冲动，从中也产生理性的话语。它位于心脏。

以上是他们的物理学说的概要。我认为我已经讲得够多了，我的目的在于在我的著作中保持适当的比例。但在有些方面，斯多亚派中不同成员的观点并不一致，下面我要讲一讲。

第二章 阿里斯通（约公元前320—前250年）

V II .160 - 162

秃头阿里斯通(Ariston the Bald),开俄斯人,也有人称他“号笛(Siren)”,他认为行为的目的是那种对一切事物都保持完全中立的、既非德性也非邪恶的生活方式;他认为中立事物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对它们一视同仁。他把智慧之人比喻成一个好的演员,如果叫他去扮演瑟赛蒂兹(Thersites)或阿伽门农的话,他会把他们演得很出色。阿里斯通想要摒弃逻辑学和物理学,他说物理学超出了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而逻辑学与我们无关;所有与我们相关的只有伦理学。

他说辩证推理就像蜘蛛网,尽管看起来好像显示了某种技艺,但却毫无用处。与芝诺不同,他不承认有多种德性;也与麦加拉派不同,他不承认只有一种德性,只是冠以诸多名称;他根据关系模式(relative modes)的范畴来讨论德性。他在居诺萨革讲授这种哲学,获得了极大的影响,以致人们认为他创始了一个学派。至少人们把米尔提亚得和迪菲卢称作阿里斯通主义者(Aristoneans)。他是个演说家,口舌伶俐,迎合普通大众的口味。因此,蒂蒙有关于他的诗节:^①

一个来自狡狴的阿里斯通派的人鼓吹他的谱系。^②

① Frag. 40 D.

② Wachsmuth 的版本是这样的。而第尔斯的版本为:“从阿里斯通的狡狴中得出胜利的方法”。

麦格尼西亚的狄奥克勒说，在会见了波勒谟之后（当时芝诺正久病未愈），阿里斯通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斯多亚派学说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主张智慧之人拒绝只持有意见。但培尔赛乌坚决反对这种学说，他唆使一对双胞胎中的一个把一笔钱存放在阿里斯通那儿，然后让另一个去取回。阿里斯通因此陷入困境而被驳倒。他与阿尔凯西劳意见相左；一天他看见一个牛状的带着子宫降生的畸形物，他说：V II .162 - 164
“啊，现在阿尔凯西劳手头有了一个反对感官的明证性的论据了。”

某个学园派成员宣称他对任何事物都不确信，阿里斯通说：“难道你没看见你的邻座在旁边么？”那人回答“没有”，他回答：“谁让你瞎了眼呢？谁剥夺了你明亮的视力？”归于他名下的著作有：

《规劝集》，两卷
《论芝诺的学说》
《对话集》
《演讲集》，六卷
《哲学论文集》，七卷
《关于爱的论文》
《关于虚荣的老生常谈》
《笔记集》，二十五卷
《回忆录》，三卷
《轶闻集》，十一卷
《反修辞学家》
《答阿勒克西努的反辩护》

《反辩证论者》，三卷

《致克里安忒的信件集》，四卷

帕奈提乌和索西克拉底认为，只有《信件集》是真的，他们把提到的其他所有著作都归于逍遥派哲学家阿里斯通名下。

据说他因为秃顶而中暑，然后死去了。我写了一首关于他的抑扬格诗：^①

V II .164 - 166

为什么，阿里斯通，在年老和秃顶时却让烈日烘烤你的前额？如此取暖是不合情理的，你不情愿地遭遇到死亡的冷酷事实。

另有一个阿里斯通，是伊乌里斯 (Iulis)^② 本地人；第三个是雅典的音乐家；第四个是一位悲剧诗人；第五个是哈勒 (Halae) 的阿里斯通，他写了一系列关于修辞术的论文；第六个是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个逍遥派哲学家。

① *Anth. Plan.* v. 38.

② 开奥斯的城镇，Bacchylides 住在那里：Ael. *Var. Hist* iv. 15.

第三章 赫里鲁斯（鼎盛年 约在公元前 260 年）

迦太基的赫里鲁斯（Herillus）宣称，行为的目的是知识，也就是说，应该总是这样生活：让科学的生活成为一切事物的标准，且不为无知所误导。他把知识定义为心灵在接受表象方面不为论辩所颠倒的一种习惯。有时他常说，行为没有什么单一的目的，目的随着环境和对象的不同而变动，就像同样一块青铜既可用来做亚历山大的雕像，也可用来做苏格拉底的雕像。他区分了主要目的（end-in-chief）和次要目的（subordinate end）；甚至不智之人也可能以后者为目的，但只有智慧之人才追求生命的真正目的。他把所有居于德性和邪恶之间的东西称为中性的，他著述不多，却充满活力，包含一些与芝诺辩难的章节。

据说他在孩提时就有许多崇拜者；而芝诺想把那些崇拜者赶走，于是迫使赫里鲁斯把头剃光，让他们感到厌恶。

他的著作包括：

《论训练》

《论激情》

《论意见或信念》

《立法者》

《助产术家》

《挑战者》

《教师》

V II .166 - 167

《修正者》
《审计官》
《赫尔墨斯》
《美底亚》
《对话集》
《伦理学论题》

第四章 狄奥尼修（约公元前 330—前 250 年）

叛徒狄奥尼修（Dionysius the Renegade）^① 宣称，快乐即是行为的目的；他说这话时正受眼炎困扰，因为病痛剧烈，所以不能让自己把痛苦当作一件无所谓的事情。

他是塞奥番图斯（Theophrastus）的儿子，赫拉克利亚本地人；如狄奥克勒所说，起先他是同镇人赫拉克利德的学生，然后跟随阿勒克西努和美涅得谟，最后做了芝诺的门徒。

在职业生涯起初，他爱好文学，尝试写各种各样的诗，后来他把阿拉图^② 当作楷模，尽力去模仿他。他离开芝诺后去了昔勒尼，且常去名声不好的地方，毫不掩饰地沉溺于其他所有放纵行为。在将近 80 岁时，他绝食而死。

以下是归于他名下的著作：

V II . 167 - 169

《论冷漠》，两卷
《论训练》，两卷
《论快乐》，四卷
《论财富、名望和复仇》
《如何与人相处》

① 比较第 37 节。

② 即天文学诗歌 *Φαινόμενα* 的作者，而不是同名的政治家，这个政治家是亚该亚人同盟（the Achaean League）的主角，他的生平我们在普卢塔克的著作中可了解到。

《论兴旺》

《论古代国王》

《论受赞扬的人》

《论蛮族习俗》

以上三人不是正统的斯多亚派成员。芝诺的合法继承者是克里安忒，现在我们就谈谈他。

第五章 克里安忒（公元前331—前232年）

克里安忒（Cleanthes），梵尼亚的儿子，阿索斯本地人。安提斯泰尼在其《哲学家的师承》中说，他起初是个拳击手。如有些人所说，他到达雅典时随身只有四个德拉克马，遇到芝诺后他非常高贵地研究哲学，自始至终坚持同一种学说。他因勤勉闻名，这实际上是因为极度的贫困迫使他求生存。晚上他常在园子里挑水，白天则锻炼自己的论辩能力，因此他获得了绰号“弗里安特勒（Phreantles）”或“挑水者（Well-lifter）”。据说有人曾把他送入法庭，问他为什么身体这么结实，而这与他的生计不相称；于是他让他挑水所在的那个园子的园丁和出售他所碾压的谷物的妇女作证，然后给无罪释放了。最高法院的法官们（Areopagites）对他很满意，还投票捐赠给他十命那钱物，但芝诺不让他接受。据说安提戈纳曾送给他三千德拉克马。有一次他带着一些年青人去看展览，风吹偏了他的斗篷并暴露出他没穿衬衣，为此雅典人对他大加称赞；这是麦格尼西亚的德米特里乌在其《同名者》（*Men of the Same Name*）中记述的。这也促使人们更加崇拜他。另有一个故事说，安提戈纳听他讲课时问他为什么要挑水，他回答：“难道挑水就是我所做的一切？难道我没有掘地？没有灌溉园子？难道我没有出于对哲学的热爱而做其他工作么？”因为芝诺常常在这方面约束他，让他从所

V II .169 - 170

获报酬里返还给自己一个奥卜尔。^① 有一天他在熟人面前抓出一把小硬币，说：“如果愿意的话，克里安忒甚至能养活第二个克里安忒，而那些有钱财养活自己的人还要靠别人生活，尽管他们在研究之余还有大量空闲时间，却还要占用别人的时间。”因此人们把克里安忒称作“赫拉克勒第二”。他很勤奋，但在物理学上缺乏天赋，且非常迟钝。为此蒂蒙如此描绘他：^②

这是谁啊，他高高在众人之上，像个领头羊，
他是个愚人，爱好诗文，来自阿索斯，^③ 象块岩石，谨小慎微。

V II. 170 - 172

他经常容忍来自他的同学的嘲弄，甚至别人叫他驴也不介意，他告诉他们，他一个人就强壮得足以扛起芝诺的重担。有一次别人责怪他怯懦，他回答：“这就是我很少出错的原因。”他极力称颂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富人的要高等，常说，当他们玩球时他正在辛苦挖掘坚硬贫瘠的土地。他也经常挑自己的毛病；有一天，阿里斯通听见他在责怪自己，于是问他：“你在责备谁呀？”他笑着说：“一个长着灰白头发却没有理智的老人。”有人称阿尔凯西劳不做他应做之事，他回答：“不过如此而已，不要责备他。因为如果他在言词上推卸责任，至少他通过自己的行动坚持了它。”而阿尔凯

① 根据阿提卡的法律，奴隶得到主人的允许把自己雇佣出去为别的主人劳动，必须把所获报酬之一部分返还给自己的主人。芝诺向他的学生索取一部分收入。

② Frag. 41D.

③ 第尔斯的异文 λιθος 使这句诗读起来更有韵律。

西劳应答：“我不会被奉承战胜。”克里安忒又说：“是的，但我的奉承在于宣告你的理论同你的实践不相容。”

有人问他应该怎样教导儿子，克里安忒从《厄勒克特拉》(Electra) 中引用诗句回答：

安静，安静，让你的脚步轻点。^①

一个拉栖代蒙人称辛劳是件好事，他大为高兴，说：

你有高贵的血统，亲爱的孩子。^②

有一次他跟一个年青人谈话，他问：“你明白了吗？”那年青人点头称是，他又说：“为什么我不明白你明白的东西呢？”V II. 172 - 174

有一次，诗人索西忒乌 (Sositheus) 朗诵下面的诗句，当时他正好在剧院里听着：

像哑了的羊群一样为克里安忒的愚蠢所驱使。^③

而他却不动声色。观众大为惊诧，以至于对他鼓掌赞许而把索西忒乌赶下了台。事后诗人为对他的羞辱向他道歉，他接受了道歉，还说：狄奥尼修和赫拉克勒让诗人们取笑却

① Eur. *El.* 140.

② 荷马《奥德赛》iv, 611.

③ Nauck, *T. G. F.*², p. 823.

没有生气，因此如果他自己让一时疏忽而滥用的言词激怒的话就显得愚蠢了。他常说，逍遥派就像七弦琴，尽管他们奏出甜美的声音，自己却听不到。据说他曾把“一个人的品质可从外表得知”这一看法归给芝诺，于是一个风趣的年青人把他带到一个因在乡下劳作而双手长满老茧的浪荡子面前，要他说说这个人品质如何，克里安忒一时困窘无措，便打发那人走开，而那人正要走时打了个喷嚏，于是克里安忒大喊，“我知道了，他是个女人气十足的家伙”。他对一个和他说话的性格孤僻的人说：“你不是在和坏人说话。”有人拿他年老开玩笑，他回敬说：“我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想到我身体各部分都很健康且仍能读写时，我就打算再等等。”据说他因缺钱买纸而把芝诺的讲演记在牡蛎壳和牛的肩胛骨上。这就是他。尽管芝诺有其他许多杰出学生，但他却能继芝诺成为学派的领袖。

V II .174 - 175

他留下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如下：

《论时间》

《论芝诺的自然哲学》，两卷

《对赫拉克利特的阐释》，四卷

《论感觉》

《论艺术》

《答德漠克利特》

《答阿里斯塔库》

《答赫里鲁斯》

《论冲动》，两卷

《古迹》

《论诸神》

《论巨人》
《论婚姻》
《论荷马》
《论责任》，三卷
《论善谏》
《论感激》
《一个忠告》
《论德性》
《论自然能力》
《论高吉普斯》
《论嫉妒》
《论爱》
《论自由》
《论爱的艺术》
《论荣誉》
《论名声》
《论政治家》
《论商讨》
《论法律》
《论诉讼》
《论教育》
《论逻辑学》，十三卷
《论目的》
《论美》
《论品行》
《论知识》
《论王权》

V II .175 - 176

《论友谊》
《论宴饮》
《论命题：德性在男人与女人中是同样的》
《论变为智者的智慧之人》
《论用法》
《讲稿集》，两卷
《论快乐》
《论道具》
《论不可解决的问题》
《论辩证法》
《论语气或转义》
《论谓词》

以上是他的著作列表。

他是这样死去的：他患有严重的牙龈炎，医生建议他禁食整整两天。事实上这种疗法非常有效，于是医生允许他恢复日常饮食。但他却不同意，宣称他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因此他在剩余的日子里坚持禁食，直到死去。据典据家们说，他死的年龄跟芝诺一样，他做了他 19 年学生。

我为他作了如下诗句：^①

V II .176 - 178

我赞美克里安忒，更赞美哈得斯，
他不忍看到自己如此年迈，
所以最后让自己在逝者中安息；
他活着时经常挑着重重的水担。

① *Anth Plan.* v. 36.

第六章 斯菲卢斯（鼎盛年 约在公元前 220 年）

如上所述，^① 芝诺死后成为克里安忒的学生的人中有博斯普鲁斯的斯菲卢斯（Sphaerus）。他在研究方面取得可观进展后去了亚历山大里亚，在那里他进了国王托勒密·菲罗帕特（Ptolemy Philopator）的宫廷。^② 一天，发生了一场关于智慧之人是否会屈尊只持有意见的争论，^③ 斯菲卢斯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国王想驳斥他，令人把一些蜡制的石榴放在桌子上。然后带斯菲卢斯进屋，国王喊道：“你同意了一个虚假的表象。”而斯菲卢斯敏捷地回答：“我同意的不是‘它们是石榴’这个命题，而是另一个命题，即有理由认为它们是石榴。表象的确定性（certainty of presentation）和合理的可能性（reasonable probability）完全是两码事。”涅西斯特拉图控告他否认托勒密是国王，他回答：“从他具有他所是的性质来说，托勒密确实是国王。”

他写的书有：

《论宇宙》，两卷

《论元素》

《论种子》

《论运气》

① 第 37 节。

② 公元前 222 - 前 205 年。

③ 比较前文第 162 节。

V II .178 - 179

《论最小部分》
《驳原子和影像》
《论感觉器官》
《论赫拉克利特的五篇讲演》
《论伦理学学说的正确编排》
《论责任》
《论冲动》
《论激情》，两卷
《论王权》
《斯巴达政制》
《论莱喀古斯和苏格拉底》，三卷
《论法律》
《论占卜》
《关于爱的对话》
《论埃雷特里亚学派》
《论相似物》
《论语词》
《论习惯》
《论矛盾》，三卷
《论谈话》
《论财富》
《论名声》
《论死亡》
《辩证法手册》，两卷
《论谓词》
《论歧义词》
《信件集》

第七章 克律西波（约公元前 282—前 206 年）

克律西波（Chrysippus），阿波罗尼奥的儿子，如亚历山大在其《哲学家的师承》中所说，他来自梭里或塔索斯。他是克里安忒的学生，此前他常作为长跑运动员进行训练。但他后来去听芝诺讲课，或据狄奥克勒和多数人所说，去听克里安忒讲课；然后，在克里安忒还活着时他就从学园退出，还作为哲学家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显赫声名。他有着良好的天赋，在哲学的所有分支领域都显得极为深刻；并且其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致他在大多数问题上都与芝诺有分歧，也与克里安忒有分歧；他经常对克里安忒说，他想知道的一切就是学说的内容是什么，而他会自己去寻求证明。然而，无论何时他与克里安忒争论，事后都会懊悔，因此他经常脱口说出这样的话：^①

V II. 179 - 181

在其他所有方面我都有福，
除了我触摸克里安忒的地方，
在那里我是不幸的。

他在辩证法方面极为出众，以致大多数人认为，如果诸神也使用辩证法的话，那么他们只会采纳克律西波的辩证法体系。他材料富余而文采不足。在勤勉方面他超过任何人，

① Eur. Or. 540 - 1.

他的著作列表就可说明这一点，因为其中有超过 705 部作品。他在同一主题上反复论证，记录下任何他能想到的东西，作出许多修正，还大量引用典据，所以他的著作有增无减。他引用的篇幅非常之大，以致在一篇论文中几乎把欧里庇德斯的《美底亚（*Medea*）》给翻抄了一遍，而有个人拿起该文来读，并被问及读什么书时，他回答：“克律西波的《美底亚》。”

V II .181 - 183

雅典的阿波罗多洛在《学说集成》（*Collection of Doctrines*）中想要证明，伊壁鸠鲁运用自己的力量和原创性、而不借助引文所写的著作，其数量远远超过克律西波，他的原话是：“如果剔去克律西波的书中所有与主题无关的引文的话，他的书页就是光秃秃的。”阿波罗多洛的话就说到这。据狄奥克勒记载，坐在克律西波旁边的老妇人常说，克律西波一天写作 500 行。赫卡托说他研究哲学是因为他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财产给充公到国王的金库里去了。

在体形上他并不出众，这从他在色拉米库的雕像可以看出来，这座雕像几乎让旁边一座精通马术者的雕像给遮盖了；这就是卡尔尼德为什么称他克里西波（*Crypsippus*）或“躲在马后的人（*Horse - hidden*）”的原因。有一次，有人责怪他没有跟大众一起去听阿里斯通演说，他回答：“如果我追随大众的话，我就不会研究哲学。”有个辩证论者起身攻击克里安忒，对他提出一些诡辩式的谬见，于是克律西波冲他喊道：“别让你的长辈从重要事情上分心，向我们这些后生提出那些避重就轻的问题吧。”此外，有个要提问的人正沉静地与克里安忒私下交谈，但后来看到一群人走近时便开始变得好辩起来，克律西波说：

啊！我的兄弟，你的眼睛正变得野蛮，
你正迅速变得疯狂，现在不再神志清楚。^①

在酒会上，他虽然腿脚不稳但常常举止娴静。这使得一个女仆说：“至于克律西波，只有他的腿是微醉的。”他对自己评价非常之高，有人问他，“我应把我儿子托付给谁”，他回答：“给我，因为如果我梦想过别人比我更好，我就会自己跟着他学习。”因此，据说有句诗这么说及他：^② V II. 183 - 185

只有他有理解力；别人都像影子一样在周围飞舞。

还有，

但对克律西波来说，没有柱郎（学派）。

然而，索提翁在其著作的第八卷中告诉我们，他最后投身阿尔凯西劳和拉居得门下，在阿卡德米学园研究哲学。而这就能解释，他为什么有时反对，有时支持普通经验、以及在处理量和数的问题时运用阿卡德米学园的方法。

赫尔米波说，有一次他在奥德穆（Odeum）^③讲学，他的学生邀请他参加一个祭祀庆典。在那里他喝了一些没有掺水的甜酒，于是头脑晕眩，五天后离开了人世，终年 73 岁，

① Eur. Or. 253.

② 《奥德赛》x. 495.

③ 古希腊的圆形剧场。——译注

其时是第 143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① 这个时间是阿波罗多洛在《编年史》(*Chronology*) 中提供的。我在下面的诗句中对这一主题作了些发挥：^②

克律西波灌下一口巴克科斯^③后便头脑晕眩；
他既没有在柱廊歇脚，也没有在他的祖国停留，也
未曾在他的生命中驻足，而径直走到了哈得斯的住
所。

另一说法是，一阵猛烈的大笑导致了他的死亡；因为一只驴子吃光了他的无花果，他冲着一个小妇人叫道：“现在给那只驴子来杯纯酒，以冲洗掉那些无花果。”然后他开心大笑，以致死亡。

V II. 185 - 187

他看来好像是个倨傲自大的人。^④ 无论如何，他的诸多著作没有一本是献给国王们的。德米特里乌在《同名者》(*Men of the Same Name*) 中说，他很欣赏一个小妇人的判断能力。托勒密曾写信给克里安忒，要他自己或者派一个人去他的宫廷，后来斯菲卢斯接受了任务，而克律西波不愿前往。另一方面，他派人去找他姐妹的儿子阿里斯托克勒翁 (*Aristocreon*) 和菲洛克拉底，还教育他们。另据上面提到的德米特里乌说，克律西波第一个敢于在吕克昂学园的露天场地开设讲座。

① 公元前 208 - 前 204 年。

② *Anth. Pal.* vii. 706.

③ 酒神。——译注

④ 在第 185 - 189 节；比较 Wilamowitz, *Antig. von K.* pp. 104 sq.

另有一个人也叫克律西波，他是克尼杜（Cnidus）本地人，一名医生^①，厄拉西斯特拉图说自己从他那里受惠颇多。还有一个克律西波，是前者的儿子，^②托勒密的宫廷医生，他遭受错误指控，被到处拖着鞭笞。再有一个是厄拉西斯特拉图的学生；还有一个是一部题为《论耕作》（*Ariculture*）的著作的作者。

让我们回到这位哲学家身上来。他常常提出这样的论辩：“把秘密泄露给不知情的人就犯了不虔敬的罪；祭司长当然向不知情者宣示了秘密，因此他犯了不虔敬的罪。”^③或者：“不在城邦中的东西也不在房子里；事实是城邦里没有井，所以房子里也没有井。”或者：“有某个头，这个头是你所没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有一个你没有的头，因此你没有头。”还有：“如果有任何人在麦加拉，他就不在雅典；现在有人在麦加拉，因此没有人在雅典。”还有：“如果说某物，则它穿过你的嘴唇；现在你说马车，所以马车穿过你的嘴唇。”还有：“如果你从未失去某物，则你仍拥有它；而你从未失去角，所以你有角。”也有人把这些论辩归给了欧布里德。

V II .187 - 189

有人诋毁克律西波，说他用粗俗鄙陋的话写过许多东西。因为他在《论古代自然哲学家》（*On the Ancient Natural Philosophers*）的第600行左右粗俗地解释赫拉和宙斯的故事，没有人会愿意复述这些细节以免弄脏自己的嘴唇。确实，有

① 比较第八卷第89-90页，和注释；还有 Pliny, *N. H.* xxix. 5.

② 或者可能是孙子，Wilamowitz 在其 *Antig. von Kar.* p. 326 中是这么建议的。

③ 比较前文第二卷第101页。

人谴责他对这一故事的解释是最为粗鄙的。他也许是在赞扬物理学理论，但所用的语言更适于妓女而不是神；甚至那些撰写书目的目录学家也对这本书不齿。克律西波写它所用的材料在波勒谟或希普斯克拉底（Hypsicrates）那里都找不到，甚至在安提戈纳那里也找不到，那是他自己的发明。此外，在《国家篇》（*Republic*）中他允许母亲、女儿、儿子相互通婚。他在《论因其自身即不可欲之事物》（*On Things for Their Own Sake not Desirable*）一书中一开始就说了同样的话。在其《论正义》（*On Justice*）的第三卷中，大约在第 1000 行，他允许吃死人的尸体。而在《论谋生之道》（*On the Means of Livelihood*）的第二卷中，他坦言自己正在先验地（*apriori*）考察智慧之人如何谋生这个问题，所用的言辞是：“然而他有什么理由应该谋取生计呢？因为如果是为维持生命，但生命毕竟是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如果是为快乐，而快乐也是无关紧要的；然而如果是为德性，但德性自身就足以构成幸福。其谋取生计的方式也是荒唐可笑的，比如，若由国王供养，那他就不得不迎合国王；或由朋友扶持，这样友谊就会成为可用金钱购买的东西；或凭借智慧生存，这样智慧就变得唯利是图了。”这些就是驱使他反对的理由。

V II .189 - 190

因为人们对他的著作的赞誉非常之高，所以我决定把它们单独列出目录，根据主题类别加以排序。如下：

I. 逻辑

《逻辑论题》

《哲学家的探索》

《辩证法定义集——致梅特罗多洛》，六卷

《辩证法所使用术语——致芝诺》，一卷

《辩证法技艺——致阿立斯塔哥拉斯》，一卷

《或然假设判断——致第欧斯库里德》，四卷

II. 讨论主题的逻辑

系列一：

《论判断》，一卷

《论非简单判断》，一卷

《论复杂判断——致阿特那德 (Athenades)》，二卷

《论否定判断——致阿立斯塔哥拉斯》，三卷

《论肯定判断——致阿塞诺多鲁》，一卷

《论以缺乏的方式表述的判断——致特阿鲁 (Thearus)》 V II .190 - 192
，一卷

《论不定判断——致狄翁》，三卷

《论不定判断的各种形式》，四卷

《论时间性判断》，二卷

《论完成时判断》，二卷

系列二：

《论真的选言判断——致高吉皮德斯 (Gorgippides)》，一
卷

《论真的假言判断——致高吉皮德斯》，四卷

《从选项中作选择——致高吉皮德斯》，一卷

《对逻辑后项主题的一个贡献》，一卷

《论使用三个词项的论证——致高吉皮德斯》，一卷

《论可能判断——致克里图 (Clitus)》，四卷

《对腓洛论涵义著作的回复》，一卷

《关于什么是错误判断这个问题》，一卷

系列三：

《论祈使句》，二卷

《论提问》，二卷

《论询问句》，四卷

《疑问句和询问句概要》，一卷

《答复概要》，一卷

《论研究》，一卷

《论回答问题》

系列四：

《论谓词——致梅特罗多洛》，十卷

《论主格词和间接格——致菲拉库斯 (Phylarchus)》，一

卷

《论假言三段论——致阿波罗尼德》，一卷

《论谓词——致帕西鲁 (Pasylus)》，四卷

系列五：

《论五种格》，一卷

《论根据题材分类的阐述》，一卷

《论意义的修正——致斯特撒哥拉 (Stesagoras)》，二卷

《论专名》，二卷

III. 关涉词、词组和句子的逻辑

系列一：

《论单数和复数表达式》，六卷

《论单个的词——致索西根尼和亚历山大》，五卷

《论不规则词或词组——致狄翁》，四卷

《论适于已经说出来的词的复合三段论推理》，三卷

《论语法错误》，一卷

《论语法错误句——致狄奥尼修》，一卷

V II .192

《不合日常用法的句子》，一卷

《措辞——致狄奥尼修》，一卷

系列二：

《论言语的基本要素和口语词》，五卷

《论言词的组织安排》，四卷

《论句子的安排及其基本要素——致菲力普》，三卷

V II .193 - 194

《论言语的基本要素——致尼基西》，一卷

《论相对项》，一卷

系列三：

《驳反对划分的人》，二卷

《论言语的歧义形式——致阿波拉 (Apollas)》，四卷

《论比喻的歧义》，一卷

《论假言三段论中论式的歧义》，二卷

《对潘多尼德斯 (Panthonides) 论歧义著作的回复》，二

卷

《歧义研究导论——致厄庇克拉底》，一卷

《歧义研究导论资料集》，二卷

IV. 关涉三段论和论式的逻辑

系列一：

《论证和论式手册——致第欧斯库里德》，五卷

《论三段论》，三卷

《论论式的构造——致斯特撒哥拉》，二卷

《以诸论式表达的判断的比较》，一卷

《论互言和假言三段论》，一卷

《致阿伽松》或《论剩余的问题》，一卷

《关于什么样的前提借助于一个或多个辅助前提能够证

明一个给定的结论这个问题》，一卷

V II .194 - 195

《论推理——致阿立斯塔哥拉斯》，一卷

《同样的三段论如何能在几种论式中得出》，一卷

《对驳斥以三段论方式和不用三段论得出同样论证的回复》，二卷

《对反对三段论分析的回复》，三卷

《对腓洛论论式著作的回复——致提谟斯特拉图 (Timostratus)》，一卷

《逻辑学著作全集——致提谟克拉底和菲罗马特 (Philomathes)，对他们论论式和三段论著作的一个判断》，一卷

系列二：

《论定论论证——致芝诺》，一卷

《论基本的不可证明的三段论——致芝诺》，一卷

《论三段论分析》，一卷

《论累赘的论证——致帕西鲁》，二卷

《论三段论法则》，一卷

《论引导性或基本三段论——致芝诺》，一卷

《论引导性论式——致芝诺》，三卷

《论错格的三段论》，五卷

《在不可证明的论证中运用分解手段的三段论论证》，一卷

《论式研究——致芝诺和菲罗马特》，一卷（似乎是伪作）

系列三：

V II .195 - 197

《各种论证——致阿特那德》，一卷（也是伪作）

《关涉意指的各种论证》，三卷（伪作）

《对阿美尼亚“选言三段论”的回复》，一卷

系列四：

《论假设——致米利亚格》，三卷

《法律方面的假言三段论——致米利亚格》，一卷

《作为引导的假言三段论》，二卷

《由定理构成的假言三段论》，二卷

《对赫底鲁（Hedylus）的假言三段论的解决》，二卷

《对亚历山大的假言三段论的解决》，三卷（伪作）

《论解释性符号》，一卷

系列五：

《门提恩论证（Mentiens Argument）^① 导论——致阿里斯托克勒翁》，一卷

《门提恩类型的论证：作为导论》，一卷

《论门提恩论证——致阿里斯托克勒翁》，六卷

系列六：

《对那些认为命题可以同时既真又假的人的答复》，一卷

《对那些通过分解来解决门提恩论证的人的答复——致阿里斯托克勒翁》，二卷

《关于不定论证不应分解的证明》，一卷

V II .197 - 198

《对驳斥那些反对对不定论证进行分解的人的回复——致帕西鲁》，三卷

《以古人的方式解决问题——致第欧斯库里德》，一卷

《论对门提恩论证的解决——致阿里斯托克勒翁》，三卷

《赫底鲁的假言推理的解决方案——致阿里斯托克勒翁和阿波拉》，一卷

系列七：

① 一种著名的谬推，见第二卷第 108 节。

《致那些认为门提恩论证的前提是错误的人》，一卷
《论否认的怀疑论者——致阿里斯托克勒翁》，二卷
《否定论证：作为逻辑练习》，一卷
《论从小的增量开始的论证——致斯特撒哥拉》，二卷
《论影响普通假定的论证和那些不活跃或沉默的人——致俄涅托尔》，二卷

《论“被遮蔽的人”的论证的谬误——致亚里斯多布鲁》，二卷

《论“逃避检察的人”的论证的难题——致阿特那德》，一卷

系列八：

《论“无人”论证的难题——致美涅克拉底 (Menecrates)》，八卷

《论来源于不定者和确定者的论证——致帕西鲁》，二卷

《论“无人”论证——致厄庇克拉底 (Epicrates)》，一卷

系列九：

《论诡辩——致赫拉克里德和波利斯》，二卷

《论辩证法难题——致第欧斯库里德》，五卷

《对阿尔凯西劳的方法的答复——献给斯菲卢斯》，一卷

系列十：

《对常识的攻击——致梅特罗多洛》，六卷

《对常识的捍卫——致高吉皮德斯》，七卷

V. 属于逻辑学名下的：

在上面提到的处理独立逻辑研究问题的四个主要分类范围之外，还有三十九个研究没有包括在对所列主题材料进行

分类得出的几个集合中，全部逻辑著作共是 31 部。

1. 处理伦理学概念分类问题的伦理著作：

系列一：

《伦理学理论纲要——致忒俄波罗 (Theoporos)》，一卷

《伦理学论题》，一卷

《伦理学说的或然前提——致菲罗马特 (Philomathes)》，

三卷

《善者或有德性者的定义——致梅特罗多洛》，二卷

《恶者或邪恶者的定义——致梅特罗多洛》，二卷

《道德上中立者的定义——致梅特罗多洛》，二卷

V II .199 - 200

《伦理学中属概念的定义——致梅特罗多洛》，七卷

《与科学的其他分支相关的定义——致梅特罗多洛》，二

卷

系列二：

《论明喻——致阿里司托克勒》，三卷

《论定义——致梅特罗多洛》，七卷

系列三：

《论对定义的错误的驳斥——致劳达马 (Laodamas)》，

七卷

《支持定义的或然性——致第欧斯库里德》，二卷

《论种和属——致高吉皮德斯》，二卷

《论分类》，一卷

《论对立面——致狄奥尼修》，二卷

《与分类、属和种，以及与对矛盾的处理相关的或然论证》，一卷

系列四：

《论词源学问题——致狄奥克勒》，七卷

《词源学要点——致狄奥克勒》，四卷

系列五：

《论箴言——致芝诺多图》，二卷

《论诗——致菲罗马特》，一卷

《论读诗的正确方法》，二卷

《对批判的回应——致狄奥多罗》，一卷

V II .201 - 202

2. 处理普通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科学知识和德性的伦理学著作

系列一：

《反对对绘画进行修饰——致提谟那克斯 (Timonax)》，一卷

《我们如何命名每件事物以及如何对它形成概念》，一卷

《论概念——致劳达马》，二卷

《论意见和猜想——致匹托那克 (Pythonax)》，三卷

《智慧之人不会持意见的证明》，^① 一卷

《论理解、知识和无知》，^② 四卷

《论理性》，二卷

《论理性的用途——致勒普提涅 (Leptines)》

系列二：

《论古人正确地认可了辩证法和证明——致芝诺》，二卷

《论辩证法——致阿里斯托克勒翁》，四卷

《论对辩证学家的驳斥》，三卷

① 比较前文第 162 节。

② 比较西塞罗，*Acad. post.* 42: “Sed inter scientiam et inscientiam comprehensionem illam, quam dixi, collocabat” (即芝诺)；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Adv. math.* vii. 151。

《论修辞学——致第欧斯库里德》，四卷

系列三：

《论心灵的成型状态或心灵的习惯——致克莱翁》，三卷

《论艺术和非艺术性——致阿里斯托克勒翁》，四卷

《论德性之间的区别——致狄奥多罗》，四卷

《论几种德性的品质》，一卷

V II .202

《论德性——致波利斯》，二卷

3. 处理关于善的和恶的事物的问题的伦理学著作

系列一：

《论善者或道德上的美者与快乐——致阿里斯托克勒翁》，十卷

《对快乐不是行为的主要目的的证明》，四卷

《对快乐不是一种善的证明》，四卷

《论通常用来为（快乐）辩护的论证》

第八卷

第一章 毕达哥拉斯 (约公元前 582—前 500 年) VII·1

在陈述完从泰勒斯开始的伊奥尼亚派及其主要代表的哲学后，让我们进一步来考察意大利派的哲学，这个学派创始于珠宝匠涅萨尔库 (Mnesarchus) 的儿子毕达哥拉斯。^① 据赫尔米波说，他是萨摩斯人，或据阿里司托森说是第勒尼安人 (Tyrrhenian)，来自那些被雅典人赶走了其第勒尼安居民而后控制的岛屿中的一个。不过也有人说他是自佛利乌斯流放的克勒俄尼姆 (Cleonymus) 的后裔，其间经过了游叙弗伦、希帕索 (Hippasus) 和玛尔马库 (Marmacus)，而因为玛尔马库住在萨摩斯，所以人们称毕达哥拉斯为萨摩斯人。据说，他带着他叔父佐义卢写给斐瑞居德的介绍信，从萨摩斯去了列斯堡。他请人做了三个银质大酒壶，当作礼物送给了埃及的每一个祭司。他有兄弟，其中欧诺姆 (Eunomus) 最大，提尔赫努 (Tyrrhenus) 第二；他也有一个奴隶，叫赞摩克西，且据希罗多德说^②，格坦斯人 (Getans) 把这个奴隶

① 比较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的说法，见 *Strom.* i. 62: Πυθαγόρας μὲν οὖν Μητάρχου Σάμιος, ὡς φησιν Ἰππόβοτος, ὡς δὲ Ἀριστόξενος ἐν τῷ Πυθαγόρου βίῳ, καὶ Ἀρίσταρχος καὶ θεόπομπος, Τυρρηνὸς ἦν, ὡς δὲ Νεαίθης, Σύριος ἢ Τύριος, ὥστε εἶναι κατὰ τοὺς πλείστους τὸν Πυθαγόραν βάρβαρον τὸ γένος. 波菲利也赞同这种跟腓尼基的关系 (见 *V. Pyth.* i.), 所以孩提时代的毕达哥拉斯以前在那里接受了迦勒底学派的指导，而返回萨摩斯后，他又接受了锡罗斯的斐瑞居德和萨摩斯的赫尔摩达玛的指导。

② 第四卷第 93 页。

VIII.2-4 当作克洛诺斯神 (Cronos) 加以崇拜。如前所述,他是锡罗斯的斐瑞居德的学生,这个人死后他去了萨摩斯,做了克勒俄菲卢 (Creophylus) 的后代赫尔摩达玛 (Hermodamas) 的学生,这个人成名已经有年。他年轻时极为好学,还离开自己的国家,切身投入希腊以及外国的所有神秘仪式。他去过埃及,其时波吕克拉底为他写了一封致阿玛西斯 (Amasis)^① 的介绍信;他学会了埃及语,这一点我们是从安提丰的《论成就杰出者》(*On men of Outstanding Merit*) 中得知的;他也曾在伽勒底人和波斯祆教僧侣中旅行。在克里特 (Crete) 时,他和厄庇美尼德一起进过伊达峰 (Ida)^② 的洞穴;他也进过埃及人的神殿,^③ 还学了关于神灵的秘密。在那之后,他返回过萨摩斯,但发现自己的祖国处在了僭主波吕克拉底的统治之下;于是他乘船去了意大利的克罗顿,在那里他为意大利的希腊人立了法,还收了门徒,出了名。他的门徒将近三百人,他们把城邦治理得非常之好,以致其政制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真正的贵族政治 (由最优秀的人治理的政府)。

本都斯的赫拉克利德告诉我们,他常常这样谈论自己:说他曾经变成过埃萨利德 (Aethalides), 并被认为是赫尔墨斯神的儿子,而赫尔墨斯告诉他,他可以选择除不朽之外的任何他所喜欢的能力;于是他要求在活着时以及死后都保持

① 埃及国王。——译注

② 克里特岛中部一山峰,在古代它与人们对宙斯的崇拜有密切关联。——译注

③ 比较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的说法,见 *Strom.* i. 66: Θαλήης …… τοῖς Αἰγυπτίων προφήταις συμβεβληκέναι εἶρηται, καθάπερ καὶ ὁ Πυθαγόρας αὐτοῖς γε τοῦτοις δι' οὓς καὶ περιετέμετο, ἵνα δὴ καὶ εἰς τὰ ἅδ' αὐτὰ κατελθὼν τὴν μυστικὴν ἡν παρὰ Αἰγυπτίων ἐκμάθει φιλοσοφίαν。也可参见杨布利柯 *Vit. Pyth.* 18 sq.

对自己经验的记忆。因此在活着时他能回忆起每一件事情，而死后也仍旧保持着同样的记忆。后来他的灵魂进入了欧佛布斯的身体，而这个人被美涅拉俄所伤。现在，轮到欧佛布斯常说他曾经变成过埃萨利德，并从赫尔墨斯那里获得这种能力，然后他谈及了自己灵魂的游历——它如何迁徙到这里和那里，进入过多少植物和动物的躯体，还有它在哈得斯经历的所有事情，以及那里的其他灵魂所不得不忍受的所有东西。在欧佛布斯死的时候，其灵魂传给了赫谟提姆（Hermotimus），这个人想鉴定这个故事的真假，于是去了布兰基达的阿波罗神庙，在那里，据他说他认出了美涅拉俄在从特洛伊返航回家的路上献祭给阿波罗的盾牌，这个盾牌现在已经非常朽烂，只剩下正面的象牙。在赫谟提姆死时，他变成了提洛的渔夫匹鲁斯，而这个人又能记起每一件事情——他是如何从埃萨利德变成欧佛布斯，然后变成赫谟提姆，再后变成匹鲁斯。而在匹鲁斯死时，他变成了毕达哥拉斯，且仍能记起上述所有事情。 VII.4-6

有些人非常荒唐地认为，毕达哥拉斯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无论如何，物理学家^① 赫拉克利特几乎是在我们的耳朵里大喊：“涅萨尔库之子毕达哥拉斯的精深研究超过了其他所有人，在他的这部著作选集中，他做了自己的智慧者，显示出他具有丰富的知识，但却贫于技能。”这一评论指涉的是毕达哥拉斯的论文《论自然》（*On Nature*）的开篇语：“不仅如此，我借我呼吸的空气、借我饮用的水发誓，我决不会因为这部著作而受责难。”实际上毕达哥拉斯写了三本书：《论教育》（*On Education*）、《论治术》（*On statesmanship*） VII.6-8

① Fr. 129 D., 17 B.

和《论自然》(*On Nature*)。但那本误归于毕达哥拉斯的著作是塔壬同的吕西斯写的，这个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成员，他逃到了底比斯，还教导了厄帕米农达。^① 色拉皮翁(Serapion)的儿子赫拉克利德在其《索提翁概要》(*Epitome of Sotion*)中说，毕达哥拉斯还写了一首名为《论宇宙》(*On the Universe*)的诗，其次还写了一首《圣诗》(*Sacred Poem*)，其开头是这样的：

年青人，在平静中保持尊重吧，
这就是我要说的所有的话；

第三是《论灵魂》(*On the Soul*)，第四是《论虔敬》(*Of Piety*)，第五是《赫罗泰勒斯：科斯人厄庇卡尔姆的父亲》(*Helothales the Father of Epicharmus of Cos*)，第六是《克罗顿》(*Croton*)，还有其他一些著作。这同一位典据家还说，那首名为《论神秘事物》(*On the Mysteries*)的诗是由希帕索写出以贬斥毕达哥拉斯的，以及，归于毕达哥拉斯名下的还有其他许多由克罗顿的阿斯通(Aston)所写的诗作。阿里司托森说，毕达哥拉斯从德尔斐的女巫塞弥斯托克利(Themistoclea)那里得到了他的大部分道德教义。而据开俄斯的伊翁在其《特里阿格米》(*Triagmi*)中说，毕达哥拉斯

① 第6-7节：ἐνα μὲν...καθηγηραμένου。赫绪基俄在苏达斯辞典(s. v.)——一本比Schol. Plat. 600B都早的权威典据——中证明，该段落是一个连贯的整体。赫拉克利特的残篇(B 129 Diels, 17 Byw.)肯定是真实的。“ἰσοπίη”这个词也许暗示着埃及的测量法研究。“他这样说是因为……”这一假冒的解释引介了一本著作的一个摘录，这本著作像所有那些归于毕达哥拉斯名下的著作一样，一定是后来的伪作。

把自己写的一些诗归给了奥菲斯。^① 他们还把《斯科庇阿德》(Scopiads) 归于他名下，这首诗这样开头：

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要不知羞耻。

索西克拉底在其《哲学家的师承》中讲述，佛利乌斯的僭主勒翁问他是谁，他答道，“一个哲学家”；^② 他把生活跟大赛会作比较：在那里有些人去是为了竞争奖品，有些人去是为了出售货物，但最好的是作为旁观者；因为，与此相似，生活中有些人天生一副奴隶的品性，贪恋名誉和利益，而哲学家则追求真理，关于本主题材的这一部分就谈到这里。 VII·8-10

毕达哥拉斯的上述三部论文的内容大体如下：他禁止人们为自己祈祷，因为人们不知道什么对自己真正有益，他称饮酒为——用一个词来说——陷阱；他反对任何形式的过度，还说无论饮酒还是吃东西，任何人都不应超出适当的比例。他这样谈及沉迷性欲：“到冬季寻求性的快乐，夏季则予戒绝；虽然在秋季和春季它们害处少一点，但始终有害，不利健康。”有一次有人问他什么时候男人可以和女人交媾，他答道：“在你想失去你所拥有的力量之时。”

他把人的生命分成这样四个时期：“少年期二十年，青年期二十年，中年期二十年，老年期二十年；这四个阶段与

① F. H. G. Fr. 12, ii. p. 49. 这同一残篇也可见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 Strom. i. 131: "Ἰων δὲ ὁ Χίος ἐν τοῖς Τριαγμοῖς καὶ Πυθαγόραν εἰς Ὀρχεῖα νεύκε ἐν πναίστορεϊ。在这里，除 πναίστορεϊ 外，其文辞上的一致是非常精确的。

② 比较第一卷第12页，在那里索西克拉底看来是用本都斯的赫拉克利德作为他关于这一轶事的典据的。

VII.10-12

四季相应，少年期相应于春季，青年期相应于夏季，中年期相应于秋季，老年期相应于冬季”。在这里青年意味着还未长大，中年意味着成熟的年龄。据蒂迈欧记载，他第一个说，“朋友共享一切事物”，以及，“友谊就是平等”；确实，他的门徒把他们的所有财物都放在一个公共畜棚中。他们还不得不整整5年保持缄默，只听他谈话而看不到他，^①直到他们通过一个考试，然后才获许进他的房间见他。另据赫尔米波在其《论毕达哥拉斯》（*On Pythagoras*）的第二卷中说，他们从来不用柏木棺材，因为宙斯的王杖是用柏木做成的。

据说他的举止最为高贵，他的门徒认为他是自遥远的北方下来的阿波罗。有故事说，有一次人们剥去他的衣服，看见他的腿是金质的；当他渡过涅索斯河（Nessus）时，很多人说他们听见了河流欢呼他的声音。据蒂迈欧在其《历史》（*History*）的第十卷中记述，他曾说，男人的配偶有着神圣的名字，首先叫处女，然后叫新娘，再后叫母亲。^② 尽管是摩埃里（Moeris）首先发现了几何学的基本原则，但将几何学发展完善的则是他：安提克利德（Anticlides）在其《论亚历山大》（*On Alexander*）^③ 的第二卷中肯定了这一点，还进一步断定，毕达哥拉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几何学的算术方面；他也在单弦琴上发现了音乐的音程。即使是医学他也没有忽略。算术家阿波罗多洛告诉我们，他发现了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两直角边的平方和，为此还献祭了一头牛。

① 因为他在晚上讲课；参见第15节：μετεπὶ νύκτι ἀκούσας。

② 这里暗指尼姆福斯和一对神女——母亲和女儿（得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

③ *Scriptorum Alex.* ill. fr. p. 147.

关于此，有句讽刺诗是这样写的^①：

什么时候毕达哥拉斯那个著名的家伙发现了这
一点，
为此他带来了高贵的献祭。

据说他第一个在肉食上给运动员作出规定，并在欧律美尼（Eurymenes）身上第一次试用^②（关于此我们是从法沃里诺的《回忆录》的第三卷中得知的），而在此前，如这同一位法沃里诺在其《历史杂记》的第八卷中告诉我们的，他们曾在干无花果、黄油，^③甚至小麦上做过训练。有人说，制定这种饮食规定的是另一个叫毕达哥拉斯的训练师，^④而不是我们这里所谈的毕达哥拉斯，这个人甚至禁止猎杀动物，更不用说吃动物了，因为在他看来，动物与我们同样享有着拥有灵魂的特权。但这实际上只是提出来的借口；他禁止吃动物的真正原因是给人们以训练，让他们习惯于简单生活，以便他们能够依靠易于获取的东西生存（他们的桌子上摆的是未煮熟的食物，喝的仅仅是纯水），因为这是通向身体健康和头脑锐利的道路。当然，他所唯一祭拜的是生命的给予者阿波罗的祭坛，而在提洛的合恩斯（Horns）祭坛后面，那里摆着的是面粉、粗谷和蛋糕，没有生火，且如亚里士多

VII.12-14

① *Anth. Pal.* vii. 119.

② 波菲利也知道欧律美尼的故事，见 *Vit. Pyth.* 18。我们仍能看到，第欧根尼·拉尔修本人对法沃里诺的引用是如何搅乱了上下文。

③ 或者说“软酪”；比较前文第一卷第7节和注释。

④ 比较杨布利柯（*Vit. Pyth.* 25）和波菲利（*De abstinentia*, i. 26）的说法。

德在其《提洛政制》（*Constitution of Delos*）中告诉我们的，没有动物祭品。

据说他第一个宣称，灵魂一会儿在这种生物体内活动，一会儿在那种生物体内活动，因而按照一种圆形的必然规定运行。按照乐师阿里司托森的说法，他是第一个将度量衡引进希腊的人。而如巴门尼德所说，他第一个宣称，暮星和晨星是同一颗星。^① 人们对他极为崇拜，以致连他的门徒都被称作“宣告神言的先知”，此外他自己也在一本成文著作中写道，“在哈得斯度过了二百零七年后他返回了人间”。就这样，他们继续做他的忠实信徒，人们也从遥远的地方赶来聆听他的教诲，其中有卢卡尼亚人（*Lucanians*）、珀色提亚人（*Peucetians*）、美萨皮亚人（*Messapians*）和罗马人。

VII. 14 - 17

在菲罗劳斯之前，人们不可能获得关于毕达哥拉斯派教义的任何知识；菲罗劳斯单独出版了那三本著名的书，柏拉图还送了一百命那去购买。去听他讲授晚课的人不下 600；而那些获特许去见他的人写信给朋友庆贺自己运气大好。此外，美塔庞提涅（*Metapontines*）还把自己的房子命名为得墨忒耳神庙，把自己的门廊命名为穆塞乌（*Museum*），关于此，我们是从法沃里诺的《历史杂记》中得知的。^② 毕达哥拉斯派的其他成员常说，并不是他们的所有教义都适合所有人听，关于此，我们所依据的是阿里司托森的《教育法则》（*Rules of Pedagogy*）的第十卷；从那里我们还得知，该学派

① 比较后文第十卷第 23 页。

② 但可参见波菲利的说法（见 *Vit. Pyth.* 4），他引用西西里历史学家蒂迈欧作为典据（*F. H. G.* i. p. 211, Fr. 78），而这个人不可能是法沃里诺的资料来源。

一个名叫塞诺菲卢 (Xenophilus) 的成员，在被问及怎样才能最好地教育儿子时，他答道：“使他成为一个治理完善的城邦的公民。”在整个意大利，毕达哥拉斯使许多人变得善良真实，其中著名的有立法者扎琉库 (Zaleucus) 和卡隆达斯；因为他在交结朋友方面具有特殊才能，尤其，若他发现有人传述自己的格言，就立即走上前与他交朋友。

下面是他的格言或训诫：不要用刀搅拌火苗；不要横跨秤杆；不要坐在蒲式耳筐上面；^① 不要吃心脏；不要帮人卸负，而要帮人载负；要总是将铺盖卷起；不要把神像放在环形物的边缘上；不要把盘子的印记留在灰烬上；不要用火把擦拭脏乱的东西；不要对着太阳小便；不要走大路；不要轻率地与人握手；不要让燕子停留在屋檐下；不要养有钩爪的鸟；不要在剪下的指甲和头发上小便，也不要践踏它们；要把锋利的刀刃拿开；出国时不要在边境线上打转。

VIII.17-20

它们的含义如下：不要用刀搅拌火苗：不要打扰大人物的激情或膨胀的傲慢；不要横跨秤杆：不要逾越平等和正义的范围；不要坐在蒲式耳筐上面：要同等关照今天和未来，蒲式耳筐意味着每天的配给量；不要吃心脏意味着不要在烦恼和痛苦中浪费生命；说出国不要打转他意味着建议那些即将死去的人不要在内心里想望活着，也不要太过为此世的快乐所吸引。其余格言的解释也与此相似，但因要花太多时间而不再陈述。

他禁止食用红鲱鱼和黑尾鹿，戒绝吃动物心脏和豆子，据亚里士多德说，有时甚至包括瘤胃和绿鳍鱼。有人说，他使自己满足于只吃蜂蜜或蜂窝或是面包，且在白天从不沾

① 按照量干物的干量 (dry measure), χοῖνιξ 相当于一夸脱。

VII.20-22

酒；或满足于泡过的甚或生的蔬菜并以之为美味；他也吃鱼，但很少见。他的长袍是白色的，绝无斑点，他的被褥用白羊毛制成，因为亚麻在那时还没有出现。从未有人听说过他暴饮暴食，行为松懈，或醉酒。他避免大笑，杜绝开侮辱性玩笑和说粗俗的流言蜚语。发怒时他既不惩罚奴隶也不惩罚自由民（free man）。他常把劝诫称作“放置正当（setting right）”。他常常凭借声响或通过占卜来做预言，除乳香外他从不使用烧过的祭品。他的祭品从来都是单调的；尽管有人说他也献祭公鸡、乳山羊、小肥猪等等，但从不献祭羔羊。然而阿里司托森说，除耕牛和公羊外，他同意食用其他所有动物。

如我们所见，这同一位典据家断言，毕达哥拉斯是从德尔斐神庙的女巫塞弥斯托克利那里获得其教义的。然而希洛尼谟说，当毕达哥拉斯下入哈得斯时，他看见赫西俄德的灵魂飞快地撞向一个铜柱，还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而荷马的灵魂则吊在树上让大蟒蛇缠着，这是他们遭受的惩罚，因为他们说过诸神的坏话；他也看见那些对妻子不忠的人正在遭受拷打。据我们的典据家说，这就是他之所以受到克罗顿人尊敬的原因。昔勒尼的阿里斯提波在其著作《论物理学家》（*On the Physicists*）中肯定，他得名毕达哥拉斯是因为他说出了与彼提亚神谕所说的同样正确的真理。^①

据说他曾给门徒这样的建议：进门时总要念出这样几句话：

① Πυθαγόρας 这个词被认为是 Πύθος 和 ἄ γαρ εἶναι 的复合词。

在哪个地方我有所逾矩？我做了些什么？
还有哪些责任我没有完成？

不要用受害者作祭神的牺牲，只能在没有血污的祭坛上祭神。不要叫神做见证人，人的责任毋宁在于努力使自己的话令人信服。要尊敬长者，并依据这样的原则：谁更年长就更有资格获得尊敬；因为正如日出比日落来得早，在人的生命中，开始先于结束，并且在所有有机生命中出生都优先于死亡。他还告诫人们，敬神要先于敬半神半人，敬英雄要先于敬普通人，在人们中首先要尊敬父母；以及，要行为得体，正如不要使朋友变成敌人，而要使敌人变成朋友。不要视任何东西为己有。要支持法律，向不守法开战。决不要杀死或伤害非野生的树，以及不伤人的任何动物。既不放纵大笑也不面色沉闷，这是适宜而明智的。要避免肉欲过度；旅途中要交替尽力和放松；要训练记忆；愤怒时要抑制自己的手和舌头；要尊重所有预言；唱歌时要用七弦琴伴奏，以及，要唱赞美诗以向神和善者表示适当的感激。要戒绝吃豆子，因为它们使人肠胃气胀，分走大部分生气和活力；此外，如果不食用它们，这对胃更好，还会使我们睡梦安详、无忧无虑。

VII.22 - 25

亚历山大在其《哲学家的师承》中说，他在毕达哥拉斯

派的回忆录中还发现了如下教义：^① 万物的原则是单子 (monad) 或单元 (unit)；而不确定的“对” (dyad) 或“两” (two) 从这种单子中生成，并作为单子 (单子是原因) 的物质基质 (material substratum) 起作用；从单子和不确定的“对”产生出数；从数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平面；从平面产生出立体；从立体产生出可感物体，这种可感物体的元素有四，即火、水、土、气；这些元素以各种方式相互转化，它们结合在一起就产生出有生命、有智性和球形的宇宙，且以大地为中心；而大地本身也是球形的，其四面八方都居住着人。另外还存在对立物 (antipodes)，我们的“向下”他们的就“向上”。光明和黑暗在宇宙中有相等的部分^②；热和冷、干和湿也是如此；在它们当中，如果热占优势，就产生夏季；如果冷占优势就产生冬季；如果是干就产生春季；如果是湿就产生秋季。如果一切都处于平衡，我们就会拥有一年中最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春季的新鲜构成有利健康的时节，而秋季的腐烂构成不利健康的时节。因而与此相似，在一天中新鲜属于早晨，腐烂属于黄昏，而黄昏因此更不利健康。环绕着地球的气呆滞邈邈，其

① 关于毕达哥拉斯的学说 (第 25 - 35 节)，亚历山大被认为是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典据 (参见“导论”第 xxvi、xxvii 页)；众所周知，这位不知疲倦的学究写了一部关于毕达哥拉斯派学说的专著。而我们的著作家可能并不拥有亚历山大的这部著作，不过他很可能造访过某一个藏有这本书的公共图书馆。无论如何，他都因这里的选摘而值得赞扬。从公元前一世纪博学家亚历山大所处的时期到公元三世纪初这一段时间里，曾经出现了很多关于新毕达哥拉斯学派 (neo-Pythagorean) 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大多是论述数的神秘特性和基于神学的伦理学的。第欧根尼·拉尔修忽略了所有这些资料，而返回到了长期被遗忘的希腊文献。

② 参见 Soph. El. 87: γῆς ἰσότητος ἄηρ.

中所有东西都是有朽的；但最上层的气不断流动，纯净健康，其中所有东西都不朽，因而是神圣的。太阳、月亮以及其他星星都是神，因为在它们里面热占支配地位，而热是生命的原因。月亮是由太阳照亮的。人和神相似，因为人也分有热；因此神带给人以思想。命运是事物的原因，这些事物因此既被安排为一个整体又被安排为分散的东西。太阳的光线能穿透以太（aether），无论它是冷的或是稠密的（他们把空气称作冷的以太，把海和湿气称作稠密的以太），这种光线甚至能透入深渊，因而能使万物变得锐利。所有有生命的事物都分有热（这就是植物之所以是生物的原因），但都没有灵魂，灵魂是以太的一个分离部分，它部分是热，部分是冷，因为它也分有冷的以太。灵魂不同于生命；它是不朽的，因为它所从分离出的部分是不朽的。生物通过萌生（germination）相互繁衍；不存在从土中自然产生的事物。胚胎是一团脑质，里面包含热的蒸汽；而当它被带入子宫时，就从脑质生长出脓水、流质和血液，由此形成肌肉、肌腱、骨骼、毛发，及至整个身体，而灵魂或感觉来自里面的蒸汽。大约在头40天里，胚胎凝结并成形，然后按照“协调”的比例，在七、九或最后的十月里，成熟的婴儿就出生了。它的里面包含构成生命的所有关系（relations），这些关系形成一个连续的序列，按照协调的比例使它结合在一起，而每种关系之间又呈现出有规律的间距。通常，感觉（尤其是视力）是某一种特别热的蒸汽。这就是为什么视觉能够穿透空气和水的原因，因为热的以太会遭到冷的以太的阻挡；如果眼睛中的蒸汽是冷的，那么当它碰到与它相似的空气时就会消散。其实，在有些地方他还把眼睛称作太阳的入口。关于听觉以及其他感觉，他的结论是一样的。

VII.32 - 34

他说，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即智力、理性和激情。智力和激情也为其他动物所有，但理性为人所独有。灵魂的所在地从心脏延伸到大脑；位于心脏的部分是激情，位于大脑的两个部分则是理性和智力。感觉就是从这些东西散发出去的蒸发物。理性是不朽的，其他所有东西都有朽。灵魂从血液里摄取营养；灵魂的官能（faculties）^① 是风，因为它们和灵魂一样是不可见的，正如以太是不可见的一样。静脉、动脉和肌腱是灵魂的结合物。但当它强大起来，并专注于自身时，推理和行为就成为它的结合物。当被驱逐到地球时，它就在空气中像肉体一样游荡。赫尔墨斯是灵魂的看管者，因此他也称作“护卫者赫尔墨斯”或“看门人赫尔墨斯”或“阴间的赫尔墨斯”，因为是他从肉体那儿通过大地和海洋召来了灵魂；其中纯净的灵魂被送至最上层的地带，而不纯的灵魂不许接近纯净的灵魂或彼此接近；复仇女神（Furies）把它们捆绑在牢不可破的枷锁之中。整个空气都充满称作精灵^② 或英雄的灵魂，是它们送给人以梦幻和关于未来疾病或健康的征兆，这不仅仅是送给人，还送给羊以及牛；正是对它们，净化和驱邪、所有预言、先兆等等，才具有意义。人的生命中最重要东西就是驾驭向善或向恶的灵魂的技艺。获得好灵魂的人是有福的；（如果灵魂是坏的话，）那么获得它的人就会永无宁日，过不上两天好日子。

正义（right）拥有誓言的力量，这就是人们为什么称宙

① λόγους 这个词上文是用“ratios”翻译的，意即比例性质（proportionalities）。可拿斯多亚派的“气流”（air-currents）跟 ἀνέμους 这个词作比较。

② 按照赫西俄德的说法（W. and D. 121 - 126），希腊语中的精灵（daemons [δαίμονες]）是指超人类的存在，指人类的守护者和恩主，他们在所曾居住的地方俯瞰着地球。

斯为誓言之神的原因。德性就是和谐，健康和所有的善以及神自身也是如此；这就是他们说万物按照协调的法则构成的原因。朋友间的爱是恰当的协调和平等。我们不应当同等祭拜神和英雄：对神我们应当整天祭拜，且要保持虔诚静默，要穿白色的长袍，要作净化；对英雄则只需从正午开始祭拜。净化就是施行清洁、洗礼和驱邪，就是同死亡和出生以及所有污浊保持干净；就是戒绝吃死动物的肉和躯体、红鲱鱼、绿鳍鱼、蛋以及产蛋的动物、豆子以及其他由那些在庙宇中施行神秘仪式的人所开列的禁食。据亚里士多德在其《论毕达哥拉斯派》（*On the Pythagoreans*）中说，毕达哥拉斯忠告人们戒食豆子，或者是因为它们的形状像睾丸，或者是因为它们像哈得斯的大门……一个一个单独而没有连接起来，或者是因为它们有害，或者是因为它们像宇宙的形状，或者是因为它们属于寡头政治，因为人们用它们来抽签选举。他还吩咐门徒不要捡食掉在地上的面包碎屑，或者是为了使他们习惯于有节制地吃东西，或者是因为它们与人的死亡有关联；不仅如此，按照阿里斯托芬的说法，也因为面包碎屑属于英雄们，因为在《英雄》（*Heroes*）中他说：^①

Ⅷ.34 - 36

也不要品尝掉在板子下面的东西。

他的另一戒律是，不要吃白色的公鸡，因为白公鸡对嘴（*Mouth*）而言是神圣的，且穿着表示祈求（祈求在这里意味着善的事物）的服饰；它们之所以对嘴而言是神圣的，是因为它们预告每天的时间；而且白色代表善的性质，黑色代表

① Meineke, C. G. F. ii. 1070.

恶的性质。不要触摸神圣的鱼，因为给神和人分配同样的事物是不正当的，不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不要撕碎面包，因为正如蛮族人甚至今天所做的一样，朋友们常常共吃一块面包；而且也不应当分割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的面包；一些人就此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即它跟哈得斯对死亡的判断有关，另一些人则认为面包在战争中使人怯懦，还有些人解释说，整个世界正是从它开始的。^①

他认为最美丽的图形是立体中的球形和平面中的圆。老年可以对应于下降的一切，少年对应于上升的一切。健康意味着形式（form）的保留，疾病意味着形式的毁灭。关于盐他说，应当把它送上餐桌，以提醒我们什么是正当的；因为盐保存它所找到的任何东西，而且它的来源最纯净，即太阳和海洋。

以上是亚历山大说他在毕达哥拉斯派的回忆录中发现的材料。^② 下面的是亚里士多德的。

VII.36-38

即使是蒂蒙也没有忽视毕达哥拉斯的高贵尊严；尽管他在《西利篇》中挖苦了毕达哥拉斯，^③ 但还是说：

毕达哥拉斯，钟情巫术，善于惑人，
喜欢以高贵的迂回方式说话。

① 这可能还有一些隐含意义；但它试图根据波尔波尼库斯抄本用 τόπου 代替 τούτου。

② 上文已经引述了亚历山大（见第24节）。εὐρηκέναι 这个词在两节中都有所出现。这意味着，在第欧根尼·拉尔修所参考的毕达哥拉斯的“生平”中，摘自亚历山大的那段选摘取代了另一段落，这个段落来自一篇伪作的亚里士多德的论文，即 Περὶ Πυθαγορείων。

③ Fr. 58 D.

塞诺芬尼^① 在他的挽歌诗中肯定了毕达哥拉斯在不同时候有不同朋友的说法，他的诗这样开头：

现在我讲述其他思想，这是另一条道路。

他所说的关于他的话如下：

据说在经过一条正遭痛击的小狗旁边时，
他满怀怜悯说了这样一些悲哀的话：

“住手，不要打了！他也是朋友，是人的灵魂；

“当我听到他的吠叫时，我马上理解了他！”

这些就是塞诺芬尼说的东西。而克拉提努在其《妇女的毕达哥拉斯化》（*Pythagorizing Woman*）和《塔伦提涅》（*The Tarentines*）中也嘲讽了他，在那里我们可以读到这些：^②

如果他们偶尔找到了一个外地人，
就常常使用术语、等式和反题，
头脑笨的人则使用大而空和拐弯抹角的话，
对他进行严密询问，

① Fr. 7 D.

② Cratin. minor, Meineke, *C. G. F.* iii. 376.

问他教义的价值，以难倒和迷惑他。

涅西马库在《阿尔克迈翁》(*Alcmaeon*)中则这样说：^①

我们向洛西阿 (*Loxias*) 献祭：毕达哥拉斯他的仪式，

对我们曾经涉及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什么吸引力。

阿里斯托丰 (*Aristophon*) 在其《毕达哥拉斯主义》(*Pythagorist*) 中说：^②

A:

他讲述他如何在哈得斯中旅行，如何观察下界的居民，

讲述他们中每一个人是如何生活，

而毕达哥拉斯派的生活与死人的生活是如何截然不同，

仅仅因为这些，他说，

他们受罚与冥王普路托共同进餐，这是因为他们虔诚的缘故。

VII. 38 - 39

① Meineke, *C. G. F.* iii. 567.

② Meineke, *C. G. F.* iii. 362.

B:

神的脾气是多么暴躁，因为他，这样一些猪，
这样一些动物，结成了很好的伴侣；

在同一本书的后面还这样写道：

他们的食物仅是青菜，而洗菜用的纯水都是他们用来喝的；

他们很少洗澡，身上生虫，穿得破旧露线的衣服散发着臭气，

以致没有任何人愿意靠近他们。

毕达哥拉斯死于这样一种智慧：^① 有一天，他在米罗（Milo）家里和朋友坐在一起谈话，突然房子着火了，这是一个没能获准见他的人出于嫉妒干的，不过也有人说，这是克罗顿的居民干的，因为他们急于保护自己，害怕建立僭主政治。毕达哥拉斯在逃跑时让人给抓住了；本来他跑到了一块豆子地旁，但在那里他停了下来，还说，他宁愿被抓也不穿越豆子地，宁可被杀也不胡诌他的教义；这样，追他的人

① 在随后的叙述中，有两段文字应当加以区分：（1）συνεδρεύοντος …συνέβη；和（2）οὕτω δὲ καὶ……（第40节）ἀσπεύοντα。在波菲利的著作（*Vit. Pyth.* 55 sqq.）中我们可以找到涅安塞斯和狄凯亚尔库之间的一个相似结合。涅安塞斯显然认为，当他们一群人遭受攻击并被驱散时，他们的老师不在场，而狄凯亚尔库认为在场。杨布利柯引用了尼各马科（*Vit. Pyth.* 251 sq.），这个人的说法与涅安塞斯的一致。

VII.39-41 割断了他的喉管。^① 他的门徒也死了大半，约有 40 人；但有少数人逃脱了，包括上文提及的塔壬同的阿尔基波 (Archippus) 和吕西斯。

然而，狄凯亚尔库说，毕达哥拉斯挨饿 40 天后在美塔庞图 (Metapontum) 的缪斯神庙中死于逃亡。赫拉克利德在其《萨提罗斯生平摘要》 (*Epitome of the Lives of Satyrus*) 中说，在提洛安葬了斐瑞居德后，他返回了意大利，而当他发现克罗顿的库隆用非常奢侈的宴席招待各种形色的人时，他隐居到了美塔庞图，在那里他绝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不愿活得更长。此外，赫尔米波说，当阿格立真坦 (Agrigentum) 和叙拉古发生战争时，毕达哥拉斯和他的门徒走出去在阿格立真坦军队的大篷战车中参加战斗，但他们的路线给倒转了，而当他设法避开豆子地时，叙拉古人杀死了他；其他大约 35 人烧死在塔壬同的火刑柱上，因为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反对那些当权者的政府。

① 这一段部分使用直接引述 (γενόμενος, ἔστη, εἰ πῶν)，部分使用间接引述 (καταληφθῆναι, ἀποσφαγῆναι)，它可以从杨布利柯 (Vit. Pyth. 189-194) 讲述的关于 Myllias 和他的妻子 Timycha 的故事得到一些说明，这个故事以希波伯图和涅安塞斯为典据 (也可参见波菲利的说法，见 Vit. Pyth. § 61，在那里，据说希波伯图和涅安塞斯把达蒙和 Phintias 的故事转归到了这同一对可信赖的夫妻身上，即 Myllias 和 Timycha)。杨布利柯记载的故事讲述了一群毕达哥拉斯派成员，他们被一个僭主的爪牙追赶，然后在一块长着豆子的平地旁被抓，他们所有人都宁愿死在他们站的地方，而不愿践踏豆子；但这个故事可以安置在任何地方。它与毕达哥拉斯的死没有内在关联。这样，剩下的说法，即 τὸν δὲ Π. καταληφθῆναι διεξιόντα，可以跟波菲利的说法 (Vit. Pyth. § 57) 进行比较，在那里我们得知，毕达哥拉斯的门徒用身体在大火上搭了一座人桥，于是他们的老师得以逃脱着火的房子，但因对学派被灭绝感到绝望，他主动选择了死亡。后面的 οὕτω δέ这两个词显得非常勉强，就好像它们从关于火灾的那个句子中被分离了出去一样。

赫尔米波还说了另一件轶事。毕达哥拉斯在来意大利的路上在地洞里居留了一段时间，他嘱咐他的母亲记下外面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在某个时候把记录送下去给他看，直到他能够回忆出来。她母亲照做了。过了一段时间后，毕达哥拉斯走出地洞，身材变得枯萎，看上去像一具尸骨，然后他走到集会中宣称他曾经去过哈得斯，甚至还跟他们讲了他的经历。那些人备受感动以至于哀泣不已，甚至嚎啕恸哭，于是把他视为圣人；他们甚至还把自己的妻子送到他那儿，希望她们能学会他的一些教义；因此她们也被称作毕达哥拉斯派妇女。赫尔米波就说了这些。

VIII.41 - 43

毕达哥拉斯有一个妻子，名叫塞亚诺（Theano），是克罗顿的布伦提努（Brontinus）的女儿，不过也有人认为她是布伦提努的妻子兼毕达哥拉斯的学生。据吕西斯致希帕索的信中的说法，毕达哥拉斯也有一个女儿，名叫达谟（Damo）。关于他这封信是这样说的，“许多人告诉我，你经常公开演说，这是一件为毕达哥拉斯所不齿的事情，因为可以肯定，他曾委托他女儿达谟看护回忆录，还郑重告诫她，绝不要把它们给他屋外的任何人看。而且，尽管她本来可以卖掉这些作品从而获得一大笔钱，她还是没有这样做，而是将贫穷和她父亲的训诫视为比金子还贵重，虽然她是一个女人。”

毕达哥拉斯夫妇有一个儿子叫特劳格，他继承了父业，据说还是恩培多克勒的老师。无论如何，希波伯图记载了恩培多克勒的话：^①

① Fr. 155 D.

特劳格，毕达哥拉斯和塞亚诺的著名儿子。

VII. 43 - 45

就我们所知，特劳格没有著作，但他母亲塞亚诺却写了一些东西。此外有故事这样说，有人问她女人在与男人交媾后需要多少天才会变得纯洁，她答道，“若跟自己的丈夫交媾则立刻就会，若跟其他男人则永远不会。”她曾建议一个女人在跟丈夫交媾时应把羞耻连同衣服一起脱下，而在离开丈夫时则应把羞耻连同衣服一起穿上。有人问他“穿上什么？”她答道，“那种使我被称作女人的东西。”

然后让我们回到毕达哥拉斯。据色拉皮翁的儿子赫拉克利德说，毕达哥拉斯死于 80 岁，这种说法跟他自己对人的生活的描述相一致；不过多数典故家认为他是 90 岁死的。而我自己关于他的讽刺诗如下：^①

从生机勃勃的万物那里留存的
不是你一个，毕达哥拉斯。
当被煮、烤或洒满盐时；
所有食物都是死的，
它们肯定毫无生机。

还有：^②

智慧的毕达哥拉斯是如此智慧，
以致他决不碰肉，反而称它为不虔敬，

① *Anth. Pal.* vii. 121.

② *Anth. Plan.* v. 34.

他还禁止其他人吃。多好的智慧呀：
不是叫我们作恶；而是让其他人不虔敬。

再后是：^①

如果你想知道老毕达哥拉斯的想法，
看看欧佛布斯的小圆盾和它上面的瘤疤就行
了。

他说，“我以前活过。”
当他说他存在时，他不存在；
当他存在时，他不是任何人。

最后，关于他死的方式：^②

唉！唉！毕达哥拉斯，对豆子的这种深深崇敬
从何而来？为什么他掉在门徒中间？那里有一块豆
子地，他却不敢穿过；还没来得及践踏，他就在十
字路旁遭到了阿克拉伽（Acragas）人的屠杀。

他的鼎盛年在第 60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③ 他的学派 VII.45-48
延续了九或十代人之久。毕达哥拉斯派的最后成员（他们
与阿里司托森同时）包括来自色雷斯（Thrace）的卡尔西迪

① *Anth. Plan.* v. 35.

② *Anth. Pal.* vii. 122.

③ 公元前 540 - 前 536 年。比较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的说法（*Strom.* i. 65）：“在第 62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即公元前 532 - 前 528 年）。这一时间比这里的说法晚 8 年，与萨摩斯的波吕克拉底同时。

(Chalcidice) 的塞诺菲卢、斐卢斯 (Philus) 的芳同 (Phanton) 和厄刻克拉底 (Echecrates)、狄奥克勒和波利那图 (Polymnastus) ——他们都是斐卢斯人，都是菲罗劳斯和塔壬同的欧律托斯的学生。

共有四个取名毕达哥拉斯的人生活在大约同一时代，且相互距离不是很远：第一个是克罗顿人，他具有关于僭主制的学问；第二个是斐卢斯人，运动员，也有人说他是训练师；第三个是扎居图 (Zacynthus) 人；第四个就是当下的这位哲学家，他发现了哲学的秘密（并教授它们）；有这样一个短语曾用在他身上：“老师说” (Ipse dixit)，这个短语后来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谚语。有人说，还有另一个毕达哥拉斯，即雷吉翁 (Rhegium) 的雕刻匠，人们认为他第一个研究韵律和对称；再有一个是萨摩斯的雕刻匠；还有一个是一名蹩脚的演说家；还有一个是一名医生，他写了关于疝气的作品，还编辑了关于荷马的一些东西；此外狄奥尼修告诉我们，还有一个人也叫毕达哥拉斯，他记载了多立斯 (Dorian) 民族的历史。据我们从法沃里诺的《历史杂记》的第八卷中所知，埃拉托司泰尼说，最后提及的这个人第一个科学地进行拳击的人，那是在第 48 届奥林匹亚赛会上，^① 他留着长发，身着紫袍；当他在嘲笑中从年青人的比赛中败退出来后，他马上去参加成年人的比赛并获得了胜利，关于此，泰阿泰德的讽刺诗是这样写的：^②

VII. 48 - 50

知不知道毕达哥拉斯，长发的毕达哥拉斯，

① 公元前 588 - 前 584 年。

② *Anth. Plan.* iii. 35.

萨摩斯人中声名远播的拳击手？
我就是毕达哥拉斯；我问埃利斯人，
什么是我的功绩，你们不要相信流言。

法沃里诺说，我们的哲学家在数学论题上总是使用定义；这些定义的使用得到了苏格拉底及其门徒的拓展，后来又得到了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派的拓展。

此外我们还得知，他是第一个称天空为宇宙，并认为地球呈球形的人，^① 不过塞奥弗拉斯特认为这个人是巴门尼德，芝诺则认为是赫西俄德。据说，库隆是毕达哥拉斯的对手，就像安提罗科^② 是苏格拉底的对手一样。

作为运动员的那个毕达哥拉斯则是另一首讽刺诗的主题，这首讽刺诗如下：^③

曾跟其他家伙进行拳击赛的
是毕达哥拉斯那个家伙，
曾参加奥林匹亚赛会的
是萨摩斯人克拉特斯的儿子。

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还写了下面的信件：

① 因为法沃里诺看来特别注意发现或发明名字（参见第二卷第 1.20 页、第八卷第 12.47 页、第九卷第 23.34 页），所以他似乎在这里成了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典据；因此这里很可能引述了法沃里诺的不同著作。

② Apelt 暗示是安提丰，比较 Xen. 的说法，见 *Mem.* i. 6。

③ *Anth. Plan.* iii. 16.

毕达哥拉斯致阿那克西美尼

即使是你，哦！最杰出的人，如果你不比毕达哥拉斯出身更好并更有名望，你也会离开米利都。但是现在，你祖先的荣耀已经成了你的阻碍，就像它也会阻碍我一样，如果我是阿那克西美尼的同辈人的话。但如果你，最优秀的人，抛弃了你的城邦，那么他们的美好秩序就会败坏，而来自美得斯的危险就会增加。老是去审视天空并不好，虑及自己母国的将来则显得更适当。因为尽管在言辞上我也并不完善，但意大利人相互进行的战争我却没有少参加。

VII.50-52

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对毕达哥拉斯的叙述，随后我们将讨论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在讨论完他们后则打算谈一谈被人形容为“零星的 (sporadic)” (即不属于任何一个特殊派别的) 哲学家们；再后，在下一个地方，我们将以我们所希望的方式把所有那些值得注意的哲学家的师承追溯到伊壁鸠鲁。我们已经论及了塞亚诺和特劳格，因此现在我们不得不首先谈谈恩培多克勒，因为有些人说他是毕达哥拉斯的学生。

第二章 恩培多克勒（公元前 484—前 424 年）

据希波伯图说，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是阿格立真坦本地人，麦同（Meton）的儿子，恩培多克勒的孙子。这一点蒂迈欧在其《通史》（*Histories*）的第十五卷中给予了肯定，而且还补充说，这位诗人的祖父恩培多克勒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赫尔米波也赞同蒂迈欧的说法。因此赫拉克利德在其《论疾病》^①一文中也说，恩培多克勒出身名门，祖父曾豢养赛马。埃拉托司泰尼以亚里士多德为典据，在其《奥林匹亚的胜利》中记载，麦同的父亲在第 71 届奥林匹亚赛会中夺得冠军。^② 文法学家阿波罗多洛在其《编年史》中告诉我们

他是麦同的儿子，格劳科斯（Glaucus）说他去了刚刚建立的图里。^③

关于他父亲则补充道：

VII.52 - 54

有人说他遭流放后去了叙拉古，还加入他们的军队抗击雅典人，这至少在我看来，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那时他或者已经去世，或者已经垂垂暮

① 第五卷，第 67 页。

② 公元前 496 年。

③ 公元前 445 - 前 444 年。

年，与故事根本不符。

因为亚里士多德和赫拉克利德都断定他死于 60 岁。在第 71 届奥林匹亚赛会上夺得赛马冠军的是

这个人的同名人兼祖父，

这样，阿波罗多洛在同一段落里就同时指明了时间和事实。

但萨提罗斯在其《生平录》中说，恩培多克勒是埃克萨恩涅图的儿子，他自己也给儿子取名埃克萨恩涅图；在同一届奥林匹亚赛会中，恩培多克勒本人在赛马比赛中获胜，他儿子则在摔跤比赛中，或据赫拉克利德^①的《概要》记载，在步行比赛中获胜。在法沃里诺的《回忆录》中，我发现了^②这样的记载：恩培多克勒用由蜂蜜和大麦粉做成的祭牛招待圣使们；而且他有个兄弟叫卡利克雷特斯（Calli-crates）。毕达哥拉斯的儿子特劳格在写给菲罗劳斯的信中说恩培多克勒是阿克诺姆（Archinomos）的儿子。

他本人在其《净化》^③（*Purification*）一书的开头就表明自己住在西西里的阿格立真坦：

我的朋友住在那俯视黄色阿克拉伽的固若金汤
的伟大城邦。

① 即赫拉克利德·勒姆布。

② 参见“导论”第 xiv 页。

③ Fr. 112 D.

关于他的家世就说这么多。

蒂迈欧在其《通史》的第九卷中说，恩培多克勒是毕达哥拉斯的学生，还补充了这样一点：那时因为有人控告他偷窃毕达哥拉斯的讲稿，他像柏拉图一样，被禁参加学派的讨论；此外，恩培多克勒本人在如下诗句中提到过毕达哥拉斯^①： VII.54-56

他们中间有一位具有神秘知识的人，这个人的
确拥有最伟大的智慧财富。

也有人说他此处指的是巴门尼德。

涅安塞斯叙述，在菲罗劳斯和恩培多克勒之前，所有毕达哥拉斯信徒都可以参加讨论。但后来恩培多克勒通过他的诗把这些讨论公之于众，于是他们制定了一条法令，禁止把它们透露给任何诗人。涅安塞斯还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柏拉图身上，因为他也遭到了驱逐。不过他并没有说明是哪位毕达哥拉斯信徒招收恩培多克勒做学生的。因为他认为，一般被归给特劳格的书信和那些声称恩培多克勒是希帕索和布伦提努的学生的说法都不可信。

塞奥弗拉斯特断定，恩培多克勒是巴门尼德的崇拜者，而且还在自己的诗作中模仿他，因为巴门尼德也以诗的形式出版了《论自然》一文。但据赫尔米波记述，他对巴门尼德的崇拜远不及对塞诺芬尼的崇拜。事实上他也和塞诺芬尼住在一起，他所模仿的也是塞诺芬尼的诗作，至于他遇到毕达哥拉斯信徒则是后来发生的事。阿尔基达玛（Alcidamas）在

^① Fr. 129 D.

其《物理学》中告诉我们，芝诺和恩培多克勒大约在同一时候成为巴门尼德的学生，但后来他们离开了巴门尼德；而当芝诺形成他自己的体系时，恩培多克勒做了阿那克萨戈拉和毕达哥拉斯的学生，并且在生活和行为举止的尊严上超过了后者，在物理学研究方面则超过了前者。

亚里士多德在其《智者篇》(*Sophist*)中称恩培多克勒是修辞学的创立者，正如称芝诺是辩证法的创立者一样。他在《论诗人》(*On Poets*)一文中说，恩培多克勒属于荷马一派，擅长措词，精于比喻和使用其他所有诗歌技巧。他还说，他也写过别的诗歌，尤其是关于薛西斯远征的，以及一篇送给阿波罗的赞美诗；这些诗后来让他姊妹（或据希洛尼谟说是他女儿）给烧毁了。她烧毁赞美诗是无心之过，但烧毁关于波斯战争的诗却是故意为之，因为它并未完稿。他说，一般而言，他既写悲剧又写政治论文。但萨拉宾(*Sarapion*)的儿子赫拉克利德却把这些悲剧归给另外一位作家。希洛尼谟声称他偶然发现了四十三部这样的悲剧，而涅安塞斯告诉我们这是恩培多克勒在年青时写的，并且他——涅安塞斯——对其中七部非常熟悉。

萨提罗斯在其《生平录》中说，他也是一名医生兼优秀的演说家；无论如何，林地尼的高尔吉亚——一位杰出的演说家和一篇艺术论文的作者——曾是他的学生。阿波罗多洛在其《编年史》中谈到高尔吉亚时，说他活了一百零九岁。萨提罗斯引用这同一位高尔吉亚的话说，当恩培多克勒开创他那不可思议的业绩时，高尔吉亚正好侍其左右。不仅如此，他争辩说，恩培多克勒在如下诗句中表明自己拥有这种

以及其他很多力量：^①

你们会知道所有抵抗疾病和衰老的药物，因为正是为了你们，我将完成所有这一切。你们要阻止那飙升而起、席卷地面的狂风，它呼啸着不知疲倦地吞噬着农田；而且，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将风召回，使其有所报偿。暴雨过后你们可以为人们制造一场适宜的干旱，而夏旱之后你们可以使润木甘霖倾天而泻。你们可以从哈得斯带回死人的力量。

VII.59-61

蒂迈欧在其《通史》的第十八卷^②也谈到，恩培多克勒受到人们崇拜有很多原因。例如有一次，当地中海季风呼啸而来毁坏庄稼时，他命人把驴皮剥掉，将其制成大口袋，然后在山陵和海角的各个地方，把它们撑开接挡暴风，因为这样可以控制风力，因此人们称他“住风人”。赫拉克利德在其《论疾病》^③中说，恩培多克勒给鲍萨尼阿（Pausanias）提供关于昏迷妇女的病例。据阿里斯提波和萨提罗斯记载，这位鲍萨尼阿是恩培多克勒的知己，他曾把《论自然》一诗献给鲍萨尼阿^④：

献给亲爱的鲍萨尼阿，智慧之人阿卡图（An-

① Fr. 111 D.

② 按照 Beloch 的观点，应该是第十二卷，参见后文第 66 节。

③ 第五卷第 67 页。

④ Fr. 1. D.

chitus) 的儿子!

此外他还写了一首关于他的隽语诗^①:

医生鲍萨尼阿的名字取得很好,他是阿卡图的儿子,阿斯克勒普的后裔,生于吉拉,在那里长大。他把许多挣扎在极度痛苦中的人从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②的秘密圣地带了回来。

Ⅶ.61-63

无论如何,赫拉克利德证实,昏迷妇女的病例是这样的:这个妇女停止了心跳,恩培多克勒把她的身体保留了三十天,虽然她从未呼吸过;因此赫拉克利德称他不仅是医生,而且是预言家,从下面的诗句也可以得到这些称号^③:

我那住在俯视黄色阿克拉伽的固若金汤的伟大城市的朋友,忙碌于大量工作。所有人都在欢呼!我在你们中间四处游走,像是一位不朽的神,头戴一顶用发带和鲜花装饰的花环作为头冠,我已不再是凡人。我和这些男男女女一起步入繁荣的城市,立即受到了礼遇,成千上万的人追随我,想知道通向幸福安康的道路,一些人渴望神谕,而那些遭受各种疾病困扰的人则渴望听到治愈的消息。

① Fr. 156. D.

② 宙斯之女,被冥王劫持娶作冥后。——译注

③ Fr. 112 D.

蒂迈欧解释说，他之所以认为阿格立真坦伟大，是因为它有 80 万居民；^① 因此恩培多克勒在谈到他们的奢华时说：“阿格立真坦人过得非常奢侈，就好像他们明天就会死去，但他们把住宅修得牢固安全，就好像他们会永远活着。”

据说史诗吟诵者克莱俄美尼在奥林匹亚^② 朗诵的恰恰就是《净化》这首诗：法沃里诺在其《回忆录》中也是这样记载的。亚里士多德说他酷爱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统治，因为，如赞塔斯在其文章所述，恩培多克勒谢绝拱手相送的王位，显然是因为他更喜欢过俭朴的生活。蒂迈欧同意这种说法，同时给出了恩培多克勒之所以喜欢民主制的原因：他受邀与一位法官共同进餐，酒宴进行一段时间后，葡萄酒还没有摆上餐桌，虽然其他客人沉默不语，他却十分愤怒，命令立即上酒。于是主人承认他在等候元老院的一位侍者。那位侍者来后，便成了酒宴的主持者，显然这是主人的安排，他想成为独裁者的企图昭然若揭，因为他命令客人要么把酒喝掉，要么倒在头上。恩培多克勒暂时恢复了沉默；第二天他便弹劾了这两个人——主人和酒宴主持，使他们遭受谴责和死刑。而这成了他政治生涯的开端。

VII.63-65

还有一次，医生阿克隆（Acron）要求委员会提供一处

① 根据通行文本，第欧根尼引用的是不出名的著作家 Potamilla。然而，第尔斯（*Frag. Der Vorslkr.* ii. 3 p. 196）更愿接受两个手抄本的异文：ποταμὸν ἄλλα（即 υπομνήματα 或 ἀντίγραφα λέγει），认为它出自一个页边注释，该注释后来被加入了正文。而 Palatine 抄本的注释是 ποταμὸν ἄλλα。不过 Apelt 建议不把 ποτὰ μέλει 当作注释，而是视为正文的一部分。

② 比较阿特纳奥 xiv. 620 d，正是在此处表明，最终的典据是狄凯亚尔库；έν τῷ Ὀλυμπεῖ, *F. H. G.* ii. p. 249, fr. 47。另外，此处引用法沃里诺的话似乎影响了上下文。

地方为他父亲——一位曾经很有名望的医生——建立纪念碑，恩培多克勒自告奋勇发表演讲阻止了这件事，在演讲中他强调了平等，还特别提出了如下问题：“我们应该在上面题写什么碑铭呢？难道应该写成这样：

阿格立真坦的杰出医生阿克隆，阿卡罗斯（Acros）之子，葬于他最卓越母邦的过分卓越之下？”^①

他是这么说的：

安卧于最高贵顶峰的高贵坟墓中。

有些人则把这句话归给西蒙尼德。

VII.66-67

后来，在千人议会（the assembly of the Thousand）成立三年之后，恩培多克勒把它解散了，这不仅表明他很富有，而且表明他支持民众的事业。无论如何，蒂迈欧在其第十一和十二卷（因为他不止一次提到他）中说，他在公共生活和诗歌创作中似乎持对立的观点。^② 在有些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既好吹嘘又自私。无论如何，他是这么说的：^③

① Anth. Plan. v. 4.

② 为蒂迈欧的典据所支持的对恩培多克勒的政治倾向的强调，在他所著《轶闻集》的第64.65节之后看起来有点奇怪。而且他后来是否真的攻击过千人议会的紧密的寡头制合作这一点我们也不清楚。显然可以看出，第欧根尼·拉尔修正在钻研蒂迈欧的两段话，其中第二段并没有预设第一段。

③ Fr. 112. 4D.

所有人都在欢呼！我走在你们中间，像是一个不朽的神，不再是凡人，等等。

在奥林匹亚拜访时，他过于要求别人顺从，以致在朋友聚会上再没人像恩培多克勒那样遭受非议。

然而后来，阿格立真坦人开始为他的离去感到后悔，但他的私敌的后人却反对他返回家乡；这就是他之所以前往伯罗奔尼撒并客死在那里的原因。不过蒂蒙并没有抛下他不管，而在如下文字中咬住他不放：^①

恩培多克勒也吟唱着俗丽的诗句；他认为所有具有独立力量的东西都分离存在；他所选定的原则需要他人作出解释。

关于他的死，人们众说纷纭。因此赫拉克利德^② 在讲 VIII.67-69 述了关于昏迷女人的故事，以及恩培多克勒如何因为使死去的女子复活而变得有名之后，接着讲述道，他在比斯阿那克斯（Peisianax）领地附近举行了一场献祭活动。他的一些朋友应邀出席，包括鲍萨尼阿。盛宴之后剩余的宾客便四处散去，到僻静处休息，一些人躺在领地交界处的树下，其他人各寻其所。恩培多克勒则仍呆在他倚靠的桌子边。破晓时分，所有人都起来了，唯独不见恩培多克勒。于是人们开始

① Fr. 42D.

② 在本都斯的赫拉克利德的著作列表中（见第五卷第86页及之后），我们发现一篇对话 *Περὶ τῶν ἐν ἁδῶν*，如果它与 *Περὶ τῆς ἀπῆς* 不是同一篇对话的话，那么它探讨的也是相似的主题。在后者中，鲍萨尼阿也是主要人物之一；参阅下一个注释。

寻找，他们问佣人，佣人说不知道他在哪儿。这时有个人说，午夜时他听到一声巨响召唤恩培多克勒，于是他起身，看到天空中有一束光，还有闪亮的灯，但别的什么都没看到。听众对所发生的事情瞠目结舌，鲍萨尼阿派人四处查找。但后来他吩咐他们不必再麻烦了，因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了恩培多克勒身上，他们的责任是祭祀他，因为他现在已经是神了。

VII.69-71

赫尔米波告诉我们，恩培多克勒治愈了连医生都回天乏术的阿格立真坦女子潘忒亚（Panthea），这就是他之所以献祭的原因，而应邀出席祭祀的约有八十人。此外希波伯图断言，他起来后便动身前往埃特纳，到达那里后，他纵身跳入燃烧着的火山口消失不见了。他的目的是要确证他已变成神的说法。后来真相大白，因为火焰中有只拖鞋引起了人们注意：他习惯于穿铜制拖鞋。鲍萨尼阿则（因为赫拉克利德）反对这种说法。^①

爱非索的狄奥多罗写到阿那克西曼德时宣称，恩培多克勒故意做作傲慢，身着华服，以此来和阿那克西曼德较量。据说，因受附近河流所散发的恶臭的影响，塞利努斯人发生了严重的瘟疫，以致公民惨死，妇女流产而亡。于是恩培多克勒想出一个办法：他自己掏钱把两条临近的河流汇合起来，通过这样的混合，水质变甜了。于是瘟疫以这种方式得

① ἀντέλεγε。未完成时态是令人信服的证据，它表明第欧根尼·拉尔修（或其资料来源）是在使用对话，而不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陈述事实。他必定从对话 Περὶ τῆς ἀπαιτίας 的第 67 节的第二段开始做了大篇幅的摘要，而在第 69 节只插入了：（1）赫尔米波的一个注解；和（2）希波伯图从对话 Περὶ τῆς ἀπαιτίας 中摘出的一段摘要，第欧根尼·拉尔修曾在第 67-69 节论述过这段摘要。

到控制，塞努利斯人在河岸上欢宴庆祝，恩培多克勒出现了；聚会的人都拥过来，像对神一样对他顶礼膜拜。正是在那时人们才确定他们的信念：恩培多克勒跃入了熊熊烈火。蒂迈欧的叙述与这些说法完全相反，他明确肯定，恩培多克勒离开西西里前往伯罗奔尼撒，根本就没回来；因此蒂迈欧认为他死因不明。他在其第十四卷中回答了他提及名字的赫拉克利德。他说，比斯阿那克斯是叙拉古公民，在阿格立真坦并没有土地。此外，如果这一说法曾经流传过的话，鲍萨尼阿就应该已经像对神一样为他的朋友建立纪念碑，或是建造雕像，或是建造神殿，因为他很富有。蒂迈欧还说，“他如何跳入火山口，这个火山口虽然离他们不远，但他却从未提及？因此他必定死于伯罗奔尼撒。找不到他的坟墓不足为奇，这种事情比比皆是。”在提出这样一些论证后，蒂迈欧还说，“但赫拉克利德在任何地方都只是个谬误搜集者，例如，他告诉我们，有人从月亮掉到了地球上。”

VII.71-73

希波伯图向我们肯定，以前阿格立真坦有一尊蒙面的恩培多克勒雕像，后来在罗马元老院前又立了一座没有蒙面的雕像，它显然是罗马人移到那里的。因为刻有铭文的半身像至今还保存着。给我们讲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库齐库的涅安塞斯记述，麦同死后，僭主政治初露端倪，那时正是恩培多克勒说服阿格立真坦人结束派系林立的局面，建立了政治上的平等。

此外，他凭借雄厚的财力给城里许多没有嫁妆的少女赠送嫁妆。无疑也同样因为财力，如法沃里诺在其《回忆录》中所述，他才身着紫袍，腰束金带，还穿青铜拖鞋，戴德尔斐月桂花环。他头发浓密，一群男童侍立左右。他总是表情严肃，举止庄重毫不动摇。他常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公共场

Ⅷ.73-76

合：当公民们碰到他时，总能在这种举止中辨识出类似王族的气质。但后来，他坐马车前往美森尼参加某个节日，从车上掉下来摔伤了大腿；这使他大病一场，并随即去世，终年77岁。此外，他的墓地在麦加拉。

关于他的年龄，亚里士多德的记述并不相同，因为他认为他死于60岁；也有人认为他活了109岁。他的鼎盛年在第84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①特洛俄岑（Troezen）的德米特里乌在其小册子《反智者》（Against the Sophists）中提到他时，使用了荷马的话^②：

他在一株高高的山茱萸上打了个活结高高吊起，并把脖子伸了进去，于是他的灵魂坠向了哈得斯。

在上文提及的特劳格的短信中^③，据说他由于年事已高，不慎滑落海中淹死了。关于他的死就说这么多。

在《帕美特洛》（Pammetros）中我自己以嘲讽语气写了一首关于他的隽语诗，如下^④：

恩培多克勒，你确实用明快的火苗清洁了身体，确实在那永恒的大碗^⑤中畅饮着烈焰。我不会说你是主动投向埃特纳的岩流的；你欣喜于不会

① 公元前444—前441年。

② 《奥德赛》xi. 278.

③ 第八卷，第35页。

④ *Anth. Pal.* vii. 123.

⑤ 即埃特纳火山口。

让人发现，结果却事与愿违。

还有一段^①：

的确有一则关于恩培多克勒之死的故事，讲述有一次他如何从马车上掉下来给摔坏了右腿。但如果他跃入了火山口而使其生命干涸，那为什么还在麦加拉保留着他的坟墓呢？

他的学说是这样的：有四种元素——火、水、土、气，此外还有使它们结合的友谊（friendship），以及使它们分离的斗争（strife）。他的话如下^②：

显耀的宙斯和赋予生命的赫拉，埃多涅乌（Aidoneus）和涅斯蒂（Nestis），她让道德生活的源泉从她的眼泪中流出来。

VII.76-78

在这里，宙斯代表火，赫拉代表土，埃多涅乌代表气，涅斯蒂代表水。

他说：“它们连续变化永不停止。”^③ 就好像事物的这种秩序是永恒的。无论如何，他继续说：^④

① *Anth. Pal.* vii. 124.

② *Fr.* 6 D.

③ *Fr.* 17. 6 D.

④ *Fr.* 17. 7 D.

在某一时刻，所有事物通过爱结合为一，在另一时刻，每一事物通过产生于斗争的恨分崩离析。

他称太阳为火的巨大集合，且比月亮还大；他说，月亮是环形的，天空本身如水晶般透明。此外，灵魂呈现为动物和植物的所有不同形式。无论如何，他说^①：

以前我生为男孩和女孩，生为灌木和鸟，生为一条跃出海面的哑巴鱼。

他的诗作《论自然》和《净化》长达 5 000 行，《医学谈话录》(Discourse of Medicine) 长 600 行。而悲剧我们已经在上文有所提及。

^① Fr. 117 D.

第三章 厄庇卡尔姆（约公元前 550—前 460 年）

科斯的厄庇卡尔姆（Epicharmus），赫罗泰勒斯（Helothales）之子，也是毕达哥拉斯的学生。正如他自己在著作中所述，他刚出生三个月，就让人送到西西里的麦加拉，然后又送到叙拉古。他的雕像上有这样一首隽语诗：^①

如果伟大的太阳令群星黯然失色，
如果伟大的海洋比河流更为强大，
那么厄庇卡尔姆的智慧卓越超群，
他的祖国叙拉古因而拥他为王。

VII. 78 - 80

他留下了一些回忆录，其中包括他的物理学、伦理学和医学理论，他在大部分回忆录中都做了边注，这清楚表明他是这些著作的作者。他享年 90 岁。

^① *Anth. Pal.* vii. 78

第四章 阿尔基塔（公元前 4 世纪）

塔壬同的阿尔基塔（Archytas）是涅萨戈拉的儿子，或据阿里司托森说是赫司提埃乌的儿子，他是毕达哥拉斯派的成员。当狄奥尼修要处死柏拉图时，是他写了一封信挽救了柏拉图。他在各个领域都卓越非凡，广受敬仰；因此他七次成为城邦最高统帅，而法律禁止其他人两次担任此职。我们有两封柏拉图写给他的信，他写给柏拉图的第一封信是这样的：

阿尔基塔祝柏拉图身体健康。

我们从你捎来的口信和你的奴隶拉米斯库得知，你的疾病治疗得很好：我们处理了关于“回忆录”的事情，还前往卢卡尼亚（Lucania）。在那里我们发现了俄嗒卢（Ocellus）的真正后裔（即他的著作）。我们确实得到了《论法律》、《论王权》、《论虔敬》和《论宇宙起源》这几部著作，并已派人把它们全部送到你那里；但到目前为止，其余的书还无处可寻；如果他日我们发现了它们，你将会拥有它们。

VII.80-83

这是阿尔基塔的信；柏拉图的回信是这样的：

柏拉图致阿尔基塔，并问好。

收到你送来的“回忆录”我欣喜万分，并对它们的作者十分欣赏；他似乎继承了祖先的衣钵，令人称道。据说他们来自玛伊拉（Myra），在那些在拉俄墨冬（Laomedon）时代从特洛伊迁来的人当中，他们确实是优秀的人，这正如传统故事所说的那样。我那些关于你的作品的“回忆录”目前还不成熟，尽管如此，我仍派人把它们送给你。我们就它们的保有权观点一致，所以在那方面我不必再提任何意见。再会。

这些就是他们之间的通信。

共有四个人取名阿尔基塔：（1）我们的主人公；（2）米提林（Mytilene）的一位乐师；（3）《论耕作》一书的编撰者；（4）一位隽语诗作家。有人说还有第五个，即一位建筑师，归给他的有一本《论机械》，其开头是这样的：“我是从迦太基的忒乌色尔（Teucer）那里学到这些东西的。”有一则关于那位乐师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人因为听不清他说话而责怪他，他答道：“好吧，我的乐器会代我说话，并将一举成功。”

阿里司托森说，在他担任将军的整个期间，我们的毕达哥拉斯信徒^①百战百胜，不过他曾因为有人抵触他而辞职，结果军队立刻落入了敌军之手。

他是运用数学原理把机械学体系化的第一人；他也第一次在构造几何物体时使用机械运动，即：他试图通过一些半

VIII.83-84

① 即指阿尔基塔。——译注

圆柱体来发现两个比例中项，以复制立方体。^① 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他也是几何学上发现立方体的第一人。^②

① 比较 T. L. Heath 《希腊数学史》i. 246 - 249.

② 528B.

第五章 阿尔克迈翁

克罗顿的阿尔克迈翁（Alcmaeon）是毕达哥拉斯的另一个门徒，主要撰写医学著作，但偶尔也涉猎自然哲学，正如他所说：“人类的大多数事情都成对出现。”我们从法沃里诺的《历史杂记》中了解到，据说他第一个编辑物理学论文；他说，一般而言，月亮（和天体）在本性上是永恒的。

他是皮里托乌（Pirithous）的儿子，如他本人在其论文的开头告诉我们的^①：“这些是皮里托乌之子、克罗顿的阿尔克迈翁对布隆提诺、勒翁和巴绪卢所说的话：‘只有诸神拥有关于不可见事物的某种知识，正如他们拥有关于可朽事物的知识一样；但对于作为人的我们来说，只有从证据得出的推论才是可能的，’等等。”他也主张灵魂不朽，且像太阳一样不断运动。

^① Fr. 1 第尔斯。

第六章 希帕索（公元前 4 世纪）

美塔庞图的希帕索（Hippasus）也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成员，他认为宇宙中的变化将在某一确定时间完成，万有（the All）有限且不断运动。

据德米特里乌在其《同名人》中记载，希帕索没有留下任何著述。共有两人取名希帕索，一个是我们当下的主人公，另一个写了五卷本的《拉科尼亚政制》（*The Laconian Constitution*），他本人是拉栖代蒙人。

第七章 菲罗劳斯（可能在公元前5世纪末）

克罗顿的菲罗劳斯（Philolaus）是毕达哥拉斯派成员，正是从他那里柏拉图要狄翁帮他购买了毕达哥拉斯的论文。^① 他（狄翁）被处以极刑，因为人们认为他想当僭主。^② 下面是我们为他写的诗^③：

对万物的幻想最蛊惑人心；
如果你有所企图，却没有行动，你就会迷失。
科罗顿因此让菲罗劳斯吃足了苦头，
因为他幻想成为他们的国王。^④

他的学说是：万物产生于必然，并处于和谐的相互联系中。他第一个宣称地球作圆周运动，^⑤ 不过也有人说是叙拉古的希凯塔（Hicetas）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

他写了一本书，且据赫尔米波记载，有个著作家说，哲

① 比较第三卷，第9页。

② *ἐτελεύτα* 的主题自然是菲罗劳斯，第欧根尼·拉尔修也是这样理解它的；但原稿显然是关于狄翁的。

③ *Anth. Pal.* vii. 126.

④ 或者用散文格式就是：“我给所有人的首要建议是：消除怀疑。因为即使你们没有做某些事，人们也会猜疑你们做了，这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因此菲罗劳斯的祖国克罗顿因为猜疑他想建立一个僭主议会，曾经要处他以极刑。”

⑤ 即围绕着中心火。参见 T. L. Heath 《阿里斯塔库》187 sqq。

Ⅷ.85 - 87 学家柏拉图前往西西里的狄奥尼修宫廷，花四十个亚历山大银命那^①向菲罗劳斯的亲戚购买的正是这本书，而《蒂迈欧篇》也转录自这本书。另有人说，柏拉图是作为礼物得到这本书的，因为他从狄奥尼修那里解救了一个被投入监狱的菲罗劳斯的年轻门徒。

据德米特里乌在其《同名人》中所述，菲罗劳斯第一个出版了毕达哥拉斯派的论文集，还题其名为《论自然》，它是这样开头的：“处于有序宇宙中的自然由无限和有限的元素构成，整个宇宙及其中一切亦是如此。”

① 赫尔米波 (*F. H. G.* iii. 42, fr. 25) 似乎忘记了亚历山大是在柏拉图去世后出生的。比较第七卷，第 18 页。

第八章 欧多克索（约公元前 407—前 357 年）

克尼杜的欧多克索（Eudoxus）是埃斯基涅的儿子，他是天文学家、几何学家、医生和立法者。如卡利马科在其《目录》（Tables）中告诉我们的，他从阿尔基塔那里学习了几何学，从西西里人菲力斯提翁（Philistion）那里学习了医学。索提翁在其《哲学家的师承》中说他也是柏拉图的学生。在他大约二十三岁时，境况极为窘迫，他久仰苏格拉底学派的大名，便和医生塞奥麦冬（Theomedon）航行去了雅典，塞奥麦冬承担了他的全部费用。有人甚至说他是塞奥麦冬最喜爱的人。在比雷埃夫斯港上岸后，欧多克索便天天去雅典，等听完智者们的讲课后再返回港口。在比雷埃夫斯住了两个月后他就打道回府了；而在朋友的慷慨解囊下，他又和医生克律西波前往埃及，随身带着阿格西劳写给涅克坦纳比（Nectanabis）的介绍信，后者推荐他去找祭司们。他在那儿呆了一年零四个月，还把胡子和眉毛都剃了，有人说，他正是在埃及写了《俄克泰忒里》（Octaëteris）。后来他又从埃及前往库齐库和普洛庞蒂斯（Propontis）发表演讲；然后去了摩索卢的宫廷。最后他领着大批学生返回了雅典；有人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向原本比他强的柏拉图炫耀。^① 据说有一次柏拉图举行宴会，欧多克索根据出席人数建议把沙发摆

VII. 87 - 89

^① Tannery 在 *Astronomie ancienne* 的第 296 页注释 4 和 T. L. Heath 在《阿里斯塔库斯》的第 192 页都毫无根据地坚持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敌对关系。

成半圆形。亚里士多德的儿子尼各马科记述，他宣称快乐是善。^① 他在母邦得到了极高的荣誉，关于此的证据是颁给他的奖品。我们从赫尔米波的第四卷《论七贤》中了解到，作为同胞公民的立法者，以及作为天文和几何论文以及其他重要著作的著作家，他在整个希腊也变得赫赫有名。

他有三个女儿：阿克提丝（Actis）、菲厄提丝（Philtis）和德尔斐丝（Delphis）。厄拉托塞奈斯在写给巴顿的作品中告诉我们，欧多克索也创作了《狗的对话》。另有人说，该书是埃及人用其母语写的，他把它翻译过来在希腊出版。厄里涅乌（Erineus）的儿子克尼杜的克律西波听了他的关于神、世界和天文现象的讲课，不过在医学方面，他是西西里人菲力斯提翁的学生。

欧多克索也留下了一些优秀的评论文章。他有一个儿子叫阿立斯塔哥拉斯，而后者的儿子叫克律西波，是埃特利乌（A? thlius）的学生。虽然我们把一部关于治疗眼睛的医学著作归于这位克律西波，但占据他心灵的却是对自然的探索。

有三人取名欧多克索：（1）我们当下的主人公；（2）罗得斯的一位历史学家；（3）一个西西里希腊人，阿伽索克莱（Agathocles）的儿子，他是喜剧诗人，在酒神节得奖三次，在勒那伊节（Lenaea）得奖五次，这是阿波罗多洛在其《编年史》中告诉我们的。我们也发现欧多克索^② 在其《地理

① 比较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i. 12, 1101 b 27; x. 2, 1172 b 9 sq）。所谓尼各马科写了一本书并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是个常识性错误，西塞罗也曾犯过这个错误（*Defin.* v. § 12）。

② 此处的措辞表明这位医生并不叫欧多克索，而是克律西波。他可能就是前文第七卷，第 186 页提到的克尼杜的克律西波（比较 Wilamowitz, *Antig.* v. Kar. 324 - 326）；也可参见 Pauly - Wissowa, s. v. 克律西波，15 和 16。

学》中提到另一位克尼杜医生，他建议人们做各种形式的体育运动以锻炼四肢，并以同样方式锻炼感官。

这同一位典据家阿波罗多洛记述，克尼杜的欧多克索鼎盛年约在第 103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①，以及，他发现了曲线的属性。他享年 53 岁。当他和赫利奥波利（Heliopolis）的柯努菲（Chonuphis）一起在埃及时，圣牛阿皮斯（Apis）舔了他的斗篷。祭司们根据这一点预言，他将会成名，但会短命，这是法沃里诺在其《回忆录》中告诉我们的。

我们为他写了一首诗如下^②：

据说在孟菲斯（Memphis），欧多克索从长着美丽双角的圣牛那里知晓了自己未来的命运。它一言不发；因为牛怎能说话呢？自然并没有赋予年轻的圣牛阿皮斯以喋喋不休的舌头。但当它站在他旁边时，舔了他的长袍，这显然预示着“你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不久后这种命运就降临在他身上，其时他看到普勒阿得斯（Pleiades）升起了 53 次。

VII.91

因为他威望崇高，人们常称他“恩多克索（Endoxos）”（杰出的），而不是欧多克索。

在详细介绍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后，让我们接下来讨论所谓“零星的”哲学家们。首先我们必须谈到赫拉克利特。

① 公元前 368 – 前 364 年。

② *Anth. Pal.* vii. 744。

第九卷

第一章 赫拉克利特

IX.1

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是爱菲索本地人, 布里松 (Bloson) 的儿子, 或据一些人说是赫拉孔 (Heracon) 的儿子。他的鼎盛年在第 69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① 他比其他任何人^② 都思想高尚 (lofty-minded), 而且自视甚高, 这从他的书可以看出来, 在其中他说: “博学并不教人智慧, 否则它就已经教赫西俄德、毕达哥拉斯, 或者塞诺芬尼和赫卡泰乌智慧了。”^③ 因为“智慧只在于一件事情, 即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④ 而且他常说, “应当把荷马逐出名单, 并加以鞭笞, 阿基罗库也一样。”^⑤

他还说, “消灭粗野比消灭火灾更重要”,^⑥ “人们必须保卫法律, 正如保卫城墙”。^⑦ 他也攻击爱菲索人 (Ephesian), 因为他们放逐了他的朋友赫谟多鲁; 他说, “所有爱菲索成年人最好去死, 并把城邦让给无须孩童, 因为他们驱逐了他们中最有价值的人赫谟多鲁, 还说, ‘我们不需要任何最有价值的人, 或即算这儿有, 也让他到别处去, 与别人

IX.2-4

① 公元前 504 - 前 500 年。

② 第欧根尼·拉尔修所引用的传记作者明确强调了 this 爱菲索人的这一特点, 因为在第 1-3 节 (第 2 节引用的两节除外) 中这几乎是唯一的主题。关于对毕达哥拉斯的批判, 编制年表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认为, 赫拉克利特要比毕达哥拉斯晚出, 因为他提到了毕达哥拉斯。

③ Fr. 40 D., 16 B.

④ Fr. 41 D., 19 B.

⑤ Fr. 42 D., 119 B.

⑥ Fr. 43 D., 103 B.

⑦ Fr. 44 D., 100 B.

交好’。”^① 他的同胞请求他为城邦制定法律，他斥责了这种请求，因为城邦已经处在一种坏制度的控制之下。他隐居在阿耳忒弥神庙里，跟小孩们玩跖骨游戏；爱菲索人站在旁边围看，他说，“浑蛋，有什么好奇怪的。这难道不比参加你们的公民生活更好吗？”

最后他变得十分厌恶他的同胞，并不得不在山间流浪，在那里他靠吃草根树皮维持生活。然而这种生活使他得了水肿病，于是他返回城邦求医，还给医生出了个谜，问他们是否能在大雨之后使大地干旱。医生弄不懂他的意思，于是他在一个牛棚里把自己埋了起来，希望牛粪的温暖能够排除他体内的有毒湿气。但即使如此也没有用。他在 60 岁的时候死去了。

下面是我自己写的一段关于他的文字：^②

我经常感到奇怪，为什么赫拉克利特会忍受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然后死去呢。原来一种可怕的疾病侵染了他的身体，使他体内充满水，然后熄灭了他眼睛里的光亮，并拉上了死亡的黑幕。

IX.4-6

赫尔米波也提到，他问医生是否有人能清空肠道，以排除湿气；医生说不可能，于是他让自己在阳光下曝晒，还吩咐仆人用牛粪把自己封裹起来。因为身体拉直，加之俯卧，他第二天就死了，人们把他埋在集市所在地。库齐库的涅安塞斯说，因为不能扯下他身上的牛粪壳，他被保持原样，而

① Fr. 121 D., 114 B.

② Anth. Pal. vii. 127.

且因为变成这个样子人们认不出他，他让野狗吞食了。

赫拉克利特从孩提时代起就非常特别；因为他年青时常说自己什么都不懂，尽管长大后他宣称自己什么都懂。他不是任何人的学生，但他声称“向自己学习”，^① 从自己那儿学到所有东西。然而如我们从索提翁那儿所知，有人说他曾经做过塞诺芬尼的学生，索提翁还告诉我们，阿里斯通在其《论赫拉克利特》（*On Heraclitus*）中说，他治愈了自己的水肿病，而死于另一种疾病。希波伯图也持同样的说法。

至于那本归于他名下的著作，是一部题为《论自然》的系列论文，这部论文分成三讲，第一讲论宇宙，第二讲论政治，第三讲论神灵。他把这本书藏在阿耳忒弥神庙里，且据一些人说，他故意把它写得非常晦涩，以使只有行家才能看得懂，他还惟恐亲密会导致鄙视。关于这位哲学家，蒂蒙^② 以如下文字作了简要描述：^③

在他们中间升起了一个声音尖锐的、布谷鸟般的群盲批评者，即令人捉摸不透的赫拉克利特。

塞奥弗拉斯特认为这样一件事情是令人遗憾的，即他的著作有些部分没有完成，另有些部分非常混乱。而作为对他的宽宏大度的一个证明，安提司泰尼在其《哲学家的师承》中引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放弃了王位继承权从而使其兄弟受益。他的书为他获得了巨大名声，以致在他死后人们成

IX.6-8

① Fr. 101 D., 80 B.

② Fr. 43 D.

③ 比较《伊利亚特》i. 247, 248。

立了一个命名为赫拉克利特学派 (Heracliteans) 的组织。

以下是他学说的一个大体概要。万物由火构成，并复归于火；此外，命运生成万物，存在的事物由对立之流的冲突而变得和谐；以及，万物充满灵魂和神性。他也对宇宙中发生的所有有序事件作出了解释，还宣称太阳并不比它看上去的大。他的另一名言是：“你永远找不到灵魂的边界，即使你找遍所有道路也是如此；因为它的原因隐藏得非常之深。”^① 他常把自命不凡称做倒地的疾病（癫痫病），把视觉称做撒谎的感官。^② 然而有时他的话非常清晰明白，即使最迟钝的人也很容易理解，并从灵魂的提升中引申到那儿。就简洁和有分量而言，他的话无与伦比。

现在来详细谈谈他的学说，我们可以陈述如下：火是元素 (element)，万物都是火的变换，并经由稀薄和浓缩而形成；^③ 但他并没有就这一点作出明确解释。万物皆由对立面的冲突而生成，事物的数目像泉水一样流动。此外，存在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并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它按照固定的周期永远交替着由火生成并复归于火，这是由命运决定了的。在对立面中倾向于生成或创造的称作战争或斗争，而倾向于由火所毁灭的称作和谐或和平。^④ 他称变化为上行和下行之路，这决定着世界的生成。

火经由收缩变成湿气，再浓缩变成水；水凝结后又变成土。这一过程他称之为下行之路。然后土又液化，复而变成

IX.8-11

① Fr. 45 D., 71 B.

② Fr. 46 D., 132 B.

③ 比较 Fr. 90 D., 22 B.

④ 比较 Fr. 80 D., 62 B.

水，经由水这一序列的其他东西得以衍生。他几乎把所有东西都还原为海的蒸发（exhalation）。这一过程就是上行之路。除海的蒸发外，还有土的蒸发；海的蒸发明亮纯净，土的蒸发黑暗模糊。火由明亮的蒸发形成，潮湿的元素由黑暗的蒸发形成。他没有明确说明外围元素的性质。不过他说，它里边有一些碗状物，这些碗状物的凹面朝向我们；在这些凹面里明亮的蒸发集中起来并产生火焰。这就是星星。太阳的火焰最亮最热，其他星星则离地球较远，因而给地球的光和热较少。月亮尽管离地球较近，但它穿过了一个不纯净的地带。太阳在一个明亮的未受侵扰的地带里移动，并跟我们保持一段均衡的距离。这就是它为什么给我们更多热和光的原因。而当碗状物向上转时，日蚀和月蚀就会发生；月亮每月的周期归因于碗状物在其所在之处一点一点转动。白天和夜晚、月、季和年、雨和风，以及其他类似现象，都可以用不同的蒸发来解释。这样，当明亮的蒸发在太阳的空凹中变得辉耀时就产生白天，而当相反的蒸发取得优势时就产生夜晚；起因于明亮蒸发的热的增聚产生夏季，起因于黑暗蒸发的湿气取得优势就产生冬季。他对其他现象的解释与此是协调的。他没有说明地球、甚至碗状物的性质。这些就是他的学说。

IX.11-13

由苏格拉底的阿里斯通（Ariston of Socrates）所讲述的故事，以及他在谈及由欧里庇得斯带给他的赫拉克利特的著作时所作的评论，我在“苏格拉底的生平”中已经提及。^①然而文法学家色留库斯说，某个叫克罗顿的人在其名为《潜水者》（*The Diver*）的书中提到，前述的赫拉克利特的著作是

① 第二卷，第22页。

由一个叫克拉特斯的人第一次带到希腊的，这个人还进一步说，它还要求一个提洛潜水员不要淹死在其中。有些人把这本书命名为《缪斯》(*The Muses*)，^① 另一些人名其为《论自然》(*Concerning Nature*)，狄奥多图 (Diodotus) 称它为：^②

生活规则的无误之舵；

另有人认为它是“行动的指南、整个世界的龙骨，对于一个人以及所有人都是如此”。据说，当被问及为什么保持沉默时，他答道，“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你们喋喋不休。”大流士 (Darius) 也热切与他相识，并写了如下信件给他：^③

大流士王，希斯塔佩 (Hystaspes) 之子，致爱菲索的智慧之人赫拉克利特，并问好。

IX.13-15

你是《论自然》这篇论文的作者，这篇论文很难懂，也很难解释。在有些部分，如果逐字逐句加以解释的话，它看上去包含着一种对整个宇宙进行沉思的力量，所有一切都在其中运行，这取决于

① 柏拉图提及赫拉克利特时说到“伊奥尼亚人的缪斯” (Soph. 242E)。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遵从了他的说法 (见 *Strom.* v. 9, 682 P. αἱ γοῦν Ἰάδες Μοῦα διαρρήδην λέγουσι)，而且如 M. Ernout 所认为的，卢克莱修也很可能遵从了他的说法，见他的 i. 657，在那里“Musae”这个词是手抄本的异文。但可比较 Lachmann, ad loc.

② Nauck, *T. G. F.*², *Adesp.* 287.

③ 大流士的这个邀请是由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提及的，见 *Strom.* i. 65: οὗτος βασιλεῖα Δαρείου παρακαλοῦντα ἤκειν εἰς Πέρσας ὑπερεῖδεν. 这个故事并不因它必定已经导致的两封伪造信件而显得更为可信。

最神圣的运动；但就多数部分而言，你悬置了判断，以致即使那些最精通文法的人，也无法知道什么是你的著作的正确解释。因此，希斯塔佩之子大流士王希望得到你的指教并享受希腊文化的乐趣。请尽快到我的宫殿来见我。因为按照希腊人的一贯做法，他们是不尊重他们的智慧之人的，不但如此，他们还对那些优秀的箴言视而不见，这些箴言对于视听和学习极有好处。但在我的宫廷里，可以保证你将享有所有特权，可以以一种好的有价值的方式进行日常对话，并过一种对你的忠告有所遵从的生活。

爱菲索的赫拉克利特致希斯塔佩之子大流士王，并问好。

当他们因为恶意的愚蠢而置身于贪婪和对名望的渴求中时，地球上所有人都远离了真理和正义。而我，忘却了所有邪恶，避开了与嫉妒关联至密的普遍饱腻；而且因为惧怕显赫，我不能来波斯；我满足于渺小，只要这种渺小适宜于我的心灵。

即使跟一个国王打交道，他都表现得如此特立独行！

德米特里乌在其名为《同名者》（*Men of the Same Name*）的书中说，他甚至鄙视雅典人，尽管他们给了他最高的评价；而即使爱菲索人轻视他，他也把自己的家乡放在了更优

IX.15-17

先的位置上。法莱勒的德米特里乌在其《苏格拉底的辩护》^① (*Defence of Socrates*) 中也提到了他；总之，评论他的著作的人非常之多，包括安提司泰尼和本都斯的赫拉克利德、克里安忒和斯多亚派的斯菲卢斯，以及鲍萨尼阿（这个人据说是赫拉克利特的模仿者）、尼可墨得 (Nicomedes)、狄奥尼修和文法学家中的狄奥多图。后者断言这本著作不是在讨论自然，而是在讨论政府，其中关于物理的部分只是作为示例而已。^②

希洛尼谟告诉我们，讽刺诗人司齐提努 (Scythinus) 曾着手把赫拉克利特的论文改写成诗文。他写了很多讽刺文，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③

赫拉克利特就是我。为什么你们把我拖上拖下，你们不识字吗？我的辛劳并不是为了你们，而是为那些能理解我的人。在我的眼里，一个理解我的人能值三万，但那些大老爷们即使再多也不值一文。我大声宣告这一点，在珀耳塞福涅的庙堂里向她投赞成票。

另一段如下：^④

① 这本著作在第九卷，第 37 和 57 页又有所提及，而且可能是第 52 节的头一句话的资料来源。

② 显然，第欧根尼·拉尔修本人通过他的另一资料来源也正在使用来自狄奥多图的同一引述，这个引述他在第 12 节已经逐字逐句地给出。

③ *Anth. Pal.* vii. 128.

④ *Anth. Pal.* ix. 540.

不要太过急躁着要把赫拉克利特这个爱菲索人的书读到终点：在这条路上行走非常艰难。在那里有的是阴郁，黑漆漆的全无光亮。但如果有一个开拓者作为你的向导，这条路将比太阳更加闪亮。

有五人取名赫拉克利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位哲学家；第二个是抒情诗人，他写了一首赞美十二神（the twelve gods）的颂诗；第三个是哈利卡那苏（Halicarnassus）的挽歌 IX.17-18 诗人，关于他卡利马科写了如下墓志铭诗文：^①

他们告诉我，赫拉克利特，他们告诉我你已经去世，

他们带给我令人悲伤的消息，使我不得不痛哭流涕。

我一边痛哭一边回忆，多少次我和你
交谈着直至太阳将夕，并把它送入天底。

现在你已经躺下，我亲爱的老卡里亚客人，
一小撮灰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燃升。

你那愉悦的嗓音已经沉寂，但你的韵律依然留存。

① *Anth. Pal.* vii. 80.

死亡可以带走一切，但却带不走它们。^①

第四个是勒斯彼亚人 (Lesbian)，他撰写了马其顿史；
第五个是一个演小丑的人，他成为乐师后选择了这种职业。

① 引自 Cory 的 *Ionica*，第 7 页。若用平实的散文表达是这样的：“有人告诉我你死了，赫拉克利特，这使我流泪，我记得我们俩经常交谈直到日落。但是我以为，尽管你，我的 Halicarnassian 朋友，很久以前已经变成了灰尘，你的‘夜莺’却仍将留存；死亡是个贪得无厌的强盗，但它不会把手伸向它们。”这里的“夜莺”也许是一本著作的题名。我们应当感激拉尔修插入这首小诗，尽管他几乎没有什么托辞。

第二章 塞诺芬尼（公元前 570—前 478 年）^①

塞诺芬尼（Xenophanes）是科罗封本地人，德克修斯（Dexius）的儿子，或据阿波罗多洛说是俄尔索美涅（Orthomenes）的儿子。他得到了蒂蒙的称赞，无论如何，蒂蒙说过：

塞诺芬尼并不恃才傲物，他反对荷马，还谴责了他。

他遭母邦放逐，住在西西里的仑克勒（Zancle）（还加入了建在爱利亚的殖民地且在那里教书）。他也曾住在卡塔纳（Catana）。有人认为他无师自通，也有人认为他是雅典人波同（Botton）^② 的学生，或如一些人所说，是阿凯劳斯的学生。索提翁认为他和阿那克西曼德处于同一时代。他的作品使用叙事诗体例，也使用挽诗、抑扬格体例来抨击赫西俄德和荷马，斥责他们关于诸神的言论。此外他曾朗诵自己创作的诗句。据说他反对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的观点，也抨击厄

IX. 18 - 20

① 第尔斯（*Dox. Gr.* p. 140）比较了希波吕托，参见 *Haer.* i. 14. 1；普卢塔克，*Strom.* 4；*Aëtius*, i. 3. 12, ii. 4. 11, ii. 20. 3, iii. 9. 4, ii. 24. 9, i. 3. 12, iii. 16. 5；最后取自塞奥弗拉斯特，*Phys. Opin.* Fr. 5, Fr. 16。

② 这里的波同可能与教塞拉美涅修辞学的波同是同一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第欧根尼·拉尔修（或他的典据）可能把原本想为色诺芬做的摘录转归给了塞诺芬尼。参看第尔斯的注释，*Fr. d. Vors.*, on 11 A. 1（塞诺芬尼）。

庇美尼德。他活了很多年，正如他自己在某处地方的话所表明的^①：

自从我的思想在希腊土地上漫游以来，
六十七年已经过去了，
但在这之前，自出生伊始我还花了二十五年，
去学习如何正确地表达这些思想。

他认为存在的事物由四种元素构成，世界在数目上无限，但（在时间上）并不重合。当来自太阳的蒸汽上升到周围空气时，云朵就形成了。诸神的实体是球形的，和人类毫无相似之处。他们全视全听，但不呼吸；他们是心灵和思想的全体，是永恒的。塞诺芬尼第一个宣称一切存在的事物注定要消亡；灵魂是气息（breath）。^②

IX.20-21 他也曾说，事物的团块（mass）没有思想；而我们遭遇僭主的机会应该尽可能少，或尽可能合意。恩培多克勒曾对他说，要找到智慧之人是不可能的，他答道，“这很自然，因为要识别智慧之人需要另一个智慧之人。”索提翁说他第一个主张万物不可知，但索提翁错了^③。

他有一首诗题为《科罗封的建立》，另有一首是《在意大利的爱利亚的殖民》，共计两千行。他的鼎盛年在第60届

① Fr. 8 D.

② 当厄庇卡尔姆写如下文字时他可能追随了这种观点：εὐσεβῆς νόω περικῶς οὐ πάθεις κ' οὐδὲν κακὸν κατθανὼν ἄνω τὸ πνεῦμα διαμενεῖ κατ' οὐρανόν.
(Fr. 22. ap. 克莱门特, *Strom.* iv. 170, p. 640 P.)

③ 仅从这一点就推断（考虑到塞诺芬尼是怀疑论者）索提翁并没有从毕达哥拉斯派那里通过特劳格引出他的思想，这确实有点草率。

奥林匹亚赛会期间。^① 与阿那克萨戈拉^② 一样，他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儿子，这在法莱勒的德米特里乌的《论老年》和斯多亚派成员帕奈提乌的《论高兴》中均有记载。据说毕达哥拉斯派成员巴门尼斯库（Parmeniscus）和俄瑞斯塔德（Orestades）曾把他卖为奴隶（……又把他赎回）：这记载于法沃里诺的《回忆录》的第一卷。列斯堡也有一个塞诺芬尼，是个抑扬格诗人。

这些就是“零星派”哲学家们。

① 公元前 540 - 前 537 年。

② 第二卷，第 13 页。

第三章 巴门尼德（鼎盛年 约在公元前 500 年）^①

IX.21-23

巴门尼德（Parmenides）是爱利亚本地人，皮瑞斯（Pyres）的儿子，塞诺芬尼的学生（塞奥弗拉斯特在其《概要》中认为他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② 然而，巴门尼德虽然受过塞诺芬尼教导，却并不是他的追随者。据索提翁说^③，他和狄奥凯塔（Diochaetas）的儿子毕达哥拉斯派成员阿美尼亚交往甚密。阿美尼亚虽然穷困潦倒，却是位值得尊敬的绅士。他更倾向于追随这位阿美尼亚，在他死后，巴门尼德为他修建了一座神殿，因为他本人出身显赫，家财万贯；而且，是阿美尼亚而不是塞诺芬尼引导他选择了学者的恬静生活。

巴门尼德最早宣称，大地是球形的，位于宇宙中心。他认为有火和土两种元素，前者担负工匠的职能，后者做他的质料。人类生息繁衍乃以太阳为第一原因；构成万物的热和冷超过了太阳本身。此外他认为灵魂和心灵是同一的，这一点塞奥弗拉斯特在其《物理学》中有所提及，在那里他几乎

① 第尔斯（*op. cit.* p. 141）比较了希波吕托；参考 *Haer.* i. 11. 1, 2; 普卢塔克, *Strom.* 5; *Aëtius*, i. 3. 14, iv. 9. 1, iv. 5. 12, iii. 15. 7; 最终取自塞奥弗拉斯特, *Phys. Opin.* Fr. 6. 7. 17。

② 第尔斯认为这句话是编者对塞诺芬尼做的页边注，而不是指巴门尼德。

③ 索提翁似乎这样才把巴门尼德和塞诺芬尼区分开来。比较第 426 页的注释 a。第尔斯推测，作者提到的关于毕达哥拉斯派的墓志铭是此处的最终典据。

涉及了所有学派的学说。巴门尼德把自己的哲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讨论真理，一部分讨论意见。因此他在一个地方说：^①

你们必须弄清楚所有事物，既包括完满真理的不动摇之心，也包括凡人的意见，尽管在其中并没有确定的信念。^②

与赫西俄德、塞诺芬尼和恩培多克勒一样，我们这位哲学家也把他的学说诉诸诗歌。他以理性为尺度，宣称感觉是不确切的。无论如何，他说过^③：

不要让积习迫使你践踏这条小径，不要为盲目的眼睛、轰鸣的耳朵和舌头所控制，要凭借理解力来决断那些争吵不休的问题。

因此蒂蒙^④ 这样谈到他^⑤：

灵魂高尚的巴门尼德的力量，引入了免除纷纭

IX.23-24

① Fr. 1. 28 D.

② 随着时间的流逝，巴门尼德的文本遭到了毁坏。像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和普鲁塔克一样，拉尔修在这里把它读成了 εὐπειθέος ἀτρικέες；两个世纪后，普洛克罗（Proclus）读成了 εὐφελλέος；但辛普里丘（De caelo）通过引用更好的异文（毫无疑问他希望那样）使我们紧随作者的思路。

③ Fr. 1. 34 D.

④ Fr. 44 D.

⑤ 比较《奥德赛》xi. 601。

意见的思想，而不是想象的虚妄。

柏拉图写的题为《巴门尼德篇》或《论理念》的对话，就是关于巴门尼德的。

巴门尼德的鼎盛年在第 69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① 据说他一个发现暮星（Hesperus）和晨星（Phosphorus）是同一颗星；这记载于法沃里诺的《回忆录》的第五卷。但也有人将此归于毕达哥拉斯，然而卡利马科认为正在讨论中的诗不是毕达哥拉斯的著作。据说巴门尼德曾在其母邦担任立法者，关于此我们得知于斯彪西波的《论哲学家》。而法沃里诺在其《历史杂记》中告诉我们，他也第一个使用以“阿基里斯（和龟）”知名的论辩。

另有一个修辞学家也叫巴门尼德，他写了一篇关于其技艺的文章。

① 公元前 504 - 前 500 年。

第四章 麦里梭

麦里梭 (Melissus)，伊泰根尼 (Ithaegenes) 的儿子，是萨摩斯本地人。他是巴门尼德的学生。此外他与赫拉克利特也取得过联系，那时他把后者介绍给对其一无所知的爱菲索人，^① 就像希波克拉底把德谟克利特引介给阿布德拉公民一样。他也投身政治，且赢得了他的同胞的支持，他还因此当选海军将军，凭借其赫赫功绩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敬。

在他看来，宇宙是无限的，不变，不动，均匀，充满质料。真正的运动并不存在，只有表观的运动。此外他说，我们不应该对神作任何论断，因为我们不可能有关于他们的任何知识。 IX.24-26

据阿波罗多洛说，他的鼎盛年在第 84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②

① 比较前文第 15 节。

② 公元前 444 - 前 440 年。

第五章 爱利亚的芝诺

芝诺（Zeno）是爱利亚公民。阿波罗多洛在其《编年史》中说，他为忒娄泰戈拉（Teleutagoras）所生，但巴门尼德收养了他，而巴门尼德是皮瑞斯的儿子。蒂蒙^①是这样谈及芝诺和麦里梭的^②：

芝诺的力量何其伟大，从未败北，
这一边用力，那一边获胜。
麦里梭则在恢宏的论辩中
技压群雄，几乎无人匹敌。

芝诺自始至终都做了巴门尼德的学生和知心朋友。如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所述，他身材颇长。^③ 这同一位哲学家还在《智者篇》^④（和《斐德罗篇》^⑤）中提到过他，称他为爱利亚的帕拉墨得（Palamedes）。亚里士多德说，正如恩培多克勒是修辞学的创立者一样，芝诺是辩证法的创立者。

无论作为哲学家还是政治家，芝诺都具有真正高贵的品格；无论如何，他的现存作品充满了智慧。此外，赫拉克利

① Fr. 45 D.

② 比较《伊利亚特》xxiii. 827; v. 783。

③ 127 B.

④ p. 216 A.

⑤ 261 D.

德在其关于萨提罗斯的“概要”中记载，他密谋推翻僭主涅亚尔科（Nearchus）（或据其他人说是狄俄美冬（Diomedon）），却被捕入狱。那时，就他的同谋和他运送到利帕拉（Lipara）的武器等问题，他受到了严密审讯；他告发了僭主的所有亲信，试图使之失去支持者。然后他说他要附耳告诉僭主关于某个人的事情，并借此咬住他的耳朵死死不放，直至死于乱刀，惨遭与刺杀僭主的阿里斯托格通同样的命运。

IX.26-28

德米特里乌在其《同名入》中说，他咬掉的不是耳朵，而是鼻子。安提司泰尼在其《哲学家的师承》中说，在告发了僭主的朋友后，僭主问他还有什么人参与密谋，他于是回答：“有，那就是你，城邦的祸害！”他还对旁观者说，“我为你们的怯懦感到惊讶，只因为害怕我现在所遭受的一切，你们做了僭主的奴隶。”最后他咬下自己的舌头，朝僭主吐去。而他的同胞深受感动，以致即刻用乱石砸死了僭主。^①几乎大多数著作家都认同这种说法，但赫尔米波说，他让人扔入捣钵毒打致死。

我也为他写了首诗^②：

芝诺啊，你希望杀死僭主，把爱利亚从奴役中解救出来，你的愿望是高贵的。然而你失败了；因为，众所周知，僭主抓住了你，把你扔在捣钵里毒

① 芝诺英勇赴死和对僭主的蔑视为许多作家提供了素材；比较普卢塔克，*Adv. Col.* p. 1126 D；*De garrulitate*, p. 505 D；*De Stoicorum repugn.* p. 1051c；在那里普卢塔克把他与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和安提丰并列。也可参见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Strom.* iv. 57，并引用了厄拉托塞奈斯。

② *Anth. Pal.* vii. 129.

打。但我要说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所毒打的是你的肉体，而不是你。

IX.28-30 在其他所有方面芝诺都是一位勇士；他尤其鄙视权贵，这一点决不比赫拉克利特逊色。例如，尽管雅典拥有所有辉煌，他却宁愿选择自己的母邦，这是一块佛西亚殖民地，曾先后以叙埃雷（Hyele）和爱利亚知名，中等大小，除培养勇士外别无所长。因此他几乎没有造访雅典，终身固守家园。

他第一个提出“阿基里斯”论辩——法沃里诺将之归给了巴门尼德——以及其它许多论辩。他的学说如下：存在多个世界，但不存在虚空。万物的实体来自热和冷、干和湿，它们之间相互转化。人类产生于土，灵魂形成于上述冷热干湿的结合，且相互混杂，没有哪种元素居于主导。

据说他脾气暴躁，不容他人辱骂。有人因此谴责他，他反驳说：“如果我遭了辱骂而装作若无其事的话，那么即使我得到表扬也不会知道。”^①

在“基提翁的芝诺”^②中我们就已提及，共有八人取名芝诺。我们这位哲学家的鼎盛年在第79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③

① 在 *Gnomologion Parisinum*. n 153 中，一个类似回答被归给恩培多克勒。

② 第七卷，第35页。

③ 公元前464—前460年。

第六章 留基伯^①

留基伯 (Leucippus) 生于爱利亚，也有人说他生于阿布拉德拉或米利都。他是芝诺的学生。他的学说如下：事物数目无限，它们总是相互转化。万有 (the All) 既包含充实也包含虚空。当原子坠入虚空并彼此交织时，世界就形成了；随着它们数量的增加，从它们的运动就产生出星星。太阳在一个更大的圆周上围着月亮运转。大地平稳飘浮，绕着中心旋转；其形状像鼓。留基伯第一个以原子为第一原则。这是对他的学说的一般概述，其具体要点如下：

IX. 30 - 32

如上所述，他宣称万有无限；但其中部分充实，部分虚空。^② 他称它们为元素 (elements)。数目无限的世界从元素产生，又复归于元素。世界是这样形成的：在一给定部分中，大量各种形状的原子从无限者被带入巨大的虚空之中。这些原子聚合形成一个单一的漩涡，在漩涡中它们相互碰撞，以各种可能方式旋转的同时相互分离，并遵循相似原子相互结合的原则。而且原子的数目是如此庞大，以致它们不再平衡旋转，于是轻的原子给颠抛出去进入外部的虚空；剩余的原子结合在一起相互交织，并继续旋转，形成一个原初的球形系统。这一部分像一个壳，里面包含各种各样的原子；因为这些原子旋转时脱离其中心，这个内闭的壳逐渐变

① 第尔斯 (*op. cit.* p. 142) 把希波吕托和留基伯、德谟克利特的论述进行了比较，参考 *Haeres.* i. 12. 1-2 和 i. 13. 1; *Aëtius* i. 3. 15, i. 18. 3, ii. 1. 4, ii. 2. 2, ii. 7. 2, i. 3. 16; 最后取自塞奥弗拉斯特, *Phys. Opin.* Fr. 8。

② “充实”意指物质，即原子；而虚空意指空间。

IX.32-34 薄，而相邻的原子在接触漩涡时不断结合。这样，被带到中心的各个部分相互聚合，地球就形成了。此外，随着原子从外流入，甚至外部的壳也逐渐增大，而因为在漩涡中旋转，它不断把所接触到的原子纳入自身。在这之中，有些部分挤在一起形成团块，这些团块最初是潮湿的，有如烂泥，但当它们变干，且和宇宙漩涡一起旋转时，它们最终产生火并形成星星。

太阳的轨道处在最外面，月亮的轨道离地球最近，其它天体的轨道处于这二者之间。所有星星都因高速运动而燃烧，太阳的燃烧因星星而加剧，月亮只是轻微地燃烧。（当……的时候，）日蚀和月蚀便会发生，（但黄道圈偏斜是因为）地球向南倾斜^①；北部地带总是浓雾弥漫，冰天雪地，寒冷刺骨。日蚀是罕见的，月蚀却屡见不鲜，这是因为它们的轨道不相等。正如世界所由产生一样，世界也因某种必然性而生长、衰朽以至消亡，至于这种必然性的本质他（没有）指明。

① 第尔斯是这样说的。但可参见 T. L. Heath 《阿里斯塔库斯》 p. 122, note 3, 他更倾向于认为是“星体轨道的偏斜”。也可以参见 Aët. iii. 12. 1-2 (Dox. Gr. p. 377)。

第七章 德谟克利特（公元前 460—前 357 年？）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是赫格西斯特拉图（Hegesistratus）的儿子，不过也有人说他是阿塞诺克里托（Athenocritus）或达玛西普（Damasippus）的儿子。他是阿布德拉本地人，也有人说他是米利都本地人。他是某些波斯祆教僧侣和迦勒底人的学生。因为薛西斯王曾受到德谟克利特的父亲盛情款待，便留下这些人服侍他，事实上希罗多德也讲述过这件事^①；德谟克利特自孩提时代起就跟随这些人学习了神学和天文学。后来他遇到了留基伯和阿那克萨戈拉，据说他比阿那克萨戈拉小四十岁。但法沃里诺在其《历史杂记》中告诉我们，德谟克利特曾谈到阿那克萨戈拉，说他关于太阳和月亮的观点并不是原创的，而源自古代，他只是剽窃了它们。据说德谟克利特对阿那克萨戈拉怀有某种敌意，对其宇宙起源论和心灵学说吹毛求疵，因为阿那克萨戈拉并不喜欢他。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如有些人所示，他如何可能成为他的学生呢？ IX.34-36

据德米特里乌的《同名人》和安提司泰尼的《哲学家的师承》记载，他曾游历埃及向祭司学习几何。他不仅去过红海，还去过波斯拜访迦勒底人。有人说他与印度的苦行僧也有联系，还去过埃塞俄比亚（Aethiopia）。还有，他在家里排行第三，也分得了财产。多数典据家认为，他选择了较少

^① 第尔斯说，这是对 Hdt. vii. 109, viii. 120 的一个随意的解释。

IX.36-38

的一部分，这部分是现金，因为他需要用以支付游历花销；此外他的兄弟也很狡猾，预计到他会做出这种选择。据德米特里乌估计，他大约分得一百多塔仑特，并花得干干净净。德米特里乌说，他非常勤奋好学，在房子附近的花园里隔出一间小屋，整天闭门苦读。有一天，他父亲牵来一头用以祭祀的牛拴在那里，而他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没有发觉，直到他父亲叫他去参加祭祀，并告诉他关于牛的事情。德米特里乌还说：“看来他也去过雅典，但并不急于出名，因为他鄙视名誉，虽然他认识苏格拉底，但苏格拉底并不认识他，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去了雅典，不过没人认识我。’”

塞拉绪卢说，“如果《对手》（*Rivals*）是柏拉图所作，那么德谟克利特就是那个不同于俄诺庇得（*Oenopides*）和阿那克萨戈拉的无名人物，他出现在对话中，和苏格拉底讨论哲学，苏格拉底对他说，这位哲学家像全能运动员。^①事实上，德谟克利特对哲学的方方面面都很精通，因为他曾研习过物理学和伦理学，而且不仅如此，还研习过数学和教育方面的常规科目，在艺术方面他也颇有造诣。”从他那里我们得到这样一句格言：“言是行的影子”。法莱勒的德米特里乌在其《苏格拉底的辩护》中断定，他甚至没有去过雅典。而这是为了作出一个更大的断言，即：他认为大城邦也不值得在意，因为他并不想凭借某个地方获取名望，而更愿使某个地方因他而出名。

他的品性也见之于他的作品。塞拉绪卢说，“他似乎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仰慕者。此外，他也提到过毕达哥拉斯本人，在他自己的一部题为《毕达哥拉斯》的著作中对之大加

① *Rivals*, 132 A - C.

赞扬。^① 看来他的所有观点都源于毕达哥拉斯，若不是时间间隔太长，人们可能早就视他为毕达哥拉斯的学生了。”雷吉翁的格劳科斯断言，他曾受教于一位毕达哥拉斯派成员，IX.38-40 而格劳科斯和他处于同一时代。此外，库齐库的阿波罗多洛认为他和菲罗劳斯住在一起。

安提司泰尼说，他采取各种手段训练自己，还经常独处，频繁出没于墓地，以检验自己的感官印象。这同一位典据家还说，在游历归来后，他不得不过一种卑微的生活，因为他花光了所有钱财；而因为贫穷，他的兄弟达玛苏斯(Damasus)经常接济他。但他不久就名声鹊起，因为他成功预言了一些未来之事；从那以后，人们认为值得把他当作神来供奉。^② 安提司泰尼说，有一条法律规定，凡挥霍祖产者不得葬于其所在城邦。德谟克利特对此心知肚明，他担心某些善妒的无耻之徒会告发自己，于是向人们高声诵读他最优秀的著作《大宇宙》(Great Diacosmos)，并得到了 500 塔仑特的奖励；不仅如此，他还获得了一尊铜像；在他去世后，即在他结束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后，他受到了国葬的礼遇。然而德米特里乌说，诵读《大宇宙》的并不是德谟克利特本人，而是他的亲戚，而且奖金额也只有 100 塔仑特；希波伯图也持这样一种说法。

阿里司托森在其《历史评注》(Historical Notes)中断定，柏拉图想烧毁他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德谟克利特的著作，但毕

① 第 46 节。

② *ὡς δὲ προσεπών... ἡ ξιῶθη*. 在 *oratio recta* 中的这句话打断了取自安提司泰尼的摘录，在德谟克利特凭借其科学知识来预测天气或者季节的故事中，这句话有所对应。参见 Pliny, *N. H.* xviii. 273, 341, 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 *Strom.* vii. 32。

IX.40-42 达哥拉斯派成员阿密克拉 (Amyclas) 和克利尼亚阻止他说, 这样做毫无裨益, 因为这些书已经广为流传了。还有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 柏拉图提到了几乎所有早期哲学家, 却唯独没有提德谟克利特, 甚至在需要反驳他的地方也没有提及, 显然这是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会使他不得不与这位哲学家的王子相对抗。无可否认, 蒂蒙^① 对他赞许有加^②:

在我所读到的最杰出人物当中, 这就是智慧的
德谟克利特,
他是演讲的护卫者, 是机敏的辩论家。

至于时间记载方面, 正如他本人在《小宇宙》(*Lesser Diacosmos*) 中所述, 当阿那克萨哥拉进入老年时, 他还是个年青人, 比他小四十岁。他说, 《小宇宙》是在攻陷特洛伊城 730 年后编纂的。据阿波罗多洛在《编年史》中记载, 他出生于第 80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③ 但塞拉绪卢在其题为《德谟克利特著作导读》的小册子中说, 他生于第 77 届奥林匹亚赛会的第三年,^④ 这样他就比苏格拉底大一岁。因此他应当就是阿那克萨戈拉的学生阿凯劳斯的同代人, 也和俄诺庇得的学派处于同一时代; 事实上他提到过俄诺庇得。此外他也提到过为巴门尼德和芝诺所主张的“一”的学说, 而这些人他的时代显然经常为人们论及; 他也提到过阿布德拉

① Fr. 46 D.

② 比较《伊利亚特》i. 263, iv. 341。

③ 公元前 460 - 前 457 年。

④ 公元前 470 - 前 469 年。

的普罗泰戈拉，人们公认这个人是苏格拉底的同代人。

阿塞诺多鲁在《漫步》的第八卷中说，希波克拉底曾前去探望他，他吩咐仆人端上鲜奶，仔细察看后德谟克利特宣称，这是一只刚产下第一胎小羊羔的黑色母山羊的奶；这令希波克拉底对他观察之精确非常吃惊。此外陪同希波克拉底来访的还有一个女仆，在第一天，德谟克利特向她打招呼说“早上好，小姐”，第二天则说“早上好，夫人”。事实上，这个姑娘在夜间已被诱失身了。 IX.42-44

关于德谟克利特的死，赫尔米波记述如下：在他年迈体衰将要死去时，他妹妹看到他可能在忒谟佛里亚节（the festival of Thesmophoria）期间去世而焦急万分，因为那样的话她将被禁止向女神拜祭。德谟克利特嘱咐她要心情愉快并每天给他送来热腾腾的面包。他把热面包放在鼻孔边，于是苟延残喘，熬过了忒谟佛里亚节。而三天的节日刚过，他就毫无痛苦地死去了，据希帕库斯说，那时他已活了109岁。

我在《帕美特洛》（*Pammetros*）^①中为他写了这样一段话^②：

祷告吧，有谁能像全知的德谟克利特那样智慧非凡，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当死神来临时，他令死神在房子里呆了三天，以热面包的蒸气伺候他。

这就是我们这位哲学家的生平。

① 这似乎表明第欧根尼·拉尔修至少写了三部著作，参见英译者在“导论”中的相关评论。——译注

② *Anth. Pal.* vii. 57.

IX.44-46

他的学说是这样的：宇宙的第一原则是原子和虚空，其他一切都只是被认为存在而已。诸世界是无限的，它们形成，消亡。任何东西都不能从无中产生，也不会转化为无。此外，原子在大小和数目上是无限的，它们在整个宇宙中以漩涡的形式产生，由此形成所有混合物——火、水、气、土；因为甚至这些也是由给定原子聚集而成。因为原子是坚硬的，所以它们不易损毁，也不变化。太阳和月亮就是由这些光滑、球形的团块（即原子）构成，与理性同一的灵魂亦是如此。我们的视觉产生于影像对眼睛的冲击。

万物都凭借必然性而产生，漩涡是创生万物的原因，他称其为必然性。运动的终结是平静，而平静并不等同于快乐（象一些人所错误解释的那样），而是一种状态，在其中灵魂继续处于平静并变得强大，不为任何恐惧、迷信或其他感情所扰。他称这为幸福（well-being）以及许多别的名称。事物的性质仅仅依靠习俗而存在；在本质上除原子和虚空外，无物存在。这些就是他的学说。

塞拉绪卢像整理柏拉图的著作一样，为他的著作列了一个清单目录，将之分成四个部分。

伦理学著作如下：

I.

《毕达哥拉斯》

《论智慧之人的性情》

《论冥界之物》

《三物之母（Tritogeneia）》（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一切可朽生命所依赖的三种事物都源自她。）

II.

《论男子汉的卓越》或《论德性》

《木卫五（Amalthea）的角》（《富足之角》）

《论宁静》

IX.46-47

《伦理学评注》：论“幸福”的那本书没有找到
伦理学著作就这么多。

物理学著作有：

III.

《大宇宙》（塞奥弗拉斯特的学派把这本书归给了留基伯）

《小宇宙》

《世界图解》

《论行星》

IV.

《论自然》，一卷

《论人的本质》或《论肉体》，这是《论自然》的第二卷
《论理性》

《论感觉》（有些编纂家把这两本书合起来编为《论灵魂》）

V.

《论气味》

《论颜色》

《论（原子的）不同形状》

《论形状的变化》

VI.

《证实》（上述著作的摘录）

《论影像》或《论对未来的预见》

《论逻辑》或《思想的标准》，三卷

《问题集》

以上是他的物理学著作。

以下著作没有归类：

《天体现象的原因》

《空气现象的原因》

《地球表面的原因》

《火和火中事物的原因》

《声音的原因》

《种子、植物和果实的原因》

《动物的原因》，三卷

《各种原因》

《关于磁铁》

这些著作还没有整理。

数学著作如下：

VII.

《论角的差异》或《论与圆周或球体的联系》

《论几何》

《几何学》

《数》

VIII.

《论无理线段和立体》，两卷

IX. 47 - 48

《广延》^①（《投射》）

《大年》或《天文学》、《历法》

《水钟（和天空）的争论》

IX.

《天空图解》

《地理学》

《极地图解》

《光线图解》

这些是数学著作。

文学和音乐作品如下：

X.

《论韵律与和谐》

《论诗》

《论诗歌之美》

《论和谐与不和谐的学问》

XI.

《关于荷马》或《论史诗正确措辞》和《论注释》

《论歌曲》

《论语词》

《词汇表》

文学和音乐作品就这么多。

关于技艺的有：

IX. 48 - 49

① 第尔斯比较了托勒密的 *Geogr.* vii. 7: ὑπογραφὴ τοῦ ἐκπετάσματος. ὑπογραφὴ δ' ἔσται καὶ τῆς τοιαύτης ἐκπετάσεως ἀρμόζουσά τε καὶ κεφαλαιώδης. ἡ τοιαύτη τῆς κυκλωτῆς σφαίρας ἐπιπέδῳ καταγραφὴ κτλ. 因此，题目“Ἐκπετάσματα”的意思可能是“环形球体在平面上的投射”。

XII.

《预兆》

《论饮食》或《营养学》

《医学养生法》

《论适应季节和不适应季节的事物的原因》

XIII.

《论耕作》或《关于土地测量》

《论绘画》

《策略论》，以及

《论穿戴盔甲作战》

以上是技艺方面的著作。

有人从他的注释摘录出如下著作独立列为如下：

《论巴比伦的神圣著作》

《论梅罗伊（Meroë）的神圣著作》

《环洋航行》

《论历史（的正确运用）》

一篇关于迦勒底的论文

一篇关于弗里基亚的论文

《关于发烧及那些因病致咳的人》

《合法的因果》

《手写的问题》^①

① χειρόγραφα 是对 Salmasius 的纠正，其根据是 Pliny, *N. H.* xxiv. 160 和 *Vitruvius*, iv. i. 14。手抄本给出的要么是 χέρνβα（指盆），要么是 χερνικά，其意思不太清楚；他们在 προβλήματα 之前改成了ῆ。

其它归于德谟克利特的作品或者是其著作的汇编，或者公认为伪作。关于他的著作及数目就介绍到这里。 IX.49-51

共有六人取名德谟克利特：(1) 我们当前所谈的这位哲学家；(2) 他的同时代人，开俄斯的一名乐师；(3) 安提戈纳提及的一名雕塑家；(4) 就爱菲索神庙和萨摩色雷斯城邦进行著述的一名作家；(5) 一位文风清丽的隽语诗作家；(6) 一个帕加马本地人，他以修辞学演讲而闻名。

第八章 普罗泰戈拉（公元前481—前411年）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是阿尔特蒙（Artemon）的儿子，或据阿波罗多洛以及狄浓在其《波斯史》的第五卷中记载，是迈安得里乌的儿子，他生于阿布德拉（这是本都斯的赫拉克利德在其《论法律》中记载的，还说普罗泰戈拉也为图里立了法），或据欧波利在其《谄媚者》中说，生于提奥斯；因为欧波利这样说：

我们在里面发现了提奥斯的普罗泰戈拉。

他和开奥斯的普罗狄科（Prodicus）公开进行朗诵并收取费用，柏拉图在其《普罗泰戈拉篇》^①中说普罗狄科声音低沉。普罗泰戈拉求学德谟克利特门下。据法沃里诺的《历史杂记》记载，后者^②的绰号是“智慧”。

普罗泰戈拉最早主张，每个问题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他甚至第一个以这种方式进行论辩。此外他在一部著作的开头这样写道：“人是万物的尺度，是是其所是的事物的尺度，也是不是其所不是的事物的尺度。（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of things that are that they are, and of things that are not that they are not.）”如我们从柏拉图的《泰阿泰德

IX.51-53

① 316A.

② 比较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Strom.* vi. 32 和《苏达斯辞典》s. v. Δημόκριτος.

篇》所知，他常说，灵魂若没有感官就什么都不是，^① 以及，一切事物都是真实的。在另一部著作中他这样开篇：“关于诸神，我无法知道他们存在或不存在。因为有许多障碍阻碍我们的认识，既包括问题的晦涩，也包括人生的短促。”正因为这本书的导言，雅典人驱逐了他，他们派人到处向那些藏有其著作复本的人收集他的书，然后在集市上统一焚毁。

他第一个索取了一百命那学费，也第一个区别动词时态，强调把握正确时机的重要性，第一个设立辩论赛，并把他们这一行的技巧传授给论敌。此外，他在辩证法中忽略意义，看重语辞上的诡辩；他是整个诡辩家族的开山鼻祖，而这些人现在仍有很多非常活跃；其程度如此，以致蒂蒙^②也这样谈到他^③：

普罗泰戈拉，全人类的典范，
我以为，他非常狡猾，能用语辞作战。

他也第一个引入了所谓的“苏格拉底式”讨论方法。此外，如我们从柏拉图的《欧绪德谟篇》所知，^④ 他第一个在讨论中使用安提司泰尼所努力证明的“矛盾不可能”的论证，并如辩证论者阿尔特米多鲁（Artemidorus）在其《答克律西波》一文中所说，他第一个指出如何攻击和反驳任何已

① 152 A sq.

② Fr. 47 D.

③ 比较《伊利亚特》xv. 679。

④ 286 c.

IX.53-55

定命题。他也发明了可以让搬运工把重物扛在身上的肩垫，这是亚里士多德在《论教育》中告诉我们的；因为他本人就曾是一名搬运工，伊壁鸠鲁在某个地方说起过这一点。^①而这就是德谟克利特收他做学生的原因，因为德谟克利特看到他捆绑木柴很有技巧。他最早把演讲划分为四部分，即愿望、提问、回答、命令；^②另有人划分为七部分，即叙述、提问、回答、命令、复述、愿望、召唤；他称这些为演讲的基本形式。阿尔基达玛把演讲分为四个层次，即肯定、否定、提问、演说。

普罗泰戈拉公开诵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诸神》，其导言我们在上文已经引用；他在雅典的欧里庇得斯家中朗读了它，或如其他人说，是在玛伽克利德（Megacledes）家中。另有人认为地点是吕克昂，朗诵者是他的门徒塞奥多图的儿子阿卡戈拉（Archagoras），这个人向普罗泰戈拉奉献了悦耳的噪音。普罗泰戈拉的告发者是四百人之一的波利泽鲁的儿子皮索多鲁（Pythodorus）；亚里士多德则说是欧亚塞卢（Euathlus）。

普罗泰戈拉的现存著作有：

《论辩的技艺》

《论摔跤》

《论数学》

《论国家》

《论抱负》

① 即在一封书信中，Περὶ ἐπιτηδεύματων，比较 *Athen.* viii. 354 c。

② 粗略地对应于愿望的、陈述的、命令的。

《论德性》

《论事物的古老秩序》

《论哈得斯的居民》

《论人的劣行》

《训诫书》

《论收费的法庭辩论演讲》，两卷，由对立的论辩构成

以上是他的著作清单。^① 此外，柏拉图还写了一篇关于他的对话。

菲罗科鲁说，普罗泰戈拉航行前往西西里时，他乘坐的船沉没了，欧里庇得斯在其《伊克西翁》（*Ixion*）中也暗示了这一点。据一些人说，他近九十岁时在一次旅途中去世；阿波罗多洛则认为他享年七十岁，其中作为智者的生涯是40年，还认为他的鼎盛年在第84届奥林匹亚赛会^②期间。

我为他写了下面这首隽语诗^③：

普罗泰戈拉，我听说了关于你的传闻
你死于暮年，当时你正要逃离雅典；
因为色克洛普镇决定将你驱逐；
但是，尽管你逃离了雅典，却不能逃脱下界的
地狱。

① 这个书单明显是有缺陷的，因为普罗泰戈拉的两部最有名的著作（前文第51.54节）都没有出现在这个书单中。

② 公元前444 - 前441年。

③ *Anth. Pal.* vii. 130。

有故事说，有一次普罗泰戈拉向他的门徒欧亚塞卢收取学费，后者答道：“但我还没赢得一场论辩呢。”“不，”普罗泰戈拉说，“如果我赢了你，我一定能得到报酬，因为我赢了；而如果你赢了，那我还是可以得到，因为你赢了。”

另有一个普罗泰戈拉是天文学家，欧佛里翁曾为他写了挽歌；第三个普罗泰戈拉是斯多亚派哲学家。

第九章 阿波洛尼亚的第欧根尼^①

阿波洛尼亚的第欧根尼 (Diogenes of Apollonia) 是阿波罗塞米 (Apollonhemis) 的儿子，他是一位自然哲学家，非常出名。安提司泰尼认为他是阿那克西美尼的学生；但他生活在阿那克萨戈拉的时代。如法莱勒的德米特里乌在其《苏格拉底的辩护》中所述，^② 他在雅典极不受人欢迎，以致差点丢掉性命。 IX. 57-58

第欧根尼的学说如下：^③ 气是万物的元素。世界在数目上无限，存在无限的虚空。气通过凝缩和稀薄形成世界。无不能生有，有也不能消亡为无。大地是球形的，其中心被有力地支撑着，它的构成决定于由热造成的旋转和由冷引起的凝固。

他的文章这样开头：“在每篇演说的开始，我以为，人们应该立论清晰无误，解释简单而有威严。”

① 当把这位早期哲学家插在被认为是德谟克利特的学生的普罗泰戈拉和阿那克萨库之间时，我们不禁感到奇怪。对此可以给出的唯一解释是严格考虑我们的作者对主题的熟知程度。曾经有位士麦拿的第欧根尼，他是阿布德拉学派 (the school of Abdera) 的无名拥护者。第欧根尼·拉尔修，或更可能是他的一位典据家，把这位德谟克利特派成员与早期的、更知名的阿波洛尼亚的第欧根尼给混淆了。他居然没有写开俄斯或瑙西芬尼的梅特罗多洛的生平，这一点也十分奇怪。

② 即阿那克萨戈拉。

③ 第尔斯 (*op. cit.* p. 144) 比较了普卢塔克, *Strom.* Apud Euseb; *Proep. Evang.* i. 8. 13; Aëtius i. 3. 26; 塞奥弗拉斯特, *Phys. Opin.* Fr. 2。

第十章 阿那克萨库

阿那克萨库 (Anaxarchus) 是阿布德拉本地人，师从士麦拿的第欧根尼，^① 后者师从开俄斯的梅特罗多洛，这个人常说他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他知道自己无知；而梅特罗多洛是开俄斯的涅萨斯 (Nessas) 的学生，不过有人说德谟克利特曾教过他。阿那克萨库曾随从亚历山大，其鼎盛年在第 110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② 他是塞浦路斯僭主尼科克勒翁 IX.58-60 的死对头。有一次，亚历山大在宴会上问他菜的味道如何，据说他答道：“哦，国王，一切都很出色；只是缺样东西，某位总督的头应该供上餐桌。”这是对尼科克勒翁的极大嘲讽，这个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亚历山大大国王去逝后，阿那克萨库不得已定居塞浦路斯，尼科克勒翁把他抓了起来，扔入捣钵，命人用铁杵把他捣死。而他对这些惩罚毫不在意，还做了那次著名的演说：“捣吧，捣这个装着阿那克萨库的钵子吧；你们捣的不是阿那克萨库。”于是尼科克勒翁命人把他的舌头割下来，据说他咬下舌头朝他吐了过去。下面是我为他写的诗：^③

① 这里提到第欧根尼是为了连接德谟克利特和阿那克萨库。参见第 468 页注释 c。比较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Strom.* i. 64, p. 301 D: Δημοκρίτου δὲ δ' αὖ καυσταὶ Πρωταγόρας ὁ' Ἀβδηρίτης καὶ Μητροδόωρος ὁ Χίος, οὐ Διογένης ὁ Σμυρναῖος, οὐ Αὐάξαρχος, τούτου δὲ Πύρρων, οὐ Ναυσικράτης; Euseb, xiv. 17. 10; Epiphanius, *De fide*, 9, p. 591.

② 公元前 340 - 前 337 年。

③ *Anth. Pal.* vii. 133.

捣吧，尼科克勒翁，想捣多狠就捣多狠：它只不过是个钵子。继续捣吧；阿那克萨库自身是永恒的，因为它和宙斯住在一起。当珀尔塞福涅用她的梳子拉扯你一会儿后，她会说出这样的话：“滚开，卑鄙的磨坊主！”

因为他生活坚忍自足，人们称他快乐之人。他还能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使人们变得理性。无论如何，亚历山大起初以为自己是神，而阿那克萨库成功地改变了他的认识；因为他看到鲜血从亚历山大的伤口流出，于是他用手指着说，

看，这是血，而不是
在神圣的诸神的血管里流淌的灵液。^①

普鲁塔克则认为这句话是亚历山大对他的朋友说的。^②还有一次，阿那克萨库为亚历山大的健康祝酒，他举起酒杯说：

凡人的碰杯声将使一位神降临。^③

① 《伊利亚特》v. 340。

② *Vit. Alex.* c. 28.

③ 欧里庇得斯，《俄瑞斯忒》，271。

第十一章 皮浪（约公元前360—前270年）

IX.61-62

据狄奥克勒记载，埃利斯的皮浪（Pyrrho）是普雷斯塔库（Pleistarchus）的儿子。阿波罗多洛在《编年史》中说，他原先是个画匠。我们从亚历山大的《哲学家的师承》中获知，他从学于斯提尔波的儿子布里松。^① 后来他又跟随阿那克萨库游学四方，甚至与印度的苦行僧和波斯袄教僧侣相往来。这使他接受了一种最高贵的哲学，而据阿布德拉的阿斯卡尼（Ascanius）说，这种哲学所采取的形式是不可知论和悬置判断。他否认事物有高贵和高贵、公正和不公正之分。^② 因此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他认为没有什么东西真实存在，指导人们行为的只是风俗和习惯；因为没有任何事物依其本性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他的生活方式与其学说相一致，他从不逃避任何事物，不做任何预见，而是直面一切危险，无论是撞车、摔跤、被狗咬还是其他，总之，他从不让感官武断地断定什么。卡里斯都的安提戈纳告诉我们，他的朋友总是紧紧跟随他，帮他脱离险境。但埃涅西得姆（Aenesidemus）说，建立在悬置判断基础上的只是他的哲学，他在日常行为中其实并不缺乏预

① Roeper 的推测性校补 Βρύσσωνος ἢ Στίλπωνος 认为，这里应该用“在斯提尔波或布里松之下”代替“斯提尔波的儿子布里松”。无论如何，年代学的考证看来排除了这样一种推测，即皮浪或者是斯提尔波的学生，或者是布里松的学生。

② 即，一个具体的行为不比不正义更正义。

见。他活到将近 90 岁才去世。

这些是卡里斯都的安提戈纳在他关于皮浪的书中所说的。起初他是一个贫穷而又默默无闻的画匠，在埃利斯的体育场里，至今还存有他画的火炬接力赛运动员的画像，水平很一般。他躲避尘世，离群索居，很少在亲戚中露面。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曾听到一个印度人这样指责阿那克萨库：如果他自己在宫廷里谄媚奉承国王，那么他永远也不能教给别人善的事物。他任何时候都镇定自若，泰然安详。即使你在他演说时离开，他也会在没有听众的情况下把话讲完，尽管他年轻时也很草率匆忙。^① 我们还知道，他经常不声不响地离开家庭，和萍水相逢的人结伴四处游荡。有一次阿那克萨库跌入泥坑，他径自走过而没有去拉他一把。别人都谴责他，而阿那克萨库本人却赞赏他的冷漠和无动于衷。

有一次，人们发现他和自己说起话来，便问其故。他回答说正在培养善。在辩论中，没有人敢轻视他，因为他既能作长篇演讲，也能应付诘问。甚至连璫西芬尼在一个年青人为他所吸引时也说，在气质上我们无论如何应追随皮浪，在学说上则追随他自己。璫西芬尼经常提到，伊壁鸠鲁十分敬重皮浪的生活方式，不时向他打听皮浪的情况。皮浪深受母邦人民的尊敬，他们推选他为祭司长，并且由于他的缘故，他们投票赞成免征一切哲学家的税款。

此外，很多人纷纷效仿他的这种不问世事的生活方式，

^① 这里第尔斯也许应该在正文里插入类似这样的话：“很容易为群众的掌声所激动并且追求名声”。

IX.64-67 所以蒂蒙在其《皮托》(Pytho)^①和《西利篇》^②中这样说:^③

啊!皮浪,啊!年老的皮浪,
你是怎样摆脱诡辩家的奴役,
摆脱他们的梦幻和虚荣的呢?
你是如何脱身于那些巧妙的骗局
和貌似真理的戏法的呢?
你对这样一些事情毫不关心:
什么样的风会把希腊吹向何方;
这些风从何处刮来。

在《狂想》(*Conceits*)中则写道:^④

皮浪,我的心多么渴望知道,
你那心灵的安详为何流淌得那么自由自在;
茫茫人海中为什么只有你才像一个神?

狄奥克勒说,雅典人授予皮浪公民权,以表彰他杀死色雷斯人科提斯(Cotys)。埃拉托司泰尼在《论财富和贫穷》(*On Wealth and Poverty*)一文中说,他和作助产婆的姐姐相依为命——他姐姐经常拿些东西到集市上去卖,比如家禽、

① 从《皮托》中引的这段文字现已佚失。

② Fr. 48 D.

③ 《伊利亚特》ii 769;《奥德赛》xvi. 465。

④ Fr. 67 D.

猪之类的，而他则在家里打扫卫生，但对他所做的事情不怎么关心。据说他的淡漠从他清洗乳猪表现了出来。有一次，他因他姐姐（她叫菲利斯塔（Philista））而大发雷霆，有人为此责难他，而皮浪说，我们不应该对弱女子表现过于冷淡。还有一次，一条恶狗扑向他，把他给吓着了，有人为此批评他，他回答说，要完全摆脱人的弱点并非易事；但是人们应当竭尽全力与现实抗争，如果可能的话，用行为抗争；不可能的话，则用言辞。

据说有一次他受了伤，人们用败血性药膏给他做手术和碱疗，他不过只是皱皱眉头。蒂蒙也详尽描述了他的性情，IX.67-69 还把关于他的这些记述送给了皮托。他的朋友，雅典人腓洛，经常说他最喜欢德谟克利特，其次是荷马；他崇拜荷马，经常引述如下诗句：

人的生命就像树上的叶子。^①

他崇拜荷马也是因为，荷马经常把人比作黄蜂、苍蝇和飞鸟；他也常常引述这样一些诗句：

哎，朋友，你死去了；为什么这么哀叹你的命运呢？

帕特洛克勒（Patroclus）也死了，他的命还没你的好呢。^②

① 《伊利亚特》vi. 146。

② 《伊利亚特》xxi. 106 f。

他还引述荷马作品中所有那些揭示人的反复无常、徒劳无功和幼稚愚蠢的章节段落。^①

波西多纽也讲述了一个关于他的这类故事。有一次，他乘船出海，遇到了风暴，和他同船的人都惊慌失措，他却若无其事，指着船上一头正在吃食的小猪，对他们说，这就是智慧之人所应具备的宁静状态。唯独努门纽斯（Numenius）把一些积极的信条归给了他。他有很多出名的学生，其中尤其有个叫欧律罗库的人，这个人没能做到他的要求；因为，据说有一次，欧律罗库在盛怒之下抓起还挂有肉的烤肉叉，把一个厨师一直追赶到了集市上。在埃利斯，有一次他让学生的问題弄得尴尬不堪，以致脱下衣服游过了阿尔甫斯河。

IX.69-71 蒂蒙也说，他对诡辩派最为痛恨。

此外，腓洛也有一种自言自语的习惯，下面的诗句对他有所提及：^②

是呀！那就是腓洛，他远离人群，自安其暇，
不再纠缠于意见和争吵。

① 看来，可以追溯至卡里斯都的安提戈纳的材料到此停止了。而第 69-108 节的这一长段的资料来源（第 115-116 节讨论怀疑论的师承肯定与之有关）也并不清楚。也许可以猜测，第欧根尼·拉尔修可能出于对这一学派的偏爱（比较第 109 节）才劳力费神搜集了尽可能多的新材料。如果不是出于个人偏好，很难想象一个传记作家会这么看重阿波洛尼德对蒂蒙献给台比留·凯撒的《西利篇》的评论。据说第欧根尼·拉尔修曾读过一篇有关怀疑主义的专题文章，他要么已经复制了，要么想去复制这篇文章。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就和拉笛考斯的安提俄库（第 106 节）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第 87 节）同时代，无论如何也不会比他们早。

② 比较《奥德赛》xxi. 364。

除了这些，皮浪的学生还有阿布德拉的赫卡泰乌、佛利乌斯的蒂蒙（也就是《西利篇》的作者，稍后我们会详细介绍），以及提奥斯的瑙西芬尼。有人说瑙西芬尼后来成了伊壁鸠鲁的老师。所有这些都依其老师的名字称作皮浪派（Pyrrhoneans）；但人们也常常根据他们所恪守的原则把他们称作阿颇勒提派（Aporetics）、怀疑派（Sceptics）、厄斐克提派（Ephectics），甚或考究派（Zetetics）。我们称他们为考究派或探究者，是因为他们总是在寻求真理；称他们为怀疑派或追问者，是因为他们总是在寻找答案，但从未找着；称他们为厄斐克提派或存疑者，是因为他们在探究过程中的心灵状态——我指的是，他们悬置判断；最后，称他们为阿颇勒提派或陷入迷茫中的人，是因为不只是他们，甚至那些独断论哲学家也经常陷入迷茫。而皮浪派当然是因皮浪而得名。但泰奥多西（Theodosius）在其《怀疑论章节》（*Sceptic Chapters*）中不同意把怀疑主义叫作皮浪主义；因为我们如果尚未把握心灵的动向，就不能确切把握皮浪的原意。而如果我们连他的原意都不知道，我们也就不能称作皮浪主义者。此外（泰奥多西说），事实上皮浪不是怀疑主义的创立者；他也没有提出任何肯定的学说；而所谓皮浪主义者应该是那些其生活方式与皮浪相似的人。

有人把荷马称为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因为对同一问题，他总是在不同场合作出不同回答，从来没有给出过确定的或独断的答案，在这一点上荷马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他们还认为，希腊七贤的格言都是怀疑主义的；比如，“守中道”和“誓言是近在咫尺的诅咒”，这里的意思是，一个人坚定、真诚地发下誓言就等于把诅咒放在了自己头上。另外，具有怀疑主义倾向的还有阿基罗库和欧里庇得斯，阿基罗库曾这样

IX. 71 - 72

说：①

哦！格劳科斯，勒普提涅之子，
人的灵魂好像只是宙斯派送下来的短暂一天。

欧里庇得斯如是说：②

伟大的神啊！他们怎能说
可怜的凡人拥有心灵和思想呢？
我们不要服从您的意志吗？
我们不是您所希望的样子吗？

此外，人们认为塞诺芬尼、爱利亚的芝诺和德谟克利特也是怀疑论者：塞诺芬尼之所以是，是因为他说过这样的话：③

没有人能看到那显明的真理，也没有人认识
它；

芝诺之所以是则因为他推翻了运动：“运动物体既不在它所在之处，也不在它不在之处运动”；德谟克利特则因为他摒弃了事物的属性：“意见认为存在热和冷，但实在只是原子和虚空”，以及，“我们对真理一无所知，因为真理在深

① Fr . 70 B.

② Supplices, 735 - 737.

③ Fr . 34 D.

井之中。”^① 柏拉图也把真理留给了诸神和诸神之子，而只追求可能的解释。^② 欧里庇得斯说：^③

有谁知道，死乃为生，
而凡人的所谓生命，不过是死？

IX.73-74

恩培多克勒也说：^④

所以，这些东西凡人既列数不出，也看不到，
更不能在头脑中设想它们。

在这句话之前还有一句：^⑤

除自己的经验外，每个人都不相信任何东西。

甚至赫拉克利特也说：“我们不要去臆想什么是可能的这样一些最深奥的问题。”^⑥ 此外希波克拉底也表现出自己具有两面性，但只有人才是这样。而在他们所有这些人之前，荷马说：^⑦

① 这个谚语表达是不确切的，ἐν βύθῳ的字面翻译应该是“在深渊之中”。

② 《蒂迈欧篇》40 D.

③ Nauck, T. G. F.², Eur. 638; Polyid. Fr. 7.

④ Fr. 2, l. 7.

⑤ 同上, l. 5.

⑥ Fr. 47 D, 48 B.

⑦ 《伊利亚特》xx. 248-250.

凡人的舌头是易曲的，其中包藏着数不清的流言；

以及，

言辞的牧场何其广阔，这里那里一望无垠；

以及，

你说的话随后就会返回你自身。

在这里荷马指的是：相互对立的说法有同等的价值。

IX.74-76 于是，怀疑论者不断忙于^①推翻所有学派的学说，但从未阐述他们自己的主张。尽管他们也会提及和解释其他学派的理论，他们自己却从未做出任何确切的断言，甚至也没有说要不做任何断言。他们的怀疑是如此彻底，以致他们甚至拒绝说他们不做任何断言，比如，他们说，“我们不肯定任何东西”，因为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表明在肯定什么东西。他们说，我们提出各种理论，为的是表明我们的态度绝不轻率冒失，这正如，如果我们确实同意这些理论的话，我们就会依照它们行动。“我们不肯定任何东西”这句话正表现出了他们那种恒稳的心态；这一点也见之于他们的其他类似表述，例如，“（一事物）并不比（另一事物）更……”、“任一命题都有对应的相反命题”，等等。而“（一事物）并不比（另一事物）更……”这句话也可以作肯定意义上的理解，

① διετέλω (不完全的)。

即意味着两事物相似；例如，“海盗并不比说谎者更邪恶”。但怀疑论者是在否定意义上、而不是在肯定意义上理解它的；这正如人们在反驳论辩时所说：“斯库拉（Scylla）^①和客迈拉（Chimaera）^②，哪一个都不比另一个有更多的存在”。有时，“比……更……”本身就是用来做比较的，例如我们会说，“蜂蜜比葡萄更甜”；有时它既用于肯定意义，也用于否定意义，比如我们会说，“德性的益处比它的害处更多”，因为在说这句话时我们指的是，德性有益而无害。然而，怀疑论者甚至也反对“（一事物）并不比（另一事物）更……”这种陈述。因为，正如先入之见（forethought）不比不存在更存在，那么“（一事物）并不比（另一事物）更……”也不比不存在更存在。这样，正如蒂蒙在其《皮托》中所说，这一说法意味着取消所有决断，意味着拒绝表示同意。他们的另一陈述，即“任一命题……”，^③也同样迫使我们悬置一切判断；因为如果命题与事实不符，而对立的命题都有同等分量的话，那么对真理的否定也就在所难免。但即使这一命题也有其对应的反题，因此在推翻其他命题后，它也会反过来推翻自身，这就像泻药，在把其他东西排出去后，反过来也把自己给毁灭了。 IX.76-79

对此独断论者（dogmatists）的回答是：他们（不仅）不否定命题，反而明确地肯定它。这样，他们仅仅把语言用作奴仆，因为对一个命题的反驳只有通过另一个命题才有可

① 神话中吞吃水手的六头十二手的女海妖。——译注

② 吐火兽。——译注

③ 即“任一命题都有对应的相反命题”。（上文第74节）

能。^① 正如我们习惯说不存在空间这样的事物，但为了进行论证（尽管不是为了作出肯定的断言），除了谈及空间我们别无他择；同样，正如我们说无物产生于必然，但又不得不谈及必然。这就是他们通常给出的解释。尽管事物表现出来是这样那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只是看起来如此。他们经常说，他们进行探究，但并不判断（thoughts），因为尽管判断显然是思想，但只是这样的事物——在其中感觉也占有一定的分量。

因此，正如埃涅西得姆在其《皮浪主义者》（Pyrrhonics）的引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皮浪派的原则只是关于现象和各种判断的一种汇报（report），在这种汇报中，所有事物都被认为相互影响，而且在相互对照之下，它们显得毫无规则，混乱不堪。对于他们所怀疑的各种矛盾，他们首先揭示出事物获得人们信任（credence）的方式，然后以同样的方法摧毁人们对它们的信念；因为他们说，人们给予这些事物以信任要么是感觉所一致同意的，要么这种信任从未，或至少是极少发生变化，这正如那些已经约定俗成的或为法律所规定的事物一样，也如那些易于满足或激起人们好奇心的事物一样。然后，以那些与导致信念的事物相对立的事物为基础，他们表明，对立两边的可能性是同等的。

IX.79-81

疑难（perplexities）产生自现象之间或判断之间的一致^②，他们把这些疑难按十种不同的论证进行分类。在这十

① 在这里（就像第104节一样），作者本人，无论是第欧根尼·拉尔修还是他的资料来源，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怀疑论者；比较导言第13页。

② 然而，如果我们像 Reiske 那样把 τὰς 改作 τῆς 的话，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对我们感觉之间或观念之间的（所假定的）一致的那些反对，可以在十个论证中加以分类”。

种论证中，实在事物显得复杂多变。以下就是他们所提出的论证。^①

第一个论证关于各种动物对给它们以快乐或痛苦、有益于或有害于它们的事物的不同反应。由此可以推出，它们并不从同样的事物中获得同样的印象。由于这种分歧，所以就要悬置任何判断。有些动物不是通过交配繁殖的，例如，火生物、阿拉比的凤凰和蠕虫。另一些动物是通过交配产生的，如人类及其他动物。有些动物具有这样的特征，有些动物又具有那样的特征。因而它们的感官也互不相同，例如，鹰的眼力最锐利，狗的嗅觉最灵敏。如果动物的感官（例如眼睛）互不相同，那么在它们之中所产生的印象自然是有差别的。对于山羊来说，葡萄藤美味可口，对于人类说却苦涩难咽；鹤鹑在青松上活蹦乱跳，而人这样做却有生命危险。猪可以吃粪，马却不行。

第二个论证涉及人的本性和特质。例如，亚历山大的管家德谟丰（Demophon）在阴凉处感到暖和，在阳光下却冻得发抖。据亚里士多德记载，^② 阿戈斯的安德戎（Andron）滴水未沾而穿越了利比亚的干涸沙漠。此外，这个人想行医，那个人想种地，还有人想经商。同样的生活方式对一个人有害，可对另一个人却有益。由此可得，判断必须悬置起来。

IX.81 - 83

第三个论证关于感官通道之间的差异。例如，一个苹果用眼睛看其颜色是浅黄色的，用嘴尝其味道是甜的，用鼻子闻其气味是香的。同一形状的物体在不同镜子中其形状显得颇不相同。由此可得，所呈现的事物并不比不同的事物更是

① 比较塞克斯都·恩披里科，*Pyrrh. Hyp.* i. § § 36 - 163。

② Fr. 103 Rose.

这个事物。

第四个论证是关于状态差异和一般变化的。例如，健康、疾病、睡眠、清醒、高兴、悲哀、年轻、年老、勇敢、恐惧、缺少、满足、憎恨、喜爱、热、冷，更不用说呼吸顺畅和呼吸不畅了。由于状态不同，所获得的印象也就多种多样，即使是精神失常者也不违反自然；要不为什么他们与我们大不相同呢？我们认为，太阳是静止不动的。蒂塞劳（Tithorea）的忒翁经常在睡梦中行走。伯里克利的奴隶也经常在做房顶上做同样的事。

IX.83-85

第五个论证涉及习俗、法律、传说信仰、国家之间的条约及各种独断学说。这一类包括对美的和丑的、真的和假的、善的和恶的事物、对神以及对现象世界的产生和消灭的认识。很显然，对同一件事情，有些人认为是正义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不正义。有些人认为是善的，另一些人却认为是恶的。波斯人觉得一个人跟他的女儿结婚十分自然，而希腊人却认为这极不合法。据欧多克索在其《周游世界》（*Voyage round the World*）的第一卷中记载，马萨格塔人（*Massagetae*）共妻，而希腊人则不然；西里西亚人（*Cilician*）乐于做海盗，希腊人则不愿意做。不同的人信奉不同的神；有些人相信天命（*providence*），另一些人则不相信。人死之后，埃及人给尸体搽上香油，罗马人把尸体埋了，而帕奥尼亚人（*Paeonian*）却把它们扔入湖中。至于谁正确，我们还是别作判断吧。

第六个论证是关于事物之间的混合和分有。因为事物之间都是互相混合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纯粹的自身。而总是与空气、光线、潮湿、坚固、热、冷、运动、蒸发以及其他力量相联系。紫色在阳光下、月光下和烛光下所呈现出来

的色泽是有差别的。我们自己的肤色在中午和傍晚也显得有所不同。一块在空气中需要两个人抬的岩石，在水中却极易搬动，这要么是因为岩石确实沉重，水把它抬了起来，要么是因为岩石是轻的，空气增加了它的重量，我们对油膏的内在性质的知识并不多于我们对原油的知识。

第七个论证关乎距离、位置、地点及地点的占据者。根据这个论证，大的事物显得很小，方的东西显得很圆。平滑的东西显得凹凸不平，笔直的东西显得弯弯扭扭，无颜色的东西显得有颜色。太阳由于距离太远，所以显得很小。一座山峰在远处看来云雾缭绕，平平正正，到近处看却是犬牙交错。此外，太阳在早晨升起时是一种样子，到中午当顶又是另一种样子。同一物体在树林中和在原野中便显得不同。印象根据对象的位置不同而变化。斑鸠的脖子根据扭动的方式不同而显得不同。因此，离开地点和位置要认识这些事物是不可能的。它们的本性是不可知的。

IX. 86 - 88

第八个论证是关于事物的质和量的。如热或冷、快或慢、有色彩或无色彩、适量饮酒可增强体质，而饮酒过度则会伤害身体。食物和其他东西也是这样。

第九个论证是关于常见、奇特或罕见的。对经常碰到地震的人来说，地震平淡无奇。天天可以看到太阳也觉得它不足为奇。^① 这第九个论证法沃里诺当作是第八个。塞克斯都(Sextus)和埃涅西德姆当作是第十个，此外，第十个论证塞克斯都放在第八个的位置上，法沃里诺则把它放在第九个的位置上。

第十个论证是关于互相联系的，即轻和重、强与弱、大

① 比如，与彗星相比；比较塞克斯都·恩披里柯，*Pyrrh. Hyp.*, i 141。

与小、上与下之间的关联。例如处在右方的事物并不是本性使然，而是由于它与其他事物的相对位置而被这样认为的；如果其他事物的位置变化了，那么这个事物就不再处在右方。同样，父亲和兄弟也是相对的东西。白天与太阳相关。所有的事物都与我们的心灵相关联。相对的东西自身是不可知的。

以上就是怀疑派的十个论证。

IX.88-90

而阿格里波（Agrippa）和他的学派又另加了五个论证，^①这五个论证分别产生自意见的分歧（disagreement）、无穷倒退（extension ad infinitum）、相对性（relativity）、假设（hypothesis）和循环推导（reciprocal inference）。产生自意见分歧的论证表明，无论是关于哲学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疑问，人们都充满纷争，极为混乱。产生自无穷倒退的论证拒绝承认那些有待证明的事物获得了牢固的确立，因为人们对一事物的信念要求以另一事物为根据，如此下去直至无穷。产生自相对性的论证宣称，一事物绝不可能通过自身而被把握，而只能通过与他物相关联而被把握。因此所有事物都是不可知的。产生自假设的论证发生于这样的情况，即人们认为你必须把事物的最基本的东西当作它们自身就值得信任，而不是假定它们如此，这种假定是无用的，因为其他人会采取相反的假设。产生自循环推导的论证见之于这样的情况，即那些用来证明某种要求被证明的事物的东西，自身又需要从后者借用证据，例如，如果某人想以皮肤排出污物为根据来证明毛孔存在的话，他不得不以这一点（即毛孔存在）作为皮

①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Pyrrh. Hyp.*, i. 37: ὁ γὰρ οὐκ οἶσιν ὅτι ποτὶ τὸ ὁπρὸς τι. 阿格里波在这里想用他自己的五个论证代替前面的十个论证。

肤排出污物的证据。^①

他们否认一切证实、标准、标志、原因、运动、学习、生成，否认存在着本性上善的或恶的事物。他们指出，所有的证实要么由已经证实过的事物构成，要么由无法证实的事物构成。如果证实是由已经证明过的事物构成的，那么这些事物也需要证实，由此下去，直至无穷；如果是由无法证实的事物构成的，那么无论是全体、是部分抑或是每一步骤，都是可疑的，整体则无从证实。^② 他们补充说，如果你认为有不需要证实的事物，那么你肯定是个罕见的天才，没有认识到你首先就必须证实你所提及的事物自身是可信的。我们甚至不能从有四种元素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元素有四种。此外，如果我们不相信特殊的证实，我们就不能接受由它们所产生的一般性结论。为了知道一个论证是否构成了证实，我们就需要一个标准；再者，为了知道这是一个标准，我们就需要证实。因此，两者都是不可理解的，因为要证实任何一个都必须涉及另一个。可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证实，我们又怎么去把握尚未明白的事物呢？因为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明白事物是否显得这样，而是为了搞清事物在本质上是否是这样。

IX.90-92

注意到从假设中引伸出来的结论只可以适当地被看作是断定而不是探索，他们便宣称独断论哲学家都是傻瓜。运用这种论断，人们甚至可以为赞成不可能性而辩论。至于那些

① 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循环论证。

② 比较塞克斯都·恩披里柯，*Pyrrh. Hyp*, ii. 185。那里是这样说的：“独断主义者断言：怀疑派反对证明的观点要么可以论证，要么不可论证。如果不可论证，他们的观点就不能成立（即不存在论证这样的东西）；如果可以论证，怀疑派在假定论证存在的同时就驳斥了自身。”

IX. 92 - 94

认为我们不当从周围环境来判别真理或者说不应当根据在自然中所发现的东西来立法的人，他们常说，这样的人是把自己变成了万物的尺度，没有看到每个现象的显现都具有一定的次序（disposition），并且跟周围环境处于一定的相互联系中。因此我们必须断定：要么一切都是真实的，要么一切都是虚假的。因为如果只有一些事物是真实的（而另一些事物是虚假的），那我们怎么区别它们？用感官不行。感觉领域中的事物都处于争论之中，因为它们都以同等的地位显示给感官。鉴于同样原因，用心灵（mind）也不行。但撇开这些官能就没有其他途径可帮助我们去判别。因此他们说，每个试图对任何可感的或可知的事物作出硬性论断的人，必须首先证明关于这个事物的各种现成意见。这些人驳斥这个学说，另一些人驳斥另一个。但事物必须要么通过可感事物，要么通过可知事物加以判断。这二者都是可争论的，因为对有关可感事物和可知事物的意见不可能作出判断。如果思想中的矛盾迫使我们摒斥任何一个，那么，那个被认为可以判别一切的标准同样必须被推翻。我们必须认为每个论断都具有同等的价值。他们还指出，我们在研究现象时的伙伴要么是可信的，要么是不可信的。如果他是可以相信的，那么对那个现象对他显得刚好相反的人，他就无以作答；^①正如我们的朋友对显现于他的东西的描述是可信的一样，他的对手也是可信的。如果他是不可相信的，那么当他描绘显现于他的东西时，人们实际上并没有相信他。

我们决不能断定使我们信服的事物确是真实的。因为同一件事情并不使每一个人都信服，甚至对同一个人也并不总

^① 比如是一段弯曲的绳子，而不是一条毒蛇。

是能使他信服。劝说 (persuasiveness) 有时依赖外在环境、说话者的声望、他作为思想家的能力或他的精明，依赖人们对论题的熟悉程度或好恶程度。 IX.94-96

按照这种推理，他们也否认标准 (criterion)。标准要么是可确定的，要么是不可确定的。如果它是不可确定的，那么它肯定是不真实的，无法区分真实与虚假。如果它是可确定的，那么它属于特殊判断这一类。那样同一件事物就既可以确定也可以被确定。有确定性的标准要为另一个标准所确定，这个标准还得由另一个来确定，由此下去，直至无穷。此外，对标准亦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些人认为人是标准，有些人认为是感觉，有些人认为是理性，还有些人认为是可理解的、把握得住的表象。可正如法律和习俗的差异所表明的那样，人与人、人与他自身均有不同。感官有欺骗性。理性的见解有时又不同。最后，可理解的表象要为心灵所判别，而心灵又是复杂多变的。因此，标准是不可知的。由此可得，真理也是不可知的。

他们也否认存在像标志 (sign) 这样的东西。他们说，如果它存在，那么它必定要么是可感的，要么是可知的。可它不是可感的，因为可感的东西具有一种共同的属性 (common attribute)，而标志却是特殊的事物。再者，可感事物是通过差别而存在的事物中的一种，而标志属于关系的范畴。标志也不是思想的对象，因为思想的对象有四类：关于显明事物的显明判断、关于隐蔽事物的隐蔽判断、关于显明事物的隐蔽判断以及关于隐蔽事物的显明判断；而标志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所以不存在标志这种事物。标志不是显明事物的显现，因为显现出来的事物不需要标志；它也不是隐蔽事物的隐蔽，因为要被某物揭示的东西必然需要显现；它也不 IX.96-98

是显明事物的隐蔽，因为可以充作认识其他事物的途径的东西，其自身必定是显现的；最后，它也不是隐蔽事物的显现，因为标志由于是相对的，必须联系它作为其标志的那个事物才能得到认识。而那个事物却不存在。结果是没有什么不确定的东西可以被把握；因为据说不确定的事物通过标志就能得到把握。^①

IX. 98 - 100

原因 (cause)，他们是这样否定的。原因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它相对于具有原因的东西，即结果。但相对的事物只是思想的对象而不是实际存在；因此，原因只能是一个思想对象；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原因，那么它必然有它作为其原因的事物相伴随，否则它就不是原因了。正如一个父亲如果缺少那个他作为其父亲的对象便不成其为父亲一样，原因也同样如此。但它被认作是其原因的事物，即结果却是不显现的；因为生成、毁灭或其他过程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没有原因这样的东西。再者，如果原因存在，那么要么物体是物体的原因，要么无形事物是无形事物的原因。但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所以原因不存在。物体实际上不可能作为物体的原因，因为两者具有同样的性质。如果其中一个由于它是物体便被称做原因，那么另一个物体也就变成了原因。但如果两者都是原因，那就没有作用的对象。同样理由，一个无形的事物也不能作一个无形物的原因。一个无形物不可能作为一个物体的原因，因为没有什么无形物创造出任何有形的东西。最后，一个物体不可能是无形物的原因，因为所生成的

① 这种结论实际上要求我们把认识局限在现象范围之内，杜绝任何（不合法的）超越和扩张。然而，独断主义者却允许我们的认识从现象扩展到那些并不当下显现给我们的未知或不确定的领域。

东西必定有可以作用于其上的质料；但如果因为它是无形的；所以不能作用于其上，那么它就不能为任何事物所产生。因此，原因是不存在的。他们由此进一步指出，宇宙的本原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样就必定存在着某个东西在创造和作用。

运动（motion）也是不存在的；因为运动的事物要么在它所在的地点运动，要么在它所不在的地点运动。但它不能不在它所在的地点运动，更不能在它所不在的地点运动。所以，运动是不存在的。

学习（learning）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如果事物是可传授的，那么或者是存在的事物通过其存在性而传授，或者不存在的事物通过其不存在性而传授。但存在不可能通过其存在性而传授，因为存在物的本性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清楚的，可认识到的；不存在者也不能通过不存在者而传授，因为对不存在的事物无所作为，所以也不能把它传授给别人。

他们认为生成（come into being）也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事物是不生成的，因为它存在；不在的事物也是不生成的，因为它没有真实的存在性。而既不真实又不存在的东西是没有生成的机会的。 IX. 100 - 103

没有什么事物本性上是善的或恶的，因为如果有本性上善的或恶的事物，那它必定对所有人都同样是善的或恶的，正如雪对所有人都是冷的一样。但对所有人都同样是善的或恶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所以没有本性上即是善的或恶的事物。或者所有被某人认为是善的事物必定被大家都称为善，或者不是。毫无疑问，所有的事物都被称为善是不可能的；同样的事情被一个人称作善，却被另一个人称作恶；例如，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善，可安提斯泰尼却认为它是恶；由此

可见，同一事物既是善的又是恶的。但如果我们认为并非所有被某人认为善的事物都是善的，那么我们就得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判定；由于相反论证的同等有效性，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本性上是善的事物是不可知的。

他们的全部推论都可从他们残存的论著中搜集到。皮浪自己确实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但他的同道者蒂蒙、埃涅西德姆、努门纽斯、瑞西芬尼以及其他人都有作品留传后世。

IX:103 - 105

独断论者回答他们说，怀疑论者自己也在认识和独断；因为当他们被认为是在驳斥对手时，他们即是在认识，同时又是在肯定和独断。即使在他们宣称他们什么也不决定，宣称每个命题都有一个相反的命题时，他们实际上即是决定了这些观点，即是在独断。^① 怀疑论者答复说，“我们承认自己有人的缺点，因为我们认识到这是白天、我们活着以及生活中其他许多明明白白的事实；但至于我们的论敌如此肯定地论述并声称已明确地理解了它们的事物，我们却悬置这样的判断，因为它们是不确定的。我们仅仅把认识局限于我们的印象。^② 我们承认我们在看，我们认识到我们在想这想那，但怎样看或怎样想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在谈话中说某一类东西显得是白的，但我们不肯定它确实是白的。至于我们的‘我们什么也不决定’及其他原理，我们是在非独断的意义上表述的。它们与‘世界是圆的’这类论断极不相同。后面的论断实在是不确定的，而其他人却认为它是确定的。所以在说‘我们什么也不确定’时，我们甚至对它也是什么

① 第 77 节。

②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感觉到的。比较前文第二卷，第 92 节。

也不确定。”

独断论者又指出怀疑论者否定了生活，因为他们摒弃了一切生活内容。怀疑论者说这是不实之词，因为他们并不否认我们在看，他们只是说他们不知道我们怎么看。“我们承认明明白白的事实”，他们说，“但不承认它确实是它所显现出来的样子”。我们也知觉到火在燃烧，但它的本性是否在燃烧我们却不作判断。我们看到一个人在走动。看到他去世了，但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只是反对接受现象背后的不可知的实体。当我们说一幅图像有投影时，我们是在描述所显现的东西，但如果我们说它没有投影，那么我们所说的就不是它所显现的东西而是别的。所以蒂蒙在《皮托》中说他没有走出习惯的圈子。在《狂想》中他又说：^①

IX. 105 - 107

但现象在所到之处是无所不能的。

他还在《论感觉》中说，“我并不认为蜜是甜的，但我承认它显得是甜的。”

埃涅西德姆在《皮浪语录》一书中说，由于矛盾的可能性，皮浪没有独断地确定什么，但他用明明白白的事实指导自己的生活。在《反智慧》和《论研究》二书中，埃涅西德姆也有同样说法。他的朋友宙克西（Zeuxis）在《两可论证》中、拉笛考斯人（Laodicea）安提俄库及阿培拉（Apellas）在《阿格里波》中都只坚持现象。所以，正如埃涅西德姆所说的那样，现象是怀疑主义的标准。伊壁鸠鲁也持同样见解。不过，德谟克利特否认现象能成为标准，因为现象是非

① Fr 69 D.

IX. 107 - 109

存在。独断论哲学家反对这个现象标准，指出，同样的现象在我们之中产生不同的印象。例如，圆的或方的塔，怀疑论者除非选择其中的一个，否则便一事无成。另一方面，如果他选择了其中的一个，那么他便不能再允许所有显现的事物有同等的价值。怀疑论者回答说，当不同的印象产生时，那么它们两者都必须被说成是显现，^① 因为显现的事物由于它们显现，所以获得了这样的称呼。认识的结果，他们说就是推脱判断。它像其阴影一样带来宁静：蒂蒙和埃涅西德姆就是这样说的。留待我们确定的事物我们既不要选择也不要避免；不待我们确定的而其发生却是出于必然的事物，如饥饿、干渴和痛苦，我们是不能避免的，^② 因为它们并不为理性的力量而转移。独断论者反驳说，如果这样，那么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就可以不用避免去杀死和吞吃他自己的父亲，如果他被命令这样去做的话。怀疑论者回答：在独断论研究的问题上，他可以不作判断而生活，但在生活事务上，他们却要小心谨慎的行事。因此我们可以遵从习惯选择或避免一事物，可以遵守风俗和规范。有些人说，怀疑论派提出的目的是恬淡（insensibility）；另外一些人则说是温顺（gentleness）。^③

① 即一个显现和另一个显现都同样应当被称作现象。

② Τὰ δ' ὅσα περίημ' ἄς οὐκ ἔστω, ἀλλὰ καὶ ἀναγκαῖον, οὐδυνάμῃ φεύγω.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在 *Pyrrh. Hyp.* i. 29 中将其解释为：ὁ χλεῖσθαι φάμεν (sc. τὸν σκεπτικὸν) ὑπο τῶν καταναγκασμένων, “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感到冷，我们口渴”等等。

③ 即一种宁静的气质，与容易激动的气质相反。比较柏拉图，*Lys.* 211 E πράως ἔχω。

第十二章 蒂蒙（约公元前320—前230年）

我们的^① 尼西亚（Nicaea）的阿波罗尼德在其题献给台比留·凯撒（Tiberius Caesar）的关于《西利篇》的评论的第一卷中说，蒂蒙（Timon）是提马尔库的儿子，佛利乌斯本地人。他自幼父母双亡，长大后成为一名舞蹈演员。后来，由于不喜欢这一工作，他就出海，到了麦加拉，和斯提尔波呆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他回家结了婚。婚后他携妻子去了埃利斯投奔皮浪。在他的孩子出生之前，他们就一直住在那里。他称之为赞图斯的长辈把自己的医学知识传授给了他，并把他确定为继承人。我们在索提翁的第十一卷中可以看到，蒂蒙后来在医学界的名气非常大。然而那时蒂蒙已经耗尽家财，便乘船到了赫勒斯庞特（Hellespont）和普洛庞蒂斯。他在卡尔西顿定居下来，成了一名智者。在那里，他的名望不断提升，赚了一大笔钱。而后，他又去了雅典。此

IX. 109 - 111

① Ὁ παρ' ἡμῶν. Reiske 认为这里的意思是“我的同胞（my fellow - citizen）”（ὁ ἑὺς ἡμετέρου πόλεως）。因此 Usener 推测，尼西亚的尼基西应该就是第欧根尼·拉尔修在这里引用的这段文字的作者。但我们对尼基西一无所知，无法去核实这一推测。如果接受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这一译法，那么斯特拉波称斯多亚派为 οἱ ἡμέτεροι，就应像西塞罗称学园派为“鼻孔”一样。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译法，即“像我自己这样的怀疑论者”，那么就会产生另一个困难：在这里，第欧根尼·拉尔修是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在作论述，还是仅仅从一个怀疑论者的论文中把 ὁ παρ' ἡμῶν 直接搬用过来的？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各自都有一些证据。但根据“导论”第 xiii 页给出的理由，前一种推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后，除了在底比斯呆过很短的一段日子外，蒂蒙一直生活在雅典，直至去世。我们从他的抑扬格诗^①可以看出，安提戈纳国王和托勒密·菲拉德尔弗对他非常熟悉。

据安提戈纳说，蒂蒙非常喜欢喝葡萄酒。在喝酒的时候，他不进行哲学思考，而是写诗。他写的诗有史诗、悲剧、神话剧本。除《西利篇》（主要是一些讽刺诗）和一些色情诗外，他还写了三十部喜剧以及六十部悲剧。另外，他还有很多名著。卡里斯都的安提戈纳曾经提到，蒂蒙写过两万多首诗，这个人还写述了蒂蒙的生平。蒂蒙在其三篇《西利篇》中，从怀疑主义观点出发，以讽刺文的形式嘲弄每一个人，讽刺那些独断论哲学家。第一篇《西利篇》是用第一人称写的，第二、三篇则采用对话的形式；在第一篇中，他把自己扮演成这么一个角色：他向科罗封的塞诺芬尼依次询问每一个哲学家的情况，然后塞诺芬尼再回答他。在第二篇中，他提到了年代更早的一些哲学家。第三篇涉及年代较晚的哲学家，也许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把第三篇称为“后记”（Epilogue）的原因。第一篇涉及的是同样的主题，只不过风格是独白式的。它这样开头：^②

呀，辩论家，爱刨根问底的人，来吧！跟上。

我们从安提戈纳和索提翁的第十一卷那里知道，蒂蒙活到将近 90 岁才去世。我们还知道他只有一只眼。事实上，他经常叫自己塞克洛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蒂蒙的另一

① 可能指的是《西利篇》的绪言。

② Fr 1 D.

面：性情孤僻。^①

据安提戈纳说，我们这位哲学家非常喜欢花园，只关心自己的事情。无论何时，我们都会听到关于他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逍遥派哲学家希洛尼谟讲给我们听的：“正如在司奇提亚人当中有人在逃跑中射击猎物，也有人紧追不舍捕获猎物一样，在哲学家当中，有人紧跟他的崇拜者以吸引他们，也有人逃避其追随者从而吸引他们，蒂蒙就是其中之一。”

他敏于接受任何知识，但随即又会嗤之以鼻。他喜爱写作，擅于为诗人构思一些诗歌情节，并合作创作剧本。他经常为剧作家亚历山大和荷马提供悲剧素材^②。当被仆人和狗打扰时，他就会停止写作。此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保持宁静。据说，阿拉图曾问他，为什么他总能获得比较可靠的荷马文本，蒂蒙答道：“你也能够做到，如果你能拥有古代的一些副本，而不是依靠今天这些修正的文本。”他经常把写的诗稿扔得到处都是，有时饭还没吃到一半就出去了。因此，每当给演说家佐皮鲁（Zopyrus）读部分诗稿时，他总是翻来翻去，找到什么读什么。而当他读到一半时，就会发现他曾经徒劳地找了很长时间的那一页诗稿。他就是这么粗心大意。^③ 此外，他脾气随和，有时会连晚饭都不吃便和别人出去。据说有一次，他看见阿尔凯西劳经过“无赖市场”

IX.114-115

① 第尔斯认为从第110节的 *καὶ ἔπη* 到第112节的 *τίμων ὁ μετάνθρωπος* 这一段是后来插入的，它扰乱了从卡里斯都的安提戈纳那里获得的资料的对称性。

② 即：他和埃俄利亚人（Aeolian）亚历山大、拜占廷的荷马这两位悲剧诗人合作，部分是通过为他们的诗歌进行情节策划，部分是通过提供自己尚未发表的剧本的布景及其他类似材料。

③ 对 Lamartine 也记载过他的类似粗心大意。

(knaves - market), 便说: “你又到这里来干什么? 这是我们自由民呆的地方。” 有些人常依靠心灵判断来承认感觉的明晰性, 蒂蒙便常向他们引用下面这句话:

披着同样羽毛的鸟飞到一起来了。^①

以这种方式开玩笑是他的一贯风格。有个人对什么都感到惊奇, 他对他说: “为什么你不对我们三个人只有四只眼睛感到惊奇呢?” 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自己只有一只眼睛, 他的学生第欧斯库里德也有一只眼睛, 而和他说话的那个人却是正常的。有一次, 阿尔凯西劳问他为什么从底比斯来到这里。他回答说: “怎么啦, 就是为了摸透你, 嘲笑你。” 然而, 尽管他在《西利篇》中抨击了阿尔凯西劳, 在另一部题为《阿尔凯西劳的丧宴》(*Funeral Banquet of Arcesilaus*) 的著作中他也赞扬了他。

据美洛多图记载, 蒂蒙没有继承人。蒂蒙死后, 他的学派不断衰落, 直至昔勒尼 (Cyrene) 的托勒密重新创立这一学派。然而希波伯图和索提翁说, 他有很多学生。例如, 塞浦路斯的第欧斯库里德、罗得斯的尼科洛库 (Nicolochus)、

① 在 Diogenianus 之后, 也经常有人提到帖撒利人 (Thessalian) 阿塔伽斯 (Attagas) 和科林斯人努门纽斯这两个臭名昭著的小偷。然而, 这实际上是对皮浪的学生努门纽斯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前文第 102 节)。也许这里指的是鹧鸪和鸟鹑这两种鸟, 而不是指鹧鸪先生 (Mr. Partridge) 和鸟鹑先生 (Mr. Woodcock)。

塞留西亚的欧弗冉诺以及特洛阿德 (Troad) 的普拉卢 (Praÿlus)。^① 我们从菲拉库斯的历史书中得知，最后提到的这个人，即普拉卢非常勇敢；尽管有人诬陷他是叛徒，但他没有向母邦公民说一句求饶的话，而是坦然走向了死亡。 IX.115-116

欧弗冉诺收亚历山大里亚的欧布卢为学生。托勒密是欧布卢的学生，而萨佩冬 (Sarpedon) 和赫拉克利德又是托勒密的学生。赫拉克利德又教导了克诺索斯的埃涅西德姆，即那位八卷本《皮浪语录》的编纂者。埃涅西德姆则教导了他的同乡宙克西普 (Zeuxippus)。宙克西普又是长有尖脚的宙克西的老师。宙克西的学生是拉笛考斯的安提俄库，安提俄库又是尼科美狄亚 (Nicomedia) 的美洛多图和拉笛考斯的忒伊俄达 (Theiodas) 的老师，前者是一名经验论物理学家；美洛多图是阿里乌 (Arieus) 的儿子塔索斯的希罗多德的老师；希罗多德又是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老师。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写了十卷本的关于怀疑主义的书以及其他一些精彩著作，他还教导了称作居忒那斯 (Cythenas) 的塞特恩林纳，^② 这个人也是经验论者。

① 这个普拉卢可能就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在 *Strom.* iv. 56 提到的那个人。那里的原文是 Παῦλος ὁ Λακεδαιμόνιος γυμνασιάρχης。据克莱门特说，他那英雄般的结局也为帕加马的提谟色乌所称赞。参见 Wilamowitz, *Phil. Unters* iv, 第 107 页。

② 可能是 Κυδαθηναίως，即著名的阿提卡镇的成员，甚至取着塞特恩林纳这样的名字的意大利人在瑟维里 (the Severi) 的世界帝国下也闯入了其中。

第十卷

第一章 伊壁鸠鲁（公元前 341—前 271 年）

伊壁鸠鲁（Epicurus），勒阿克勒斯（Neocles）和克勒斯 X.1
特拉特（Chaerestrates）的儿子，雅典公民，住在加葛特
（Gargettus）镇，且据梅特罗多洛在其《论高贵出身》（*On
noble Birth*）中说，他属于菲拉伊得（Philaidae）家族。赫拉
克利德^①在其《索提翁摘要》（*Epitome of Sotion*）中，以及
其他典据家说，雅典人殖民萨摩斯后，他在那里长大，然后
于 18 岁来到雅典，那时塞诺克拉底正在阿卡德米学园讲学，
而亚里士多德在卡尔西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死后，萨摩斯
的雅典人让佩尔狄卡^②赶出了萨摩斯，于是伊壁鸠鲁离开
了雅典投奔住在科罗封的父亲。他在那儿住了一段日子并收
了一批学生，而后在阿那克西克拉底（Anaxicrates）执政期
间^③又回到了雅典。据说在一段时期内，他的研究和其他
哲学家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后来他创立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的学派，由此提出了独立的学说。他本人说，他 14 岁时开
始接触哲学。而伊壁鸠鲁主义者阿波罗多洛在其《伊壁鸠鲁
的生平》（*Life of Epicurus*）的第一卷中说，他转向哲学是出 X.2-4
于对教师（schoolmasters）的厌恶，因为这些人不能向他解

① 即赫拉克利德·勒姆布（*F. H. G.* iii. p. 70）。

② *Diod. Sic.* xviii. 18. 9.

③ 公元前 307—前 306 年。

释赫西俄德^①的“混沌 (chaos)”的含义。然而，据赫尔米波说，他起先也做了教师，后来偶然读到德谟克利特的著作，于是热切地转向了哲学。因此蒂蒙用这样的话对他指桑骂槐：^②

最晚近的、也是最无耻的物理学家来自萨摩斯，他是教师的儿子，^③ 他自己是凡人中最没有教养的。

伊壁鸠鲁派成员菲罗德谟 (Philodemus) 在他那部综合性著作《论哲学家》(On philosophers) 的第十卷中说，他曾怂恿他的三个兄弟勒阿克勒斯、克勒得姆 (Chaeredemus) 和亚里斯多布鲁同他一起研究哲学。迈隆尼阿努在其《历史平行序列》(Historical parallels) 中说，甚至他的奴隶米斯 (Mys) 也加入了他的学派。斯多亚派的狄奥提姆 (Diotimus)^④ 敌视伊壁鸠鲁，曾经恶毒地攻击他，诬陷他写了五十封令人反感的信。而那个把一般归给克律西波的书信归给伊壁鸠鲁的人也攻击了他。攻击他的人还有：斯多亚派的波西多纽及其学派成员、尼科劳 (Nicolaus)、索提翁 (在其二

① 比较塞克斯都·恩皮里柯，*Adv. math.* . x. 18，在那里，这个故事讲的非常详尽。

② Fr. 51 D.

③ 这里的意思是：“一个在他面前像父亲一样的教师。”比较 Dem. *De cor.* § 258: ἅμα τῷ πατρὶ πρὸς τῷ διδασκαλῆϊ προσεδύων. 我们通过阿里斯托芬 (*Acharn.* 595 - 7) 获知，父姓好像总是为那些继承祖先事业的后代所用。

④ 阿特纳奥 (xiii. 611) 曾提到，一个叫狄奥提姆的人在将被处死时诽谤过伊壁鸠鲁，他的这种行为遭到了伊壁鸠鲁学派的芝诺的反驳。

十四卷本的《狄奥克勒的反驳》(*Dioclean Refutations*)的第十二卷中),以及哈利卡那苏的狄奥尼修。他们断言,伊壁鸠鲁经常和母亲到农舍去念叨咒语,还帮助他父亲在他的学园(school)里挣得那一点点可怜的报酬^①。他们还说,他的一个兄弟是皮条客,和妓女勒翁提翁(Leontion)同居;说他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学说和阿里斯提波的快乐论剽窃过来当作自己的观点;说他并不是真正的雅典公民,这是提谟克拉底以及希罗多德在其《训练皮条客伊壁鸠鲁》(*On the training of Epicurus as a Cadet*)一书中作出的指控;说他曾经向吕西玛库的大臣米斯拉^②百般谄媚,还在一些信件里把阿波罗的称号“头领和主人(Header and Lord)”用在米斯拉身上。此外他们还说:他吹捧伊多美纽、提谟克拉底和希罗多德,这些人出版了他的神秘主义学说,为此他们对他们极尽谄媚;他在给勒翁提翁的信中说:“啊,主人阿波罗,我亲爱的小勒翁提翁,读了你的信后,我们欣喜若狂,雷鸣般地鼓掌。”在给勒翁透斯(Leonteus)的妻子忒米斯塔(Themista)的信中他说:“如果你们不来看望我,我非常愿意转自己三次(to spin thrice on my own axis),并不得已去你和忒米斯塔同意我去的任何地方。”在给漂亮的匹索克勒的信中他说:“我坐下来,满怀希望期待你的到来,就像盼望神的降临一样”。如塞奥多洛在其《反伊壁鸠鲁》(*Against Epicurus*)的第四卷中所说,伊壁鸠鲁在写给忒米斯塔的另

① 还可以比较 Dem. *De cor* § 258。

② 米斯拉是叙利亚人。比较普卢塔克 *Contra Epic.* 1097 B; *Adv. Col.* 1126E.

一封信里曾认为自己在向她鼓吹些什么。^① 还有人说，他和许多妓女有通信往来，尤其是跟勒翁提翁，梅特罗多洛也很迷恋这个人。据说他在论文《论伦理的目的》（*On the Ethical End*）中这样写道^②：“如果没有美味的快乐、性的快乐、音乐的快乐和优美形式（beautiful form）所带来的快乐，我就不知道如何去设想善。”他在写给匹索克勒的信中说：“亲爱的，扬起你的风帆，避开这所有的教养（culture）吧！”厄庇克特图（Epictetus）视他为女人气（effeminacy）的鼓吹者而大加辱骂。

梅特罗多洛的兄弟提谟克拉底曾经是他的学生，但后来又退出了他的学派。这个人在其题为《欢乐》（*Merriment*）

① 这是令人费解的一段：（1）如果 παρανευκτη 是对斯多亚派而言的，那么手抄本可能就是正确的。因为斯多亚派这一伦理学分支提倡道德原则的个人运用。（2）如果把 αὐτῇ 读作 αὐτῇν，那么这句温和的评论“他认为她在鼓吹些什么”就确实有点中伤的味道了。（3）如果这里提到的这封信就是我们上面提及的那五封令人反感的信中的一封，那么 Froben 的 αὐτῇν παραινεν（Bignone 和 Apelt 接受了它们）可能就是正确的。（4）如果我们必须作一下修改的话，那么这一粗鲁的评论可能就有赞扬的味道，比较第 8 节。因此，如果她说或想到什么时，那么 νομίζει αὐτῇ <ν> παρὰ <κ> νεῖν（“他认为她疯了”）就表示作者的一种贬斥态度，而忒米斯塔（在使用《菲德罗篇》249D 的话时）则 νοθεύεται ὡς παρακινύουσα。

② 比较 *Athen.* xii 546 E，这个人在这段总结性的话作了比较全面的引用：καὶ τὰς διὰ μορφῆς κατ’ ὄψιν ἢ δέας κινήσεις；也可比较 vii. 280 A 和（要得到一种比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说法更短的版本的话）vii. 278 F。还可比较 *Cic. Tusc. Disp.* iii. 41。在最后那句话里，伊壁鸠鲁特指音乐、绘画和造型艺术所能带来的快乐。但伊壁鸠鲁也许只看重头部四种感官所带来的典型、强烈的快乐。这四种感觉是：（1）味觉；（2）触觉；（3）听觉；（4）视觉。伊壁鸠鲁在这里略去了嗅觉引起的快乐，这非常让人费解。比较柏拉图，*Phil.* 51 E：θεὸν γένος ἢ δούλον。

的书中断言，伊壁鸠鲁由于放纵过度曾一天呕吐过两次；还紧接着说他本人如何劳力费神去躲避那些臭名远扬的夜间哲学讨论（midnight philosophizing）和相关的团体及其秘诀；此外他还说，伊壁鸠鲁对哲学其实知之不多，对生活则知之更少；还说他身体状况非常糟糕^①，以致常年坐在椅子上不能起来；还说他每天在餐桌上要花整整一个命那，这正如伊壁鸠鲁本人在致勒翁提翁和致米提利尼的哲学家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还说伊壁鸠鲁和梅特罗多洛也跟其他妓女同居，如玛玛里翁（Mammarion）、赫得雅（Hedia）、爱洛提翁（Erotion）和尼基迪翁（Nikidion）。提谟克拉底还宣称：伊壁鸠鲁在其三十七卷本的《论自然》（*On nature*）中经常重复，很多内容都纯粹只是中伤他人，尤其是中伤瑙西芬尼，他的原话是 X.7-9 这样的：“不仅如此，把它们都忘掉吧；因为在绞尽脑汁想出一个观点时，他总是带着诡辩家的傲慢无礼，真是奴性十足。”另外，伊壁鸠鲁在信中还这样说及瑙西芬尼：“这使他疯狂至极，还谩骂我，说我卖弄学问。”伊壁鸠鲁经常称这一位瑙西芬尼为海蜚^②、文盲、骗子和妓女；他还称柏拉图的学派为“狄奥尼修的马屁精”，称他们的老师是“金子般的”柏拉图^③；称亚里士多德是浪荡子，说他耗尽祖产后装

① 比较 Aelian, Fr. 39 (*De Epicuro eiusque discipulis*)。根据 Aelian 记载，伊壁鸠鲁的三个兄弟都死于同一种疾病。普卢塔克 (*Non posse suaviter*, etc., 1097 E) 提到，这种病就是水肿。伊壁鸠鲁的身体状况虽然被他的反对者夸大了，但这似乎并未影响他的哲学著述。

② 比较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Adv. math* i. 3；柏拉图 *Phil.* 21 C；赫绪基俄，s. v.；因此，这一术语归罪的品性是迟钝和无知觉，而不是虚弱和柔软。

③ 这可能是对柏拉图式风格的讽刺性赞扬；比较 *χαυρόστομος*。在这里，把柏拉图称为米达斯或“金子般的”（傻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金子般的”（傻瓜）指的是疏善。

病偷懒；称普罗泰戈拉是搬运工和乡村教师，说他剽窃了德谟克利特；称赫拉克利特是糊涂虫^①；称德谟克利特是“勒洛克利特（Lerocritus）”（贩卖废话的人）；称安提多洛斯是“萨尼多洛（Sannidorus）”（带着礼物去巴结人的人）；称犬儒派是希腊的敌人；称辩证论者是掠夺者；称皮浪是无知的乡下人。

X.9-11

但这些人^②十足是疯了。因为我们的哲学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对所有人都怀有无以复加的善意（goodwill）：他家乡的人民为他塑立了铜像以示尊敬；他的朋友不计其数，用整城整城的人都难以胜数；实际上，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为其学说所倾倒，而斯特拉托尼西亚的梅特罗多洛^③除外，这个人可能是因为他的老师过于善良而不堪重负，投奔了卡尔尼德；后来其他一些学派都绝迹了，而他的学派却香火旺盛，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④他尊敬父母，对兄弟慷慨，对仆人温和，这些都可见之于他的遗嘱，都可由他们都是他

① 柏拉图也曾用同样的讽刺口吻说起赫拉克利特，因为他宣称流变（flux）是 τοὺς ῥέοντα（*Theaet.* 181 A），即“自身在流变之中”。

② 指上文提及的指责伊壁鸠鲁的人。——译注

③ 这个人如果和卡尔尼德（约公元前215—前130年）同时代的话，他可能是公元前2世纪的人。千万不要把他与著名的兰萨库斯的梅特罗克洛相混淆。

④ 亚里士多德也是其中之一。比较 Euseb. *Praep. Ev.* xiv. 21. i. 和努门纽斯，同上，xiv. 5. 3. 这里所说的时间过于模糊，好像是第欧根尼·拉尔修自己在为伊壁鸠鲁辩护。如果参照一下在第3.4节中列举的那些诽谤伊壁鸠鲁的人，我们就会看到他们都不晚于奥古斯都时代（Augustan age）。苏达斯的文段中的那一段关于伊壁鸠鲁的文字可能也属于这一时期：καὶ διέμενεν ἡ αὐτοῦ σχολή ἕως Καίσαρος τοῦ πρώτου ἔτη αἰῶς, ἐν οἷς διάδοχα αὐτῆς ἐγένοντο ὧ'. 如 Usener (*Epicurea*, 373) 所表明的那样，这之间间隔的227年可能是从公元前270年到公元前44年。

的学派成员得到证明，其中最杰出的是上文提及的米斯；总得说来，他对所有人都满怀仁爱。他对诸神的虔敬和对祖国的热爱更是无以言表。他对别人极为尊重顺从，甚至没有参与过公共事务。尽管当时希腊处于灾难之中^①，伊壁鸠鲁终生都呆在那里；虽然他去过一两次伊奥尼亚，但只是去拜访朋友^②。阿波罗多洛告诉我们，各地的朋友都归附伊壁鸠鲁，和他一起在花园里生活；还说他买下这个花园花了 80 命那。狄奥克勒在其《概要》（*Epitome*）的第三卷中则说，他们生活非常简朴；无论如何，他们满足于半品脱淡葡萄酒，而其他人则纯粹只喝水。狄奥克勒还告诉我们，伊壁鸠鲁并不像毕达哥拉斯的教义那样赞成朋友之间财产共有；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意味着互不信任，而没有信任就没有友谊。伊壁鸠鲁本人在信件中说，普通的面包和水就能让他满足。他还说：“若我喜欢，给我一小块奶酪就可以了，这对我来说已经相当奢侈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认为快乐就是生活的目的。下面是一首隽语诗，^③ 在其中阿特纳奥颂扬了他：

X. 11-13

人啊，为了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你们疲于奔命，为了一点利益你们冲突不断，战争不止；但自然的财富总有一个适度的界限，而人的空想却永无止境。这是勒阿克勒斯的智慧儿子从缪斯和德尔斐

① 据说在雅典被围困时，伊壁鸠鲁自己养活他的门人弟子，每天供给他们一定量的豆子吃。

② 比较 *Epist.* 32 (Fr. 176 Usener)。这封写给一个孩子的贺信就是在旅途中的从兰萨库斯写的。

③ *Anth. Plan.* iv. 43.

的神圣三角鼎那里得来的知识。^①

关于这些，我们在他后面的学说和格言中能够作出更好的理解。

据狄奥克勒说，伊壁鸠鲁最喜欢的古代哲学家是阿那克萨戈拉，尽管阿那克萨戈拉的观点经常和他相悖。他也比较欣赏苏格拉底的老师阿凯劳斯。狄奥克勒还说，伊壁鸠鲁经常训练学生背诵自己的著作^②。

阿波罗多洛在其《编年史》中告诉我们，我们这位哲学家是瑙西芬尼和普拉西芬尼^③的学生。但伊壁鸠鲁本人在写给欧律库斯的信中否认这一点，说自己是自学成才的。伊壁鸠鲁和赫尔玛库（Hermarchus）都否认有一位名叫留基伯的哲学家，尽管伊壁鸠鲁派成员阿波罗多洛和其他一些人都认为留基伯曾经是德漠克利特的老师。麦格尼西亚人德米特里乌还断言，伊壁鸠鲁曾经也听过塞诺克拉特的课。

X.13-15

伊壁鸠鲁描写事物时所用的语言都相当平实，而语法学家阿里斯托芬说他文风非常独特。伊壁鸠鲁著述流畅清晰，他在《论修辞》（*On Rhetoric*）中还把清晰当作写作的唯一要求。在和别人通信时，他没有使用“祝你愉快”这样的通常问候语，而是用“你做得很好”、“好好活着”这样的措辞来祝福对方身体健康、生活美好。

① 比较 Petronius, *Sat.* 132.

② 比较后文第 36, 83 节。

③ 如果这个普拉西芬尼是塞奥弗拉斯特的学生，那么考虑到各自生活的年代，说他曾经是伊壁鸠鲁的老师是根本不可能的。比较 Usener, *Fr.* 123.

阿里斯通^① 在其《伊壁鸠鲁的生平》(*Life of Epicurus*)中说,伊壁鸠鲁的《论准则》(*Canon*)这本书的基本思想来自瑙西芬尼的《三脚架》(*Tripod*),还说他曾经是瑙西芬尼的学生,也是柏拉图主义者萨摩斯的帕菲勒(*Pamphilus*)^②的学生。此外,还说 he 12 岁开始学习哲学,32 岁就创立了自己的学派。

阿波罗多洛在《编年史》中说,伊壁鸠鲁生于第 109 届奥林匹亚赛会的第三年,^③ 加谟里翁月(*Gamelion*)的第七日,^④ 时值索西根尼执政。这时也正是柏拉图死后的第七年。伊壁鸠鲁在 32 岁时创办了一所哲学学园,这个学园起初设在米提利尼和兰萨库斯,五年后迁到了雅典。伊壁鸠鲁在第 127 届奥林匹亚赛会^⑤ 的第二年死在雅典,享年 72 岁,时值皮萨拉图(*Pytharatus*)执政。伊壁鸠鲁死后,阿革摩图(*Agemortus*)的儿子米提利尼人赫尔玛库接管了学园。赫尔玛库在信笺中告诉我们,伊壁鸠鲁死于肾结石,当时他病了整整 14 天。赫尔米波回忆说,临死前伊壁鸠鲁躺在温水浴盆里,要了一杯纯酒一饮而尽;然后,在嘱咐学生不要忘记他的学说后,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X. 16-18

关于伊壁鸠鲁,我写了如下:^⑥

① 这无疑就是那位学园派哲学家亚历山大里亚的阿里斯通,他是安提俄库的学生,菲罗德谟曾经在他的《修辞学》V. H. 2 iii. 168 中批评过他。

② 比较《苏达斯辞典》s. v.; Cic. N. D. i. 72。

③ 公元前 341 年。

④ 阿提卡国内年(civil year)的第八个月。这样,伊壁鸠鲁就可能出生于公元前 341 年 2 月,柏拉图死于公元前 347 年。

⑤ 公元前 271-前 270 年。

⑥ *Anth. Pal.* vii. 106.

别了，朋友，紧紧抓住我教导的真理吧！

这就是伊壁鸠鲁说的话，然后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他洗了个热水澡，饮了一点纯酒，

接着就被冷酷无情的死亡带走了。

以上就是这位贤哲的生平以及他去世时的情况。

他的遗嘱是这么写的：“凭这份遗嘱，我把我的全部财产分别遗赠给巴特（Bate）的菲洛克拉底的儿子阿密诺玛库（Amynomachus）和波塔摩斯（Potamus）人德米特里乌的儿子提谟克拉底。这些遗赠财产的证书都保存在美特隆。我的条件是：花园及其附属财产交由阿革摩图的儿子米提利尼的赫尔玛库，和那些同他一起研究哲学的人，以及被赫尔玛库选定为继承人并在这里生活和学习的人共同掌管^①，以便让他们在那里专心致志地探讨哲学。我把这样的任务永久委托给我的学派成员：尽其所能协助阿密诺玛库和提谟克拉底以尽可能好的方式维护花园里的共同生活，以及，这些人（还有受托人的继承人）能够象学派继任者将来所有的继承人那样，以同样的方式维护花园。至于我在莫里特的屋子，由阿密诺玛库和提谟克拉底交由赫尔玛库及其同伴掌管。到赫尔玛库去世之前，他们可以一直住在那里。

X.18-20 “阿密诺玛库和提谟克拉底由遗赠所得的财产应该物尽其用。在听取赫尔玛库的意见后，可以对这些财产做以下处置：（1）一部分用于我父母、兄弟死后丧礼的费用；（2）一部分用于在每年加谟里翁月的第十日支出庆祝我的生日的

^① 比较前文第五卷，第52页。

花费，和每年每隔 20 天召开一次的纪念我和梅特罗多洛的学园例会的花费。这个纪念日已经根据我们的章程规定了下来^①。全体学园成员也应该在波塞德翁（Poseideon）月纪念我的兄弟，就像我以前在墨塔哥特尼翁（Metageitnion）月纪念波利埃努一样。

“阿密诺玛库和提谟克拉底还要承担起抚养伊壁鸠鲁、梅特罗多洛和波利埃努的儿子的义务，直到他们能够跟随赫尔玛库学习和生活为止。他们还应该照顾梅特罗多洛的女儿^②，直到她生活比较有规律，能够听从赫尔玛库为止。等她到了出嫁的年龄，就让赫尔玛库在学派成员中挑选一个年轻人同她结婚。阿密诺玛库和提谟克拉底应该从我遗产的累积利润中拿出他们认为比较适当的一部分赠给这对夫妇。当然，这也要听取赫尔玛库的意见。

“阿密诺玛库与提谟克拉底应该让赫尔玛库和他们一起成为那笔财产的继承人，以便让他对我的财产具有完全的支配权^③。赫尔玛库毕生都在跟随我研究哲学，现在他已经老了。我死之后，他就是学园的领袖。当我的女儿到了结婚的年龄，由阿密诺玛库和提谟克拉底根据当时的条件从我的财产中拿出尽可能多的一部分给她购买嫁妆，但这也必须经赫

X.20-22

① 这个习惯性的纪念活动在伊壁鸠鲁的学园持续了几个世纪，这已经为西塞罗（*De fin.* ii 101）和普林尼（Pliny）（*H. N.* xxxv. 5.）所证明。菲罗德谟也在其隽语诗中说明了这一点（*Anth. pal.* xi. 44）。比较 *Athen.* vii. 298 D；前文第六卷，第 101 页。

② 可能说的是 Danaë。比较 *Athen.* viii. 593 C。

③ 这笔财产是由伊壁鸠鲁的朋友捐赠的，并由他掌管。这一情况肯定是从伊壁鸠鲁写给伊多美纽的信中得知的。见 *Plut. Adv.* Col. 18, 1117D（Unsen-er Fr. 130）：πέμπε οὐδ' ἂν παρὰς ἡμῶν ἐς τὴν τοῦ θεοῦ οὐματος θεραπείαν。尼堪诺好像是这笔钱的接受者。

尔玛库同意。阿密诺玛库与提谟克拉底也应该多多照顾尼堪诺，就像我以前照顾他一样。总之，那些曾经在私人生活方面照顾过我的人，和那些以各种方式对我表示友好并终生在学园里跟随我研究哲学的人，都不能因为缺少生活上的必需品而陷入困境。

“我所有的书籍都送给赫尔玛库。

“如果在梅特罗多洛的儿子长大成人之前，赫尔玛库出了什么意外，阿密诺玛库和提谟克拉底应该从我赠给他们的财产中拿出尽可能多的一笔钱以维持他们的生活，直到他们能够自力更生为止。他们也要尽可能地按我的安排照顾其他一些人。他们应该把他们掌管的事物处理得井井有条。在我的奴隶中，我给米斯、尼西亚斯和吕孔以自由，也给菲德莉姆以自由。”

在遗嘱的结尾处，他给伊多美纽写了这样一封信：

今天是我 happiest 的一天，也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就在今天给你写了这封信。现在，尿淋和痢疾给我造成的痛苦真是难以想象。但一想到我们以前的谈话，心中产生的喜悦就会抑制住我肉体上的痛苦。请你好好照顾梅特罗多洛的那些孩子。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你的一生就无愧于我，也无愧于哲学了。

以上就是伊壁鸠鲁的遗嘱。

伊壁鸠鲁的学生中有很多相当出色，如梅特罗多洛^①。X.22-24
梅特罗多洛是阿特纳奥（或提谟克拉底）和桑得（Sande）的儿子，兰萨库斯公民。梅特罗多洛自从认识伊壁鸠鲁后，除了有一次回家探亲六个月外，一直没有离开过伊壁鸠鲁半步。正如伊壁鸠鲁在其著作的前言（introduction）^② 和《提谟克拉底》的第三卷中所说，梅特罗多洛的善良品质表现在方方面面：他把自己的妹妹巴蒂斯（Batis）许配给伊多美纽，而自己却娶了个名叫勒翁提翁的妓女。伊壁鸠鲁在他的回忆录的第一卷中说，梅特罗多洛面对苦难甚至死亡时，总是表现出无畏的勇气。我们了解到，他死时年仅 53 岁，比伊壁鸠鲁晚死 7 年。伊壁鸠鲁在遗嘱中重点提到了他，还这样嘱咐他的遗产继承人：如果梅特罗多洛过早去世，他们应该从遗产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抚养他的孩子。我上面提到的提谟克拉底^③ 是梅特罗多洛的兄弟，这个不稳重的小伙子也是伊壁鸠鲁的学生。

梅特罗多洛的著作如下：

《反物理学家》，三卷

① 梅特罗多洛（公元前 330 - 前 277 年）是深受伊壁鸠鲁喜爱的学生。但从塞涅卡（Seneca）保存下来的资料看，伊壁鸠鲁对梅特罗多洛的赞扬大多是带有蔑视口吻的：“伊壁鸠鲁说：‘quosdam indigere ope aliena ituros si nemo praecesserit, sed bene secuturos: ex his Metrodorum ait esse’”。

② 伊壁鸠鲁好像在其大宗著作的单行本前面都附有题献和其他简短说明。他的名作《论自然》的第二十八卷就是献给赫尔玛库的，而这在 Vol. Herc. Coll. Alt. Vi. fr. 45 sqq 流传到了我们这里。

③ 这是第二次提到提谟克拉底（参见第 6 节），这在这里显得不太合适，看来是一个页边注释，它是想把叛徒提谟克拉底跟他的同名的人区别开来，这个同名的提谟克拉底是伊壁鸠鲁的遗嘱执行人（见第 18 节）。

X.24-25

《论感觉》
《反提谟克拉底》
《论伊壁鸠鲁的病体》
《反辩证论者》
《反智者》，九卷
《通向智慧之路》
用于在每《论变化》
《论财富》
《批判德谟克利特》
《论高贵出身》

除梅特罗多洛外，伊壁鸠鲁的学生中较优秀的还有波利埃努^①。波利埃努是阿塞诺多鲁的儿子，兰萨库斯公民。伊壁鸠鲁及其弟子都说，波利埃努是一个主张正义而又和蔼可亲的人。另外，还有伊壁鸠鲁的继承人赫尔玛库。赫尔玛库是阿革摩图的儿子，米提利尼公民。赫尔玛库出身贫寒，他一开始学的是修辞学。

赫尔玛库的现存优秀著作有：

《关于恩培多克勒的通信》，二十卷
《论数学》
《反柏拉图》
《反亚里士多德》

① 伊壁鸠鲁学园的四大骨干之一，在他追随伊壁鸠鲁之前是一个大几何学家（Cic. *Ac. Pr.* 106 和 *De fin.* i. 20）。塞涅卡（*Ep.* 18. 9）曾经提及伊壁鸠鲁写给他的一封信。

赫尔玛库还没有完全展现出他的才华就过早地去世了。据说，他死于瘫痪。

除他们以外，还有兰萨库斯的勒翁透斯以及他的妻子忒米斯塔。伊壁鸠鲁曾和忒米斯塔有过书信来往。另外，科罗特斯^①和伊多美纽也是兰萨库斯本地人。伊壁鸠鲁的这些弟子都相当优秀，其中当然也包括赫尔玛库的继承人波吕斯特拉图（Polystратus）。波吕斯特拉图之后，狄奥尼修和拜西里德相继作为继承人担任学园领袖。阿波罗多洛，这位伊壁鸠鲁花园的僭主，也非常出名。他写了 400 多本书。另外还有 X.25-27 亚历山大里亚的两个托忒迈伊（Ptolemaei），一个黑人，一个白人。阿波罗多洛的学生塞佟的芝诺^② 也是一位多产作家。另外，拉科尼亚的德米特里乌^③、编纂伊壁鸠鲁“讲稿集”的塔索斯的第欧根尼，以及俄里翁（Orion）等等，都被怀疑派称作最坚定的伊壁鸠鲁主义者。

还有三个人可以归到伊壁鸠鲁门下。一个是勒翁透斯和忒米斯塔的儿子；另一个是麦格尼西亚人；最后一个是名钻工。

伊壁鸠鲁的著作卷帙浩繁，总共差不多有 300 部，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其他任何哲学家。他的著作从不引述

① 科罗特斯是伊壁鸠鲁的狂热追随者。他曾经写过一部著作来证明遵从其他哲学原则去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普鲁塔克曾写过一篇文章反驳他：Πρὸς Κολώτην, 1107E-1127, 还有一篇题为 Οὐ δὲ ζῆν ἔστιν ἡδέως κατ' Ἐπίκουρον 的文章也对尖锐批评了科罗特斯，并证明依照伊壁鸠鲁的哲学原则也达不到快乐生活这一目的。

② 比较 Cic. Ac. Post. 146; N. D. i. 59。

③ 比较塞克斯都·恩披里柯，Adv. math. Viii. 348 sqq; 斯特拉波，xiv. 658。

其他著作家，通篇都是伊壁鸠鲁本人在说话。据卡尔尼德记载，克律西波想在著书立说方面超过伊壁鸠鲁：“伊壁鸠鲁每探讨一个问题，克律西波就表示不满，并提出一个新的命题与之竞争。他的著作充斥着不厌其烦的重复，以及闪现在他头脑中的零星想法。克律西波如此急功近利，以致他的作品都没有作任何修饰。总的来说，他的作品不过是从以往哲学家的著作里寻章摘句加以拼凑而已。这是芝诺和亚里士多德在他们的作品中早已证明了的。”卡尔尼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克律西波不过是伊壁鸠鲁著作的寄生虫。以上就是伊壁鸠鲁著作的数目和特征，其中最主要的有：

《论自然》，三十七卷

《论原子和虚空》

《论爱》

《驳物理学家纲要》

《反麦加拉派》

X.27-28

《问题集》

《格言集》

《论选择与规避》

《论目的》

《论标准》（这部著作是以“准则”命名的）

《克勒得姆》

《论诸神》

《论虔敬》

《赫格西阿那克（Hegesianax）》

《论人类生活》，四卷

《论正义行为》

《勒阿克勒斯——献给忒米斯塔》
《会饮》
《欧律罗库——献给梅特罗多洛》
《论视觉》
《论原子中的角》
《论触觉》
《论命运》
《感觉论——驳提谟克拉底》
《发现未来》
《哲学引论》
《论影像》
《论表象》
《亚里斯多布鲁》
《论音乐》
《论正义及其他》
《论奉献与感恩》
《波吕墨德 (Polymedes)》
《提谟克拉底》，三卷
《梅特罗多洛》，五卷
《安提多鲁 (Antidorus)》，两卷
《论疾病 (与死亡) ——致米斯拉》^①
《卡里斯托拉 (Callistolas)》
《论王权》

X.28 - 30

① 全称是 *Περὶ νόσων καὶ θανάτου* (“论疾病与死亡”), 这一全称保存在 *Herculaneum* 的纸草书中 (1012, col. 38.), 因而纠正了我们所拥有的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手抄本。

《阿那克西美尼》

《书信集》

对于伊壁鸠鲁在这些著作中所表述的观点，我将引用他的三封信加以阐释。他在这三封信中提供了其整个体系的概要。我还将引用他的《格言集》及其他值得作证的言语。这样，你们就可以从各个侧面研究他，并且知道如何评价他。

第一封信是写给希罗多德的，中心内容是物理学；第二封信致匹索克勒，中心内容是天文学或气象学；第三封信是写给美诺俄库（Menoeceus）的，中心内容是人生论。我们应当先对其哲学的划分略作说明，然后从第一封信开始引述^①。

他的哲学可以分为三部分：准则学（*Canonic*）、物理学和伦理学。准则学是其体系的导论，包含在一本题名《准则》（*The Canon*）的书中。物理学包括全部有关自然的理论，包含在 37 卷本的《论自然》一书中，在书信中还有一个纲要。伦理学是研究应选择什么、回避什么的，这部分内容在《论人类生活》、书信及其论文《论目的》之中。不过，通常把准则学和物理学安排在一起。他们称准则学是研究标准、本原和哲学最基本部分的学问；物理学是研究生成、灭亡以及自然的学问；而伦理学研究应追求什么、回避什么，研究人生及终极目的（*the end - in - chief*）。

他们斥责辩证法是多余的，物理学家在研究中应满足于

X.30 - 32

^① 即第 29 - 34 节。伊壁鸠鲁概要的第一部分就占了第十卷很大的篇幅。

使用事物的日常术语^①。在《准则》中，伊壁鸠鲁认为感觉 (sensations)、预见 (preconceptions)、情感 (feelings) 是真理的标准；他的学派甚至把理解的直观表象 (perceptions of mental presentations) 也作为标准^②。而他自己致希罗多德的信及《格言集》里，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所有感觉都是非理性的，不能被记忆；因为它既不是自我产生的，也不是由另一物产生的，能在它身上加什么，或从它身上减去什么。没有什么东西能驳倒感觉。一个感觉不能驳倒另一个同类的感觉，因为它们的有效性相等；一个感觉也不能驳倒另一个异类的感觉，因为二者所判别的对象是不一样的^③。理性也不能驳倒它们，因为理性是完全来自感觉的；没有一个感觉能驳倒另一个感觉，因为我们对它们给予了同样的注意。感觉的真实性保证了我们理性的真实性。^④ 视觉、触觉与感觉到疼痛一样真实。我们如果要认识未知的事物^⑤，就必须从简单明白的事实 (plain fact) 开始。因为一切观念都是在理性的微弱帮助下，通过直接接触、类推、比

X.32-34

① 伊壁鸠鲁学派不只一次强调这一立场，如第 37.73.82 和 152 节。比较卢克莱修 iii. 931 sqq。

② 这样的心灵图像是细微的原子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的结果；比较后文第 64 节；卢克莱修 ii. 740 sqq., iv. 722. sqq; Cic. N. D. i. 54。关于这里的全部内容可参阅 Usener 的 *Epicurea*, Fr. 242-265，尤其是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 *Adv. math.* vii. 203-216。

③ 比较后文第 146 节。

④ 即：确保感觉 (αἱ αἰσθήσεις) 的可信性被认为是感觉直观的功能；比较塞克斯都·恩披里柯，*Adv. math.* viii. (Usener, Fr. 244)。

⑤ 更确切地说，ἄεδηλον 就是指那些尚未进入我们感觉领域的事物。如可比较第 38 节：τὸ προσμύουν καὶ τὸ ἀεδηλον，以及第 40 节中提到的虚空的观念被掌握的方式。在第 62 节中它被称作 τὸ προσδοξαζόμενον περὶ τοῦ αἰσθητέου。

拟、组合等途径从感觉中得出来的。疯子和梦中的幻象也是真实的，^①因为它们也产生了心灵的运动，而不真实的东西是不会产生心灵的运动的。

他们认为预见是一种贮藏于心灵中的把握、真实的意见、观念或普遍思想。这是回忆一个外在物体时所经常呈现的。例如，这样的事物是一个人，因而一旦听到“人”这个词，我们就会由此预见、想起他的形状。在这个过程中，感觉是领先的^②。这样，原先为每个术语所表明的物体是清楚明白的。除非知道我们的研究对象，否则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开始研究。例如，站在远处的物体是一匹马或一头牛。在做这一判断之前，我们必须在某时由于预见已经知道了马和牛的形状。如果以前我们不先通过预见获悉它的形状，那就不可能命名事物。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什么是预见。判断的对象是从以前已经清楚明白的事物中引申出来的，通过与之相联，我们构成一个命题，如，“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一个人？”观念、意见他们也叫做“概括”，认为它有真实和错误两类^③。如果随后被证实或未被否证，那它就是真的；如果随后未被证实或被否证，那它就是错的。由此引进了“被期待”（that which awaits）这个词。例如，期待并且接近塔，在近处观看它是什么形状^④。

X.34 - 35

① 比较塞克斯都·恩披里柯，*Adv. math.* viii. 63.

② 即，与认知以前产生的感觉材料保持一致。

③ 参见第124节，在那里，一个真 $\pi\rho\acute{o}\lambda\eta\chi\epsilon\varsigma$ 和一个假 $\upsilon\pi\acute{o}\lambda\eta\chi\epsilon\varsigma$ 对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upsilon\pi\acute{o}\lambda\eta\chi\epsilon\varsigma$ 通常与 $\delta\acute{o}\varsigma\alpha$ 同义。比较 Bonitz, *Index Ar.*, s. v.

④ 参见第50.147节。塔在远处看是圆的，但近看却是方的。这是伊壁鸠鲁学派在观察过程中用来验证信念的一个典型例子。比较卢克莱修，iv. 353 sqq., 501.;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Adv. math.* vii 208.

他们认为有两种情感状态：快乐和痛苦。它们存在于每个生物中，一个与生物相宜，另一个则与之敌对。选择什么和回避什么是通过它们决定的^①。研究亦有两类：一类是关于事物的，一类是研究词的^②。这就是他的哲学划分^③ 及真理标准的大概。

现在我们应该回到他的那封书信^④ 上来了。

伊壁鸠鲁致希罗多德，并问好。

希罗多德，对于那些不能仔细研究我的全部物理学著作或者不能阅读我的长篇论著的人，我已经准备了一个整个体系的概要，^⑤ 以便使他们能牢牢记住最基本的原则。^⑥ 这样，如果从事物理学研究，他们就能随时随地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帮助他们自己。在把握整个体系上已经有相当进展的人也应当牢牢记住体系的基本观点所构成的大纲。因为一般性的原则是经常需要的，而详细的说明则用得

X.35-38

① 也就是说，快乐和痛苦是我们进行选择 and 规避的标准。

② 比较后文第 37 节。

③ 这里指的可能就是哲学的分类。

④ 伊壁鸠鲁写给希罗多德的信是第二封，也是研究伊壁鸠鲁思想最有价值的一部分。这封书信的手稿好象曾经委托一个抄录人员誊写，就好像它是这样的：注释或边注（即使在那儿，他们也打断了讨论的线索）也非常忠实地给抄录下来了。参见第 39.40.43.44.50.66.71.73.74.75 节。

⑤ 这个摘要作为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伊壁鸠鲁物理学说的最真实的摘要，它在现代史学著作（如 Zeller 的）中起着一种奠基性的作用。读者也可参见 Giussani, *Studi Lucreziani*（他的《卢克莱修》的第一卷）；Bignone, *Epicurea*, pp. 71-113; Hicks, *Stoic and Epicurean*, pp. 118-181。

⑥ 这封书信的内容只是伊壁鸠鲁学说的一些基本原则，更一般或特殊的原则包含在 *Larger Compendium* 里面。

较少。

我们必须经常回到基本原则并牢牢记住它们。如果正确理解并且记住了整个体系的概要，那么便对事物有了正确的了解，并能精确地发现一切细节。只有完全入了门的人才能迅速应用其概念于基本的事实和简单的名词上。除非我们能以简短的公式概括并记住一切精确表达最微小的细节的东西，否则要总结对事物整体的不断勤奋研究的成果是不可能的。

鉴于上述，既然这条道路对一切研究物理学的人都是有价值的，作为一个献身于物理学并从此享受到生活安宁的人，我为你准备了这样一个同样的摘要，概括了整个体系的基本原则。

希罗多德，首先，你必须懂得术语所指称的那些含义。我们根据它检验意见及有关研究所研究的问题，以免我们的证明毫无验证地延伸至无穷或者所使用的术语毫无意义。每一个所使用的术语的基本内容必须搞清楚，应当无须再加说明。^① 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标准来判别有关研究，研究的问题及意见，这是极其必要的。

其次，我们必须绝对遵从感觉，即是说，遵从当下呈现的形象，无论是心灵的还是其他标准的；同样也遵从当下情感的形象。这样，我们就有了工

X.38-40

^① 伊壁鸠鲁在 Fr. 258 (Usener, p. 189) 对这一点解释得非常清楚。Bignone 用“澄清”(declaration) 和“阐述”(declare) 代替了“证据”(proof) 和“证明”(proving) 这两个词。

具来判定那需要证实及尚未知晓的事物。

搞清楚这些问题后，我们就来考虑那尚未知晓的事物。首先，没有什么东西自无产生。^① 否则，任何事物就都可从其他任何事物产生而不需要其适当的种子了。^② 如果一切消失的东西已被毁灭，变成了虚无，那么每件事物都会灭亡，因为它们分解而成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宇宙过去与现在一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因为它不会变成另外什么东西。在宇宙之外，没有事物能进入它并产生变化。

进而（他在《大摘要》开端部分及《论自然》第一卷也阐述了这里的观点），万物是由许多物体和虚空组成的，^③ 因为物体的存在是感觉自身通过一切经验而证实的。如果理性试图从已知推出未知，它必须依靠感觉。如果不存在虚空（我们也称之为位置和不可捉摸的本性），^④ 物体就没有存在的地方和运动的场所，像它们现在显而易见地运动那样。除了物体和虚空而外，没有其他事物我们能通过知觉或类推认定其存在。而物体和空间，我们认为独立存在的完整的事物，而不是属于独立存在

X.40-42

① 这种观点并不是伊壁鸠鲁独创的，而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一种普遍看法。伊奥尼亚人认为，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动的，它既不生成，也不消失。比较亚里士多德，Met. i. 3. 984 a 31。这种主张本原为多的观点则更加清楚；参见著名残篇 Anax. 17 D, Emped. 8 D。卢克莱修 (i. 180 f.) 后来扩展了这一学说。

② 比较第 41.54 节。Lucr. i. 125 f. 对此是一个很好评论。

③ Usener 插入的“物体和空间” (bodies and space) 这个词语来自第 86 节；比较第尔斯，Dox. Gr. 581. 28。

④ 比较卢克莱修 i. 426。

物的性质或偶性。

再者（他在《论自然》的第一、第十五节及《大摘要》中，也有同样的观点），有些事物是复合而成的，有些物体则是组成复合物的元素。元素是不可分割的、不变的，如果万物没有全部被毁灭而变成虚无，那么当复合物分解以后，它们都得以保持自己的性质，因为它们具有牢固的本性，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们分解。^① 因而，本原必定是不可分的有形实体。

宇宙是无限的。因为有限事物必有边界，而边界只能通过与他物作比较才能知道（可是宇宙却无法通过与他物作比较而知道其边界^②）。它没有边界，因此也没有界限；又由于它没有界限，所以必然是无限的，没有界限的。

此外，宇宙是因为原子的数量无限和虚空的范围无限所以无限。如果虚空是无限的而物体的数目有限，那么，物体就不可能总是停留于某地，而必定早已在穿越无限虚空的行程中消散了，因为没有支撑物或障碍物把它们送回上方。如果虚空是有限的，那么无限的物体便无处存身。

原子是充实的，没有虚空，复合物由此组成，分解后又复归于此。原子的形状具有数不清的差别。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如此众多的事物形状不可能

① 比较第 54 节。

② 佚失的前提由西塞罗，*De div.* ii. 103 补充：“at quod omne est, id non cernitur ex alio extrinsecus.”

产生自一定数量的形状的循环。每种具有同一种形状的原子在数量上是绝对无限的，但是原子形状的差别却不是绝对无限的，只是数不清而已。（他接着说，不可能进行无限分割。但他又表示，除非有人打算把它们的体积简单地进行扩大以至无穷，那么，性质也在变化。）

原子永恒运动（他在下面还说^①，原子以同等速度运动，因为虚空为最重的原子和最轻的原子准备了同样的道路），它们有些碰撞后彼此弹跳得甚远，有些则由于为一群具有犬牙交错形状的原子挂牵或为它们包围而在同一个地方振动。^②

这是因为，一方面，虚空把每个原子同其他原子分离开，而它又不能抵抗原子的回跳；另一方面，原子的坚实使它在碰撞之后发生回跳，不管它回跳的距离多近，它总会发现自己已为一群互相交织的原子所包围。所有这一切都是没有开端的，因为原子和虚空都是永恒存在的。（他接着说，原子

X.44-46

① 确切地说应该是“近而在其内”（*further within*）。这就证明了一些注释者是在已经展开了的纸草书文本中解读到伊壁鸠鲁的。因此说“近而在其内”或“更加接近中心”（*near the centre*）和现代文本中“接着”（*futhure on*）和“在下面”（*below*）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② 伊壁鸠鲁通过这种方式指出了固体和液体之间的区别：（1）固体：它是由纵横交错的原子（这些原子彼此之间钩挂连环）组成。（2）液体：形成液体的原子并不勾挂在一起。如果它们要组合成一个整体，就需要一个容器或套子之类的东西把其他原子装在里面。组成灵魂的原子属于第二种情况（第64节）。参见卢克莱修，*ii. 80-141*；西塞罗，*De fin. i. 7*。

除了形状、体积和重量以外，没有其他性质，但他在“《基本原则二十条》中却说颜色随原子排列的不同而变化。而且它们没有各种各样的体积。无论怎样没有一个原子能为我们的感官所感知”。)

这些说明，如能把它们牢牢记住，那么就会对我们理解事物的本性提供一个充足的纲要。

此外，有无限数量的世界存在，有些像我们这个世界，有些不像。^① 刚才已经证明，原子在数量上是无限的，它们被带到远远的地方。因为世界所自产生或所自构成的原子并没有耗光在一个世界或有限数量的世界上，无论它们像不像这个世界，因而没有任何事物能阻碍无穷数量的世界生成。

还有一些形状存在着。它们与坚固物体状况相同，但在细微程度上却远远超过我们所看见的物体。并不是不可能在环绕对象的东西中形成这样的联合体，也不是不可能产生适应于表达事物表面的空洞和细薄的材料；也不是不可能有一些流射保持着自己以前在坚固物体中原有的位置和秩序。我们称这些形状为“影像”。只要没有事物出来阻碍，那么通过虚空运动，能在一个无法想象的极短时间内完成任何可以想象的距离。碰到阻碍，速度就会缓慢；没有阻碍，则可以获得同样快的速度。

X. 46 - 48

① 这句话放在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合适。因为世界在数量上的无限多取决于原子的无限和虚空的无限。参见后文第 73.89 节；卢克莱修，ii. 1048 foll。

考虑到短暂时间只为理性所觉察，^① 运动着的物体自身并不同时到达多于一个的地点——这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在为感官所觉察的时间中，它确实同时达到了多个地点，不管为我们所认识到的出发点是多么不同。因为如果它改变方向，同样会碰到阻碍，即使只达到那我们不允许任何事物去阻挡其上升速度的那一点。这是一个值得铭记于心的基本事实。其次，影像的过度细微并不与我们所观察到的任何现象相矛盾。它们的速度也是不可超越的，因为它们总能找到一条虚空之道来适合它们。此外，它们的不断流射不会或者极少碰到阻碍，^② 尽管由许许多多多个或无限数量的原子所组成的事物会立即遇到抵制。

除此而外，还要记住影像的产生跟思想一样快。原子从物体的表面流溢出来是不断的，尽管觉察不到物体的减小，那是因为其他的原子填补了它们的位置。^③ 这些流射物在很长时间内，保留着当

X. 48 - 50

① 比较卢克莱修，iv. 794 - 81：“在一个单位时间内，当我们用感官感觉到它或我们说出一个词来的时候，其实许多潜在的时间已经包括在内了，而理性发现了它们的存在。”显然，这里所说的极短的时间（times）已经短暂得无法量化，可以感觉到的单位时间似乎可以叫做“最小的连续时间”（the minimum continuous time）（见第 62 节）。比较塞克斯都·恩披里柯，x. § § 148 - 154。

② 或者应该在 $\tau\omega\alpha\pi\epsilon\iota\rho\omega$ 前插入 $\tau\omega$ ，而不是 $\tau\omega$ 。“宽度适当的通道保证了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永不停息的流射”。但这里表达的意思还不是很确定。

③ 如果我们的视觉是连续的，而不仅仅是间断的，那么我们的眼睛就会看到影像始终不停地从物体中流出。这里肯定有一个和影像相类似的连续性。比较 Fr. 282 (Us.)；卢克莱修，ii. 67 - 76, iv. 143 - 167。

它们构成固体一部分时它们原子所固有的位置和次序，尽管偶然也陷于混乱。有时，这种影像在空气中形成得十分迅速，^①因为它们不需有任何坚固的内容。它们还有其他构成方式。所有这一切皆不与感觉相矛盾，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感觉以某种方式所带来的清晰证据的话。外在于我们的物体中原子的连续性也证明我们应作此解释。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正是由于某些事物从外在物体进入我们之中，我们才看到它们的形状并且思考它们。^②因为外在的物体通过进入我们眼睛和心灵的影像，将它们自己的颜色和形状的本性打印于我们，远胜于通过介于我们与它们之间的空气，^③或光线、或任何我们发向它们的流出物。它们的大小跟所进入的通道相合。某些影像来自事物自身，它们跟外在的事物自身颜色相同、形状相同。它们急速运动着。^④这解释了它们为什么在撞击感官时呈现出一个单一连续物的表象，并且保持着它们在外

① 比如，云忽然间好像堆积成了一个庞然大物，见卢克莱修，iv 129 - 142; Diod. lii. 56.

② 思想也和视觉一样需要用影像来解释。但那些细微且比较精密的事物的影像并不作用于我们的眼睛，而是作用于我们的心灵。比较 Fr. 317 (Us.); 卢克莱修，iv 777 f.

③ 这个思想来自德谟克利特；比较 Beare, *Greek Theories of Elementary Cognition*, p. 26.

④ 我们可以这样推测：运动的速度越快，那些鲜活的影像 (fresh images) 就越具有连续性，从而形成了一个无间隙的影像之链。这就保证了外在对象的持续存在，就像它们的相似性和同一性保证了对象的单一性一样。比较卢克莱修 iv. 87, 104f., 189, 256 f., 714 f.; 西塞罗 *N. D.* i. 105.

在物体中固有的相互联系。这种撞击是由于它们所来自的坚固物体内部的原子振动所造成的。我们通过直接接触得来的每个表象，无论它是跟心灵相关还是与感觉器官相关，无论是形状的还是其他属性的，它呈现出来的形状是坚固事物的形状，它是由于整个影像的不断重复或留下印象而产生的。^①虚假和错误总是因为把观念加到尚待证实或并无矛盾的事物上，^②而这个事物后来却没有得到证实或者被证明是矛盾的（遵循出于我们自身某一特定的与呈现出来的表象相联系但又有区别的运动——这就是错误的原因）。

如果不存在我们与之相联系的实在事物，那么，我们从知觉中获得的，在梦中产生的、或者出于心灵、或者其他判断工具的其他认识活动的表象，就不会与我们所谓真实存在的事物相似。如果我们没有经验到在我们自身中跟被表象物的感觉相关但又有区别的某些相异的运动，^③ 错误就不会产生。如果它没有被证实、或被证明是矛盾的，那么错误便从这种运动中产生；如果它被证实、或者被证明是不矛盾的，那么真理便从这种运动中产生。

① 影像在形成过程中会受到阻碍，尤其在穿过空气的通道时更是如此。它有时也会被碰击成碎片。因此，当这些碎片到达我们的眼睛时，形成的是残缺的感觉，比如，方的塔看起来是圆的，以及其他类似情况。比较卢克莱修 iv. 353 - 363, 379 - 390。

② 比较 Fr. 247 - 254 (Us.)；卢克莱修 iv. 462 - 468, 723 - 826。

③ *διάληπτον ἔχειν* 应该翻译成“有区别”，见第 58 节。这样，*διαληπτόν* 就应该译为“可区别的”（第 57 节）。

如果我们不准备否认以感觉的清晰证据为依据的判别标准，也不打算通过坚持把错误当作真理而使一切陷于混乱，^① 那么，我们必须牢牢坚持这个观点。

X .52 - 54

听觉的产生是这样的：一股流发自放射出声音、响声、噪音或者以其他方式引起听觉的对象，无论这个对象是人还是事物。这股流分散成同类分子，同时保留了通往发射它们的对象的某种特定的互相联系和特有的统一。这样一般就产生了那个事物的听觉，不然就只能表明外在物体的出现。如果没有来自对象的各部分间具有一定联系的流射，这种听觉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我们不要认为空气自身被发出的声音或其他相似的事物变成形状。^② 空气根本不是以这种方式受到声音的作用的。当我们发出声音时，我们内中所受到的直接的撞击引起分子的挤压，以致产生了一股同吸气相似的流，便产生了我们的听觉。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如果没有从那适宜于刺激嗅觉器官的对象发射出来的分子的话，那么，嗅

① 伊壁鸠鲁在此对怀疑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比较第 146.147 节；Frs. 252, 154 (Us.)；卢克莱修，iv. 507 - 521。

② 认为空气是传递声音的介质是德谟克利特的观点 (Beare, *op. cit.* p. 99)。伊壁鸠鲁认为空气并不是什么介质，空气对听觉的作用，与它对视觉的作用没什么两样 (第 49 节)。“其他相似的东西”，伊壁鸠鲁在这里可能想把声响 (sound) 或噪音 (noise) 也包括进来。同样，卢克莱修也讨论了听觉，见 iv. 524 - 614, ii. 414 - 417。

觉^①像听觉一样，不会产生任何感觉。它们有些属于这一类，有些属于另一类。有些以极其混乱和奇特的方式刺激它，有些则是以宁静和宜人的方式。

我们还必须认定，除了形状、重量、体积以及必然伴随着形状的属性而外，^②原子实际上不具有可感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每种性质都是变化的，但原子却是不变的，因为复合物分解以后，必然留下一个永恒的、坚固的、不可分解的东西，它使变化成为可能。因为没有变化会变成虚无或来自虚无，而经常是由于原子排列的不同，有时是由于原子的增加和减少。^③因而，这些能够进行各种不同排列的事物^④必定是不可毁灭的，不具变化的，而必然

X.54-55

① 比较卢克莱修 iv. 673-705, ii. 414-417。在这封书信里既没有各别讨论味觉，也没有各别讨论触觉。

② 关于“形状”，可比较卢克莱修 ii 333-521, iii 105-202；关于“重量”，可比较卢克莱修 ii 184-215, i. 358-367。关于一般属性，可比较 Epic. Frs. 288, 289 (Us.)；塞克斯都·恩披里柯，*Adv. math.* ix. 335。原子没有颜色（见 Frs. 29, 30, 289；卢克莱修 ii 730-841）、没有气味（smell）（卢克莱修，ii. 846-855）、没有味道（flavour）、没有声音（sound）、也没有冷热（同上，856-859）。总而言之，原子没有易变的性质（下文 859-864）；但这些不同的性质要归因于结构、位置、运动和构成原子的形状的不同。

③ 如果那些不变的事物果真发生了某些变化，那么事物及其他属性的变化肯定是由于原子成分的变动引起的。我们如果用 $\epsilon \nu \pi \alpha \lambda \lambda \omicron \iota \varsigma$ 来理解 $\sigma \tau \epsilon \rho \epsilon \mu \nu \iota \varsigma$ ，那么固体物体中的原子的排列是多种多样的。

④ 指原子。——译注

拥有其自身的分量^①和形相。这必定是固定不变的。

在我们所感觉到的形相的变化中，当其他性质都被剥夺时，形状却是事物固有的，但性质却不是像留居着的形状那样为变化的主体所固有，而是整个在物体中消失的。保留着的东西足以构成复合物之间的差异，因为必然会有某物留下来而免遭毁灭。

但是，不要以为原子有各种各样的体积，^②以免同现象相矛盾。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有许多种体积。这个附加使感受到和知觉到的事物易于解释。但如果把各种各样的体积归于原子，并无助于解释事物间性质的差异。而且要是那样的话，那么，大得可以看得见的原子就应进入我们的眼界之内，但它却从未被看到。我们也无法设想原子怎么能够变成可见的。^③

除此而外，也不要以为在一个有限的物体中有无限数量的部分，即使它们是非常微小的。因此，我们不仅认为分割至无穷不是不可能的，以免使万物变得非常薄弱，并且粉碎我们复合物概念中的存

X.56-57

① 在第53节中，ὄγκος被翻译成了“微粒”（particle），因为我们从上下文的关联可以看到：一团可见原子指的就是一个可见影像。但在这里，每一个永恒不变的事物，即原子，都有属于自己的分量（ὄγκος）和形相。

② 这是德谟克利特的观点。

③ 比较卢克莱修，iv. 110-128, i. 599-627, ii. 478-521。以上这几个章节的开头是这么说的：原子“远在我们的感官所及的范围之外。”或者说：“要比我们的眼睛所能看到的東西小得多。”

在物，把它们变成虚无，^① 而且认为有限事物无限地过渡到越来越小的部分是不可能的。

一旦我们承认在任何事物中包含着无穷数量的分子——不管它们如何细小，就不可能再设想这个物体的体积是有限的，因为很明显，无穷数量的原子必然有一定的体积，不管它们大小的程度如何，它们聚集在一起必然是无穷的。再者，由于有限的事物有一个可以分辨的边界，即使它自身不为觉察，不能不设想还有另一个同样性质的端点相继于它。我们不能不认为，由于从这个端点到下个端点这样依次继续，它就可能由于这样的进展而在思想中达到无穷^②。

X.57-59

我们不要认为被感官感觉到的最小物体和那些从一个部分变动到另一个部分的东西一样，^③ 也不要认为跟它们完全不同。它们跟可变事物有某些共

① 承认了原子的不可见性，我们就能够解释那些坚固的固体物了。然而，如果原子是柔软的且能够无限分割的话，那么所有事物就不可能具有坚固性了（卢克莱修，i. 565-576）。卢克莱修认为，如果原子没有为事物的无限分割设置阻碍，那么事物的生成与复制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分解的速度远远要比事物修复的速度快得多，而且未来的无限时间也不可能超过已经消耗了的过去的无限时间。也许在卢克莱修之前，伊壁鸠鲁想到了一个与卢克莱修相似的论证（ii. 522-568）：有限数量的形状同时也意味着具有同一形状的原子也应该无限多。

② 每一个可见物体都是一些极小微粒的集合。这些微粒我们几乎是感觉不到的。它们在体积上有限，所以在数量是也有限。

③ “这里指那些能够从一部分到另一部分连续变动的物体”，正如 Bignone 所说，我们也是这样来描述数学系列的，无论这个系列是整数、分数的系列，还是幂的系列。但伊壁鸠鲁这里讨论的显然是地点（areas）和表面（surface）；因为一般而言，对我们来说“看得见的”也是可延展的。

同之处，但却不能被分割成部分。如果当我们从这种共同之处想到我们应在最小物中划分出部分来，区分出其一部分在这里，另一部分在那里，那它肯定是另一个最小的物体，首先与我们眼睛看到的事物相等。事实上，我们从第一个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看这些最小物体，不是在同一地点，也未见到它们用自己的部分去碰撞另一个的部分，但却看到它们用自己所特有的性质来测量大小。如果被测量的物体大，它们就多，被测量的物体小，它们就少。

我们必须认识到原子中的最小量可由此类推，它只是在细小方面不同于为我们所观察到的物体，然而却具有同样的道理。我们已从可感物中类推出原子是有体积的，只是在细小上较可感事物差得很远，再者，最微小、最简单^①的事物在我们用思想对这些看不见的物体所进行的思考里面，是长度的端点，它们自身即可作为测量原子长度的单位，无论原子是大还是小。它们和不变动部分（即最小部分）之间的共同性，就足以证明迄今为止所得的结论。但是这些原子的最小量不可能通过运动而聚集在一起^②。

进一步说，对于无限的事物，我们不能断定其

X.59-61

① 即“单纯的”（uncompounded）。但用 v. Armin 的 ἀμερῆ（“没有部分的”）也许更加贴切。

② 原子的部分是不运动的。比较卢克莱修 i. 628—634。

“上”或“下”，仿佛有最高限和最低限。^① 如果能从我们站着的任何地点向我们头上的空间伸延到无穷，最高限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通过所想到的一点向我们下方的空间伸展到无穷的事物，对于那个事物来说，不能同时既是“上”又是“下”。这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可以断定有一个运动方向，即向上延伸直至无穷，还有一个运动方向，即向下延伸至无穷，虽然从我们开始运动，到我们头上空间的事物千百次地到达在上面的东西的下方，从我们开始运动，向我们下方的事物千百次地到达在下方的事物的上方。因为尽管如此，在这两类情况下的全部运动却仍被设想成均可沿相反方向伸展至无限。

如果它们穿越虚空，畅通无阻，那么原子必然是以同等速度运动的。因为当没有事物阻挡它们时，重的原子并不比细小的和轻微的原子运动得更快。只要它们能找到适合于它们体积的道路，只要它们不碰到障碍，那么小的原子也不比大的原子运动得更快。无论是它们由于碰撞而产生的向上或偏向的运动，还是那由于重量而产生的向下的运动，都不能影响它们的速度。只要没有外在的碰撞或者原子自身的重量，没有抵消打击它的那个东西，那

X. 61 - 63

① 亚里士多德曾经批评过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运动理论。按德谟克利特的说法，好象有一个绝对高的点或区域，与之相对立的也有一个绝对低的点或区域。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无限空间中，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亚里士多德，*Phys.* iii. 205 b 30, iv. 8. 215 a 8）。比较 *Classical Review*, xxxv. p. 108。

么，只要这两种运动有一种在进行，它必然会继续下去，其速度如所思想的那样。

可是，对于复合体来说，却是一个快于另一个，尽管它们的原子有同等速度。这是因为集合起来的原子在极短的一段连续时间内朝一个方向^①运动，纵使它们在只能为思想所把握的极其短暂的时间内沿不同方向运动，也是经常碰撞，直至它们运动的连续性为感官所感知。对于不可见的东西来说，断定它们即使在只为思想所把握的细微时间内，也会呈现出运动的连续性，这类情形是不真实的。我们的准则是只有为感官直接感知，为心灵直接把握的才是真实的。

其次，以感觉和情感（这是我们信念的最坚实的基础）作为根据。我们必须认识到灵魂是由精致的原子所组成的有形事物，渗透在整个构架之中。^② 它与带着热的风相类似，^③ 另外，还有第三个部分，其分子的精微程度远超过其他两个部分^④。因而它跟构架的其余部分^⑤ 保持着极紧密的联系。所有这些都为灵魂的功能和情感、为灵魂运

X.63-65

① 如果那些构成复合物的原子在一段尽管极短但却能够感觉到的连续时间内总是朝一个方向运动，那么这个复合物也将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并且具有相同速度。

② 比较卢克莱修 iii. 161-176, 177-230.

③ 比较卢克莱修 iii. 231-257, 425-430; Epic. Fr. (Us.) 315, 314。这些人认为存在着四种构成性元素。在这封信中漏掉了一种 (ἀερώδες τι)

④ 指热和风。——译注

⑤ 这就是被称为“无名”(nameless)的那种物质 (nominis expers 卢克莱修, iii. 242; 伊壁鸠鲁在这里的是 ἀκατονόμαστον)。

动的敏捷、为思想，以及为我们缺少它们便无法生存的所有事实所证明。进而，我们必须记住灵魂是产生感觉的最重要的原因。不过，要是它不以某种方式限制在构架的其余部分内，也不可能产生感觉。但是构架的其余部分通过为灵魂提供了这个不可或缺的条件，^① 自身也从灵魂得到一份上述的性质，但是它不拥有灵魂的全部性质，因而灵魂一旦离去，它就失去了感觉，因其自身不具备这种能力。但另一类跟身体俱来却为它提供了感觉，这种东西，由于其他事物在其内部，通过运动而把潜能现实化，它立即为自己获得了感觉能力。由于它与构架相接触并且互相联系，所以也把这种性质给了构架，像我所说的那样。

因而，只要灵魂在身体内，它就不可能由于身体其他某个部分的丧失而失去感觉能力。随着紧裹着整个灵魂的构架全部或一部分解体，灵魂也就相应地离失。^② 但是，只要灵魂还存在，就有感觉。不过对构架的其余部分来说，构成灵魂本性的原子一旦离去，不管数量如何之少，那么无论它是整个存在还是只部分存在，都不再有感觉。此外，一

X.65-67

① 身体能够把灵魂原子 (Soul-atoms) 聚集在一起，不让它们分散。因此，它允许这些原子随运动而不断振动，这样就产生了感觉。

② 既然微粒 (στεγάζοντα) 也可以复合 (plural) 地存在，那么 Bignone 极有可能是这样设想的：整个框架可以看作部分的集合。其中每一部分可以充当灵魂某一部分的袋子、套子或容器。这样，其中某一部分的丧失对灵魂的生命而言并不是致命性的。因为，框架的其他部分仍然有能力充当袋子保持足够数量的灵魂原子正常运作。

旦整个构架解散，^① 灵魂四散各处，不再有跟以前同样的力量和运动，因而也就不再有感觉能力。

因而，除非灵魂在构架中具有这样的运动，否则我们便不能认为它有感觉。如果环绕和包围灵魂的外围与灵魂在其中居住和进行这些活动的容器不相同，那么我們也不能认为它有^② 感觉。（他在其他地方说灵魂是由最光滑最滚圆的原子组成的，在这两方面都高于组成火的原子。它一部分是非理性的，四散在构架的其余部分上，而理性的部分则留居在胸膛里面。这在我们的喜怒哀乐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当四散在整个构成整体的器官中的灵魂密集或分散，随后由于它们的接触而互相碰撞时，睡眠的现象就出现了。精子是从整个身体产生的。）

还有一点必须考虑，什么是无形物。一般来说，“无形物”一词的含义是指那被认为是自存在的东西。^③ 但除了虚空以外，不可能设想无形的事物是自存在的。虚空既不能作用也不能被作用，只是允许物体穿过自身而运动。因此，把灵魂称作无形物的人是在胡说。要是那样，灵魂就既不能作用也不能被作用。实际上，这两种性质灵魂显然都具备。

如果我们让情感和感觉来检验所有这些关于灵

X.67-70

① 比较卢克莱修 ii. 944-962.

② 这里的“它”指的是灵魂，“它”在此是一个逻辑主语，温和地取代了那个更为恰当的阴性代词。

③ 如果读一下 $\text{ὅτι τὸ ἄσώματον λέγουμεν}$ ，我们会发现，根据当前的用法，“无形的”这个词语是用在那些被认为能够自身存在的东西上的。

魂的论断，如果我们记着开始时所阐述的观点，就会看到这些论断都被充分地包括在最根本的原则里面，它能使我们精确地确定细节。

除此而外，形状、颜色、形体、重量，简而言之，所有可以表述物体的性质，只要它们是一切物体或者可见事物的属性，可以为感觉所感知，那么既不能认为是独立的存在（这不可设想）^①，也不能认为它们是不在；既不能认为它们是依附于物体的某种其他无形物，^②也不能认为它们是物体的部分。我们必须认为，物体一般从这一切获得自己永恒的性质。这并不是说，它是通过把它们集合在一起而构成的，就像从分子自身构成一个大集合体一样，无论这些分子的大小是最基本单位，还是小于这个特殊整体的任何部分。我已经说过，所有这些属性只是产生了物体的永恒性质而已，它们都有自己的可以知觉到和区分开来的特性，但总是跟整个物体在一起，居住于其中，从不与之分离。正是由于被认为是许多性质的集合，物体才被称作“物体”。

偶性常常依附于物体，却不是永恒的伴随物。因此，在最普遍的意义上使用“偶性”一词。^③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偶性既不具有它们所属的、我们

X.70-72

① 比较卢克莱修 i. 499 f.；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Adv. math.* x. p. 221 - 223.

② 比较卢克莱修 i. 478 - 482.

③ 比较卢克莱修 i. 455 f.，在那里，卢克莱修举了贫穷、富裕、自由、战争的例子，他在其他地方还举了运动和静止的例子。

了解为一个整体并名之曰物体的性质，也不是非它物体便不能设想的永恒的性质。由于某些复合体经常与它们在一起的一些特殊的认识活动，它们每一个都可以被称作偶性。但是只有在经常看到它们属于物体时才行，因为偶性并不是永恒的伴随物。一方面，不必要排除这个来自现实的明显的事实，即属性并无它所属的整体（我们名之为物体）的性质，也不是伴随整体的永恒属性。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属性认作是自存的，这对于偶性以及永恒属性都是不可思议的。十分明显，它们应被认作是物体的偶性，而不是永恒的伴随物，更不属于自存之列。正确地说，它们应被认作就是感觉所表示的它们的特性那样。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仔细考虑。我们不能像在对象中研究其他属性一样来研究时间，即把它们归于我们心灵中固有的预见。我们必须考虑清楚明白的事物本身，由此才可谈论时间的长短，^① 并将它与清楚明白的事物密切相联。我们不必要采用更好的词，只需采用有关它的日常表述就可以了；也不必要用其他事物来表述时间，仿佛那包含着与之同样的本质。确有些人已经这样做了。我们主要应考虑我们把时间这种特殊的性质归属于什么，用什么来衡量它。其实这是不证自明的。我们只能考虑把时间属性归于白天、黑夜和它们的部分，同样归属于快乐与痛苦的情感。归属于运动和静止，并认

X.72-74

① 比较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Adv. math.* x. § § 219 f., 224 f., 240-244.

为我们用“时间”一词来表示的，是它们的一个特殊属性（他在《论自然》第2卷及《大摘要》中两次叙述了这一点）。

除了上面说过的东西而外，我们还认为，众多世界及与我们通常所见的事物、在外表上极其相似的每个有限复合物，都是从无限产生的。^① 因所有这些，无论大小，都是从原子的特殊凝聚体中分离出来的，它们又都再次分解，^② 有的快些，有的慢些。有些通过这一系列原因，有些通过另一系列原因的作用（他也明确说过，世界是可以毁灭的，因为它们的部分在变化。他在其他地方说大地为气所支撑）。

我们不要以为众多世界有一个相同的形状。（相反，他自己在《论自然》第12卷中说过，世界的形状是互不相同的，有些是圆形的，有些是椭圆形的，还有些具有与此不同的形状。不过，它们并不拥有各种形状，它们也不是分离自无限的有生物。）没有人能够证明在一类世界中不包含动物、植物及所有我们所看到的其他事物的种子，而另一类世界则可能包含（它们产生以后的生长情况亦同样）。我们必须认为它也同样发生在地球上。

我们必须认为人的本性^③ 是在受事实教训，被迫学会了许多东西。理性后来对这样受到的教训

X.74-76

① 比较卢克莱修，ii 1048-1089。

② 比较卢克莱修，ii 1144-1145；*Stob. Ecl.* i. 20, 172 W。

③ 这里的意思是说，在原始人那里起作用的本性类似于本能。

进行思考，并作了许多进一步的发现，在某些事情上快些，在某些事情中慢些。由这样获得的进步在某些时间和季节大些，在另外的时间和季节小些。

因此，事物的名字不是源自约定。^① 在某些部族中，由于特殊情感和特殊感官表象的推动，人们发出了特殊的声音。^② 由此发出的声音为他们的独特的情感和感官表象塑铸成形，根据部落居住地区的不同而不同。随后，整个部落采用了他们的特殊名字，旨在使他们的相互交往减少含混，并且表述起来更加简洁。至于那些看不见的事物，意识到它们存在的人努力引入这样的东西，并且给它们提出了一些通用的名字，有些是本能地不得不说出它们来，有些是根据最一般的原因通过推理选用它们，这样就使得它们的意义明确了^③。

X.76-78

再者，我们必须坚持在天体的运行中，冬至和夏至、日食与月食、太阳的升起与降落等诸如此类现象的发生，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受任何东西的主宰和安排。这个东西同时又享受完全的至福与不朽。因为苦难、忧虑以及愤怒与偏爱的情感并不与幸福相调和，而总是意味着懦弱、恐惧和依赖邻人。我们不能认为天体是幸福的，并肯定它们可以随意运动，它们不过是一堆聚在一起的火。不但如

① 比较卢克莱修，v. 1041 f.。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都从习俗中引出语言。

② 比较卢克莱修，v. 1028, 1029, 1056-1058。

③ 参见 *Bignone*, p. 107 note3.

此，对于每个我们所使用的表示像幸福、不朽这类观念的名词，我们必须保持它们的一切庄严性，以免它们产生出跟这尊严不一致的意见来。否则，这种矛盾自身将在我们的灵魂中产生最大的烦扰。因而，只要我们发现现象始终一致地重现，这种重现必须被归于世界借以构成的原子的原初分裂和凝聚。

进而，我们必须认为获取关于事物原因的最精确的知识是物理学的任务。幸福依赖于关于天象的知识，依赖于知道什么天体确实存在，依赖于跟我们幸福所必需的确切知识有关的同类事实^①。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众多复杂的原因或偶性，但必须坚持没有什么动荡不宁或变动不休的事能与一个不朽、幸运的本性共存，心灵可以确定这一点是绝对真实的。

X.78-80

太阳的升起与降落、冬至与夏至、日食和月食及诸如此类是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关于这些方面的知识对我们的幸福没有任何价值。然而，通晓这些事物的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天体的本质，什么是它们的最重要的原因，要跟没有这些专门知识的人同样恐惧，甚至更为恐惧，如果为这些知识所激起的好奇心不能得到满足或者不能理解这些现象是从属于最高原因的话。

因而，如果我们发现了多个可以解释冬至和夏至、太阳的升起与降落、日食和月食及其同类现象

^① 即确保幸福的目的。

X .80 - 82

的原因，就像我们对特殊事物所作的那样，那么，我们不能认为我们对这些现象的论述缺乏精确性，只要它有助于保证我们的安宁和幸福。所以，我们在研究天象的原因，就像对所有未知的事物一样，必须考虑类似现象在我们经验中发生的各种方式。至于那些人，我们嗤之以鼻。他们认识不到出自一个单一原因的事物与出自几个原因的事物这二者之间的差别，认识不到物体是在远处被看见这一事实，也认识不到在什么条件下心灵不能平静，在什么条件下心灵能平静。因为如果我们认为一种现象是以某类特殊方式发生的，而当我们认识到它实际上是以多种方式发生时，我们就会不受干扰，一如我们知道它就以这种特殊方式发生一样。

还有一点需要掌握，人类心灵最大焦虑的产生，是由于他们相信天体是幸福的、不可摧毁的，同时又有与这个信念不一致的意志、行动和动机；是由于某种不可解的奥秘，或因害怕死后失去感觉，仿佛它与我们有关似的，故而期待或想象某些永恒的灾难；是由于陷于目前这种状态的原因不是根据意见，而是因为某种非理性的预感。所以，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的恐怖的程度，他们将和对这些事物见解极其含糊的人承受同样程度的、甚至更大程度的痛苦。但心灵的安宁则是从所有这些烦恼中解脱出来、并且不断回忆最高的和最重要的真理。

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当下的感情和感官感觉，无论它们是人们一般共有的还是单个人所持有的，也要注意每个真理标准所给予的所有必要的清晰证

据。因为通过研究它们，我们将追溯其原因，解释天象及不时使我们困扰并引起其他人极大恐惧的事物。排除烦扰和恐惧的根源。

希罗多德，你已经掌握了物理学主要学说的纲要。如果这个叙述得以精确保持并发挥作用，那么我认为，毫无疑问，即使一个人从未研究过所有的细节，他也会具有相当水平，令他人望尘莫及。因为他将为自己搞清我在原作中详细研究过的许多细节。这个纲要本身，如果牢记在心的话，将会不断有益于他。

X.82-84

人们只有像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完满地熟悉了细节，并且把他们的知识像这样地分析成基本感觉，才能最好地进行他们对于整个自然的研究。另一方面，还没有资格列入完满精通者之列的人为了他们心灵的平静，就可以静静地、尽快地概观主要的学说。

上面的内容就是伊壁鸠鲁有关物理学的通信。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他关于天体现象的通信。

伊壁鸠鲁致匹索克勒，并问好。

在你让克莱翁捎给我的信中，我看到，你仍然因为我对你的喜爱流露出感激之情。你试图回忆起那些有关快乐生活的思考，这是非常成功的。为了帮助记忆，你让我简洁清楚地论述一下有关天体现象的问题。因为你说，我在其他地方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你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尽管你和我的著作经

X.85-87

常形影不离。听到你的这一请求，我非常高兴，心中充满了期待的喜悦。现在我通过写这封信来回答你的所有问题。除你之外，还有很多人将会从我在这封信的论述中受益，尤其对那些最近才对物理学说有所熟悉和不满足于普通教育而又有深层次追求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此，接到这封信后，请你好好地学习里面的东西，并结合我写给希罗多德信中的简短纲要很快地研究一下^①。

首先，你应该记住，有关天体现象的知识，无论它是孤立的，还是和其他知识结合在一起的，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得确定的信念，达到心灵的宁静^②。除此之外，这些知识不再有其他的目的。我们不要去劳力费神地探究那些凭我们的力量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不要用僵死的眼光来打量所有的事物，也不要要求我们所有的论述象我们讨论人生和物理学的一般原则那样清晰。比如，认为宇宙是由物体、无法触及的本质（nature）以及组成物体的不可分解的最终元素组成的这个看法。或者，那些认为一个现象只有一个可能的解释的看法。但这些对于天体现象却是不适用的：无论何时，天体现象的发生都允许存在多个原因和多个解释。这些原因和解释在本性上并不互相抵触，它们也不和感觉相

① 这看来决定着伊壁鸠鲁的 *Shorter Catechism* 的内容；然而可参见第 135 节。

② 哲学被定义为：“通过语言和论证确保幸福生活的一种活动。”（塞克斯都·恩披里柯，*Adv. math.* xi. § 169；比较伊壁鸠鲁 Frag. 222 Us.）

矛盾。

在研究自然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墨守空洞的信念和武断的法则，因为我们的生活不容许存在非理性的虚假意见。我们所需要的是不受干扰的生活。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用与事实相符的多个原因来解释每一个现象，从而很快地理解所有有关它们的可能说明，那么一切事物都能够无干扰地向前发展了。但这些解释都与现象相一致，如果我们保持这一个，丢弃另一个，那么很明显，我们已经远离了自然研究的领域，跌入了神秘主义的深渊。我们经验到的一些现象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解释天体运行的依据，但即使我们看到了这些现象实际地如何发生，也不会看到天体现象如何发生。因为它们的发生可能是由于多个原因造成的。然而，我们必须观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每个现象，近而把它和伴随它呈现的其他现象分离开来，因为由多个原因造成的天体现象并不和我们经验到的事实相矛盾。

X.87-89

宇宙包括星体、地球以及其他一切可见的物体。世界不过是其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它有一个或运动或静止、或圆或三角、或其他任何形状的表层，并以此为界限从无限中脱离出来。（这个界限也可能或厚或薄，其消失将会引起它里面所有事物的破坏）所有的这一切选择都是可能的，它们都不与这个世界中的事实相矛盾。在这一世界当中，我们却在任何地方也无法辨识出边界。

我们所能观察到的这样的世界有无穷多个。一个世界是可以从另一个世界里产生的，或者从其中

X.89-91

的间隙 (intermundia) —— 一个基本无物的空间 —— (我们用这个词表示世界与世界之间的空间) 产生。这个空间包含着许多真空，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浩瀚无边，完全空虚^①。一些合适的种子从一个世界、世界的间隙或多个世界中跑了出来，它们逐渐聚集，相互添加并变换位置。然后，它们又得到了适当能源的滋养，直至它们到了较成熟的状态并深深地扎根于那些可以接纳它们的基础。这时，一个新的世界就产生了。但依靠这些种子在可能产生世界的空间里聚集并形成漩涡 (vortex) 是不够的。正如一位物理学家^② 所主张的那样，这些种子必须生成到能够互相碰撞，一个世界才能形成。否则就会和事实发生冲突。

太阳、月亮和星体并不是自发地产生然后又被吸引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的 (这个世界的整体和部分都会限制它们的进入)。但它们能够通过自身的精细物质的增大和强烈运动很快地成形并生长 (地球和海洋也是如此)^③。这些精细物质的本性类似于风、火或它们的混合物的本性，就像我们的感官所感觉到的那样。

总的来说，太阳和其他星体的大小和我们所看

① 比较卢克莱修 i. 334 (“Locus intactus inane uacansque”), 以及, 前文第九卷, 第 31 页涉及了留基伯的说法, 而伊壁鸠鲁在此抛弃了留基伯的理论。

② 指德谟克利特; 比较 Hippol. p. 565, 13D: φθείρεσθαι δὲ τοὺς κόσμους ὑπὸ π’ ἄλλήλων προπίπτοντας; Aëtius ii. 4. 9。

③ 这肯定是一个注释, 因为构成地球和海洋的原子远没有构成天体的原子精细。

见的差不多。^①（他在《论自然》的第十一卷里也这么说。因为，如果它的体积随距离的增大而减少，那么它的光亮强度也会随之变弱。实际上，它的强度并没有随距离的增大而减弱，因此，距离的远近也并不和体积的大小成比例。）但对它自身而言，它可能变得大一点、变得小一点或与我们看见它的样子一般大。因为我们在远处看一堆火时，我们感觉到它就是这个样子。至于与我的理论中的这一部分相左的反对意见，如果能仔细观察一下明显的事实，正如我在《论自然》中所提到的那样，都是很容易驳斥的。若假设环境真的如刚才所说的在东、西两个区域内产生这个结果的话，那么太阳、月亮和其他星体的降落可能就是由燃烧和熄灭引起的^②。因为，任何现象都不与这种解释冲突。这个结果也可能是这样产生的：它们运行到地球的上方，地球把它们遮盖住了。这个解释也不与任何现象相抵触。它们之所以运动，可能是因为整个天界（the whole heaven）都在旋转从而带动着它们也旋转^③；或许整个天界并不运动，它们只是由于一些必须向上的冲力支撑着运动，这种冲力在世界形成时就具有了……它们由于火的膨胀而穿过大量的

X.91-93

① 比较卢克莱修，v. 564 - 591；Philodemus Περὶ σμυσίων 10. 35 - 11. 8；Cic. Acad. Pr. 82, 123；De Fin. i. 20。

② 这是赫拉克利特（p. 32 B, 6 D）、塞诺芬尼以及开俄斯的梅特罗多洛所持的观点。但 Servius 认为这种理论就是伊壁鸠鲁本人所坚持的（ad Verg. G. i. 249, Aen. iv. 584）。

③ 比较卢克莱修 v. 509 f。

热，因为火总是向上侵占接近它的地盘^①。

太阳和月亮运动方向的变动是由天体的倾斜引起的。在这个时候，它总是被压制而回^②。但同样它们也可以用方向正相反的两股气流加以说明。再者，它们也可能是由于必须的燃料总是在附近的地方就消耗掉了这个事实引起的。或者由于缺乏这些燃料。同样，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个漩涡运动在开始运动时就内在于这些星体之中，以至于它们沿着螺旋式的轨道运动。我们只要在这些细节上紧紧地抓住这些可能的东西，使每一个解释都与事实相统一，而不受那些心甘情愿当奴隶的天文学家的诡计的影响和干扰，那么，所有这些解释以及类似说明都不会与任何明晰性的证据相矛盾。

X.93-96

月亮的盈亏与运动^③ 可以由月亮的自转引起的，也可以说是由空气所呈现的形状引起的。更进一步说，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结为其他一些特定物体的介入。总而言之，它可以用我们经验内的事实能够解释的任何方式发生。我们不能错误地只热衷于一种解释而丢弃其他。但我们出于对什么是、什么不是人类知识的无知，出于渴望发现那些无法发现的东西的动机，常常这样做。月亮甚至可能自己在发光，就像它可能是从太阳那里接受过来光线

① 从卢克莱修 v. 519 f. 中可以看出，这里可能丢失了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可能是说，由于燃烧着的原子对天体的吸引产生的。

② 比较卢克莱修 v. 614 f.

③ 比较卢克莱修 v. 705 - 750。

一样。因为，凭我们的经验，我们看到很多事物自己在发光，也有很多事物靠（借来的）光发光。我们始终要记住多种解释方式和那几个设定和原因，而不只是关注于那些不一致的东西，错误地认为它们重要，以致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退回到单一的解释上来。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没有什么天体现象不能得到解释。月亮的表面形状可能是由于月亮自身的各个部分的内在变化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其他一些东西的介入引起的。除此之外，它也可以以我们所能看到的与事实相符的其他任何方式产生。因此，对所有天体现象而言，这样一些研究是决不能放弃的。因为，如果你与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作斗争，你永远也不会达到心灵的真正宁静。

X. 96-98

月亮或太阳之所以出现盈亏，可能是由于它们的光被耗尽了。凭我们的观察，这种现象就是这么发生的。它也可能是由于其他某个东西的介入引起的——这个东西或者是地球，或者是其他可见物体。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彼此一致的解释结合起来并且要记住：同时出现的两种以上的解释并不是不可能。（伊壁鸠鲁在《论自然》的第十二卷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进一步说，当月亮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到太阳上时，太阳就会出现盈亏现象。太阳的盈亏也可能是因为月亮的后退（withdrawal）引起的。这是伊壁鸠鲁学派的第欧根尼在他的《厄庇勒克塔》（*Epilecta*）的第一卷中表达的观点。）

进一步说，天体的运行轨道是非常规则的。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仍然可以象解释我们经验范围内

的平常事件那样来解释它。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可能用神的本性来解释这一现象。神享有完全的福祉，它必然不会屈尊干涉这些事务。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关于天体现象的整个研究就会前功尽弃。一些人的行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非但没有采取一种可能的方法，而且还愚蠢地认为，这种现象只能以某一种特定的方式发生，从而摒弃了其他的可能解释。这些人已经完全陷入了不可理喻的境地，他们根本就不能抱着一种理解的态度来观察那些可以作为其他解释线索的事实。

X.98 - 100

至于昼夜的长短变化，我们可以用太阳在天空中运动时速度的快慢变化加以解释。因为，如果太阳的运动速度发生了变化，那么它在特定时间内运动的路程和扫过的空间面积也就不同。有时，在我们经验到的范围内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关于天体现象的解释必须与这一基本事实相符合。这样，那些固执地只信奉一种可能解释的人必然与这一事实相矛盾，他们也就在错误地理解着我们获得知识的方式。

天空中那些能够预示天气变化的信号现象的出现仅仅可以认为是由于季节的重合引起的，就像我们所能看到的地球上动物的信号一样。它们也可以是由于空气的变化和更替（alternation）引起的。这些可能的解释，哪一个也不和事实相抵触。我们很难看出在哪一种情况下这种现象是由这个原因引起的，还是由那个原因引起的。

对于云的形成和聚集，我们有三种可能的解

释。(1) 这是由于空气在风的压力下凝结而成的。(2) 是由于那些适于形成云的原子聚集在一起并彼此牵连钩挂。(3) 是由于从地球和水中产生的那些流聚集在了一起。对于这些物体的彼此聚集并进而形成云，其他一些可能解释也并不是不可能。正因为如此，云之所以能够转变成雨水降落下来，有时是由于它们被压缩，有时是因为它们的转化。下面这个原因也可以解释雨的形成：一些湿气从合适的地方冒出来^①，然后穿过空气从而形成了降雨。而倾盆大雨则是由于宜于产生暴雨的云聚集在一起形成的。雷可能是由于风在云的凹陷部分卷动引起的，就好像风被挤压在我们所使用的容器里一样。雷也可能是由于火被风吹而在云中“咆哮”^②。云的彼此分开和混淆也能产生雷。另外，当云变得象冰一样坚固时，它的破碎和裂开也可能是雷产生的一个原因。综上所述，即使在一个特殊的点上，事实都允许我们对之作出如此多的解释。同样，电闪也有着各种各样的产生方式：云之间互相碰撞或摩擦能够产生电闪；原子聚集在一起产生了火，从而导致了电闪的出现；云由于风或宜于产生光亮的原子而猛地向前移动也能产生电闪；当云被自己的动作或风的力量压制时，电闪也能从中迸发而出；当星体产生的光被包围在云里时，它就会被云或风的动作所驱赶，最终从云中挣脱而出，从而形成了

X.100 - 102

① 卢克莱修，vi. 519。

② 比较卢克莱修，vi. 271 - 284。

X.102 - 104

电闪；当光穿过云时（借此云就可以被点燃从而形成雷），这些光自身的运动就会使电闪发散出来；当风运动得过于猛烈或被挤压得非常紧凑时，它就比较容易燃烧，这时也可能产生电闪；当云被风裂开，扯成碎片时，能够产生火的原子就会乘机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其他类似情况下，电闪也能够出现。在此时，只要我们牢牢地把握事实并大体观察一下类似的现象，我们很容易看到，电闪还可能由于许多其他原因而出现。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如果云是那样形成的，那么电闪应该在雷之前出现。因为当风突然对云发起进攻时，就把能够产生电闪的元素驱赶出云之外。而后，当风在云中卷动时，我们才听到雷。如果电闪和雷是同时出现的，光的运动速度也比雷快得多，从而远远地把它落在了后面。因此，光还是提前到达了我们的，就像我们在远处看到人们在敲打东西一样^①。当风反复地聚集、挤压或猛烈地燃烧时，就会出现霹雳。如果云的收缩使它邻近的部分非常稠密，那么其中的一部分就可能会被撕得粉碎从而被猛烈地向下挤压。这个时候，也会产生霹雳。霹雳也可能会象雷的产生那样，在被压制的火爆发时产生。当火在风的作用下被集中在一起并迅速地膨胀时，它就会把云撕破。然而它却不能在临近的地方释放出来，因为它被压缩的越来越厉害，最终爆发而出，形成霹

① 即：如 Apelt 所说，当我们从远处看一个人用铁锤敲铁时，敲打的声音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为我们听到。

雳。(总的来说,霹雳一般出现在比较高的山脉附近。)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能够解释霹雳的形成,只要我们能够排除神秘主义的干扰就足够了。只要一个人能够从事实出发进而从其中得出结论来解释那些迷糊不清的事物,神秘主义就被排除出你的思想之外。

暴旋风可能产生于云的下降。云象一根柱子(pillar)被一股风向下吹,而后又被另一股风携带着转来转去,这时,来自外部的一股风又给它最后一击,暴旋风就这样形成了。当一股气流从上至下驱动风的时候,风就会转变方向,向所有受压迫的点吹去。这时,暴旋风也会形成。风中的一股旋风已经开始运动了,但却不能穿透包围它的空气,因为周围的空气已经被压缩得非常稠密。这时亦可产生暴旋风。当暴旋风吹到地面上,它就会引起龙卷风。它的运动方式与导致其产生的风的运动方式保持一致。当暴旋风吹到海洋上时,就能够形成水龙卷(waterspouts)。

X. 104 - 107

当埋藏于地下的风受到压制时就能产生地震。如果风携带着一些土块散布在地下,它的运动也能够引起地球的颤动。这些被封闭在地下的风,或来自外部,或是由于地下洞穴的崩溃从而迫使此处的空气运动起来形成风。地下风由于地下一些洞穴的倒塌运动得越来越快。在这种情况下,当它碰到更加坚硬的障碍物时就会被再次弹回来,引起震荡。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可以解释地震的形成。

风总是由于外在物质持续、逐渐地进入空气引

起的；有时候，水的大量堆积也能形成风；当少量的空气进入地球的许多洞穴从而引起分散和强度的增加时，也能导致风的形成。

X. 107 - 109

冰雹是这样形成的：一些类似于风的微粒牢固地凝结在一起，而后又发生了彻底的转化，比较分散地降落下来就会形成冰雹。至于冰雹的形状^①可能是由于它的一些突出部分在降落时融化导致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当冰雹开始冻结时，那些水微粒或风微粒均衡地包围着它的方方面面。这也可能是冰雹形状形成的一种解释。

雪可能是由从云中散发出来的稀薄的雨水形成的。因为，如果这些适于形成雪的云是对称的，而风又向这些云不断猛烈地施压，雪就有可能形成；如果正在降落中的雨水在低于云的区域里突然遇到冷空气而发生冻结，那么雪也可能形成；具有同样密度的云聚集在一起时才会导致雪的降落，因为含有湿气的云因彼此离得很近也被堆积在一起。如果这些云被压缩，就会产生冰雹，这大多是在春天发生。当被冻结在一块的那些云彼此摩擦时，也会导致雪的堆积。我们还可以其他方式来解释雪的形成。

来自空气的那些能够产生湿气的微粒彼此碰到了一起就能导致雾的产生。雾主要是在一些水分较大或潮湿的地方产生。当微粒从这些地方产生以后，就结合起来从而产生湿气降落下来。这其实是

① 圆形。——译注

和那些我们用眼睛所能看到的现象类似。霜的形成与雾没什么两样：当雾的一些微粒在特定的冷空气状态下凝结在一起就形成了霜。

当圆形的原子从水中被驱逐出去，而水中的那些三角或带有尖角的原子被压缩时就能形成冰。进一步说，当一定数量的圆形原子从水中被驱逐出去以后，从外面而来的三角或尖角原子就能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水冻结。在这种情况下，也能产生冰。

X.109-111

虹可能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形成的：(1) 太阳把光反射到潮湿的微粒上导致了彩虹的形成。除此之外，光和空气以一种特殊方式混合起来时也会导致彩虹的出现。这种混合或者能够使各种不同的颜色属性同时产生或者使某一类的各种颜色属性同时产生。这样，当太阳光反射时，周围所有空气就被染上了颜色，就像我们所能看到的一样。彩虹之所以看起来是圆形的，可能是因为每一个点到我们的距离看起来都是相等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空气和云的原子以及来自太阳的原子就是那样结合在一起的，它们的聚集就呈现出一种圆形的形状。

月亮周围晕的产生是由于来自四面八方的空气向其扩展的结果。或者是因为空气以一平等的力量向上推动来自月亮的那些流，把它们推得极高以至于在这些云状物上留下了一个圆形的印记而不能再把它们完全地分离。或是因为它在各个方向均衡地推动包围月亮的空气直至围绕着它形成一个圆圈为止。晕部分地产生，是因为来自外部的一股猛烈气流导致的。或者是由于热气为了散发而占据了一定

X.111-113

的路口所导致的。

彗星是由于火在天上的某些部分断断续续地得到滋养而产生的，如果当时的环境许可的话。或者是由于天体在我们上面的空间做一些特殊的运动而出现的。当这些星体在特殊条件下被携带着运动时，它们到达我们的临近处（neighborhood）表现出来时，我们也能够看到所谓的彗星。同样，它的消失是由于相反的原因造成的。一些星体运转时可以没有背景（setting），这可能是由于围绕着它的世界的某一部分是固定的，而其他部分则是转动的，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但这还可能是因为它被一个光亮的漩涡包围，这些漩涡阻止这些星体像其他天体那样运动。或者是因为它们在相邻的区域内找到必需的燃料，而在被看到所在的却能够找到。如果一个理性的人能够根据事实进行推理的话，这种现象还能够以其他很多方式加以说明。有些星体的运动没有固定的轨道。如果这种毫无规则的运动真的是它们的实际运动状态的话，那么，相反，对其他那些运动非常有规律的星体而言，我们可以说它们最初做的就是圆周运动并受到各种限制：其中一些按着整齐划一的轨道做漩涡运动，而另一些虽然也做漩涡运动，但旋转的轨道却经常变动。就星体运动时所经过的区域而言，有的地方存在着运动比较有规律的气流，从而使这些星体沿一个方向运动并统一燃烧；而在另一些地方，气流的运动则没有规律可循，从而导致了我们所看到的星体运动。显然，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要求我们用几种不同的

理由来说明这些不同的运动现象。如果只用一种原因来解释所有这一切，那肯定是疯了，只会导致令人疑惑不解的冲突和不一致。然而，那些天文学家的热衷者却是这么做的，不管什么情况下他们都用那些毫无意义的原因来解释星体运动，即借助神的力量来完成这些繁重的任务。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些星体总是落在另一些星体的后面，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星体的运动速度比较慢造成的，尽管它们沿着同样的轨道运转；或者它们被同一漩涡运动阻挡回来而朝相反的方向运动；或者是因为它们在做同一漩涡运动的时候，一些星体扫过的空间较大，而另一些扫过的面积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使用单一原因来解释所有的这些现象，那只不过是标新立异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罢了。

X.113-115

流星，顾名思义，在一些情况下可能是由于星体自身之间的相互摩擦造成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是由于星体某些部分的脱离导致的。当火与空气混合在一起时，这种脱离现象就可能发生。这在前面讨论闪电现象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一些易于产生火的原子碰到一起也可能会引起流星现象。这些原子配合得相当默契进而导致流星的出现。可以说，无论这些原子在什么地方聚集，它们最初就已经为其想达到这个目的的共同倾向所引导了。下面这种情况也可能产生流星：风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类似于雾的物质，当它们被压缩时，就开始燃烧并爆炸从而在其周围产生了某些物质。风携带着这些物质运动，把它们驱赶到什么地方，它们就在

什么地方形成流星。当然，我们还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解释流星现象的形成。这些方法都能够自圆其说，根本没有必要去借助神秘的力量。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动物的一些反常行为常常能预示天气的变化。其实，这在时间上仅仅是一种巧合^①。因为动物根本就不能有力地解释暴风雨是如何产生的。当动物出来的时候，没有什么神坐在那里观察我们，然后再解释它们发出的各种信号。持这种观点的人简直缺乏最起码的启蒙，我们甚至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最普遍的存在者，更别说是享有最完满幸福的人了。

匹索克勒，你应该把这一切牢记于心。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远离那些神秘主义，才能懂得那些与刚才我所谈到的一切相近的现象。但首先，你应该投身于对本原、无限以及类似主题的研究当中去，进而研究各种准则、情感以及我们在它们之间做各种选择的目的。因为，如果能作到这一切，你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那些特殊现象的原因。那些不能完全接受我观点的人，就像不能做到我的要求的那些人一样，将不会了解这些主题，也就无法把握我们研究这些主题的目的。”

以上就是伊壁鸠鲁关于天体现象的论述。

^① 这里又一次讨论到了相同的问题。因此 Usener 认为，这封信的全部内容来自编纂者而不是伊壁鸠鲁本人。其所有段落都是在伊壁鸠鲁的《论自然》（*On Nature*）中摘抄下来的。

对于人类的生活行为，应该选择什么，规避什么，伊壁鸠鲁将在下面第三封信里予以讨论^①。在转引他的书信内容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伊壁鸠鲁自己及其学派对智慧之人的看法。

对人而言，有三种动机能够导致有害的行为，那就是仇恨、嫉妒与傲慢。而智慧之人依靠理性的力量完全排除了这三种动机。如果一个人能压制住这三种动机，成为有智慧的人，就不会再有与之相反的习性了，甚至在言行举止上也不会表现出这些习性。他比其他人更容易受情感的影响，但这毫不有损于他的智慧。然而，并不是所有体格（bodily constitution）、所有民族（nationality）都允许一个人成为智慧之人。智慧之人在任何时候都非常快乐，哪怕在极度焦虑的时候。他总是对他的朋友怀有感激之情，无论他们在场还是不在场，他都会用言行表示自己的感激。极度焦虑的时候，他会通过喊叫和呻吟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快。第欧根尼在其关于伊壁鸠鲁伦理学说的概要中说，对于妇女，智慧之人会严格恪守法律的各种限制。他也不会惩罚仆人。对于具有优良品质的人，他会怜悯他们并不时为他们着想。伊壁鸠鲁学派认为，智慧之人不会遭受爱情所带来的痛苦，他们也不会因丧礼仪式而劳力费神。对他们而言，爱不会由神的启示而来。因此，第欧根尼在第十二卷中说，智慧之人不会去做精彩的演讲。在性的放纵方面，没有谁做得更好。如果他在这方面做得不是非常糟糕，就已经算不错了。

X.118-120

① 在给匹索克勒和美诺俄库的信的内容之间，节选了一部分（第117-120节）用以说明伊壁鸠鲁对智慧之人的态度和看法。在后面（第120.121节）伊壁鸠鲁还添加了一些有关智慧之人的伦理学说。

X.120-121

再者，正如伊壁鸠鲁在他的《问题集》和《论自然》中所说的那样，智慧之人也不会结婚，组建家庭。有时智慧之人也会因为生活中的某一些特殊情况结婚，有些人也会背离他们的初衷。正如伊壁鸠鲁在《会饮》中所说，智慧之人不会在喝醉了的时候废话连篇。他在《论生活》的第一卷中说，智慧之人不会参与政治，不会使自己成为僭主，也不会成为愤世嫉俗的人（他是在《论生活》的第二卷中告诉我们的）。智慧之人也不会以乞讨为生。伊壁鸠鲁在这一卷里还说，智慧之人即使双目失明，也不会退出生活的舞台^①。根据第欧根尼在其《厄庇勒克塔》的第五卷里所说，智慧之人也会感到悲痛，也会向法庭递交诉状。他也会给后人留下一些书面文字，但里面绝不会有歌功颂德的内容。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个性，且能够深思熟虑。他热爱自己的城邦。他会全副武装地同命运做斗争，但绝不会舍弃自己的任何一个朋友。他对自己的名声予以适当的尊重，以免遭人鄙视。在城邦节日的时候，他会比其他人更为高兴^②。

智慧之人也会参加一些还愿（votive）活动^③，但他对自己是否富裕并不是很关注。只有智慧之人能够正确地评论音乐和诗歌，但他自己却从不写诗。一个智慧之人在行为方面并不比另一个智慧之人更明智。他也获取财富，但他依靠的是自己的智慧，而不是其他别的手段，如果陷入贫困之中，他会求助国王。他对每个纠正其错误的人都表示感激。他也

① 斯多亚派认为，若双目失明，就应该去自杀（前文第七卷，第130页）。

② 比较菲罗德谟，Περὶ εὐσφείας（Us. p. 258）。

③ Bigone 调换了这一段的位置（p. 214, notes 2, 4）。

会创立学派，但决不会因此而让一大帮人跟随在自己后面。他也会当众宣读自己的东西，但仅仅以请求的口气宣读。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但决不能说他是一个纯粹的怀疑主义者。他始终与自己保持一致，哪怕是在睡觉的时候。有时他也会为了朋友而随时准备献身。

伊壁鸠鲁学派认为，罪恶并不总是同等一致的。健康在一些情况下是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无关紧要；勇气并不是一种天赋的品质，仅仅来自于权宜处世的经验积累；友谊只能通过我们的需要才能增强，但对每个朋友而言，我们必须先与之建立朋友关系（就像我们必须先把种子埋在土壤里一样），但友谊却是在共同分享生活愉快的过程中才得以维持的。

在我们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快乐：一种可能是最高类型的快乐，即神具有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不能再进一步增加的，而另一种快乐则允许增加和减少。

现在，我们来看伊壁鸠鲁的第三封信。

伊壁鸠鲁致美诺俄库，并问好。

X.121 - 123

一个人在年轻时不要放弃对哲学的研究，也不要到老年时厌倦于研究。对于灵魂的健全而言，任何年龄都不会太迟或太早。说研究哲学的时候尚未来到或者已经过去，就如同说幸福的时刻尚未来到或者不再出现一样。因此，老年人和年轻人都应该研究哲学。这样，前者虽然年老，但由于过去所得到的幸运而在善良的事物中保持年轻；后者虽然年轻，却由于对将来的事情不再畏惧，因而同时是年老的。因此，我们必须关心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事

物。有了它们，我们便就有了一切；缺少了它们，我们就要尽一切努力去获得。

我经常向你指明的那些事情，你应当去做，并且实施它们，把它们当作幸福生活的基本原则。首先要相信，按照人类一般的神的观念，神是一个不朽的、幸福的生物。因而你就不要把与其不朽的、幸运的本性不相容的东西归属于它。要相信无论怎样，他都能保有他的幸福和不朽。神是存在的，我们对它的知识是清楚明白的，但它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因为人们不能坚持因敬神而形成的观念。不虔敬并不是否认为众人所崇拜的神存在的人，而是认为神就是众人所想象的那个样子的人。因为众人关于神的论断并不是预见，而是谬见。他们认为，恶人所遭的大祸与善人所碰到的至福，都出自神之手。神总是垂青它们的同类，喜欢同它相似的人，而排斥与它本性不同的人。

X. 124 - 126

你要习惯于相信死亡与我们毫不相关。一切善恶皆在感觉之中，而死亡无非就是感觉的剥夺而已。正确地认识到死亡与我们不相干，将使我们对生命之有死这件事愉快起来。这种认识不是通过给生命增加无穷的时间，而是通过消除不朽的欲望。正确认识到生命的终止并不可怕的人，就没有对生命的畏惧。如果一个人说他害怕死，不是因为死在目前使他痛苦，而是因为要在将来死而感到痛苦，那么他就是个傻瓜。事物在现在不引起痛苦，却在期待中产生了无根据的痛苦，这是荒谬的。因此，所有烦恼中最可怕的死亡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们活

着时，死亡尚未来临；死亡来临时，我们已经不在了。因而死亡对于生者和死者都没有干系。对于生者来说，它是不存在的；而死者根本就是不死的^①。但一般人有时把死亡看成最大的坏事加以躲避，有时又把它看成生命中灾难的停止而加以期待。有智慧的人并不厌恶生存，也不畏惧死亡。他并不认为生是一件恶事，也不把死看作是灾难。正像人们选择事物，并不单单地选数量多，而是选最精美的一样，有智慧的人并不寻求享受最长的时间，而是寻求享受最快乐的时间。劝告年轻人要生活得好些，老年人要善终天年的人是不明智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生命的欲望，而且也同样因为好生好死的练习。断言最好别出世，一旦出生了最好尽快进入冥府的大门的人更是荒唐。^② 如果他真相信这种道理，为什么他不放弃生命呢？要是他信念坚定的话，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如果他只是在开玩笑，那么他的话极荒唐，没有人会听信于他。

X. 126 - 128

我们必须记住未来并不整个是我们的、也不是整个不是我们的。因此我们既不要期待它，仿佛它就要来临似的，也不要对它失望，好像它确实就不再来了。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有些欲望是自然的，但有些

① 有人经常指出，这一段和 ps - Plat. *Axiochus* 369 B 极其相似。E. Chevallier (*Étude crit. du dialogue ps. - plat. l' Axiochos* [Lyon, 1914, pp. 74 sq.]) 近来就经常强调这一点，但他认为，伊壁鸠鲁写给美诺俄库的这封信应该是在先的（后文第 76 页）。

② *Theognis* 425, 427.

X.128 - 130

欲望是虚浮的。在自然的欲望中有些是必要的，有些则仅仅是自然的而已。在必要的欲望中，有些是为我们的幸福所必要的；有些是为身体的舒适所必要的，有些则是为我们的生存所必需的。明确认识到这一切的人能够为获得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而决定自己的抉择和避免。把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看作是生活幸福的极致。我们所有行为的目的都是免除痛苦和恐惧。一旦达到了目的，灵魂的骚扰也就平息了。动物不必要去探寻所短缺的东西，也不必要寻求与实现灵魂之善和身体之善不相干的事物。当我们缺少快乐和感到痛苦时，就会感到需要快乐。当我们不痛苦时，就不感到需要快乐。因而我们认为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始点和终点。我们认为它是最高的和天生的善。我们从它出发开始有各种抉择和避免，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它。把情感作为判别一切善的准则。因为快乐是我们最高的和天生的善，所以我们并不选取所有的快乐，要是它会带来更大的痛苦，我们常常会放弃许许多多的快乐；如果忍受一时的痛苦将会使我们获得更大的快乐，我们还常常认为痛苦优于快乐。所有的快乐由于天然与我们相联，所以是善的，但并不是都值得抉择；正如所有的痛苦都是恶，但并不是都要避免一样。所有这些事物必须加以判别，互相比较，看看是便利还是麻烦。有时我们把善看作恶，有时却相反，把恶看作善。我们认为自足是最大的善，并不因此就在所有情形下享用最少的东西，而如果我们所有的不多，那么也就满足得很少，如若

我们真诚地相信，最不需要奢侈品的人却最充分地享受它。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最容易获得的，只有无价值的才难以获得。由缺乏而引起的痛苦一旦消失，素淡饮食可以与美味佳肴产生同样的快乐。面包和水，当它们被放入饥饿的嘴唇时，就能带来最大可能的快乐。习惯于素朴的、简单的饮食就可以保障为健康所需要的一切，能使人只满足生活必需品而不挑剔。如果我们偶尔参加一次盛宴，那么它会使我们处于更好的条件中，使我们对命运不再畏惧。

X.130 - 133

当我们说快乐是终极的目标时，并不是指放荡的快乐和肉体之乐，就像某些由于无知、偏见或蓄意曲解我们意见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我们认为快乐就是身体无痛苦和灵魂的不受干扰。构成快乐生活的不是无休止的狂欢、美色、鱼肉以及其他餐桌上的佳肴，而是清晰地推理、寻求选择和避免的原因、排除那些使灵魂不得安宁的观念。所有这些的始点及最大的善就是明智，因此明智甚至比哲学更为可贵，其他德行都是从此产生出来的。它教导我们说，如果明智地生活，不美好不公正，便不可能生活得愉快。如果生活不愉快，也不可能活得明智、美好和公正。因为德行和愉快的生活已结成一体，愉快的生活不能与之分离。

你还能想象另一个比这样的人更好吗？他对神有神圣的信仰，他对死毫不畏惧，他勤奋思考自然的终极，认识到善良事物是容易达到和获得的，而恶的事物只能短暂地延续和造成痛苦。对于某些人

X.133 - 135

用以主宰一切的命运，他轻蔑地嘲笑，但却断定有些事是必然产生的，有些事是偶然产生的；有些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原因而产生的，因为他看到必然性取消了责任。偶然性又是不稳定的，而我们的行为是自由的，所以赞扬和谴责都自然伴随着它们（接受关于神的传说比屈从于自然哲学家所加上的命运之轭要好得多，前者还保留了一点微弱的希望，可以通过尊敬神而逃避它们的束缚，而自然哲学家的必然性却无从逃脱）。他也不象许多人那样把偶然性认作是神（因为神的行为不会杂乱无章），也不认作是原因，虽然是一个不确定的原因（因为他相信没有善或恶是偶然性为了使人幸福而给予的，虽然大善大恶都由此缘起）。他相信有智者的不幸胜于愚昧者的幸运。简而言之，在行为中被判定是美好的东西不应看作是由偶然性的帮助而造成的。

你必须自己或跟与你同类的人一起日夜奉行这些及与此同类的诫命。那样，你无论是醒着还是在睡梦中都不会受搅扰，而会在人们中间活得像一尊神。因为一个生活在不朽的神之中的人已经丝毫不像有死的生物了。

X.135 - 137

就像在这一封短信中一样，伊壁鸠鲁在别的地方也驳斥了全部的预测（divination）^①：“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预测未来

① 这段关于预测的简短论述不恰当地穿插在这封信的最后几句话和注释者对伊壁鸠鲁的其他伦理著作的自然引述之间。据 Usener 推测，这一简短论述可能来自一个和这封信有着密切关联的注释。

的手段。即使这样的手段存在，据此产生的事物对我们也没有任何意义。”

以上就是伊壁鸠鲁关于生活行为的基本观点，他在别的地方对此还有更为详尽的论述。

关于快乐，他和昔勒尼派的观点不同^①。他们没有把静止的状态归于快乐的名下，在他们眼里，快乐仅仅在于运动。伊壁鸠鲁认为，既存在精神上的快乐，也存在肉体上的快乐。他在《选择与规避》、《论道德的目的》（*On the Ethical end*）和《论人类生活》的第一卷以及写给居住在米提利尼的哲学朋友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第欧根尼在其十七卷本的《厄庇勒克塔》、梅特罗特洛在《提谟克拉底》（*Timocrates*）里也是这么说的。他们的原话是：“能够感觉到的快乐既存在于运动的物种之中，也存在于处于静止状态的物种之中。”伊壁鸠鲁本人在其《论选择》（*On chioce*）中是这么说的：“心灵的宁静和肉体上免遭痛苦都可以称之为快乐。这些快乐意味着静止的状态，但快乐和愉悦表现出来的时候，却是处于运动的行为之中。”

昔勒尼派认为，肉体上的痛苦比心灵的焦虑要糟糕得多。因为，无论何时，实施罪恶的人都要在肉体上受到惩罚。伊壁鸠鲁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心灵的痛苦要甚于肉体上的痛苦。不论在什么时候，肉体上的痛苦仅仅是当前的，而心灵的痛苦不仅是现在的，而且还在过去和未来。伊壁鸠鲁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论证了精神上的快乐要比肉体上的快乐高贵得多。正因为快乐是最终目的，他认为，生物一来到世间，就对快乐充满好感而对痛苦存有敌意。这些是通

X.137-139

① 以下是讨论伊壁鸠鲁伦理学和昔勒尼派伦理学之间差异的一段摘录。

过本能而不是通过理性作出的反应。考虑到自己的内在感受，人其实都在躲避痛苦。就连赫拉克勒遭受毒袍的折磨时，也是痛得大声叫喊：

每刺痛一下，就大叫一声。
在洛克利（Locris）的畦头和优卑亚的悬崖上
每一块岩石，
都回荡着这痛苦的声音。^①

我们选择德性是为了获得快乐，而不是为了德性本身。就像我们吃药是为了身体健康一样。第欧根尼在他的《厄庇勒克塔》的第十二卷中也持这种观点，他还把教育（ἀγωγή）称作娱乐（διαγωγή）。伊壁鸠鲁把德性描述为快乐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即缺少它快乐也就不会存在的东西；而其他所有事物，如食物，是可以分离的，即对快乐而言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通过引述他的《格言集》^②，让我为这位哲学家的生平以及我的整部著作贴上封签；此后我将结束整部著作，使它的结尾与幸福的开头相一致。

1. 一个幸福的、永恒的存在自身没有不幸，也不使他物不幸。因而他免受愤怒和偏爱之情的束缚。因为这类的情

① Soph. *Trach.* 787 f.; 但我们所拥有的手抄本却用 δάκρυον 替换了 βοῶν。

② 这个集子忠实地收录了伊壁鸠鲁派信条中最重要的 40 篇文章，它在古代非常著名。它摘录于伊壁鸠鲁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且可能由伊壁鸠鲁的一种忠实门徒汇集在一起。另一方面，伊壁鸠鲁特别强调要牢记他的学说的纲要（第 35.36 节），所以这也很可能促使他本人为其门徒提供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提纲。

感只存在于弱者之中。(伊壁鸠鲁在其他地方说:只有依靠理性才能够识别神。有些神各具特色,而也有些神则是在相似影象的持续之流中统一产生出来的。这个影象之流以人的面目在同一点聚集从而形成了神的观念。) X.139-141

2. 死亡与我们无关。因为当身体分解成其构成元素时,它就没有感觉。而对其没有感觉的东西与我们无关。

3. 快乐的量的极限在于痛苦的消除。在快乐存在之时,只要它还持续着,那么,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或是此二者合在一起都没有痛苦。

4. 在肉体上,痛苦并不会持续太久,相反,极度痛苦的出现都是为时甚短的,仅仅超过肉体快乐的痛苦也不会持续多少天。即使是久卧病榻,其肉体上的快乐也超过痛苦。

5. 如果活着不明智、不美好、不公正,就不可能活得愉快。活得不愉快,就不可能活得明智、美好和公正。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可缺少的。例如,虽然一个人活得很美好、公正,但却不明智,那么他就不可能活得愉快。

6. 为着从他人那里获得安全,任何手段都是自然的善。^①

7. 有些人追求名望,以为这样他们就能在与他人的敌对中获得安全。如果这些人的生活确实是安全的,他们就获得了自然之善;如果并不安全,那么他们就没有达到他们受本性推动而开始寻求的目的。

8. 没有一种快乐自身是坏的,但是,有些可以产生快乐的事物却带来了比快乐大许多倍的烦恼。 X.141-143

^① Usener (Bignone 跟随了他) 认为通行原文本的 ἀρχῆς καὶ βασιλείας 是一个关于 ἐξῶν 的页边注释。

9. 如果一切快乐都能积聚——不仅是持续出现；而且影响全身或人类本性的主要部分，那么，一种快乐与另一种快乐之间便没有什么不同。

10. 如果那些能使无拘无束的人快乐的事物确实能解除心灵对天象、死亡和痛苦的恐惧，如果它们还指引他们节制欲望，那么我们不要挑剔这些人，他们周身充满了快乐，免除了身体和心灵的一切痛苦，即是说，免除了恶。

11. 如果我们既不为天象的变异所烦扰，也不为以某种难以说明的方式影响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所牵挂，也不为对痛苦和欲望的适当界限的忽视所苦恼，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研究自然哲学。

12.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整个宇宙的本性，但又惧怕传说告诉我们的东西，那么，他就不能排除对最主要事情的恐惧。因而没有自然哲学的研究，便不能享受纯净的快乐。

13. 只要我们对天上的、地表的，简而言之，即对无限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恐惧，那么获得与他人相对的安全并没有什么好处。

X. 143 - 145

14. 一旦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相对他人的安全，那么在有充分支持并有优裕财富的基础上便会以真正的方式产生一种离群索居的宁静的私生活的安全。

15. 自然的财富有它的界限，是极易获得的。可是，凭空幻想的财富却在无限渺茫之处。

16. 运气极少光顾智慧之人。他的最高的最大的兴趣在于终其一生，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受理性的指导。

17. 公正的人心如止水；不公正的人惶惑不安。

18. 由缺乏而产生的痛苦一旦消除，肉体中的快乐便不再增加；只有形式有变化而已。当我们理解使心灵产生极大

恐惧的事物及其同类事物时，心灵快乐的界限也就达到了。

19. 无限的时间与有限的时间具有同等程度的快乐。如果我们用理性测量那种快乐的界限的话。

20. 肉体把有限的快乐当作无限，提供它则需要无限的时间。但心灵认识到肉体的终极界限，排除了对未来的畏惧，保证了圆满和完善的生活，便不再需要无限时间。尽管如此，它并不躲避快乐，即令遇到不幸而丧生时，心灵也不欠缺对最好生活的享受。 X .145 - 148

21 认识到生命界限的人，知道怎样去消除由缺乏而产生的痛苦，以及怎样使整个生命圆满和完善。因此他就不再需要那只有通过竞争才能获取的事物。

22. 我们必须把所有真实存在和所有我们观念所倚赖的清晰的感官证据认作终极。要不然，一切事物都会充满不确定性和混乱。

23. 如果你排斥所有的感觉，你就没有标准可依据，这样就无法判定那些甚至你认为是错的判断。

24. 如果你断然拒绝任何一种感觉，而对那些尚待证实的东西，对在意见中所表述的东西和已经呈现出来的东西不加区别，无论在感觉方面，在情感方面，还是在心灵知觉方面；那么，其他感觉也会由于你的无根据的信念而陷入混乱，因而你会反对一切真理标准。如果在那些由意见产生的观念中，你肯定所有尚待证实的观念及本身具有确定性的观念同样真实，那么你就难以逃脱错误。在真观念和假观念的区分中，你就会一片模糊。

25.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你不把每个行为归属于自然的目的，而是在选择和躲避的行为中离开这个目标而代之以另一个，那么，你的言行便不可能一致。

X .148 - 150

26. 所有尚未满足却不会产生痛苦的欲望不是必要的，当这种欲望难以满足并且似乎要产生危害时，是极易被消除的。

27. 在智慧所提供的保证终生幸福的各种手段中，最为重要的是获得友谊。

28. 我们关于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是永恒的，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的信念同样能使我们明白，在我们有限制的生活条件中，没有什么像友谊那样增进我们的安全。

29. 有些欲望是自然的和必要的；有些欲望是自然的但不是必要的；还有些欲望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必要的，而是由虚幻的观念所产生的。（伊壁鸠鲁认为，自然的又必要的欲望可以解除痛苦。例如，渴的时候想喝水；自然而非必要的欲望则是指仅能使快乐多样化而不能消除痛苦，例如，奢侈的食物；既非必然又非必要的欲望，则是指追求荣誉和为自己树立铜像。）

30. 虽然欲求极其强烈，但在不满足时不会产生痛苦的自然欲望是由于虚幻的观念所致。如果它尚未被消除，那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本性，而是因为人的虚幻观念。

X. 150 - 152

31. 自然的公正是防止人们彼此伤害的有利的保证。

32. 不能互相订立契约以保证彼此不伤害的动物，无所谓公正不公正。既不能够也不愿意订立互利契约的部落也是如此。

33. 没有绝对的公正、就其自身的公正。公正是人们相互交往中以防止相互伤害的约定。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人们相约以防互相伤害，公正就成立了。

34. 不义自身并不坏。它们之所以坏是因为其结果，由预想所引起的恐惧：害怕无法逃脱那些奉命惩罚不义者的

人。

35. 一个偷偷地违背社会契约的人，相信他不会被察觉，是不可能的，即使他已经逃脱了千百次。直到他生命将近，他仍不敢确定他不会被发觉。

36. 一般说来，公正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是在相互交往中的互利。但在特定场合和特定条件下，它却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37. 一件事情一旦被法律宣布为是公正，并被证明有利于人们的相互交往，那么，不论它是否对所有人都一样，它就变成公正的事情。如果一件事为法律所肯定，却不能证明它有利于相互交往，那么它就不是公正。法律所认为的便利是要变化的，只在一定的时候跟预见相适应。尽管如此，只要我们不拘泥于空洞的语词，而是简单地看待事实，那么说“在当时它是公正的”，这并没有说错。 X .152 - 154

38. 如果没有环境的变化，法律在实际中显得与公正观念不符，那么这样的法律就是不公正。如果由于环境的变化，法律不再有利了，那么，当法律有利于公民间的相互交往时是公正。随后，当它们不再有利时就不公正。

39. 善于应付外部灾难的人尽量结交朋友，对于不能结交的人，也不要与他们结仇；如果这也办不到，那就避免同他们有任何交往，为了自己的便利而疏远他们。

40. 最能使自己得到对他人安全的人，便有了最可靠的保证，因而彼此融洽，过着极惬意的生活。他们享受着友谊的一切利益。如果一个人不幸早逝，其他人并不对他的死表示悲哀，似乎无需加以惋惜。

附录 I

中—英译名对照表 (按汉语拼音排序)

注：附录 I 和 II 中出现的卷次和页次都请参照本书边注，其中卷次使用罗马数字，页次使用阿拉伯数字，如“第七卷，第 8 页”对应边码“VII. 8”；另原英译者导论部分对应的边码用小写罗马数字标出，如边码“xii”对应原英译者导论第 12 页。

A

阿波罗 (**Apollo**)：他的生日，第三卷，第 2 页；在提洛的祭坛，第八卷，第 13 页；射杀了林努斯，第一卷，第 4 页；德尔斐的，第一卷，第 29 页；第六卷，第 20 页。

阿波罗多洛 (**Apollodorus**)：“花园的僭主”，伊壁鸠鲁派成员，第十卷，第 25 页。

阿波罗多洛 (**Apollodorus**)：阿凯劳斯的父亲，第二卷，第 16 页。

阿波罗多洛 (**Apollodorus**)：苏格拉底派成员，第二卷，第 35 页。

阿波罗番尼 (**Apollophanes**)：斯多亚派成员，第七卷，第 92 页；写过《物理学》，第七卷，第 140 页。

阿波罗尼奥 (**Apollonius**)：克律西波的父亲，第七卷，第 179 页。

阿波罗尼奥 (提莱的) (**Apollonius of Tyre**)：写过《芝诺的生平》，第七卷，第 1、2、6、24 页。

阿波罗尼奥·克罗诺斯 (**Apollonius Cronus**)：第二卷，第 111 页。

- 阿波罗尼德 (**Apollonides**): 柏拉图的仆人, 第三卷, 第 42 页。
- 阿波罗尼德 (**Apollonides**) 和色诺芬 (**Xenophon**): 第二卷, 第 50 页。
- 阿波罗尼德 (尼西亚的) (**Apollonides of Nicaea**): 第九卷, 第 109 页。
- 阿波罗塞米 (**Apollothemis**): 阿波洛尼亚的第欧根尼的父亲, 第九卷, 第 57 页。
- 阿波洛尼亚 (**Apollonia**): 第六卷, 第 81 页; 第九卷, 第 57 页。
- 阿布德拉 (**Abdera**): 第九卷, 第 34、50、58 页。
- 阿布斯 (**Abus**): 斯特拉托释其为自由民, 第五卷, 第 63 页。
- 阿撒斯特拉图 (**Archestratus**): 第三卷, 第 41 页。
- 阿得曼图 (**Adeimantus**): 柏拉图的兄弟, 第三卷, 第 4 页。
- 阿得曼图 (**Adeimantus**): 上面提到的阿得曼图的儿子, 第三卷, 第 41 页。
- 阿尔甫斯河 (**Alpheus**): 位于埃利斯的河流, 第二卷, 第 100 页。
- 阿尔基比亚德 (**Alcibiades**): 第二卷, 第 23 页。
- 阿尔基塔 (塔壬同的) (**Archytas of Tarentum**): 涅萨戈拉的儿子, 第八卷, 第 79 页; 第三卷, 第 21 页; 其他同名者, 第八卷, 第 82 页。
- 阿尔基亚 (阿卡狄亚的) (**Archias of Arcadia**): 第四卷, 第 38 页。
- 阿尔开乌 (**Alcaeus**): 诗人, 第一卷, 第 31、81 页; 第二卷, 第 46 页。
- 阿尔凯西劳 (**Arcesilaus**): 斯特拉托的继承人, 第五卷, 第 61、63 页。
- 阿尔凯西劳 (彼塔涅的) (**Arcesilaus of Pitane**): 中期学园的创立者, 第四卷, 第 28 页; 第五卷, 第 41 页; 其他同名者, 第四卷, 第 45 页。
- 阿尔克迈翁 (克罗顿的) (**Alcmaeon of Croton**): 第八卷, 第 83 页。
- 阿尔特蒙 (**Artemon**): 普罗泰戈拉的父亲, 第九卷, 第 50 页。
- 阿尔西姆 (**Alcimus**): 修辞学家, 斯提尔波的学生, 第二卷, 第 114 页。
- 阿耳忒弥 (**Artemis**): 第二卷, 第 42、51 页; 生日, 第二卷, 第 44

页。

阿芙洛狄忒 (**Aphrodite**): 第六卷, 第 60、69 页。

阿伽门农 (**Agamemnon**): 第七卷, 第 67、160 页。

阿伽瑟诺尔 (**Agathenor**): 塞诺克拉底的父亲, 第四卷, 第 6 页。

阿伽松 (**Agathon**): 第二卷, 第 28 页; 第三卷, 第 32 页。

阿革摩图 (**Agemortus**): 赫尔玛库的父亲, 第十卷, 第 15、17 页。

阿革诺耳 (**Agenor**): 泰勒斯的祖先, 第一卷, 第 22 页。

阿革托尔 (**Agetor**): 美涅得谟的资助人, 第二卷, 第 138 页。

阿格里波 (**Agrippa**): 怀疑论者, 第九卷, 第 88 页。

阿格立真坦 (**Agrigentum**): 第八卷, 第 40 页; 恩培多克勒的家乡, 第八卷, 第 51、63、67 页。

阿格农尼德 (**Agnonides**): 控告塞奥弗拉斯特的人, 第五卷, 第 37 页。

阿格萨库 (**Agesarchus**): 厄庇美尼德的有名望的父亲, 第一卷, 第 109 页。

阿格西劳 (**Agesilaus**): 与色诺芬交往甚笃, 第二卷, 第 51 页。

阿基波利 (**Archipolis**): 资助过美涅得谟, 第二卷, 第 137 页。

阿基罗库 (**Archilochus**): 诗人, 第九卷, 第 1、71 页。

阿基里斯 (和龟) (**Achilles [and the tortoise]**): 芝诺提出的论辩, 第九卷, 第 23 页。

阿卡德米 (**Academy**): 引申名, 第三卷, 第 7 页; 柏拉图的学园坐落在那里, 第三卷, 第 20 页; 老学园、中期学园和新学园, 第 1 卷, 第 19 页; 第四卷, 第 28、59 页; 学说, 第三卷, 第 67 页。

阿卡德谟 (**Archedemus**): 斯多亚派成员, 第七卷, 第 40、55、68、84、88、134、136 页。

阿卡德姆或赫卡德姆 (**Academus or Hecademus**): 英雄名, 阿卡德米学园得名于他, 第三卷, 第 7 页。

阿卡狄亚 (**Arcadia**): 第一卷, 第 94 页。

阿卡戈拉 (**Archagoras**): 普罗泰戈拉的朋友, 第九卷, 第 54 页。

阿卡曼提斯 (**Acamantis**): 阿提卡部落, 第七卷, 第 10 页。

阿卡图 (**Anchitus**): 第八卷, 第 61 页。

阿卡乌斯 (埃雷特里亚的) (**Achaeus of Eretria**): 悲剧诗人, 第二卷, 第 133 页。

阿凯克拉底 (**Archecrates**): 第四卷, 第 38 页。

阿凯劳斯 (**Archelaus**): 物理学家, 第二卷, 第 16 页; 其他同名者, 第二卷, 第 17 页。

阿科安那萨 (**Archeanassa**): 柏拉图的朋友, 第三卷, 第 31 页。

阿克拉伽 (**Acragas**): 参见阿格立真坦; 河流, 第八卷, 第 62 页。

阿克隆 (**Acron**): 医师, 恩培多克勒嘲弄过他, 第八卷, 第 65 页。

阿克隆河 (**Acheron**): 第四卷, 第 31 页。

阿克诺姆 (**Archinomus**): 第八卷, 第 53 页。

阿克提丝 (**Actis**): 欧多克索的女儿, 第八卷, 第 88 页。

阿克西塞亚 (佛利乌斯的) (**Axiothea of Phlius**): 柏拉图的学生, 第三卷, 第 46 页; 第四卷, 第 2 页。

阿库西劳 (**Acusilaus**): 七贤之一, 第一卷, 第 42 页。

阿拉图 (**Aratus**): 诗人, 第二卷, 第 133 页; 第七卷, 第 167 页; 第九卷, 第 113 页。

阿勒克萨美努 (**Alexamenus**): 第三卷, 第 48 页。

阿勒克西 (**Alexis**): 柏拉图喜欢他, 第三卷, 第 31 页。

阿勒克西努 (**Alexinus**): 辩证论者, 第二卷, 第 109 页; 第四卷, 第 36 页; 第七卷, 第 166 页。

阿勒特 (**Arete**): 阿里斯提波的女儿或姐妹, 第二卷, 第 72、86 页。

阿勒乌柏果斯法庭 (**Areopagus**): 第一卷, 第 110 页; 第二卷, 第 101、116 页; 第七卷, 第 169 页。

阿里阿拉忒 (**Ariarathes**): 卡帕多西亚的国王; 卡尔尼德写给他的信, 第四卷, 第 65 页。

阿里曼纽 (**Arimanius**): (波斯袄教僧侣的邪恶原则), 第一卷, 第 8 页。

阿里司提德 (**Aristides**): 辩证论者, 第二卷, 第 113 页。

阿里司提德 (**Aristides**): 斯特拉托的遗嘱执行人, 第五卷, 第 62 页。

- 阿里司托得姆 (**Aristodemus**): 第一卷, 第 31 页。
- 阿里司托吉通 (**Aristogiton**): 第六卷, 第 50 页; 第九卷, 第 26 页。
- 阿里司托克勒 (**Aristocles**): 音乐家, 第七卷, 第 13 页。
- 阿里司托玛库 (**Aristomachus**): 里柯的朋友, 第五卷, 第 70 页。
- 阿里司托美涅 (**Aristomenes**): 柏拉图的学生, 第三卷, 第 19 页。
- 阿里斯提波 (**Aristippus**): 阿勒特的儿子, 第二卷, 第 83、86 页。
- 阿里斯提波 (昔勒尼的) (**Aristippus of Cyrene**): 第二卷, 第 65 页; 他的学生, 第二卷, 第 86 页; 他的教诲, 第二卷, 第 86 页; 他的著作, 第二卷, 第 84、85 页; 第十卷, 第 4 页; 其他同名者, 第二卷, 第 83 页。
- 阿里斯通 (**Ariston**): 柏拉图的父亲, 第三卷, 第 1 页。
- 阿里斯通 (**Ariston**): 柏拉图的体育老师, 第三卷, 第 4 页。
- 阿里斯通 (开奥斯的) (**Ariston of Ceos**): 逍遥派成员, 第五卷, 第 64 页; 第七卷, 第 164 页。
- 阿里斯通 (开俄斯的) (**Ariston of Chios**): 斯多亚派成员, 第七卷, 第 160、171、37 页; 第四卷, 第 41 页; 第六卷, 第 103 页。
- 阿里斯托芬 (**Aristophanes**): 第二卷, 第 38 页。
- 阿里乌 (**Arieus**): 怀疑论者, 第九卷, 第 116 页。
- 阿立斯塔哥拉斯 (米利都的) (**Aristagoras of Miletus**): 第一卷, 第 72 页 (第一卷, 第 11 页?)。
- 阿利迪瑟 (**Aridices**): 阿尔凯西劳嘲弄过他, 第四卷, 第 42 页。
- 阿吕亚特 (**Alyattes**): 克娄苏的父亲, 第一卷, 第 81 页。
- 阿罗卑克 (**Alopece**): 阿提卡的一个镇, 第二卷, 第 18 页; 第五卷, 第 57 页。
- 阿玛西斯 (**Amasis**): 埃及国王, 第八卷, 第 3 页。
- 阿美尼亚 (**Ameinias**): 巴门尼德的朋友, 第九卷, 第 21 页。
- 阿美尼亚 (**Ameinias**): 狄奥多罗·克罗诺斯的父亲, 第二卷, 第 111 页。
- 阿美尼亚 (**Ameinias**): 公元前 427 年的执政官, 第三卷, 第 3 页。
- 阿美尼亚 (**Ameinias**): 与斯特拉托一致, 第五卷, 第 64 页。

- 阿密克拉或阿密克鲁（赫拉克利亚的）（**Amyclas or Amychus of Hera-cleia**）：柏拉图的学生，第三卷，第 46 页；第九卷，第 40 页。
- 阿密诺玛库（**Amynomachus**）：伊壁鸠鲁的朋友和继承人，第五卷，第 16 页。
- 阿明塔斯（**Amyntas**）：马其顿国王，第五卷，第 1 页。
- 阿姆菲翁（**Amphion**）：里柯的朋友，第五卷，第 70 页。
- 阿那菲力斯图（**Anaphlystus**）：阿提卡的一个镇，第七卷，第 12 页。
- 阿那卡尔西（司奇提亚人）（**Anacharsis the Scythian**）：第一卷，第 101 页。
- 阿那克萨戈拉（克拉佐门尼的）（**Anaxagoras of Clazomenae**）：第一卷，第 14、42 页；第二卷，第 6、45 页；第九卷，第 20、34 页；其他同名者，第二卷，第 15 页。
- 阿那克萨库（阿布德拉的）（**Anaxarchus of Abdera**）：第九卷，第 58 页。
- 阿那克桑德里德（**Anaxandrides**）：诗人，第三卷，第 26 页。
- 阿那克西曼德（米利都的）（**Anaximander of Miletus**）：第一卷，第 13 页；第二卷，第 1 页。
- 阿那克西美尼（兰萨库斯的）（**Anaximenes of Lampsacus**）：修辞学家，第二卷，第 3 页；第五卷，第 10 页；第六卷，第 57 页。
- 阿那克西美尼（米利都的）（**Anaximenes of Miletus**）：第二卷，第 3 页；其他同名者，第二卷，第 3 页。
- 阿尼图斯（**Anytus**）：控告苏格拉底的人，第二卷，第 38、43 页。
- 阿培曼图（**Apemantus**）：第一卷，第 107 页。
- 阿皮斯（**Apis**）：埃及的神，第八卷，第 90 页。
- 阿颇勒提派（**Aporetics**）：即怀疑派，第九卷，第 69 页。
- 阿普色菲翁（**Apsephion**）：雅典的执政官，第二卷，第 44 页。
- 阿萨涅（**Athanes**）：斯特拉托的遗嘱执行者，第五卷，第 62 页。
- 阿塞诺克里托（**Athenocritus**）：德谟克利特的父亲，第九卷，第 34 页。
- 阿司克勒彼亚得（佛利乌斯的）（**Asclepiades of Phlius**）：美涅得谟的

- 朋友，第二卷，第 105、131、137、138 页。
- 阿斯克勒普 (**Asclepius**): 拳击手，第六卷，第 38 页。
- 阿斯利俄人 (**Athlios**): 第六卷，第 44 页。
- 阿斯提阿那克 (**Astyanax**): 逍遥派的里柯的兄弟，第五卷，第 69 页。
- 阿斯提达马 (**Astydamas**): 悲剧诗人，第二卷，第 43 页。
- 阿斯提帕拉亚 (**Astypalaea**): 城镇和岛屿，第六卷，第 84 页。
- 阿斯通 (克罗顿的) (**Aston of Croton**): 他的著作被误认为是毕达哥拉斯写的，第八卷，第 7 页。
- 阿索斯 (**Assos**): 第七卷，第 168 页。
- 阿塔斐尼 (**Artaphernes**): 第二卷，第 79 页。
- 阿塔伽斯和努门纽斯 (**Attagas and Numenios**): 第九卷，第 114 页。
- 阿塔卢 (帕加马的) (**Attalus of Pergamos**): 第四卷，第 60 页；第五卷，第 67 页。
- 阿塔纽斯 (**Atarneus**): 米西亚的一个镇，第一卷，第 80 页；第五卷，第 8 页。
- 阿特拉斯 (**Atlas**): 利比亚哲学家，第一卷，第 1 页。
- 阿特纳奥 (**Athenaeus**): 伊壁鸠鲁派成员，第十卷，第 22 页。
- 阿特纳奥 (**Athenaeus**): 医师，第二卷，第 104 页。
- 阿提卡 (**Attica**): 它的三个等级的居民，第一卷，第 58、66 页。
- 埃阿斯 (**Ajax**): 第一卷，第 48、62 页；第五卷，第 7 页。
- 埃克萨恩涅图 (**Exaenetus**): 恩培多克勒的父亲，第八卷，第 53 页。
- 埃克萨密亚 (**Examyas**): 泰勒斯的父亲，第一卷，第 22 页。
- 埃拉托司泰尼 (昔勒尼的) (**Eratosthenes of Cyrene**): 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管理人员，第八卷，第 89 页。
- 埃雷特里亚 (**Eretria**): 第二卷，第 125、140、143 页。
- 埃雷特里亚派 (**Eretrians**): 哲学学派：第一卷，第 18 页；第二卷，第 85、105 页；关于它的论辩，第四卷，第 33 页。
- 埃利斯 (**Elis**): 第二卷，第 53 页。
- 埃利斯学派 (**Elian school of philosophy**): 哲学派别，第一卷，第 17、18 页；第二卷，第 105、126 页。

- 埃琉西斯 (**Eleusis**): 与得墨忒尔有关, 第五卷, 第 4 页。
- 埃涅西得姆 (**Aenesidemus**): 晚期怀疑论者, 第九卷, 第 62、87、102、106、107 页。
- 埃皮道伦 (**Epidaurus**): 第一卷, 第 94 页。
- 埃萨利德 (**Aethalides**): (毕达哥拉斯出生比他早) 第八卷, 第 4 页。
- 埃塞俄比亚 (**Aethiopia**): 德谟克利特曾游过此地, 第九卷, 第 35 页。
- 埃司刻里俄 (**Aeschrio**): 吕珊尼亚的父亲, 第六卷, 第 23 页。
- 埃斯基涅 (**Aeschines**): 欧多克索的父亲, 第八卷, 第 86 页。
- 埃斯基涅 (**Aeschines**): 苏格拉底派成员, 第二卷, 第 60 页; 其他同名者, 第二卷, 第 64 页。
- 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 第二卷, 第 43 页; 第三卷, 第 56 页。
- 埃斯特拉西科 (**Astrampsychos**): 第一卷, 第 2 页。
- 埃特利乌 (**Aethlius**): 克律西波的父亲, 第八卷, 第 89 页。
- 埃特亚 (**Eteia**): 位于克里特的城镇, 第一卷, 第 107 页。
- 埃西俄普 (**Aethiops**): 阿里斯提波的学生, 第二卷, 第 86 页。
- 爱菲索 (**Ephesus**): 第二卷, 第 103 页。
- 爱利亚 (**Elea**): 位于低地意大利 (**Lower Italy**), 第九卷, 第 28 页; 芝诺、留基伯和巴门尼德的家乡, 第九卷, 第 21 页。
- 爱利亚派 (**Eleatics**): 第一卷, 第 18 页; 第九卷, 第 21、25 页。
- 安布拉西斯 (**Ambracis**): 亚里士多德释其为自由民, 第四卷, 第 14 页。
- 安布里翁 (**Ambryon**): 写过关于塞奥克里特的著作, 第五卷, 第 11 页。
- 安德隆 (阿戈斯的) (**Andron of Argos**): 第九卷, 第 81 页。
- 安德罗司提尼 (伊齐那的) (**Androstenes of Aegina**): 第欧根尼的学生, 第六卷, 第 75 页。
- 安菲波利 (**Amphipolis**): 第二卷, 第 22 页。
- 安菲克里特 (**Amphicritus**): 阿尔凯西劳的朋友, 第四卷, 第 43 页。
- 安菲克利德 (**Amphiclides**): 控告塞奥弗拉斯特的索福克勒斯的父亲, 第五卷, 第 38 页。

安菲美尼（科斯的）（**Amphimenes of Cos**）：品达的对手，第二卷，第 46 页。

安基匹卢（**Anchipylus**）：斐多的学生，第二卷，第 126 页。

安姆菲阿劳（**Amphiaraus**）：预言家；位于俄罗巴斯的庙宇，第二卷，第 142 页。

安那西阿（**Anacaea**）：阿提卡的一个镇，第七卷，第 10、12 页。

安尼凯里（昔勒尼派成员）（**Anniceris the Cyrenaic**）：第二卷，第 85、96 页；赎救过柏拉图，第二卷，第 86 页；第三卷，第 20 页。

安塔戈拉斯（罗得斯的）（**Antagoras of Rhodes**）：诗人，第二卷，第 133 页；第四卷，第 21、26 页。

安提多鲁（**Antidorus**）：伊壁鸠鲁嘲弄过他，第十卷，第 8 页。

安提俄库（**Antiochus**）：国王，想与吕孔交朋友，第五卷，第 67 页。

安提丰（**Antiphon**）：预言家，第二卷，第 46 页。

安提戈纳·戈那塔斯（**Antigonus Gonatas**）：国王，第二卷，第 110、127、141 页；第四卷，第 39、41、54 页；第五卷，第 78 页；第九卷，第 110 页；写给芝诺的信，第七卷，第 7 页；对克里安忒很慷慨，第七卷，第 169 页。

安提根尼（**Antigenes**）：克拉特斯的父亲，第四卷，第 21 页。

安提罗科（利姆诺的）（**Antilochous of Lemnos**）：苏格拉底的反对者，第二卷，第 46 页；第八卷，第 49 页。

安提美尼达（**Antimenidas**）：第二卷，第 46 页。

安提珀特（**Antipater**）：国王，第四卷，第 8、11 页；第六卷，第 44、66 页；亚里士多德的遗嘱执行者，第五卷，第 11 页。

安提珀特（塔索斯的）（**Antipater of Tarsus**）：斯多亚派成员，写过几部哲学和文法著作，第七卷，第 121 页。

安提珀特（昔勒尼的）（**Antipater of Cyrene**）：第二卷，第 86 页。

安提司泰尼（雅典的）（**Antisthenes of Athens**）：第六卷，第 1 页；第三卷，第 35 页；其他同名者，第六卷，第 19 页。

傲慢（**Arrogance**）：第二卷，第 129 页；第五卷，第 5 页；第六卷，第 60 页。

- 傲慢不逊 (**Haughtiness**): 第六卷, 第 26 页。
- 奥德修斯 (**Odysseus**): 第六卷, 第 27 页。
- 奥菲斯 (**Orpheus**): 第一卷, 第 5 页; 第八卷, 第 8 页。
- 奥菲斯秘教 (**Orphic Mysteries**): 第六卷, 第 4 页。
- 奥林匹亚 (**Olympia**): 第二卷, 第 109 页; 第三卷, 第 25 页; 第八卷, 第 63 页; 奥林匹亚赛会的冠军, 第一卷, 第 55 页。
- 奥林匹亚学派 (**Olympian**): 始于阿勒克西努的哲学流派, 第二卷, 第 109 页。
- 奥林修斯 (**Olynthus**): 城镇名, 第二卷, 第 110 页。
- 奥萨山 (**Ossa**)、皮立翁山 (**Pelion**) 和奥林匹斯山 (**Olympus**): 第七卷, 第 29 页。
- 奥托多鲁 (**Autodorus**): 伊壁鸠鲁派成员, 第五卷, 第 92 页。
- 奥托利库 (**Autolycus**): 数学家, 阿尔凯西劳的老师, 第四卷, 第 29 页。

B

- 巴比伦 (**Babylon**): 第六卷, 第 81 页。
- 巴比斯 (**Babys**): 斐瑞居德的父亲, 第一卷, 第 119 页。
- 巴蒂斯 (**Batis**): 伊壁鸠鲁的姐姐, 第十卷, 第 23 页。
- 巴顿 (**Baton**): 麦尼普斯的主人, 第六卷, 第 99 页。
- 巴吉里斯 (**Bargylis**): 第五卷, 第 94 页。
- 巴门尼德 (爱利亚的) (**Parmenides of Elea**): 第九卷, 第 21 页; 另一个同名者, 第 23 页。
- 巴门尼斯库 (**Parmeniscus**): 毕达哥拉斯派成员, 第九卷, 第 20 页。
- 巴特 (**Bate**): 阿提卡的一个镇, 第十卷, 第 16 页。
- 巴绪克勒 (**Bathycles**): 阿卡狄亚人, 第一卷, 第 28 页。
- 白色 (**White**): 代表善, 第八卷, 第 35 页。
- 柏拉图 (**Plato**): 第三卷, 第 1 页及以后; 出生, 家庭和世系, 第 1 - 3 页; 教育, 第 4 页; 与苏格拉底的关系, 第 5 页; 游历, 第 6 页;

学园，第 7 页；军役，第 8 页；后来的生活，第 23、33 页；逝世，第 2、40 页；遗嘱，第 41 页；墓志铭，第 43 - 45 页；门徒，第 46 页；学说概述，第 47、67 - 80 页；参见第 81 - 109 页；他的方法和风格，第 48、63 页；对话录清单，不管真假与否，分类是否相同，第 49、56 页；书信，第 61 页；其他的同名者，第 109 页。

拜里厄斯 (**Peiraeus**)：第二卷，第 127 页。

拜西里德 (**Basilides**)：伊壁鸠鲁派成员，狄奥尼修的继承者，第十卷，第 25 页。

拜占廷 (**Byzantium**)：著作家的家乡；德米特里乌，第二卷，第 20 页；第五卷，第 93 页；塞奥多洛，第二卷，第 104 页。

鲍萨尼阿 (**Pausanias**)：恩培多克勒的朋友，第八卷，第 60 页。

鲍萨尼阿 (**Pausanias**)：赫拉克利特派成员，第九卷，第 15 页。

贝伦尼斯 (**Berenice**)：埃及王后，第五卷，第 78 页。

悖谬 (**Fallacies**)：麦加拉学派的七个悖谬，即：(1) 说谎者；(2) 伪装者；(3) 厄勒克特拉；(4) 遮面人；(5) 诡辩法；(6) 长角的人；(7) 秃头；第二卷，第 108 页。

比顿 (**Biton**) 和克勒俄比 (**Cleobis**)：第一卷，第 50 页。

彼克塔 (**Bictas**)：柏拉图的奴隶，第三卷，第 42 页。

彼塔涅 (**Pitane**)：位于伊奥里斯，阿尔凯西劳的出生地，第四卷，第 28 页。

彼提亚女巫 (**Pythian priestess**)：第一卷，第 106、110 页；第二卷，第 37 页；第五卷，第 91 页。

彼翁 (阿布德拉的) (**Bion of Abdera**)：德谟克利特的学生，第四卷，第 58 页。

彼翁 (波利司提尼人) (**Bion the Borysthenite**)：第二卷，第 135 页；第四卷，第 23、46 页。

彼亚斯 (**Bias**)：七贤之一，第一卷，第 82 页。

必然性 (**Necessity**)：第一卷，第 77 页。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第八卷，第 1 - 50 页；其他同名者，第八卷，第 46 页。

毕达哥拉斯学派 (**Pythagoreans**): 在意大利, 第三卷, 第 6、21 页; 第八卷, 第 3、14、16 页。

庇塔库斯 (米提利尼的) (**Pittacus of Mitylene**): 第一卷, 第 74 - 81 页。

庇提亚斯 (**Pythias**): 亚里士多德的妻子, 第五卷, 第 3、16 页。

庇提亚斯 (**Pythias**): 亚里士多德和庇提亚斯的女儿。

庇托斯 (**Pitthos**): 阿提卡城镇, 第二卷, 第 40 页。

庇西斯特拉图 (**Pisistratus**): 第一卷, 第 49、50、53、60、65 页。

辩证法 (**Dialectic**): 由斯多亚派定义, 第七卷, 第 46 页; 在修辞学方面颇有造诣, 第七卷, 第 42 页; 第三卷, 第 55 页; 程式, 第二卷, 第 108 页; 第七卷, 第 79 页。

辩证论者 (**Dialecticians**): 哲学流派, 第一卷, 第 17 页; 第二卷, 第 106 页; 第十卷, 第 8 页。

宾格 (斯多亚派逻辑学中的) (**Accusative case in Stoic logic**): 第七卷, 第 65 页。

冰 (**Ice**): 形成, 伊壁鸠鲁的学说, 第十卷, 第 109 页。

冰雹 (**Hail**): 第十卷, 第 106 页。

波埃苏 (**Boethus**): 斯多亚派成员, 第七卷, 第 54、143、148、149 页。

波勒谟 (**Polemo**): 塞诺克拉底之后的学园领袖, 第四卷, 第 16 - 20 页。

波利埃努 (兰萨库斯的) (**Polyaenus of Lampsacus**): 伊壁鸠鲁派成员, 第十卷, 第 24 页; 参见第二卷, 第 105 页。

波利克塞努 (**Polyxenus**): 智者, 第二卷, 第 76 页。

波利那图 (斐卢斯的) (**Polymnastus of Philus**): 毕达哥拉斯派成员, 第八卷, 第 46。

波利欧克图 (**Polyeuctus**): 第二卷, 第 38 页; 第六卷, 第 23 页。

波利司提尼 (**Borysthenes**): 第四卷, 第 46 页、55 页。

波利斯 (**Pollis**): 斯巴达的城邦, 第三卷, 第 19 页。

波利泽鲁 (**Polyzelus**): 第一卷, 第 56 页; 第九卷, 第 54 页。

波吕克拉底 (**Polycrates**): 雅典的修辞学家, 第二卷, 第 38 页。

波吕克拉底 (萨摩斯的) (**Polycrates of Samos**): 第二卷, 第 2 页; 第八卷, 第 3 页。

波吕斯特拉图 (**Polystратus**): 伊壁鸠鲁派成员, 赫尔玛库的继承者, 第十卷, 第 25 页。

波姆匹卢 (**Pompylus**): 塞奥弗拉斯特的忠诚而好学的仆人; 第五卷, 第 36 页。

波塞德翁 (**Poseideon**): 阿提卡月份, 第十卷, 第 18 页。

波斯袄教僧侣 (**Magi**): 第一卷, 第 1 页; 他们的学说, 第一卷, 第 6-9 页。

波斯人 (**Persians**): 第九卷, 第 83 页; 参见第一卷, 第 7 页。

波塔谟 (亚历山大里亚的) (**Potamo of Alexandria**): 折衷学派的, 第一卷, 第 21 页。

波提狄亚 (**Potidaea**): 第二卷, 第 23 页。

波同 (**Boton**): 塞诺芬尼的极有名望的老师, 第九卷, 第 18 页。

波托妮 (**Potone**): 柏拉图的姐姐, 第四卷, 第 14 页。

波西多纽 (**Posidonius**): 斯多亚派成员, 第十卷, 第 4 页。

波西多纽 (亚历山大里亚的) (**Posidonius of Alexandria**): 芝诺的学生, 第七卷, 第 38 页。

玻俄提亚 (**Boeotia**): 克拉特斯的家乡, 第六卷, 第 85、98 页。

伯里克利 (**Pericles**): 阿那克萨戈拉的学生, 第二卷, 第 12 页。

伯罗奔尼撒战争 (**Peloponnesian war**): 第一卷, 第 72 页。

不敬神 (**Godlessness**): 第一卷, 第 86 页; 第四卷, 第 51 页; 第七卷, 第 119 页。

不正义 (**Injustice**): 第一卷, 第 59、92 页; 第九卷, 第 61 页; 第十卷, 第 144、151 页。

布兰基达 (**Branchidae**): 第一卷, 第 72 页; 第八卷, 第 5 页。

布兰库 (**Branchus**): 位于布兰基达的神庙的修建者, 第一卷, 第 72 页。

布里松 (**Bloson**): 赫拉克利特的父亲, 第九卷, 第 1 页。

布里松 (**Bryson**): 第一卷, 第 16 页; 克拉特斯的老师, 第六卷, 第 85 页; 皮浪的老师, 第十卷, 第 61 页。

布伦提努 (**Brontinus**) (**Brotinus**): 塞亚诺的父亲, 第八卷, 第 42、55 页。

布罗 (**Bulo**): 里柯的朋友, 第五卷, 第 70 页。

C

财富 (**Riches**): 第一卷, 第 88 页; 第二卷, 第 6、69 页; 第六卷, 第 47 页; 第七卷, 第 22 页; 第十卷, 第 120、143 页。

长笛演奏者 (**Flute - player**): 第二卷, 第 130 页。

车恩 (**Chen**): 城镇, 密松的故乡, 第一卷, 第 106 页。

沉默 (**Silence**): 第一卷, 第 86 页; 第八卷, 第 10 页。

晨星 (**Phosphorus**): 与暮星 (**Hesperus**) 相同, 第八卷, 第 14 页。

D

达玛苏斯 (**Damasus**): 德谟克利特的兄弟, 第九卷, 第 39 页。

达玛西普 (**Damasippus**): 德谟克利特的父亲, 第九卷, 第 34 页。

达蒙 (**Damon**): 音乐家, 苏格拉底的老师, 第二卷, 第 19 页。

达谟 (**Damo**): 毕达哥拉斯的女儿, 第八卷, 第 42 页。

达那乌 (**Danaus**): 建于林达斯的雅典娜庙宇。

打点半圆 (**Antisigma**): 柏拉图著作的评注符号, 第三卷, 第 66 页。

打点剑号 (**Obelus**): 柏拉图著作的评注符号, 第三卷, 第 66 页。

大流士·希斯塔佩 (**Darius Hystaspes**): 第九卷, 第 12 页。

单子 (**Monad**): 第八卷, 第 25 页。

得马拉都 (**Demaratus**): 他向薛西斯提建议, 第一卷, 第 72 页。

得墨忒尔 (**Demeter**): 第五卷, 第 16 页; 第六卷, 第 69 页。

德尔斐 (**Delphi**): 第一卷, 第 28、40 页; 第二卷, 第 50、51 页; 第五卷, 第 6 页; 第六卷, 第 21 页; 第八卷, 第 73 页。

德尔斐丝 (**Delphis**): 欧多克索的女儿, 第八卷, 第 88 页。

德克修斯 (**Dexius**): 塞诺芬尼的父亲, 第九卷, 第 18 页。

德拉科 (**Draco**): 立法者, 第一卷, 第 55 页。

德立昂 (**Delium**): 发生于此地的战役; 苏格拉底曾参加, 第二卷, 第 22 页; 第三卷, 第 8 页。

德鲁伊 (**Druids**): 第一卷, 第 1、6 页。

德鲁伊教团 (**Druids**): 第一卷, 第 1 页。

德洛庇德 (**Dropides**): 梭伦的兄弟, 第三卷, 第 1 页。

德美洛斯 (**Demylus**): 执政官, 第二卷, 第 11 页。

德米特里乌 (**Demetrius**): 安提戈纳国王的儿子, 第二卷, 第 115、140 页; 第五卷, 第 77 页。

德米特里乌 (**Demetrius**): 第五卷, 第 75 页; 其他同名者, 第五卷, 第 83 页。

德谟第库 (**Demodicus**): 勒罗斯人, 诗人, 第一卷, 第 84 页。

德谟菲卢 (**Demophilus**): 控告亚里士多德的人, 第五卷, 第 5 页。

德谟丰 (**Demophon**): 亚历山大的管家, 第九卷, 第 80 页。

德谟卡里 (**Demochares**): 阿尔凯西劳的朋友, 第四卷, 第 41 页。

德谟克利特 (阿布德拉的) (**Democritus of Abdera**): 生平, 第九卷, 第 34 页; 四部剧的作品, 第九卷, 第 46 页; 未被柏拉图提起过, 第三卷, 第 25 页; 参见第十卷, 第 4 页。

德谟斯提尼 (**Demosthenes**): 演说家, 欧布里德的学生, 第二卷, 第 108 页。

德性 (**Virtue**) 和各种德性 (**the virtues**): 第三卷, 第 78、90 页; 第五卷, 第 30 页; 第七卷, 第 87、127 页; 第八卷, 第 33 页; 第十卷, 第 132 页。

狄奥多罗 (**Diodorus**): 色诺芬的儿子, 第二卷, 第 52、54 页。

狄奥多罗 (阿斯盆都的) (**Diodorus of Aspendus**): 犬儒派成员, 第六卷, 第 13 页。

狄奥多罗 (爱菲索的) (**Diodorus of Ephesus**): 第八卷, 第 70 页。

狄奥多罗·克罗诺斯 (爱阿苏斯的) (**Diodorus Cronus of Iasus**): 第二

- 卷, 第 111 页; 第四卷, 第 33 页; 第七卷, 第 25 页。
- 狄奥多图 (**Diodotus**): 文法学家, 第九卷, 第 15 页。
- 狄奥哥拉斯 (麦勒斯的) (**Diogoras of Melos**): 第六卷, 第 59 页。
- 狄奥凯塔 (**Diochaetas**): 阿美尼亚的父亲; 巴门尼德的毕达哥拉斯派朋友, 第九卷, 第 21 页。
- 狄奥克勒 (**Diocles**): 毕达哥拉斯派成员, 第八卷, 第 46 页。
- 狄奥克勒 (**Diocles**): 斯特拉托的遗嘱执行者之一, 第五卷, 第 62 页。
- 狄奥尼索多洛 (**Dionysodorus**): 长笛演奏者, 第四卷, 第 22 页。
- 狄奥尼修 (**Dionysius the Elder**): 老狄奥尼修, 叙拉古的僭主, 第三卷, 第 18 页。
- 狄奥尼修 (**Dionysius**): 柏拉图的老师, 第三卷, 第 4 页。
- 狄奥尼修 (**Dionysius**): 赫拉克利特的阐释者, 第九卷, 第 15 页。
- 狄奥尼修 (哈利卡那苏的)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第十卷, 第 4 页。
- 狄奥尼修 (科罗封的) (**Dionysius of Colophon**): 第六卷, 第 100 页。
- 狄奥尼修 (叙拉古的) (**Dionysius of Syracuse**): 小狄奥尼修, 第二卷, 第 62、63、66 页; 第三卷, 第 9、21 页; 第四卷, 第 11 页; 第四卷, 第 58 页; 第八卷, 第 79 页; 写给柏拉图的信, 第四卷, 第 2 页; 在科林斯的谚语, 第三卷, 第 34 页。
- 狄奥斯波利 (埃及的) (**Diospolis of Egypt**): 第五卷, 第 78 页。
- 狄俄美冬 (**Diomedon**): 爱利亚的僭主, 第九卷, 第 26 页。
- 狄凯亚尔库 (**Dicaearchus**): 第一卷, 第 40 页; 第三卷, 第 38 页; 第八卷, 第 40 页。
- 狄翁 (**Dion**) (逻辑学中的): 典型的主题, 第七卷, 第 70、78 页。
- 狄翁 (**Dion**): 柏拉图的朋友, 第二卷, 第 63 页; 第三卷, 第 23、29 页; 第四卷, 第 5 页。
- 迪菲卢 (**Diphilus**): 斯多亚派成员, 阿里斯通的学生, 第七卷, 第 161 页。
- 迪菲卢 (波斯佛鲁的) (**Diphilus of Bosphorus**): 第二卷, 第 113 页。
- 敌人 (**Enemies**): 第七卷, 第 32 页; 第一卷, 第 91 页。

底比斯 (**Thebes**): 第一卷, 第 3、83 页; 第二卷, 第 51、104、124 页; 第八卷, 第 7 页; 第九卷, 第 110 页。

地震 (**Earthquakes**): 第二卷, 第 9 页; 第七卷, 第 154 页; 第十卷, 第 105 页。

第安 (**Dium**): 马其顿的城镇, 第一卷, 第 5 页。

第勒尼安 (**Tyrrheni**): 第八卷, 第 1 页。

第欧根尼 (阿波洛尼亚的) (**Diogenes of Apollonia**): 物理学家, 生平, 第九卷, 第 57 页; 第六卷, 第 81 页。

第欧根尼 (塞留西亚的) (**Diogenes of Seleucia**): 被称为巴比伦人, 斯多亚派成员, 第六卷, 第 81 页。

第欧根尼 (士麦拿的) (**Diogenes of Smyrna**): 第九卷, 第 58 页。

第欧根尼 (辛诺普的) (**Diogenes of Sinope**): 犬儒派成员, 生平, 第六卷, 第 22 页; 著作, 第六卷, 第 20、73、80 页; 其他同名者, 第六卷, 第 81 页。

第欧斯库里德 (**Dioscurides**): 蒂蒙的学生, 第九卷, 第 114 页。

第一完满 (**Entelechy**): 亚里士多德使用的术语, 第五卷, 第 33 页。

蒂迈欧 (**Timaeus**): 柏拉图的对话, 第三卷, 第 50、52、60 页; 第八卷, 第 85 页。

蒂蒙 (佛利乌斯的) (**Timon of Phlius**): 怀疑论者, 第九卷, 第 109、115 页。

蒂蒙 (厌世的) (**Timon the misanthrope**): 第九卷, 第 112 页。

点 (**Point**): 定义, 第七卷, 第 135 页。

雕塑 (**Statues**): 第一卷, 第 9 页; 第二卷, 第 33 页; 第三卷, 第 25 页; 第五卷, 第 33 页; 第八卷, 第 78 页。

丁纳尔库 (**Dinarchus**): 演说家, 第二卷, 第 52 页。

定义 (**Definition**): 斯多亚派的定义, 第七卷, 第 60 页。

豆子 (**Beans**): 受到毕达哥拉斯的崇拜, 第八卷, 第 19、24、34 页。

独断论和怀疑论 (**Dogmatics and Sceptics**): 第一卷, 第 16 页; 第九卷, 第 77、104 页。

对话 (**Dialogue**): 它的起源和本质, 第三卷, 第 47 页; 柏拉图学派

成员，第三卷，第 49 页。

对立面 (**Opposites**): 种类，柏拉图的学说，第三卷，第 104 页。

多立斯模式 (音乐里的) (**Dorian mode in music**): 第四卷，第 19 页。

E

俄尔索美涅 (**Orthomenes**): 塞诺芬尼的父亲，第九卷，第 18 页。

俄勒马斯德 (**Oromasdes**) (**Ormuzd, Ahuramazda**): 第一卷，第 8 页。

俄里翁 (**Orion**): 伊壁鸠鲁的学生，第十卷，第 26 页。

俄伦托巴特 (**Orontobates**): 第三卷，第 25 页。

俄罗巴斯 (**Oropus**): 位于玻俄提亚，第二卷，第 141 页。

俄涅西克里图 (伊齐那的) (**Onesicritus of Aegina**): 第六卷，第 75 页；或阿斯提帕拉亚，第 84 页。

俄诺庇得 (**Oenopides**): 第九卷，第 37 页。

俄瑞斯塔德 (**Orestades**): 毕达哥拉斯派成员，第九卷，第 20 页。

俄瑞斯忒 (和匹雷德) (**Orestes [and Pylades]**): 第三卷，第 81 页。

俄畜卢 (卢卡尼亚的) (**Ocellus of Lucania**): 第八卷，第 80 页。

俄西里斯 (**Osiris**): 太阳，第一卷，第 10 页。

俄伊亚 (**Oea**): 阿提卡城镇，第四卷，第 16 页。

厄庇卡尔姆 (**Epicharmus**): 第三卷，第 13 页；第八卷，第 78 页。

厄庇美尼德 (克里特的克诺索斯的) (**Epimenides of Cnossos in Crete**): 生平，第一卷，第 109 页；其他同名者，第一卷，第 115 页；著作，第一卷，第 111、112 页。

厄庇提米德 (昔勒尼的) (**Epitimides of Cyrene**): 安提珀特的学生，第二卷，第 86 页。

厄斐克提派 (**Ephectics**): 即怀疑派，他们悬置判断，第一卷，第 16 页；第九卷，第 70 页。

厄克色斯提德 (**Execestides**): 梭伦的父亲，第一卷，第 45 页。

厄刻克拉底 (**Echecrates**): 毕达哥拉斯派成员，第八卷，第 46 页。

厄刻克勒 (**Echecles**): 克莱俄美尼的学生，第六卷，第 95 页。

厄拉斯托（斯革柏锡的）（**Erastus of Scepis**）：柏拉图的学生，第三卷，第 46 页。

厄拉西斯特拉图（**Erastriatus**）：医师，第五卷，第 57、61 页；第七卷，第 186 页。

厄帕米农达（**Epaminondas**）：第二卷，第 54 页；第八卷，第 7 页。

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上面的恩培多克勒的祖父，第八卷，第 51 页。

恩培多克勒（阿格立真坦的）（**Empedocles of Agrigentum**）：生平，第八卷，第 51 页；著作，第八卷，第 57 - 60、63、77 页；第九卷，第 73 页。

F

法莱勒（**Phalerum**）：欧谟尔普的儿子穆赛乌的著名墓地，第一卷，第 3 页。

法律（**Law**）：第一卷，第 58、59 页；第三卷，第 86 页；参见第 78、103 页；第六卷，第 72 页；第八卷，第 23 页；第九卷，第 2 页。

反驳（**Refutationists**）：第一卷，第 17 页。

泛雅典娜节（**Panathenaea**）：第三卷，第 56 页。

方言（**Dialect**）：第七卷，第 56 页。

芳同（佛利乌斯的）（**Phanton of Phlius**）：毕达哥拉斯派成员，第八卷，第 46 页。

菲迪阿德（**Phidiades**）：第三卷，第 3 页。

菲厄提丝（**Philtis**）：欧多克索的女儿，第八卷，第 88 页。

菲拉德尔弗（托勒密）（**Philadelphus [Ptolemy]**）：第五卷，第 79 页。

菲力普（**Philip**）：马其顿的国王，第四卷，第 8、9 页；第五卷，第 4 页。

菲力斯提翁（**Philistion**）：西西里岛的希腊移民，医师，第八卷，第 86 页。

菲利斯克（伊齐那的）（**Philiscus of Aegina**）：悲剧诗人，第六卷，第

73、76、80 页。

菲利斯塔 (**Philista**): 皮浪的姐姐, 第九卷, 第 66 页。

菲隆尼德 (底比斯的) (**Philonides of Thebes**): 斯多亚派成员, 第七卷, 第 38 页; 其他同名者, 第四卷, 第 47 页。

菲罗克瑟努 (**Philoxenus**): 狂热的诗人, 第四卷, 第 36 页。

菲罗劳斯 (克罗顿的) (**Philolaus of Croton**): 毕达哥拉斯派成员, 第八卷, 第 84 页; 参见, 同上, 第 15 页。

菲洛克勒 (**Philocles**): 雅典人, 第七卷, 第 12 页。

腓力普斯 (**Philippus**): 雅典人, 科立德人, 第三卷, 第 41 页; 另一个腓力普斯, 第一卷, 第 16 页。

腓力普斯 (奥布斯的) (**Philippus of Opus**): 柏拉图的学生, 第三卷, 第 46 页; 参见同上, 第 37 页。

腓洛 (**Philo**): 第五卷, 第 38 页。

腓洛 (辩证论者) (**Philo the dialectician**): 第七卷, 第 16 页。

腓尼基 (**Phoenicia**) 和腓尼基人 (**Phoenicians**): 第一卷, 第 1、22 页; 第六卷, 第 99 页; 第七卷, 第 1、2、15、30 页。

斐德罗 (**Phaedrus**): 年青人, 第三卷, 第 29 页; 对话篇名, **ib**, 第 38 页。

斐狄亚斯 (**Phidias**): 第二卷, 第 116 页。

斐多 (埃利斯的) (**Phaedo of Elis**): 苏格拉底的门徒, 第二卷, 第 105 页。

斐罗匹达 (斯巴达的) (**Phylopidas of Sparta**): 第二卷, 第 53 页。

斐蒙奴 (**Phemono?**): 第一卷, 第 40 页。

斐那瑞特 (**Phaenarete**): 苏格拉底的母亲, 第二卷, 第 18 页。

斐瑞居德 (锡罗斯的) (**Pherecydes of Syros**): 第一卷, 第 116 页; 另一个同名者, 是锡罗斯人或雅典人, 同上, 第 119 页。

斐斯蒂 (**Phaestis**): 亚里士多德的母亲, 第五卷, 第 1、16 页。

分割 (**Divisions**): 柏拉图使用的术语, 第三卷, 第 80 页。

风 (**Wind**): 它的起源, 第二卷, 第 9 页; 第七卷, 第 152、154 页; 第十卷, 第 100 页。

佛利乌斯 (**Phlius**): 第八卷, 第 1、46 页。

佛希翁 (**Phocion**): 第欧根尼的门徒, 第六卷, 第 76 页。

弗库斯 (萨摩斯的) (**Phocus of Samos**): (著名的)《航海天象》的作者, 第一卷, 第 23 页。

弗拉西德姆 (**Phrasidemus**): 逍遥学派成员, 第二卷, 第 114 页。

弗勒阿里 (**Phrearrhi**): 阿提卡城镇, 第三卷, 第 41 页。

弗里基亚 (**Phrygia**) 和弗里基亚人 (**Phrygians**): 第一卷, 第 25 页; 第四卷, 第 31 页; 第六卷, 第 1 页。

弗里涅 (**Phryne**): 第四卷, 第 7 页; 第六卷, 第 60 页。

弗利农 (**Phrynon**): 第一卷, 第 74 页。

符号或征兆 (**Sign**): 苏格拉底内心的灵异之声, 第二卷, 第 32 页; 征兆, 气象的, 第十卷, 第 115 页; 读音符号的, 第三卷, 第 65 页。

妇女 (**Women**): 第六卷, 第 72 页; 第七卷, 第 131 页。

G

感觉 (**Sense**): 感官以及可感事物: 第三卷, 第 9、64、71 页; 第七卷, 第 49 - 52 页; 第八卷, 第 29 页; 第十卷, 第 49 - 53、63 - 71 页。

橄榄 (**Olives**): 表示一种节俭的饮食, 第二卷, 第 129 页; 第三卷, 第 26 页; 第六卷, 第 50 页。

高布里亚 (**Gobryas**): 巫师, 第一卷, 第 2 页。

高尔吉卢 (**Gorgylus**): 斯特拉托的遗嘱执行者, 第五卷, 第 62 页。

高尔吉亚 (林地尼的) (**Gorgias of Leontini**): 第二卷, 第 49、63 页; 第六卷, 第 1 页; 第八卷, 第 58 页。

格莱利翁 (**Gryllion**): 雕塑家, 第五卷, 第 15 页。

格劳孔 (**Glaucon**): 柏拉图的兄弟, 第二卷, 第 29 页; 第三卷, 第 4 页。

格劳孔 (雅典的) (**Glaucon of Athens**): 第二卷, 第 124 页。

- 格里鲁 (**Gryllus**): 色诺芬的儿子, 第二卷, 第 54、55 页。
- 古努斯 (**Gnurus**): 阿那卡尔西的父亲, 第一卷, 第 101 页。
- 寡头制 (**Oligarchy**): 定义, 第三卷, 第 82 页。
- 诡辩法 (**Sorites**): 悖谬, 第二卷, 第 108 页; 第七卷, 第 44、82 页。
- 贵族制 (**Aristocracy**): 第三卷, 第 82 页。
- 国家 (**State**): 第三卷, 第 78、91 页; 第五卷, 第 22、26 页; 第六卷, 第 5 页; 第七卷, 第 4、34、121、131 页。

H

- 哈得斯 (**Hades**): 第二卷, 第 11、80 页; 第四卷, 第 31、50 页; 第六卷, 第 39、92 页; 在那儿旅行, 第四卷, 第 49、66 页; 第五卷, 第 68 页。
- 哈尔谟狄乌 (**Harmodius**): 第六卷, 第 50 页。
- 哈尔西翁纽 (**Halcyoneus**): 安提戈纳·戈那塔斯的儿子, 第四卷, 第 41 页。
- 哈利斯河 (**Halys**): 河流, 泰勒斯建议没有在上面搭桥, 第一卷, 第 38 页。
- 哈帕卢 (**Harpalus**): 逃到亚历山大那儿, 第五卷, 第 75 页。
- 哈斯德鲁博 (**Hasdrubal**): 第三卷, 第 84 页; 第八卷, 第 33 页。
- 海 (**Sea**): 第一卷, 第 56、77 页; 第二卷, 第 17、71、77、130 页; 第三卷, 第 6 页; 第四卷, 第 50 页; 第六卷, 第 74 页; 第七卷, 第 2 页; 第九卷, 第 59、68 页。
- 海伦 (**Helen**): 第一卷, 第 32 页。
- 和谐 (**Harmony**): 毕达哥拉斯派对它的解释, 第三卷, 第 84 页; 第八卷, 第 33 页。
- 荷马 (**Homer**): 第一卷, 第 90 页; 第二卷, 第 11、43、46 页; 第三卷, 第 7 页; 第四卷, 第 20 页; 第八卷, 第 21 页; 第九卷, 第 71 页。
- 赫得雅 (**Hedia**): 伊壁鸠鲁的侍女, 第十卷, 第 7 页。

赫尔玛库 (**Hermarchus**): 伊壁鸠鲁的继承者, 第十卷, 第 13、15 页。

赫尔米亚斯 (**Hermias**): 被里柯释放为自由民, 第五卷, 第 73 页。

赫尔米亚斯 (**Hermias**): 第五卷, 第 4、5、11 页。

赫尔摩达玛 (**Hermodamas**): 毕达哥拉斯的老师, 第八卷, 第 2 页。

赫尔墨斯 (**Hermes**): 第五卷, 第 33 页; 第八卷, 第 31 页。

赫尔匹利 (**Herpyllis**): 尼各马科的母亲, 第五卷, 第 1 页。

赫格西努 (帕加马的) (**Hegesinus of Pergamum**): 第四卷, 第 60 页。

赫格西斯特拉图 (**Hegesistratus**): 德漠克利特的父亲, 第九卷, 第 34 页。

赫格西亚 (**Hegesias**): 第六卷, 第 48 页。

赫格西亚 (**Hegesias**): 赫格西亚学派的领袖, 第二卷, 第 86 页。

赫格西亚学派 (**Hegesiacs**): 始于阿里斯提波的哲学流派, 第二卷, 第 93 页。

赫卡德米和阿卡德米 (**Hecademy and Academy**): 第三卷, 第 8 页。

赫卡泰乌 (**Hecataeus**): 第九卷, 第 1 页。

赫克托耳 (**Hector**): 第六卷, 第 63 页。

赫拉 (**Hera**): 她的名字, 第七卷, 第 147 页; 第八卷, 第 76 页。

赫拉克勒 (**Heracles**): 第一卷, 第 83、89 页; 第五卷, 第 7 页; 第六卷, 第 50 页; 第七卷, 第 29、173 页; 受到安提司泰尼的颂扬, 第六卷, 第 2 页。

赫拉克利达 (**Heracidae**): 第一卷, 第 94 页。

赫拉克利德 (**Heracides**): 怀疑论者, 埃涅西得姆的老师, 第九卷, 第 116 页。

赫拉克利德·勒姆布 (**Heracides Lembus**): 及其他, 第五卷, 第 94 页。

赫拉克利德·旁提库 (**Heracides Ponticus**): 第五卷, 第 86–93 页。

赫拉克利特 (爱菲索的) (**Heracitus of Ephesus**): 第九卷, 第 1–17 页; 引用第六卷, 第 6 页; 它的评注者, 第九卷, 第 15 页; 其他同名者, 第九卷, 第 17 页。

赫拉孔 (**Heracon**): 赫拉克利特的有名望的父亲, 第九卷, 第 1 页。

- 赫腊克利亚（位于本都斯）（**Heraclea on the Pontus**）：第二卷，第 43 页；第五卷，第 86 页；第七卷，第 166 页。
- 赫勒斯庞特（**Hellespont**）：第九卷，第 110 页。
- 赫里鲁斯（迦太基的）（**Herillus of Carthage**）：芝诺的学生，第七卷，第 37、165 页。
- 赫利奥波利（**Heliopolis**）：第八卷，第 90 页。
- 赫迈俄尼（**Hermione**）：城邦，第一卷，第 42 页。
- 赫蒙（开俄斯的）（**Hemon of Chios**）：第四卷，第 34 页。
- 赫谟多鲁（**Hermodorus**）：赫拉克利特的朋友，第九卷，第 2 页。
- 赫谟根尼（**Hermogenes**）：巴门尼德的学生，柏拉图的老师，第三卷，第 6 页。
- 赫谟劳斯（**Hermolaus**）：亚历山大的反叛者，第五卷，第 5 页。
- 赫谟提姆（**Hermotimus**）：毕达哥拉斯的前任化身，第八卷，第 5 页。
- 赫司提埃乌（**Hestiaeus**）：柏拉图的学生，第三卷，第 46 页。
- 红海（**Red Sea**）：第九卷，第 35 页。
- 虹（**Rainbow**）：第七卷，第 152 页；第十卷，第 109 页。
- 怀疑派（**Sceptics**）：第一卷，第 20 页；第九卷，第 69、70、111 页。
- 会饮（**Symposia**）：第二卷，第 120、133、139、144 页；第四卷，第 41 页；第八卷，第 64 页；第十卷，第 18 页。
- 彗星（**Comets**）：阿那克萨戈拉探讨过它，第二卷，第 9 页；斯多亚派，第七卷，第 152 页；伊壁鸠鲁，第十卷，第 111 页。
- 混沌（**Chaos**）：第三卷，第 10 页。

J

- 基提翁（地处塞浦路斯）（**Citium in Cyprus**）：城镇名，第七卷，第 1 页。
- 激情（**Passions**）：第二卷，第 86 页；第三卷，第 90 页；第五卷，第 31 页；第七卷，第 110 页（斯多亚派）；第十卷，第 34、128、149、154 页。

吉拉 (**Gela**): 西西里的城镇, 第二卷, 第 106 页; 第八卷, 第 61 页。
嫉妒 (**Envy**): 第七卷, 第 115 页; 第一卷, 第 60 页; 第四卷, 第 7 页。

几何学 (**Geometry**): 它的发现者和继续研究者, 第一卷, 第 11 页; 第八卷, 第 11 页; 苏格拉底和犬儒派对它的态度, 第二卷, 第 33 页。

技艺 (**Art**): 它的三个分支, 据柏拉图的学说, 第三卷, 第 100 页。

季风 (**Etesian winds**): 第一卷, 第 37 页; 第八卷, 第 60 页。

加葛特 (**Gargettus**): 阿提卡城镇, 第十卷, 第 1 页。

加谟里翁月 (**Gamelion**): 阿提卡月份, 第十卷, 第 14、18 页。

迦勒底学派 (**Chaldaeans**): 第一卷, 第 1 页。

迦太基 (**Carthage**): 第四卷, 第 67 页; 第五卷, 第 83 页。

监督官 (斯巴达的) (**Ephors at Sparta**): 它们的介绍, 第一卷, 第 68 页。

僭主制 (**Tyranny**) 和僭主 (**Tyrants**): 第一卷, 第 36、59、66、97、98 页; 第二卷, 第 82 页; 第三卷, 第 83 页。

教育 (**Education**): 第二卷, 第 69 页; 第五卷, 第 17、18、19、21 页; 第九卷, 第 1 页; 第二卷, 第 71、106 页。

节制 (**Temperance**): 主要德性, 第三卷, 第 80、90 页; 第四卷, 第 12 页; 第七卷, 第 92、102 页。

精灵 (**Daemons**): 第三卷, 第 78 页; 神, 第一卷, 第 27 页; 神灵, 第八卷, 第 32 页。

酒 (**Wine**): 第七卷, 第 184 页; 第九卷, 第 86 页; 第十卷, 第 132 页。

居鲁士 (**Cyrus**): 波斯的国王, 第三卷, 第 34 页; 第六卷, 第 2 页。

居诺萨革 (**Cynosarges**): 运动场, 第六卷, 第 13 页; 第七卷, 第 161 页。

K

喀隆 (**Chilon**): 监督官; 生平, 第一卷, 第 68 页。

- 卡巴斯 (**Cabas**) 或斯卡布拉斯 (**Scabras**): 阿库西劳的父亲, 第一卷, 第 41 页。
- 卡布里亚 (**Chabrias**): 将军, 第三卷, 第 20、23 页。
- 卡旦努 (**Cadanus**): 美诺多努的父亲, 第四卷, 第 31 页。
- 卡德摩斯 (**Cadmus**): 第一卷, 第 22 页; 第七卷, 第 30 页。
- 卡都伊达 (**Caduidas**): 阿那卡尔西的兄弟, 第一卷, 第 101 页。
- 卡恩纽 (**Caeneus**)
- 卡尔勒丰 (**Chaerephon**): 苏格拉底的朋友, 第二卷, 第 37 页。
- 卡尔尼德 (**Carneades**): 学园派成员; 生平, 第四卷, 第 62 页; 著作, 第四卷, 第 65 页; 第十卷, 第 9 页; 其他同名者, 第四卷, 第 66 页。
- 卡尔西顿 (**Chalcedon**): 塞诺克拉底的故乡, 第四卷, 第 6 页。
- 卡尔西斯 (**Chalcis**): 第五卷, 第 5、14、36、56 页。
- 卡斐西毋 (**Caphisius**): 第七卷, 第 21 页。
- 卡拉埃斯克鲁 (**Callaeschrus**): 克里底亚的儿子, 第三卷, 第 1 页 (柏拉图的祖先)。
- 卡劳里亚 (亚哥里斯的) (**Calauria of Argolis**): 德谟斯提尼在那里去世, 第五卷, 第 10 页。
- 卡里亚 (**Caria**): 第一卷, 第 89 页; 第六卷, 第 101 页。
- 卡利克拉底 (**Callicrates**): 他的盘子被人借走, 第四卷, 第 38 页。
- 卡利克雷特斯 (**Callicratides**): 恩培多克勒的兄弟, 第八卷, 第 53 页。
- 卡利马科 (**Callimachus**): 马拉松战役的战士, 第一卷, 第 56 页。
- 卡利努斯 (**Callinus**): 里柯的朋友和追随者, 第五卷, 第 70 页。
- 卡利努斯 (**Callinus**): 塞奥弗拉斯特的继承人, 第五卷, 第 52、55 页。
- 卡利普 (**Callippus**): 柏拉图的学生, 第三卷, 第 46 页。
- 卡利普 (科林斯的) (**Callippus of Corinth**): 斯多亚派成员, 第七卷, 第 38 页。
- 卡利司提尼 (奥林修斯的) (**Callisthenes of Olynthus**): 亚里士多德的

- 亲戚；亚历山大的随从；他的悲惨命运，第五卷，第 4、5、44 页。
- 卡曼德鲁 (**Charmandrus**)：柏拉图的控告者，第三卷，第 19 页。
- 卡曼提德 (**Charmantides**)：拉索斯的父亲，第一卷，第 42 页。
- 卡诺浦 (埃及的) (**Canopus of Egypt**)：第七卷，第 120 页。
- 卡帕多西亚 (**Cappadocia**)：第四卷，第 65 页。
- 卡桑德尔 (**Casander**)：第四卷，第 1 页；第五卷，第 37、38、78 页。
- 凯尔特人 (**Celts**)：第一卷，第 1 页。
- 考究派 (**Zetetics**)：皮浪派的别名，第九卷，第 69 页。
- 柯努菲 (**Chonuphis**)：赫利奥波利的祭司，第八卷，第 90 页。
- 科德鲁斯 (**Codrus**)：第一卷，第 53 页。
- 科尔居拉 (**Corcyra**)：吕科佛隆在此死去，第一卷，第 95 页。
- 科里司库 (**Coriscus**)：柏拉图的学生，第三卷，第 46 页。
- 科里图 (**Collytus**)：阿提卡城镇，第三卷，第 3 页。
- 科林斯 (**Corinth**)：第一卷，第 40 页。
- 科伦纳斯 (**Colonus**)：花园，第三卷，第 5 页。
- 科罗封 (**Colophon**)：第十卷，第 1 页。
- 科罗特斯 (**Colotes**)：伊壁鸠鲁派成员，第十卷，第 25 页。
- 科罗特斯 (兰萨库斯的) (**Colotes of Lampsacus**)：美涅得谟的老师，第六卷，第 102 页。
- 科浓 (**Conon**)：重建了城墙，第二卷，第 39 页。
- 科斯 (**Cos**)：岛屿，第一卷，第 32 页。
- 科提斯 (**Cotys**)：色雷斯国王，被皮浪所杀；第九卷，第 65 页。
- 克贝 (底比斯的) (**Cebes of Thebes**)：《对话录》的作者，第二卷，第 125 页。
- 克拉底鲁 (**Cratylus**)：赫拉克利特派成员，柏拉图的老师，第三卷，第 6 页。
- 克拉劳斯 (**Cranaus**)：雅典国王，第二卷，第 58 页。
- 克拉特斯 (**Crates**)：第一次把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带到雅典的人，第九卷，第 12 页。
- 克拉特斯 (**Crates**)：犬儒派成员；第六卷，第 85 页。

克拉特斯（塔索斯的）（**Crates of Tarsus**）：学园派成员，其他同名者，第四卷，第 23 页。

克拉特斯（雅典的）（**Crates of Athens**）：学园派成员，继承波勒漠，第四卷，第 21 页。

克拉特亚（**Crateia**）：佩里安德的母亲，第一卷，第 96 页。

克拉佐门尼（**Clazomenae**）：阿那克萨戈拉的家乡，第二卷，第 6 页。

克莱俄布林尼（**Cleobuline**）：泰勒斯的母亲，第一卷，第 22 页。

克莱俄布卢（**Cleobulus**）：生平，第一卷，第 89 页。

克莱俄美尼（**Cleomenes**）：美特洛克勒的学生，第六卷，第 95 页。

克莱俄美尼（**Cleomenes**）：吟游诗人，第八卷，第 63 页。

克莱翁（**Cleon**）：控告阿那克萨戈拉的人，第二卷，第 12 页；第三卷，第 61 页。

克莱翁（**Cleon**）：伊壁鸠鲁派成员，第十卷，第 84 页。

克兰涅乌（**Craneum**）：位于科林斯的运动场，第六卷，第 38，77 页。

克勒得姆（**Chaeredemus**）：伊壁鸠鲁的兄弟，第十卷，第 3 页。

克勒俄比（**Cleobis**）：第一卷，第 50 页。

克勒俄卡里（米尔里亚的）（**Cleochares of Myrlea**）：第四卷，第 41 页。

克勒俄尼姆（佛利乌斯的）（**Cleonymus of Phlius**）：毕达哥拉斯的祖先，第八卷，第 1 页。

克勒斯特拉特（**Chaerestrates**）：伊壁鸠鲁的母亲，第十卷，第 1 页。

克雷特鲁（**Craterus**）：第六卷，第 57 页。

克里安忒（**Cleanthes**）：斯多亚派成员，第七卷，第 168 页。

克里安忒（本都斯的）（**Cleanthes of Pontus**）：赫拉克利特派成员，第九卷，第 15 页。

克里底亚（**Critias**）：柏拉图的祖先，第三卷，第 1 页。

克里底亚（**Critias**）：诗人，智者和政治家，第二卷，第 24 页。

克里特（**Crete**）：第一卷，第 43 页。

克力同（**Crito**）：苏格拉底派成员，也写了一部《对话录》，第二卷，第 121 页。

- 克利尼亚 (**Clinias**): 毕达哥拉斯派成员, 第九卷, 第 40 页。
- 克利尼亚 (**Clinias**): 受到色诺芬的尊敬, 第二卷, 第 49 页。
- 克利托马库 (迦太基的) (**Clitomachus of Carthage**): 第四卷, 第 67 页; 第一卷, 第 14、19 页。
- 克娄苏 (**Croesus**): 吕底亚人, 第一卷, 第 40、50、67、75、95、99、105 页。
- 克律西波 (**Chrysippus**): 生平, 第七卷, 第 179 页; 著作, 第 189 页。
- 克罗顿 (**Croton**): 城市, 第八卷, 第 3 页 (毕达哥拉斯曾为该城立法)。
- 克罗顿 (**Croton**): 第九卷, 第 12 页。
- 克洛彼卢 (**Crobylus**): 奉承者, 第三卷, 第 24 页。
- 克冉托尔 (**Crantor**): 学园派成员, 第四卷, 第 24 页。
- 克珊西帕 (**Xanthippe**): 第二卷, 第 26、36 页。
- 克特西普 (**Ctesippus**): 克力同的儿子, 第二卷, 第 121 页。
- 肯定论断 (**Dogma**): 柏拉图使用的术语, 第三卷, 第 51 页。
- 苦行僧 (**Gymnosophists**): 第一卷, 第 1、6 页。
- 库隆 (**Cylon**): 克罗顿的僭主, 第二卷, 第 46 页; 第八卷, 第 48 页; 他带来的污染或诅咒, 第一卷, 第 110 页。
- 库普塞卢 (**Cypselus**): 佩里安德的儿子, 第一卷, 第 94 页。
- 库普塞卢 (**Cypselus**): 佩里安德的父亲, 第一卷, 第 94 页。
- 库齐库 (**Cyzicus**): 第一卷, 第 99 页。
- 快乐 (**Pleasure**): 阿里斯提波的学说, 第二卷, 第 75、86 页; 芝诺的学说, 第七卷, 第 114 页; 伊壁鸠鲁的学说, 第十卷, 第 6、128 - 132、139、145 页; 参见第五卷, 第 31、44 页; 第八卷, 第 88 页。

L

- 拉笛考斯人 (**Laodicea**): 第九卷, 第 116 页。
- 拉俄墨冬 (**Laomedon**): 第八卷, 第 81 页。
- 拉古斯 (**Lagus**): 托勒密的父亲, 第二卷, 第 102 页。

拉居得（昔勒尼的）（**Lacydes of Cyrene**）：阿尔凯西劳的继承人，第四卷，第 59 页；第五卷，第 41 页。

拉利萨（**Larissa**）：第二卷，第 25 页。

拉米亚战争（**Lamian war**）：第四卷，第 9 页。

拉栖代蒙人（**Lacedaemonians**）：第一卷，第 117 页；第二卷，第 51 页；第三卷，第 106 页；参见第一卷，第 32 页；第六卷，第 2 页；第八卷，第 84 页。

拉斯提亚（曼提尼亚的）（**Lastheneia of Mantinea**）：第三卷，第 46 页；第四卷，第 2 页。

拉索斯（**Lasos**）：有些人把他列为七贤之一，第一卷，第 42 页。

拉伊斯（**Lais**）：第二卷，第 74、84 页；第四卷，第 7 页。

莱喀古斯（**Lycurgus**）：演说家，第三卷，第 46 页。

莱西马基亚（**Lysimachia**）：在这里发生了一次战役，第二卷，第 141 页。

兰萨库斯（**Lampsacus**）：第二卷，第 10 页。

郎普洛克莱（**Lamprocles**）：苏格拉底的儿子，第二卷，第 102 页。

老年（**Old age**）：第一卷，第 70 页；第四卷，第 48、51 页；第八卷，第 22 页。

勒奥司提尼（**Leosthenes**）：柏拉图的遗嘱执行人之一，第三卷，第 43 页。

勒俄达马（萨索斯岛的）（**Leodamas of Thasos**）：第三卷，第 24 页。

勒俄范图（**Leophrantus**）：有人把他列为七贤之一，第一卷，第 42 页。

勒翁（**Leon**）：阿尔克迈翁的朋友，第八卷，第 83 页；萨拉米的勒翁，第二卷，第 24 页；勒翁，佛利乌斯的僭主，第八卷，第 8 页；勒翁，著名对话《阿尔孔篇》的作者，第三卷，第 62 页。

勒翁提翁（**Leontion**）：第十卷，第 4 页。

勒翁透斯（**Leonteus**）：忒米斯塔的丈夫，第十卷，第 25、26 页。

雷（**Thunder**）：第七卷，第 153 页；第十卷，第 100 页及后文。

雷吉翁（**Rhegium**）：第八卷，第 47 页；第九卷，第 38 页。

里柯（**Lyco**）：逍遥派成员，第五卷，第 65 页；其他同名者，第 69

页。

理解 (**Understanding**): 第七卷, 第 50-53 页。

理念 (**Ideas**): 柏拉图的学说, 第三卷, 第 64、77 页; 第六卷, 第 53 页。

利比亚 (**Libya**): 第二卷, 第 103 页; 第九卷, 第 81 页, 等等。

利科美德 (**Lycomedes**): 逍遥派成员, 第五卷, 第 70 页。

利帕拉 (**Lipara**): 第九卷, 第 26 页。

量 (**Quantity**): 大小或数目, 第八卷, 第 25 页; 第十卷, 第 57、61、68 页; 参见第三卷, 第 10 页。

列斯堡 (**Lesbos**): 第一卷, 第 74 页; 第八卷, 第 2 页。

猎犬 (**Hounds**): 种类, 第六卷, 第 55 页; 正如题目, 第 60、61 页; 习惯, 第 46 页。

林达斯 (**Lindos**): 第一卷, 第 90、93 页。

林努斯 (**Linus**): 赫尔墨斯和乌刺尼亚的儿子, 第一卷, 第 4 页。

灵魂 (**Soul**): 第一卷, 第 11、24、86、120 页; 第二卷, 第 20、89、124 页; 第三卷, 第 12、28、45、63、67、90 页; 第四卷, 第 13 页; 第五卷, 第 30、32 页; 第六卷, 第 5 页; 第七卷, 第 156 页; 第八卷, 第 28-32、83 页; 第九卷, 第 7、19、22、51 页; 第十卷, 第 63-68 页。

灵魂不朽 (**Immortality of soul [or souls]**): 第一卷, 第 24 页; 第三卷, 第 67 页; 第六卷, 第 5 页; 第八卷, 第 28 页; 关于以太, 第八卷, 第 26 页。

留基伯 (**Leucippus**): 第九卷, 第 33 页; 第十卷, 第 13 页; 参见第九卷, 第 46 页。

卢卡尼亚人 (**Lucanians**): 第八卷, 第 14、80 页。

吕科佛隆 (**Lycophron**): 佩里安德的儿子, 第一卷, 第 94 页。

吕克昂 (**Lyceum**): 第五卷, 第 2、10 页; 第七卷, 第 11 页; 第九卷, 第 54 页。

吕孔 (**Lycon**): 控告苏格拉底的人, 第二卷, 第 39 页。

吕西阿斯 (**Lysias**): 演说家, 第二卷, 第 40 页; 第三卷, 第 25 页。

附录 I

- 吕西达 (**Lysida**): 佩里安德的妻子, 第一卷, 第 94 页。
- 吕西玛库 (**Lysimachus**): 第二卷, 第 140 页; 第六卷, 第 97 页; 第十卷, 第 4 页。
- 吕西普 (**Lysippus**): 雕塑家, 第二卷, 第 43 页。
- 吕西斯 (**Lysis**): 苏格拉底的学生, 第二卷, 第 29 页。
- 吕西斯 (塔壬同的) (**Lysis of Tarentum**): 毕达哥拉斯派成员, 第八卷, 第 7、39 页。
- 仑克勒 (**Zancle**): 位于西西里, 第九章, 第 18 页。
- 伦理学 (**Ethics**): 第一卷, 第 18 页; 第二卷, 第 20 页; 斯多亚派, 第七卷, 第 84–131 页。
- 伦理学家 (**Ethics**): 即道德哲学家, 第一卷, 第 17、18 页。
- 论辩派 (**Eristics**): 第二卷, 第 106 页。
- 罗得斯 (**Rhodes**): 第一卷, 第 9 页; 第四卷, 第 49、53 页; 第五卷, 第 84 页; 第六卷, 第 19 页; 第七卷, 第 22 页; 第九卷, 第 115 页。
- 罗马人 (**Romans**): 第五卷, 第 61 页; 第八卷, 第 14 页; 第九卷, 第 84 页。
- 逻辑 (**Logic**): 第二卷, 第 92 页; 第三卷, 第 49 页; 第五卷, 第 28 页; 第八卷, 第 39、40、160 页;
- 洛西阿 (阿波罗) (**Loxias [Apollo]**): 第八卷, 第 37 页。

M

- 麻雀 (**Sparrow**): 被鹰所逐, 第四卷, 第 10 页。
- 马洛尼亚 (**Maroneia**): 位于色雷斯的城镇, 第六卷, 第 96 页。
- 马其顿 (**Macedon**) 和马其顿人 (**Macedonians**): 第二卷, 第 25 页; 第五卷, 第 4 页; 第六卷, 第 32 页; 第九卷, 第 17 页。
- 马萨格塔人 (**Massageta**): 第九卷, 第 83 页。
- 玛尔马库 (**Marmacus**): 毕达哥拉斯的著名父亲, 第八卷, 第 1 页。
- 玛伽克利德 (**Megaclides**): 雅典人, 第九卷, 第 54 页。

- 迈安得里乌（米利都的）(**Maeandrius of Miletus**): 第一卷, 第 28 页。
- 迈尔海努 (**Myrrhinus**): 阿提卡城镇, 第四卷, 第 1 页。
- 麦冬（阿卡那的）(**Medon of Acharnae**): 第七卷, 第 12 页。
- 麦格尼西亚 (**Magnesia**): 第十卷, 第 26 页。
- 麦加拉 (**Megara**): 第二卷, 第 62、106 页; 第六卷, 第 41 页。
- 麦加拉派 (**Megarian school of philosophy**): 第二卷, 第 106 页; 参见第一卷, 第 17、18 页; 第七卷, 第 161 页。
- 麦加培扎斯 (**Megabyzus**): 爱菲索的阿耳忒弥神庙的祭司, 第二卷, 第 51 页。
- 麦里梭（萨摩斯的）(**Melissus of Samos**): 第九卷, 第 24 页。
- 麦尼普斯 (**Menippus**): 昔勒尼派成员, 第六卷, 第 99 页; 其他同名者, 第六卷, 第 101 页。
- 麦同 (**Meton**): 恩培多克勒的父亲, 第八卷, 第 51、52 页。
- 蛮族人 (**Barbarians**): 他们的哲学, 第一卷, 第 1 页。
- 曼涅斯 (**Manes**): 第欧根尼的奴隶, 第六卷, 第 55 页; 塞奥弗拉斯特的奴隶, 第五卷, 第 55 页。
- 曼提尼亚 (**Mantineia**): 战役, 第二卷, 第 54 页。
- 锚 (**Anchor**): 据说由阿那卡尔西发现, 第一卷, 第 105 页。
- 梅利莎 (**Melissa**): 佩里安德的妻子, 第一卷, 第 94 页。
- 梅特罗多洛 (**Metrodorus**): 第二卷, 第 113 页。
- 梅特罗多洛（开俄斯的）(**Metrodorus of Chios**): 第九卷, 第 58 页。
- 梅特罗多洛（兰萨库斯的）(**Metrodorus of Lampsacus**): 阿那克萨戈拉的朋友, 第二卷, 第 11 页; 伊壁鸠鲁的朋友, 第十卷, 第 18、22 页。
- 梅特罗多洛（斯特拉托尼亚的）(**Metrodorus of Stratonicea**): 第十卷, 第 9 页; 斯革柏锡的德米特里乌的朋友, 第五卷, 第 84 页。
- 美得斯 (**Medes**): 第二卷, 第 5 页; 第八卷, 第 49 页。
- 美狄亚 (**Meidias**): 列斯堡的僭主, 第一卷, 第 74 页。
- 美迪亚 (**Medias**): 医师, 第五卷, 第 72 页。
- 美加洛波利 (**Megalopolis**): 位于阿卡狄亚, 第三卷, 第 23 页。

- 美兰托 (**Melantho**): 珀涅罗珀的侍女, 第二卷, 第 79 页。
- 美勒托 (**Meletus**): 控告苏格拉底的人, 第二卷, 第 38、43 页。
- 美洛多图 (尼科美狄亚的) (**Menodotus of Nicomedia**): 第九卷, 第 116 页。
- 美南德尔 (**Menander**): 第欧根尼的学生, 第六卷, 第 84 页。
- 美南德尔 (**Menander**): 喜剧诗人, 塞奥弗拉斯特的学生, 第五卷, 第 36、79 页。
- 美涅得谟 (**Menedemus**): 兰萨库斯的科罗特斯的学生, 第六卷, 第 102 页。
- 美涅得谟 (埃利斯的埃雷特里亚的) (**Menedemus of Eretria in Elis**): 第二卷, 第 125 - 144 页; 第六卷, 第 91 页。
- 美涅克塞努 (**Menexenus**): 苏格拉底的儿子, 第二卷, 第 26 页。
- 美涅拉俄 (**Menelaus**): 第一卷, 第 32 页; 第八卷, 第 4 页。
- 美诺 (法赛鲁人) (**Meno the Pharsalian**): 第二卷, 第 50 页。
- 美诺多努 (**Menodorus**): 阿尔凯西劳的同学, 第四卷, 第 30 页。
- 美诺俄库 (**Menoceus**): 伊壁鸠鲁写给他的信, 第十卷, 第 29 第, 122 - 135 页。
- 美萨皮亚人 (**Messapians**): 第八卷, 第 14 页。
- 美森尼 (**Messene**): 第八卷, 第 73 页。
- 美塔卢 (**Metallus**): 伊克提亚的父亲, 麦加拉学派成员 (麦加拉人)。
- 美特隆 (**Metro? n**): 第六卷, 第 23 页; 第十卷, 第 16 页。
- 美特洛克勒 (**Metrocles**): 犬儒派成员, 第六卷, 第 94 页。
- 门德 (**Mende**): 位于色雷斯的城镇, 第二卷, 第 63 页。
- 门特尔 (比提尼亚人) (**Mentor the Bithynian**): 卡尔尼德的学生, 第四卷, 第 63 页。
- 孟菲斯 (**Memphis**): 第八卷, 第 91 页。
- 米达斯 (**Midas**): 第一卷, 第 89、90 页。
- 米迪亚斯 (**Midias**): 理发师, 第二卷, 第 30 页。
- 米尔墨克斯 (**Myrmex**): 埃克萨恩涅图的儿子, 第二卷, 第 113 页。
- 米尔提亚得 (**Miltiades**): 第一卷, 第 56 页。

米尔提亚得 (**Miltiades**): 开俄斯的阿里斯通的学生, 第七卷, 第 161 页。

米利都 (**Miletus**) 或米利都人 (**Milesians**): 第一卷, 第 25 页。

米利亚格 (**Meleager**): 昔勒尼派成员, 第六卷, 第 99 页。

米斯 (**Mys**): 伊壁鸠鲁信任他, 是他的有学识的仆人, 第十卷, 第 3 页。

米斯拉 (**Mithras**): 吕西玛库的大臣, 第二卷, 第 102 页。

米斯拉达特 (**Mithradates**): 波斯人, 柏拉图雕像的雕塑者, 第三卷, 第 25 页。

米提利尼 (**Mitylene**): 第一卷, 第 74 页; 第五卷, 第 9 页; 第十卷, 第 7、15、17 页。

密尔多 (**Myrto**): 苏格拉底的妻子, 第二卷, 第 26 页。

密松 (**Myson**): 有人把他列为七贤之一, 导言, 第 13、106 页。

民主制 (**Democracy**): 第三卷, 第 82 页。

名称 (**Names**): 通名和专名; 第七卷, 第 58 页。

名词 (**Noun**): 第七卷, 第 58 页。

明都斯 (**Myndus**): 第一卷, 第 29 页; 第六卷, 第 57 页。

缪斯 (**Muse**): 第二卷, 第 57 页; 第三卷, 第 33 页。

摩埃里 (**Moeris**): 几何原理的著名发现者, 第八卷, 第 11 页。

摩尔里亚 (**Moereas**): 阿尔凯西劳的兄弟, 第四卷, 第 28 页。

摩赫 (**Mochus**): 早期腓尼基哲学家, 第一卷, 第 1 页。

摩隆 (雅典的) (**Molon of Athens**): 第三卷, 第 34 页。

摩罗西亚犬 (**Molossian hounds**): 第四卷, 第 20 页; 第六卷, 第 55 页。

摩斯库 (**Moschus**): 斐多的学生, 第二卷, 第 126 页。

摩索卢 (**Mausolus**): 第二卷, 第 10 页; 第八卷, 第 87 页。

莫尼摩 (叙拉古的) (**Monimus of Syracuse**): 第六卷, 第 82 页。

墨塔哥特尼翁 (**Metageitnion**): 阿提卡的月份, 第十卷, 第 18 页。

目的 (**End**): 柏拉图的学说, 第三卷, 第 96 页。

穆纳西阿斯 (**Mnaseas**): 基提翁的芝诺的父亲, 第七卷, 第 1 页。

穆赛乌 (**Musaeus**): 第一卷, 第 3 页。

N

瑙西德 (**Naucydes**): 第一卷, 第 15 页; 和瑙西芬尼; 第九卷, 第 64、69、102 页; 第十卷, 第 8 页。

尼各马科 (**Nicomachus**): 亚里士多德的父亲, 第五卷, 第 1 页; 亚里士多德的儿子, 第五卷, 第 1、12、39 页; 第八卷, 第 88 页。

尼基西 (**Nicias**): 雅典将军, 第一卷, 第 72 页。

尼卡勒特 (**Nicarete**): 第二卷, 第 114 页; 和 **Nicidion**, 第十卷, 第 7 页。

尼堪诺 (**Nicanor**): 亚里士多德的女婿, 第五卷, 第 12 页。

尼堪诺 (**Nicanor**): 伊壁鸠鲁派成员, 第十卷, 第 20 页。

尼科克勒翁 (**Nicocreon**): 塞浦路斯的僭主, 第二卷, 第 129 页; 第九卷, 第 58 页。

尼科洛库 (罗得斯的) (**Nicolochus of Rhodes**): 第九卷, 第 115 页。

尼科美狄亚 (**Nicomedia**): 第九卷, 第 116 页。

尼科斯特拉图 (**Nicostratus**): 诗人, 被称为克吕泰涅斯特拉, 第四卷, 第 18 页。

尼可墨得 (**Nicomedes**): 赫拉克利特的追随者, 第九卷, 第 15 页。

尼罗河 (**Nile**): 赫费司托的父亲, 第一卷, 第 1 页。

尼米亚 (**Nemea**): 第五卷, 第 16 页; 尼米亚运动会 (**the Nemean Games**), 第六卷, 第 49 页。

尼西普斯 (**Nicippus**): 塞奥弗拉斯特的朋友, 第五卷, 第 53 页。

年青人 (**Youth**): 第八卷, 第 35 页; 第十卷, 第 122 页。

涅俄弗伦 (希巨昂的) (**Neophron of Sicyon**): 诗人, 第二卷, 第 134 页。

涅克坦纳比 (**Nectanabis**): 第八卷, 第 87 页。

涅琉斯 (**Neleus**): 米利都的创建人, 第一卷, 第 22、29 页。

涅琉斯 (**Neleus**): 塞奥弗拉斯特图书馆的继承人, 第五卷, 第 52 页。

涅萨尔库 (**Mnesarchus**): 毕达哥拉斯的父亲, 第八卷, 第 1 页。

涅萨戈拉 (**Mnesagoras**): 阿尔基塔的父亲, 第八卷, 第 79 页。

涅斯蒂 (**Nestis**): 第八卷, 第 76 页。

涅西根尼 (**Mnesigenes**): 斯特拉托的遗嘱执行人, 第五卷, 第 620 页。

涅西斯特拉图 (**Mnesistratus**): 柏拉图的学生, 第三卷, 第 47 页; 另一个涅西斯特拉图, 第七卷, 第 177 页。

涅亚尔科 (**Nearchus**): 爱利亚的僭主, 第九卷, 第 26 页。

努门纽斯 (**Numenius**): 第九卷, 第 102 页; 比较第 114 节。

O

欧埃翁 (兰萨库斯的) (**Euaeon of Lampsacus**): 柏拉图的学生, 第三卷, 第 46 页。

欧波利 (**Eupolis**): 喜剧诗人。

欧布里德 (米利都的) (**Eubulides of Miletus**): 继承欧几里德, 第二卷, 第 108 页; 第七卷, 第 187 页。

欧布卢 (**Eubulus**): 赫尔米亚斯是他的奴隶, 第五卷, 第 3 页。

欧布卢 (亚历山大里亚的) (**Eubulus of Alexandria**): 怀疑论者, 第九卷, 第 116 页。

欧德罗穆 (**Eudromus**): 斯多亚派成员, 《伦理学》的作者, 第七卷, 第 39、40 页。

欧多克索 (克尼杜的) (**Eudoxus of Cnidus**): 伟大的天文学家, 生平, 第八卷, 第 86 页; 其他同名者, 第八卷, 第 90 页。

欧凡图 (奥林修斯的) (**Euphantus of Olynthus**): 哲学家, 历史学家, 诗人, 第二卷, 第 110 页。

欧佛布斯 (**Euphorbus**): 前一化身中的毕达哥拉斯。

欧佛布斯 (弗里基亚人) (**Euphorbus the Phrygian**): 他的几何发现, 第一卷, 第 25 页。

欧佛里翁 (**Euphorion**): 第九卷, 第 56 页。

欧弗冉诺（塞留西亚的）（**Euphranor of Seleucia**）：教导了亚历山大里亚的欧布卢，第九卷，第 116 页。

欧几里德（麦加拉的）（**Euclides of Megara**）：生平，第二卷，第 106 页。

欧里迪斯（**Eurydice**）：托勒密·梭特尔的妻子，第五卷，第 78 页。

欧律罗库（**Eurylochos**）：皮浪的学生，第九卷，第 68 页。

欧律罗库（拉利萨的）（**Eurylochos of Larissa**）：第二卷，第 25、127 页。

欧律美尼（**Eurymenes**）：运动员，第八卷，第 12 页。

欧律托斯（**Eurytus**）：毕达哥拉斯派成员，第三卷，第 6 页；第八卷，第 46 页。

欧美尼（**Eumenes**）：他对阿尔凯西劳很慷慨，第五卷，第 38 页；资助过里柯，第五卷，第 67 页。

欧谟尔匹底人（**Eumolpidae**）：在雅典，第一卷，第 3 页。

欧谟尔普（**Eumolpus**）：第一卷，第 3 页。

欧诺姆（**Eunomus**）：毕达哥拉斯的兄弟，第八卷，第 2 页。

欧绪德谟（柏拉图对话中的）（**Euthydemus in Plato's dialogue**）：第三卷，第 52 页。

欧绪克拉底（**Euthykrates**）：第六卷，第 90 页。

欧亚塞卢（**Euathlus**）：毕达哥拉斯的学生兼反对者，第九卷，第 56 页。

P

帕奥尼亚人（**Paeonians**）：第九卷，第 84 页。

帕厄安尼亚（**Paeania**）：阿提卡城镇，第五卷，第 74 页；第七卷，第 12 页。

帕加马（**Pergamus** 或 **Pergammum**）：第四卷，第 30、60 页；第七卷，第 34 页；第九卷，第 49 页。

帕拉贝特（**Paraebates**）：昔勒尼派哲学家，第二卷，第 86 页。

- 帕拉墨得 (**Palamedes**): 第二卷, 第 44 页; 第九卷, 第 25 页。
- 帕里斯 (**Paris**): 第二卷, 第 67 页; 参见第一卷, 第 32 页。
- 帕奈提乌 (**Panaetius**): 斯多亚派, 第七卷, 第 41 页。
- 帕斯克勒 (**Pasicles**): 克拉特斯的儿子, 第六卷, 第 88 页。
- 帕斯克勒 (**Pasicles**): 克拉特斯的兄弟, 第六卷, 第 89 页。
- 帕特洛克勒 (**Patroclus**): 第九卷, 第 67 页。
- 帕西丰 (**Pasiphon**): 第六卷, 第 73 页。
- 帕西忒弥 (**Pasithemis**): 医师, 第五卷, 第 72 页。
- 潘克勒翁 (**Pancreon**): 塞奥弗拉斯特的共同继承人, 第五卷, 第 51 页。
- 潘索伊德 (**Panthoides**): 辩证论者, 里柯的老师, 第五卷, 第 68 页。
- 潘忒亚 (阿克拉伽的) (**Panthea of Acragas**): 恩培多克勒治愈了他, 第八卷, 第 69 页。
- 叛徒狄奥尼修 (**Dionysius the Renegade**): 第五卷, 第 92 页; 第七卷, 第 23、166 页。
- 培尔赛乌 (**Persaeus**): 第二卷, 第 143 页; 第七卷, 第 6、13、36 页。
- 培翁纽斯 (**Paconius**): 辩证论者阿里司提德的学生, 第二卷, 第 113 页。
- 佩尔狄卡 (**Perdiccas**): 第六卷, 第 44 页; 第十卷, 第 1 页。
- 佩里安德 (**Periander**): 科林斯的僭主, 第一卷, 第 94 页。
- 佩里劳 (**Perilaus**): 斐瑞居德的朋友, 第一卷, 第 116 页。
- 皮浪 (埃利斯的) (**Pyrrho of Elis**): 怀疑派的创始人, 第九卷, 第 61 - 69、70 - 108 页。
- 皮松 (**Python**): 柏拉图的学生, 第三卷, 第 46 页。
- 皮松 (**Python**): 里柯的朋友, 第五卷, 第 70 页。
- 皮索多鲁 (**Pythodorus**): 波利泽鲁的儿子, 第九卷, 第 54 页。
- 皮托 (**Pytho**) (德尔斐): 第二卷, 第 23 页; 第十卷, 第 12 页。
- 匹雷德 (**Pylades**): 阿尔凯西劳的兄弟, 第四卷, 第 28、38、43 页。
- 匹鲁斯 (提洛的) (**Pyrrhus of Delos**): 毕达哥拉斯的早期化身, 第八卷, 第 5 页。

- 匹索克勒 (**Pythocles**): 布格卢的儿子, 第四卷, 第 41 页。
- 匹索克勒 (**Pythocles**): 伊壁鸠鲁的信的接受者, 第十卷, 第 5、84、116 页。
- 匹托斯特拉图 (**Pythostratus**): 《忒塞伊德》的作者, 第二卷, 第 59 页。
- 品达 (**Pindar**): 第二卷, 第 46 页; 第四卷, 第 31 页。
- 平等 (**Equality**): 斯多亚派的学说, 第七卷, 第 102 页。
- 珀耳塞福涅 (**Persephone**): 第八卷, 第 61 页; 第九卷, 第 59 页。
- 珀耳修斯 (**Perseus**): 与罗马交战, 第五卷, 第 61 页。
- 珀里克提俄涅 (**Perictione**): 柏拉图的母亲, 第三卷, 第 1 页。
- 珀罗普斯 (**Pelops**): 第一卷, 第 32 页。
- 珀涅罗珀 (**Penelope**): 第二卷, 第 79 页。
- 普拉克西特勒 (**Praxiteles**): 雕塑家, 第五卷, 第 52 页。
- 普拉卢 (**Praxylus**): 怀疑论者, 第九卷, 第 115 页。
- 普拉西芬尼 (**Praxiphanes**): 第三卷, 第 8 页; 第十卷, 第 13 页。
- 普里塔纽会堂 (**Prytaneum**): 第二卷, 第 42 页。
- 普里耶涅 (**Priene**): 第一卷, 第 44、83 页。
- 普利斯坦努 (埃利斯的) (**Plistanus of Elis**): 斐多的继承者, 第二卷, 第 105 页。
- 普路托 (**Pluto**): 第四卷, 第 27 页; 第七卷, 第 38 页; 参见同上, 第 76 页。
- 普罗狄科 (开奥斯的) (**Prodicus of Ceos**): 第九卷, 第 50 页。
- 普罗泰戈拉 (阿布德拉的) (**Protagoras of Abdera**): 第九卷, 第 50 - 56 页; 其他同名者, 第九卷, 第 56 页。
- 普洛克塞努 (**Proxenus**): 色诺芬的朋友, 第二卷, 第 49 页。
- 普洛克塞努 (**Proxenus**): 亚里士多德的朋友, 第五卷, 第 15 页。
- 普洛庞蒂斯 (**Propontis**): 第八卷, 第 87 页; 第九卷, 第 110 页。

Q

- 祈使句 (**Imperative**): 第七卷, 第 67 页。

气 (**Air**): 第二卷, 第 3 页; 第三卷, 第 70 页; 第七卷, 第 136 页; 第八卷, 第 76 页。

气象学 (**Meteorology**): 第七卷, 第 151 页; 第八卷, 第 25 页; 第十卷, 第 80、84-116 页。

怯懦 (**Cowardice**): 它在特定条件下的价值; 第七卷, 第 171 页。

球体 (**Sphere**): 阿那克西曼德提出的, 第二卷, 第 2 页; 最完美的固体, 第八卷, 第 35 页。

犬儒派 (**Cynics**): 哲学派别, 第六卷, 第 2、13 页; 它的主要老师, 第二卷, 第 47 页; 第六卷, 第 103 页; 第七卷, 第 17、121 页。

R

人 (**Man**): 柏拉图所规定的, 第六卷, 第 40 页。

忍耐 (**Endurance**): 斯多亚派的, 第七卷, 第 93 页。

S

撒西斯 (**Seuthes**): 奥德里西人的国王, 第二卷, 第 51 页。

萨尔迪斯 (**Sardis**): 第一卷, 第 81 页; 第二卷, 第 3、49 页。

萨拉宾 (**Sarapion**): 第八卷, 第 7、58 页。

萨拉鲁 (普里耶涅的) (**Salarus of Priene**): 第二卷, 第 46 页。

萨拉米 (**Salamis**): 第一卷, 第 46-48 页; 第二卷, 第 24 页。

萨拉匹斯 (**Sarapis**): 第五卷, 第 76 页; 第六卷, 第 63 页。

萨摩色雷斯 (**Samothrace**): 第六卷, 第 59 页。

萨摩斯 (**Samos**): 第一卷, 第 23、95 页; 第二卷, 第 2、5、23 页; 第八卷, 第 2、46 页; 第九卷, 第 24 页; 第十卷, 第 1、3、14 页。

萨佩冬 (**Sarpedon**): 怀疑论者, 第九卷, 第 116 页。

塞奥多洛 (**Theodorus**): 昔勒尼人, 第二卷, 第 86、97 及后文。其他的同名者, 同上, 103 页。

塞奥多洛 (昔勒尼的) (**Theodorus of Cyrene**): 数学家, 第三卷, 第 6

- 页；第二卷，第 103 页。
- 塞奥多塔 (**Theodotas**)：西西里人，第三卷，第 21 页。
- 塞奥弗拉斯特 (**Theophrastus**)：亚里士多德的继承者，第五卷，第 36 - 57 页。
- 塞奥麦冬 (**Theomedon**)：医师，欧多克索的朋友，第八卷，第 86 页。
- 塞奥姆伯罗特 (**Theombrotus**)：美特洛克勒的学生，第六卷，第 95 页。
- 塞克洛普 (**Cyclops**)：第七卷，第 53 页。
-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Sextus Empiricus**)：怀疑论者，第九卷，第 116 页。
- 塞拉绪布罗 (**Thrasybulus**)：米利都的僭主，第一卷，第 27、31、100 页。
- 特利德 (**Thelidae**) (或涅利德 (**Nelidae**))：第一卷，第 22 页。
- 塞利努斯 (**Selinus**)：城邦，第三卷，第 70 页。
- 塞利努斯 (**Selinus**)：河流名，第二卷，第 52 页。
- 塞留西亚 (**Seleucia**)：第六卷，第 81 页。
- 塞弥斯托克利 (**Themistoclea**)：第八卷，第 8、21 页。
- 塞墨勒 (**Semele**)：第二卷，第 102 页。
- 塞尼亚得 (**Xeniades**)：第六卷，第 30、36、74 页。
- 塞诺菲卢 (**Xenophilus**)：毕达哥拉斯派成员，第八章，第 16 页。
- 塞诺芬尼 (科罗封的) (**Xenophanes of Colophon**)：第九卷，第 18 页及后文；另一位塞诺芬尼，第九卷，第 20 页。
- 塞诺克拉底 (**Xenocrates**)：学园主持，第四卷，第 6 - 15 页；其他同名者，同上，第 15 页。
- 塞浦路斯 (**Cyprus**)：第一卷，第 50 页；第二卷，第 129 页；第七卷，第 1 页；第九卷，第 58 页。
- 塞特恩林纳 (**Saturninus**)：怀疑论者，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学生，第九卷，第 116 页。
- 塞佟 (**Sidon**)：第七卷，第 6 页；第十卷，第 15 页。
- 塞亚诺 (**Theano**)：毕达哥拉斯的妻子，第八卷，第 42 页。

三段论 (**Syllogism**): 第五卷, 第 23、29 页; 第七卷, 第 45 页。

三角鼎 (**Tripod**): 第一卷, 第 28 页及后文。

色菲西亚 (**Cephisia**): 阿提卡部落, 第三卷, 第 41 页。

色斐索多鲁 (**Cephisodorus**): 骑兵司令, 第 54 页。

色科普 (**Cercops**): 批评赫西俄德的人, 第二卷, 第 46 页。

色克洛普 (**Cecrops**): 第二卷, 第 58 页; 第九卷, 第 56 页。

色拉米库 (**Ceramicus**): 雅典的一个镇, 第六卷, 第 35 页。

色拉叙马霍斯 (科林斯的) (**Thrasymachus of Corinth**): 第二卷, 第 113 页。

色劳尼乌 (**Ceraunium**): 柏拉图著作的评注符号, 第三卷, 第 66 页。

色雷斯 (**Thrace**): 第一卷, 第 47 页; 第六卷, 第 1 页; 第八卷, 第 46 页; 第九卷, 第 65 页。

色诺芬 (雅典的) (**Xenophon of Athens**): 第二卷, 第 43 - 59 页; 其他同名者, 同上、第 59 页。

瑟里亚 (**Thria**): 阿提卡城镇, 第四卷, 第 21 页。

瑟赛蒂兹 (**Thersites**): 第七卷, 第 160 页。

闪电 (**Lightning**): 第七卷, 第 153 页; 第十卷, 第 101 页。

善 (**Good**): 良善之人; 斯多亚派, 第七卷, 第 94、101 页; 柏拉图, 第三卷, 第 101、104 页; 昔勒尼派, 第二卷, 第 87 页; 亚里士多德, 第五卷, 第 30 页。

身体的疾病 (**Disease of the body**): 第八卷, 第 35 页; 灵魂的疾病, 第七卷, 第 115 页; 第十卷, 第 137 页。

神 (**God**): 柏拉图的学说, 第三卷, 第 76 页; 斯多亚派, 第七卷, 第 135、147 页。

神庙 (**Temples**): 第六卷, 第 64 页; 第七卷, 第 33 页。

神意 (**Providence**): 神圣的, 第三卷, 第 24、79 页; 第七卷, 第 133、138 页; 第十卷, 第 77、113、139 页; 参见 133 页。

审慎 (**Prudence**): 第一卷, 第 87 页; 第二卷, 第 91 页; 第四卷, 第 51 页; 第六卷, 第 13 页; 第七卷, 第 92、93 页; 第十卷, 第 132 页。

生活 (**Life**): 长度, 第一卷, 第 54、61、87 页; 种类, 第七卷, 第 130 页; 年龄, 第八卷, 第 10 页。

生命 (**Life**): 第六卷, 第 55 页; 第七卷, 第 160 页; 第九卷, 第 73 页; 参见第五卷, 第 32 页。

声音 (**Voice**): 第三卷, 第 107 页; 第七卷, 第 55 页; 第十卷, 第 52 页。

诗学 (**Poetry**): 定义, 第七卷, 第 60 页。

时间 (**Time**): 第三卷, 第 73 页; 第七卷, 第 141 页; 第十卷, 第 72、145 页。

实践的 (**Practical**): 不同于理论的 (**theoretic**) 和生产的 (**productive**), 科学, 第三卷, 第 84 页; 第五卷, 第 28 页。

实体 (**Substance**): 概念, 第三卷, 第 70 页; 第七卷, 第 150 页。

世界 (**World**): 第三卷, 第 71 页; 第七卷, 第 137–143 页; 第八卷, 第 25 页; 第十卷, 第 88、45 页。

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 第六卷, 第 63、98 页。

视觉 (**Sight**): 第三卷, 第 12 页; 第七卷, 第 157 页; 第八卷, 第 29 页; 第九卷, 第 44 页; 第十卷, 第 49、68 页; 参见, 第五卷, 第 17 页。

水 (**Water**): 基本元素, 第一卷, 第 27 页; 第三卷, 第 73 页; 第五卷, 第 32 页; 第七卷, 第 137 页; 第八卷, 第 29、76 页; 第十卷, 第 107 页。

睡眠 (**Sleep**): 第七卷, 第 158 页。

司齐提努 (**Scythinus**): 抑扬格诗人, 第九卷, 第 16 页。

司奇提亚人 (**Scythians**): 第一卷, 第 13、101 页; 司奇提亚人的对话, 第二卷, 第 105 页。

思想 (**Thought**): 各种思想, 第七卷, 第 22、42、45、48、49、52 页。

斯彪西波 (**Speusippus**): 柏拉图的侄子和继承者, 第四卷, 第 1–5 页; 另一个, 同上, 第 5 页。

斯宾萨鲁 (**Spintharus**): 第二卷, 第 20 页; 第五卷, 第 92 页。

斯多亚派 (**Stoics**): 第一卷, 第 17、19 页; 第七卷。

斯菲卢斯 (**Sphaerus**): 斯多亚派成员, 克里安忒的学生, 第七卷, 第 177 页; 第九卷, 第 15 页。

斯科帕斯 (克拉伦的) (**Scopas of Cranon**): 第二卷, 第 25 页。

斯塔吉拉 (**Stagira**): 亚里士多德的出生地, 第五卷, 第 1、16 页。

斯特拉托 (兰萨库斯的) (**Strato of Lampsacus**): 逍遥学派成员, 第五卷, 第 58 - 64 页; 其他同名者, 第 61 页。

斯提尔波 (麦加拉的) (**Stilpo of Megara**): 第二卷, 第 113 - 120 页。

四德拉克马银币 (**Tetradrachm**): 阿提卡银币, 第七卷, 第 18 页。

苏格拉底 (**Socrates**): 第二卷, 第 18 - 46, 49 页; 参见, 第七卷, 第 32 页; 第一卷, 第 14 页; 其他的同名者, 第二卷, 第 47 页。

苏格拉底学派 (**Socratics**): 第一卷, 第 15、17 页; 第二卷, 第 47、48 - 64、65、105、107、121、122、144 页。

苏萨 (**Susa**): 第三卷, 第 33 页。

算术 (**Arithmetic**): 埃及人所宣称的发现, 第一卷, 第 11 页。

梭里 (**Soli**): 第一卷, 第 51 页; 第四卷, 第 24、27 页; 第七卷, 第 38、179 页。

梭伦 (**Solon**): 第一卷, 第 45 - 67 页。

所有格 (**Genitive case**): 第七卷, 第 65 页。

索斐卢 (**Sophilus**): 喜剧诗人, 第二卷, 第 120 页。

索佛隆 (**Sophron**): 喜剧作家, 第三卷, 第 18 页。

索佛隆尼司库 (**Sophroniscus**): 苏格拉底的儿子, 第二卷, 第 26 页。

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诗人, 第三卷, 第 56 页; 第五卷, 第 92 页; 第七卷, 第 19 页; 另一个索福克勒斯, 第五卷, 第 38 页。

索西比乌 (**Sosibius**): 阿那克萨戈拉的对手, 第二卷, 第 46 页。

T

塔格利翁月 (**Thargelion**): 阿提卡的月份, 第二卷, 第 44 页。

塔壬同 (**Tarentum**): 第五卷, 第 94 页; 第八卷, 第 7、39、46、79 页。

附录 I

- 塔索斯 (**Tarsus**): 第六卷, 第 81 页; 第七卷, 第 41、121 页; 第九卷, 第 116 页; 第十卷, 第 26 页; 塔索斯戏剧, 第四卷, 第 58 页。
- 台比留·凯撒 (**Tiberius Caesar**): 第九卷, 第 109 页。
- 太阳 (**Sun**): 第一卷, 第 2、23 页; 第二卷, 第 1、8 页; 第八卷, 第 27 页; 第九卷, 第 7、10 页; 第三卷, 第 74 页; 第七卷, 第 144 页; 第十卷, 第 90-97 页。
- 泰阿泰德 (**Theaetetus**): 苏格拉底的朋友, 第二卷, 第 29 页。
- 泰勒斯 (米利都的) (**Thales of Miletus**): 第一卷, 第 22-44 页; 其他同名者, 第一卷, 第 38 页。
- 贪婪 (**Greed**): 第六卷, 第 28 页。
- 唐格拉 (**Tanagra**): 在此发生战役, 第三卷, 第 8 页; 第六卷, 第 1 页。
- 陶马西亚 (**Thaumasias**): 阿尔凯西劳的朋友, 第四卷, 第 43 页。
- 忒米斯塔 (**Themista**): 第十卷, 第 5 页。
- 忒谟佛里亚节 (**Thesmophoria**): 节日, 第九卷, 第 43 页。
- 忒斯匹 (**Thespis**): 第一卷, 第 59 页; 第三卷, 第 56 页; 第五卷, 第 92 页。
- 忒翁 (蒂塞劳的) (**Theon of Tithorea**): 一个梦游者, 第九卷, 第 82 页。
- 忒伊俄达 (拉笛考斯的) (**Theiodas of Laodicea**): 怀疑论者, 第九卷, 第 116 页。
- 特尔潘德 (**Terpander**): 第二卷, 第 104 页。
- 特劳格 (**Telauges**): 毕达哥拉斯的儿子, 第八卷, 第 43 页。
- 特勒斯佛鲁 (**Telesphorus**): 诗人美南德尔的朋友, 第五卷, 第 80 页。
- 特里克勒 (**Telecles**): 中期学园的, 第四卷, 第 60 页。
- 特鲁斯 (雅典人) (**Tellus the Athenian**): 第一卷, 第 50 页。
- 特洛阿斯 (**Troas**): 第九卷, 第 115 页。
- 特洛俄岑 (**Troezen**): 第八卷, 第 74 页。
- 特洛伊 (**Troy**): 第一卷, 第 2 页 (第九卷, 第 41 页)。
- 特乌塔墨 (**Teutames**): 彼亚斯的父亲, 第一卷, 第 82 页; **Teu-**

tameion, 在普里耶涅, 同上, 第 88 页。

特西比乌 (**Ctesibius**): 阿尔凯西劳的朋友, 第四卷, 第 37 页。

特西比乌 (**Ctesibius**): 一个年青人, 被雅典人用作祭品, 第一卷, 第 110 页。

提尔泰乌 (**Tyrtæus**): 第二卷, 第 43 页。

提洛 (**Delos**): 妖女, 第三卷, 第 2 页; 第八卷, 第 40 页; 提洛渔夫, 第八卷, 第 5 页; 潜水员, 第二卷, 第 22 页; 第九卷, 第 12 页; 提洛的阿波罗, 第六卷, 第 20 页。

提马尔库 (**Timarchus**): 蒂蒙的父亲, 第九卷, 第 109 页。

提马尔库 (**Timarchus**): 克莱俄美尼的学生, 第六卷, 第 95 页。

提马戈拉斯 (吉拉的) (**Timagoras of Gela**): 斯提尔波的追随者, 第二卷, 第 113 页。

提谟克拉底 (**Timocrates**): 伊壁鸠鲁的学生, 第十卷, 第 5、22、23 页。

提谟劳 (库齐库的) (**Timolaus of Cyzicus**): 第三卷, 第 46 页。

天空 (**Heavens**): 第七卷, 第 188 页 (斯多亚派); 哲学家的家园, 第二卷, 第 7 页。

天文学 (**Astronomy**): 第一卷, 第 11 页; 第十卷, 第 77、91、97、113 页。

听觉 (**Hearing**): 斯多亚派的观点, 第七卷, 第 158 页; 毕达哥拉斯派, 第八卷, 第 29 页; 伊壁鸠鲁学派, 第十卷, 第 52 页。

痛苦 (**Pain**): 第二卷, 第 88 页; 第十卷, 第 129、140、142 页。

图里 (**Thurii**): 第八卷, 第 52 页。

托勒密 (**Ptolemy**): 埃及国王, 菲拉德尔弗, 第五卷, 第 58 页; 第九卷, 第 110 页。

托勒密 (**Ptolemy**): 埃及国王, 菲罗帕特, 第七卷, 第 177、185 页。

托勒密 (**Ptolemy**): 埃及国王; 梭特尔; 第二卷, 第 111、115、140 页; 第五卷, 第 37、78 页; 第七卷, 第 24 页。

W

外科 (**Surgery**): 医学的一个分支, 第三卷, 第 85 页。

伪证 (**Perjury**): 第一卷, 第 36 页。

谓词 (**Predicate**): 第七卷, 第 64 页。

文法学家 (**Grammarians**): 遭到第欧根尼的嘲弄, 第六卷, 第 27 页。

乌剌尼亚 (**Urania**): 缪斯, 林努斯的母亲, 第一卷, 第 4 页。

无花果 (**Figs**): 第五卷, 第 18 页; 第七卷, 第 117 页; 训练饮食, 第八卷, 第 12 页。

无限的 (**Indefinite**): 第七卷, 第 70 页。

物理学 (**Physics**): 第一卷, 第 18 页; 第五卷, 第 25、28、46、58 页; 第七卷, 第 132 - 160 页; 第九卷, 第 30、37、46 页; 第十卷, 第 29、78、85 - 116、142 页。

物体 (**Body**): 斯多亚派对之作出了定义, 第七卷, 第 135 页。

X

西兰尼翁 (**Silanion**): 柏拉图雕像的雕塑者, 第三卷, 第 25 页。

西里西亚人 (**Cilician or Cilicians**): 西里西亚; 海盗, 第九卷, 第 83 页; 第一卷, 第 51 页。

西蒙 (**Simon**): 亚里士多德的侍者, 第五卷, 第 15 页。

西蒙 (雅典的) (**Simon of Athens**): 补鞋匠, 小苏格拉底学派成员, 第二卷, 122 页; 其他的同名者, 同上, 第 124 页。

西蒙尼德 (**Simonides**): 第二卷, 第 46 页。

西米亚 (**Simmias**): 苏格拉底的门徒, 第二卷, 第 124 页; 参见, 同上, 第 113、114 页。

西姆斯 (**Simus**): 狄奥尼修的管家, 第二卷, 第 75 页。

西帕勒图 (**Sypalettus**): 阿提卡城镇, 第七卷, 第 12 页。

西西里 (**Sicily**): 第三卷, 第 18、34 页; 第六卷, 第 25 页; 第八卷,

- 第 54、78、85 页；第九卷，第 65 页。
- 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第九卷，第 42 页。
- 希波尼库 (**Hipponicus**): 几何学家，第四卷，第 32 页。
- 希波萨勒 (**Hippothales**): 柏拉图的学生，第三卷，第 46 页。
- 希巨昂 (**Sicyon**): 第一卷，第 12、38 页；第六卷，第 81 页。
- 希凯塔 (叙拉古的) (**Hicetas of Syracuse**): 第八卷，第 85 页。
- 希腊 (**Greece**): 希腊人，哲学的故乡，第一卷，第 3 页。
- 希腊文化 (**Hellenism**): 第七卷，第 59 页。
- 希罗多德 (**Herodotus**): 伊壁鸠鲁派成员，第十卷，第 4、29、35 页。
- 希罗多德 (塔索斯的) (**Herodotus of Tarsus**): 怀疑论者，第九卷，第 116 页。
- 希罗克勒 (**Hierocles**): 比雷埃夫斯港的司令官，第二卷，第 127 页；第四卷，第 39 页。
- 希洛尼谟 (罗得斯的) (**Hieronimus of Rhodes**): 逍遥派成员，第四卷，第 41 页；第五卷，第 68 页。
- 希帕基亚 (**Hipparchia**): 犬儒派成员克拉特斯的妻子，第六卷，第 96 页。
- 希帕库斯 (**Hipparchus**): 塞奥弗拉斯特的朋友，第五卷，第 51、55 页。
- 希帕索 (美塔庞图的) (**Hippasus of Metapontum**): 第八卷，第 84 页；参见第 7 页；其他同名者，第八卷，第 84 页。
- 希望 (**Hope**): 第五卷，第 18 页；参见第一卷，69 页。
- 昔勒尼 (**Cyrene**): 第三卷，第 6 页；第四卷，第 41 页。
- 昔勒尼派 (**Cyrenaics**): 第二卷，第 85 页；学说，第二卷，第 86 页。
- 昔米 (**Cyme**): 第一卷，第 76 页。
- 昔涅吉鲁 (**Cynegirus**): 马拉松战役的战士，第一卷，第 56 页。
- 锡拉岛 (**Syra**): 岛屿 (锡罗斯)，斐瑞居德的出生地；第一卷，第 119 页。
- 锡西拉 (**Cythera**): 岛屿，第一卷，第 71 页。
- 线 (**Line**): 定义的，第七卷，第 135 页。

- 象征 (**Symbols**): 第八卷, 第 17 页。
- 逍遥派 (**Peripatetics**): 第一卷, 第 17 页; 第二卷, 第 47 页; 第四卷, 第 67 页; 第五卷, 第 2、80、83 页; 第七卷, 第 127、164 页。
- 小居鲁士 (**Cyrus the Younger**): 第二卷, 第 50 页。
- 心 (**Heart**): 第七卷, 第 159 页。
- 辛诺普 (**Sinope**): 第六卷, 20 页。
- 星号 (**Asterisk**): 柏拉图著作的评注符号, 第三卷, 第 66 页。
- 星星 (**Stars**): 第一卷, 第 11 页; 第二卷, 第 9 页; 第三卷, 第 74 页; 第五卷, 第 26、43 页; 第七卷, 第 138、144 页; 第八卷, 第 27 页; 第十卷, 第 112-115 页。
- 幸福 (**Happiness**): 第一卷, 第 37、50 页; 第三卷, 第 78、98 页; 第五卷, 第 43、49 页; 第六卷, 第 5 页。
- 幸福论者 (**Eudaemonists**): 或快乐学派, 第一卷, 第 17 页。
- 雄辩 (**Eloquence**): 第五卷, 第 82 页。
- 修辞学 (**Rhetoric**): 亚里士多德将其追溯到恩培多克勒, 第八卷, 第 57 页; 第九卷, 第 25 页; 如何联系到辩证法, 第三卷, 第 54 页; 第七卷, 第 42 页; 它的种类, 第三卷, 第 93 页; 第七卷, 第 42 页; 参见第六卷, 第 24、28 页。
- 修昔底德 (**Thucydides**): 他控告了阿那克萨戈拉, 第二卷, 第 12 页。
- 叙拉古 (**Syracuse**): 第一卷, 第 40 页; 第二卷, 第 63 页; 第四卷, 第 58 页; 第六卷, 第 25、82 页; 第八卷, 第 40、52、78、85 页。
- 嗅觉 (**Smell**): 感官, 第十卷, 第 53 页。
- 旋风 (**Typhon**): 第七卷, 第 154 页。
- 薛西斯 (**Xerxes**): 第 1 卷, 第 9、72 页; 第八卷, 第 57 页; 第九章, 第 34 页。
- 学派或派别 (**Sect, sects**): 第一卷, 第 18、20 页。

Y

雅典 (**Athens**): 下列哲学家的故乡: 埃斯基涅, 安提司泰尼, 阿凯劳

斯，克拉特斯，克力同，伊壁鸠鲁，格劳孔，柏拉图，波勒谟，苏格拉底，梭伦，斯彪西波，西蒙，色诺芬；与斯巴达对比，第六卷，第 59 页。

雅典埋葬习俗中的脸部朝向 (**Face position in burial**): 第一卷，第 48 页；第六卷，第 31 页；第八卷，第 28 页。

雅典娜 (**Athene**): 在林达斯的庙宇，第一卷，第 89 页；斐狄亚斯雕刻的她的雕像，第二卷，第 116 页；为她树立的雕像，第五卷，第 16 页。

雅典人 (**Athenians**): 为苏格拉底的死感到遗憾，第二卷，第 43 页；第五卷，第 17 页；很为尊敬德米特里乌，第五卷，第 75 页；芝诺，第七卷，第 10 页；也可参见第二卷，第 16 页。

亚里士多德 (斯塔吉拉的) (**Aristotle of Stagira**): 生平，第五卷，第 1 页；他的著作列表，第五卷，第 22 页；其他同名者，第五卷，第 35 页。

亚里斯多布鲁 (**Aristobulus**): 伊壁鸠鲁的兄弟，第十卷，第 3 页。

亚历山大 (**Alexander**) (帕里斯): 第一卷，第 32 页。

亚历山大 (**Alexander**): 悲剧诗人，第九卷，第 113 页。

亚历山大 (**Alexander**): 拉居得的父亲，第四卷，第 59 页。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第五卷，第 4、5 页；第六卷，第 32、38、60、63、68 页。

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 第五卷，第 61 页。

亚历山大里亚命那 (**Alexandria mina**): 银币，第七卷，第 18 页；第八卷，第 85 页。

亚述人 (**Assyrians**): 第一卷，第 1 页。

研究方法 (**Methods of study**): 第五卷，第 29 页。

盐 (**Salt**): 第八卷，第 35 页。

药剂学 (**Pharmacy**): 医学的一个分支，第二卷，第 85 页。

伊奥尼亚学派或师承 (**Ionian school or succession**): 第一卷，第 13 页；第八卷，第一页。

伊壁鸠鲁 (**Epicurus**): 生平，第十卷，第 1 页；遗嘱，第十卷，第 16

- 页；著作，第十卷，第 27 页；其他同名者，第十卷，第 26 页。
- 伊壁鸠鲁派 (**Epicureans**)：第一卷，第 17、18 页；第十卷，第 3、9、12、18、85 页。
- 伊多美纽 (兰萨库斯的) (**Idomeneus of Lampsacus**)：伊壁鸠鲁学派成员，第十卷，第 5、22、25 页。
- 伊菲斯提亚德 (**Iphistiadae**)：阿提卡城镇，第三卷，第 41 页。
- 伊斐克拉底 (**Iphicrates**)：将军，第二卷，第 30 页。
- 伊哥斯波塔米 (**Aegospotami**)：第二卷，第 10 页。
- 伊克提亚 (**Ichthyas**)：美塔卢的儿子，第二卷，第 112 页。
- 伊勒苏斯 (**Eresus**)：位于列斯堡的城镇，塞奥弗拉斯特的家乡，第二卷，第 65 页；第五卷，第 36 页。
- 伊利苏 (**Ilissus**)：河流，第六卷，第 79 页。
- 伊齐那 (**Aegina**)：第二卷，第 115 页；第三卷，第 3、19、36 页；第五卷，第 70 页；第六卷，第 74 页。
- 伊斯门尼亚 (**Ismenias**)：长笛演奏者，第四卷，第 22 页；第七卷，第 125 页。
- 伊斯姆地峡 (地处科林斯) (**Isthmus of Corinth**)：第一卷，第 99 页；伊斯姆地峡运动会，第一卷，第 55 页；第三卷，第 4 页；第六卷，第 2、78 页。
- 伊索 (**Aesop**)：第一卷，第 69、72 页；第二卷，第 42 页。
- 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第三卷，第 3、8 页；第五卷，第 35 页；参见第二卷，第 64 页。
- 伊泰根尼 (**Ithaegenes**)：麦里梭的父亲，第九卷，第 24 页。
- 伊万德尔 (佛西亚的) (**Evander of Phocaea**)：第四卷，第 60 页。
- 伊西斯 (**Isis**)：第一卷，第 10 页。
- 医师 (**Physicians**)：第三卷，第 6 页；第五卷，第 1 页；第六卷，第 24 页；第八卷，第 86 页。
- 医学 (**Medicine**)：它的分类和分支，第三卷，第 85 页。
- 意大利学派或师承 (**Italian school or succession**)：第一卷，第 13、14 页；第八卷，第 1、3、16 页。

意见 (**Opinion**): 第三卷, 第 52 页。

音乐 (**Music**): 它的三类, 第三卷, 第 88 页; 被昔勒尼派摒弃, 第六卷, 第 73、104 页; 参见第 27 页。

银河 (**Milky Way**): 第二卷, 第 9 页。

印度人 (**Indians**): 第一卷, 第 1 页; 第九卷, 第 35、61、63 页。

优卑亚 (**Euboea**): 第一卷, 第 4 页; 第十卷, 第 137 页。

攸利密顿 (**Eurymedon**): 亚里士多德的反对者, 第五卷, 第 5 页。

犹太人 (**Jews**): 第一卷, 第 9 页。

游叙弗伦 (**Euthyphro**): 苏格拉底派成员, 第二卷, 第 29 页。

友谊 (**Friendship**): 由斯多亚派定义, 第七卷, 第 124 页; 应被珍惜的, 第一卷, 第 37 页; (柏拉图所提出的) 种类, 第三卷, 第 81 页; 个人友谊, 第一卷, 第 37、61、70、87、91 页; 第二卷, 第 30、91、96、97 页; 第四卷, 第 51 页; 第五卷, 第 20、21、32、83 页; 第七卷, 第 23、124 页; 第八卷, 第 10、23 页; 第十卷, 第 11、118 页。

愉悦 (**Joy**) 或欢乐 (**gladness**): 第七卷, 第 116 页。

与格 (**Dative case**): 第七卷, 第 65 页。

雨 (**Rain**): 第七卷, 第 153 页; 第十卷, 第 99 页。

语词 (**Word**): 第八卷, 第 56、58 页。

预期 (**Prolepsis**): 定义, 第七卷, 第 54 页; 第十卷, 第 33 页。

预言 (**Prophets**): 第一卷, 第 1 页; 第三卷, 第 6 页。

元素 (**Elements**): 柏拉图学说, 第三卷, 第 70 页; 斯多亚派, 第七卷, 第 134 页; 赫拉克利特, 第九卷, 第 8 页; 毕达哥拉斯, 第八卷, 第 25 页。

原则 (**Principles**): 第一卷, 第 27 页; 第二卷, 第 1、3、8 页; 第三卷, 第 69 页; 第七卷, 第 134 页; 第九卷, 第 30、44 页。

原子 (**Atoms**): 第九卷, 第 44 页; 第十卷, 第 41 页。

月份 (**Months in the year**): 中间的, 第一卷, 第 91 页。

月亮 (**Moon**): 第二卷, 第 8 页; 第八卷, 第 27、77 页; 第九卷, 第 10 页; 第十卷, 第 92 页。

运动 (Motion): 第九卷, 第 24、90 页; 第十卷, 第 40、43、67 页。

Z

赞歌 (Paean): 赞美颂歌, 第五卷, 第 4 页; 参见第十卷, 第 5 页。

赞摩克西 (Zamolxis): 色雷斯人, 第一卷, 第 1 页; 第八卷, 第 2 页。

赞图斯 (雅典的) (Xanthus of Athens): 第四卷, 第 29 页。

责任 (Duty): 第七卷, 第 108 页。

憎恨 (Hate): 斯多亚派的定义, 第七卷, 第 113 页。

扎琉库 (Zaleucus): 立法者, 第八卷, 第 16 页。

占星术 (Horoscope): 由阿那克西曼德发明, 第二卷, 第 1 页。

折衷派 (Eclectics): 第一卷, 第 21 页。

哲学 (Philosophy): 它的来源, 第一卷, 第 1 页; 它的本质目的和特征 (以柏拉图为依据), 第三卷, 第 63 页; 作为一种追求, 第六卷, 第 92 页; 第十卷, 第 122 页; 达到哲学能力的先决条件, 第四卷, 第 10 页; 它的标志, 第四卷, 第 42 页; 它的组成, 种类或划分, 第一卷, 第 18 页; 更确切的, 它发展到柏拉图时期的整个历史, 第三卷, 第 56 页;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第五卷, 第 28 页; 斯多亚派的观点, 第七卷, 第 39 页; 伊壁鸠鲁的观点, 第十卷, 第 29 页; 它的秩序, 关系以及各分支的亚种, 第七卷, 第 40 页; 它的益处及优点, 第二卷, 第 68 页; 第五卷, 第 20 页; 第六卷, 第 6、63 页; 哲学的研究者与忽视哲学的研究者的比较, 第二卷, 第 79 页; 面临危机而采取的行动, 第二卷, 第 71 页; 哲学家的分歧, 第七卷, 第 129 页; 第欧根尼·拉尔修认同的两大主要师承, 第一卷, 第 13 页; 它们的名称, 第一卷, 第 17 页。参见第一卷, 第 21、122 页; 第二卷, 第 144 页; 第四卷, 第 67 页; 第六卷, 第 19、105 页; 第八卷, 第 1、91 页; 第九卷, 第 115、116 页。

哲学家 (Philosopher): 第八卷, 第 8 页; 参见, 第一卷, 第 22 页; 富人门前的哲学家, 第二卷, 第 69 页。

真理 (**Truth**): 第二卷, 第 22 页; 第三卷, 第 39、53 页; 第五卷, 第 28、29 页; 第七卷, 第 54 页; 第八卷, 第 8 页。

真理的标准或准则 (**Standard [criterion] of truth**): 第五卷, 第 29 页; 第七卷, 第 54 页; 第十卷, 第 31、39、50、71、82、116 页。

正相反对的事物 (**Antipodes**): 柏拉图使用的术语, 第三卷, 第 24 页; 第八卷, 第 26 页。

正义 (**Justice**): 第一卷, 第 36 页; 第二卷, 第 16 页; 第三卷, 第 79、83 页; 第七卷, 第 92、128 页; 第十卷, 第 144、150 页。

政治学 (**Politics**): 政治科学, 第三卷, 第 84 页; 第五卷, 第 28 页; 第七卷, 第 33 页。

芝诺 (爱利亚的) (**Zeno of Elea**): 巴门尼德的门徒, 第九卷, 第 25 - 29 页。

芝诺 (基提翁的) (**Zeno of Citium**): 第七卷, 第 1 - 159 页; 其他同名者, 同上, 第 35 页。

芝诺 (塞冬的) (**Zeno of Sidon**): 伊壁鸠鲁主义者, 第十卷, 第 25 页。

芝诺 (塔索斯的) (**Zeno of Tarsus**): 怀疑论者, 第七卷, 第 41、84 页。

芝诺多图 (**Zenodotus**): 怀疑论者, 第欧根尼的学生, 第七卷, 第 29 页。

执政官 (雅典的) (**Archons of Athens**): 阿美尼亚, 第三卷, 第 3 页; 阿那克西克拉底, 第十卷, 第 2 页; 阿普色菲翁, 第二卷, 第 44 页; 阿里司托美涅, 第一卷, 第 79 页; 阿伦尼德, 第七卷, 第 10 页; 卡里亚得, 第二卷, 第 45 页; 卡利得米德, 第二卷, 第 56 页; 达马西亚斯, 第一卷, 第 22 页; 德美洛斯, 第二卷, 第 11 页; 欧布卢, 第二卷, 第 9、59 页; 第五卷, 第 9 页; 欧克拉底, 第一卷, 第 101 页; 第欧绪德谟, 第一卷, 第 68 页; 利西马基德, 第四卷, 第 14 页; 吕西玛库, 第三卷, 第 3 页; 皮萨拉图, 第十卷, 第 15 页; 皮索多图, 第五卷, 第 10 页; 索西根尼, 第十卷, 第 14 页; 塞奥菲卢, 第五卷, 第 9 页; 塞那涅图, 第二卷, 第 55 页。

质 (**Quality**): 哲学术语, 第三卷, 第 24 页; 第七卷, 第 58 页; 第十

卷，第 54 页。

质料 (**Matter**): 定义，第三卷，第 69 页；第七卷，第 150 页 (斯多亚派)。

智慧 (**Wisdom**): 第一卷，第 12 页；第二卷，第 37、42、98 页；第三卷，第 90 页；第五卷，第 31 页；第七卷，第 92、125 页；第十卷，第 126、132 页。

智慧之人 (**Wise men**): 第一卷，第 13 页；第二卷，第 37、98 页；第三卷，第 78 页；第五卷，第 30 页；第七卷，第 117-125 页；第十卷，第 117 页。

智者 (**Sophists**): 第一卷，第 12 页；第二卷，第 30 页。

雉鸡 (**Pheasant**): 第二卷，第 30 页；与孔雀并列，同上。

种族 (**Races**): 外来的和希腊的，名人由此产生，第一卷，第 1 页。

宙克西 (**Zeuxis**): 怀疑论者，宙克西普的学生，第九卷，第 116 页。

宙克西普 (**Zeuxippus**): 怀疑论者，埃涅西得姆的学生，第九卷，第 116 页。

宙斯 (**Zeus**): 第一卷，第 69 页；第七卷，第 147 页；第八卷，第 33 页。

属 (**Genus**): 第七卷，第 61 页。

自由 (**Freedom**): 它的价值，第六卷，第 71 页；定义的，第七卷，第 121 页。

遵照自然的生活 (**Life according to Nature**): 第七卷，第 87 页；定义的，第七卷，第 148 页；参见，第 156 页。

佐罗亚斯特 (**Zoroaster**): 第一卷，第 2、8 页。

佐皮鲁 (科罗封的) (**Zopyrus of Colophon**): 第六卷，第 100 页；一位修辞学家，第九卷，第 114 页。

附录 II

英一中译名对照表 (按字母排序)

A

Abdera (阿布德拉): 第九卷, 第 34、50、58 页。

Abus (阿布斯): 斯特拉托释其为自由民, 第五卷, 第 63 页。

Academus or Hecademus (阿卡德姆或赫卡德姆): 英雄名, 阿卡德米学园得名于他, 第三卷, 第 7 页。

Academy (阿卡德米): 引申名, 第三卷, 第 7 页; 柏拉图的学园坐落在那里, 第三卷, 第 20 页; 老学园、中期学园和新学园, 第 1 卷, 第 19 页; 第四卷, 第 28、59 页; 学说, 第三卷, 第 67 页

Acamantis (阿卡曼提斯): 阿提卡部落, 第七卷, 第 10 页。

Accusative case in Stoic logic [宾格 (斯多亚派逻辑学中的)]: 第七卷, 第 65 页。

Achaeus of Eretria [阿卡乌斯 (埃雷特里亚的)]: 悲剧诗人, 第二卷, 第 133 页。

Acheron (阿克隆河): 第四卷, 第 31 页。

Achilles [and the tortoise] [阿基里斯 (和龟)]: 芝诺提出的论辩, 第九卷, 第 23 页。

Acragas (阿克拉伽): 参见阿格立真坦; 河流, 第八卷, 第 62 页。

Acron (阿克隆): 医师, 恩培多克勒嘲弄过他, 第八卷, 第 65 页。

- Actis** (阿克提丝): 欧多克索的女儿, 第八卷, 第 88 页。
- Acusilaus** (阿库西劳): 七贤之一, 第一卷, 第 42 页。
- Adeimantus** (阿得曼图): 柏拉图的兄弟, 第三卷, 第 4 页。
- Adeimantus** (阿得曼图): 上面提到的阿得曼图的儿子, 第三卷, 第 41 页。
- Aegina** (伊齐那): 第二卷, 第 115 页; 第三卷, 第 3、19、36 页; 第五卷, 第 70 页; 第六卷, 第 74 页。
- Aegospotami** (伊哥斯波塔米): 第二卷, 第 10 页。
- Aenesidemus** (埃涅西得姆): 晚期怀疑论者, 第九卷, 第 62、87、102、106、107 页。
- Aeschines** (埃斯基涅): 欧多克索的父亲, 第八卷, 第 86 页。
- Aeschines** (埃斯基涅): 苏格拉底派成员, 第二卷, 第 60 页; 其他同名者, 第二卷, 第 64 页。
- Aeschrio** (埃司刻里俄): 吕珊尼亚的父亲, 第六卷, 第 23 页。
- Aeschylus** (埃斯库罗斯): 第二卷, 第 43 页; 第三卷, 第 56 页。
- Aesop** (伊索): 第一卷, 第 69、72 页; 第二卷, 第 42 页。
- Aethalides** (埃萨利德): (毕达哥拉斯出生比他早) 第八卷, 第 4 页。
- A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德谟克利特曾游过此地, 第九卷, 第 35 页。
- Aethiops** (埃西俄普): 阿里斯提波的学生, 第二卷, 第 86 页。
- Aethlius** (埃特利乌): 克律西波的父亲, 第八卷, 第 89 页。
- Agamemnon** (阿伽门农): 第七卷, 第 67、160 页。
- Agathenor** (阿伽瑟诺尔): 塞诺克拉底的父亲, 第四卷, 第 6 页。
- Agathon** (阿伽松): 第二卷, 第 28 页; 第三卷, 第 32 页。
- Agemortus** (阿革摩图): 赫尔玛库的父亲, 第十卷, 第 15、17 页。
- Agenor** (阿革诺耳): 泰勒斯的祖先, 第一卷, 第 22 页。
- Agesarchus** (阿格萨库): 厄庇美尼德的有名望的父亲, 第一卷, 第 109 页。
- Agesilaus** (阿格西劳): 与色诺芬交往甚笃, 第二卷, 第 51 页。
- Agetor** (阿革托尔): 美涅得谟的资助人, 第二卷, 第 138 页。
- Agnonides** (阿格农尼德): 控告塞奥弗拉斯特的人, 第五卷, 第 37

页。

Agrigentum (阿格立真坦): 第八卷, 第 40 页; 恩培多克勒的家乡, 第八卷, 第 51、63、67 页。

Agrippa (阿格里波): 怀疑论者, 第九卷, 第 88 页。

Air (气): 第二卷, 第 3 页; 第三卷, 第 70 页; 第七卷, 第 136 页; 第八卷, 第 76 页。

Ajax (埃阿斯): 第一卷, 第 48、62 页; 第五卷, 第 7 页。

Alcaeus (阿尔开乌): 诗人, 第一卷, 第 31、81 页; 第二卷, 第 46 页。

Alcibiades (阿尔基比亚德): 第二卷, 第 23 页。

Alcimus (阿尔西姆): 修辞学家, 斯提尔波的学生, 第二卷, 第 114 页。

Alcmaeon of Croton [阿尔克迈翁 (克罗顿的)]: 第八卷, 第 83 页。

Alexamenus (阿勒克萨美努): 第三卷, 第 48 页。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第五卷, 第 4、5 页; 第六卷, 第 32、38、60、63、68 页。

Alexander (亚历山大) (帕里斯): 第一卷, 第 32 页。

Alexander (亚历山大): 悲剧诗人, 第九卷, 第 113 页。

Alexander (亚历山大): 拉居得的父亲, 第四卷, 第 59 页。

Alexandria mina (亚历山大里亚命那): 银币, 第七卷, 第 18 页; 第八卷, 第 85 页。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 第五卷, 第 61 页。

Alexinus (阿勒克西努): 辩证论者, 第二卷, 第 109 页; 第四卷, 第 36 页; 第七卷, 第 166 页。

Alexis (阿勒克西): 柏拉图喜欢他, 第三卷, 第 31 页。

Alopece (阿罗卑克): 阿提卡的一个镇, 第二卷, 第 18 页; 第五卷, 第 57 页。

Alpheus (阿尔甫斯河): 位于埃利斯的河流, 第二卷, 第 100 页。

Alyattes (阿吕亚特): 克娄苏的父亲, 第一卷, 第 81 页。

Amasis (阿玛西斯): 埃及国王, 第八卷, 第 3 页。

Ambracis (安布拉西斯): 亚里士多德释其为自由民, 第四卷, 第 14 页。

Ambryon (安布里翁): 写过关于塞奥克里特的著作, 第五卷, 第 11 页。

Ameinias (阿美尼亚): 巴门尼德的朋友, 第九卷, 第 21 页。

Ameinias (阿美尼亚): 狄奥多罗·克罗诺斯的父亲, 第二卷, 第 111 页。

Ameinias (阿美尼亚): 公元前 427 年的执政官, 第三卷, 第 3 页。

Ameinias (阿美尼亚): 与斯特拉托一致, 第五卷, 第 64 页。

Amphiaraus (安姆菲阿劳): 预言家; 位于俄罗巴斯的庙宇, 第二卷, 第 142 页。

Amphiclides (安菲克利德): 控告塞奥弗拉斯特的索福克勒斯的父亲, 第五卷, 第 38 页。

Amphicritus (安菲克里特): 阿尔凯西劳的朋友, 第四卷, 第 43 页。

Amphimenes of Cos [安菲美尼 (科斯的)]: 品达的对手, 第二卷, 第 46 页。

Amphion (安姆菲翁): 里柯的朋友, 第五卷, 第 70 页。

Amphipolis (安菲波利): 第二卷, 第 22 页。

Amyclas or Amychus of Heracleia [阿密克拉或阿密克鲁 (赫腊克利亚的)]: 柏拉图的学生, 第三卷, 第 46 页; 第九卷, 第 40 页。

Amynomachus (阿密诺玛库): 伊壁鸠鲁的朋友和继承人, 第五卷, 第 16 页。

Amyntas (阿明塔斯): 马其顿国王, 第五卷, 第 1 页。

Anacaea (安那西阿): 阿提卡的一个镇, 第七卷, 第 10、12 页。

Anacharsis the Scythian [阿那卡尔西 (司奇提亚人)]: 第一卷, 第 101 页。

Anaphlystus (阿那菲力斯图): 阿提卡的一个镇, 第七卷, 第 12 页。

Anaxagoras of Clazomenae [阿那克萨戈拉 (克拉佐门尼的)]: 第一卷, 第 14、42 页; 第二卷, 第 6、45 页; 第九卷, 第 20、34 页; 其他同名者, 第二卷, 第 15 页。

- Anaxandrides** (阿那克桑德里德): 诗人, 第三卷, 第 26 页。
- Anaxarchus of Abdera** [阿那克萨库 (阿布德拉的)]: 第九卷, 第 58 页。
- Anaximander of Miletus** [阿那克西曼德 (米利都的)]: 第一卷, 第 13 页; 第二卷, 第 1 页。
- Anaximenes of Lampsacus** [阿那克西美尼 (兰萨库斯的)]: 修辞学家, 第二卷, 第 3 页; 第五卷, 第 10 页; 第六卷, 第 57 页。
- Anaximenes of Miletus** [阿那克西美尼 (米利都的)]: 第二卷, 第 3 页; 其他同名者, 第二卷, 第 3 页。
- Anchipylus** (安基匹卢): 斐多的学生, 第二卷, 第 126 页。
- Anchitus** (阿卡图): 第八卷, 第 61 页。
- Anchor** (锚): 据说由阿那卡尔西发现, 第一卷, 第 105 页。
- Andron of Argos** [安德隆 (阿戈斯的)]: 第九卷, 第 81 页。
- Androsthenes of Aegina** [安德罗司提尼 (伊齐那的)]: 第欧根尼的学生, 第六卷, 第 75 页。
- Anniceris the Cyrenaic** [安尼凯里 (昔勒尼派成员)]: 第二卷, 第 85、96 页; 赎救过柏拉图, 第二卷, 第 86 页; 第三卷, 第 20 页。
- Antagoras of Rhodes** [安塔戈拉斯 (罗得斯的)]: 诗人, 第二卷, 第 133 页; 第四卷, 第 21、26 页。
- Antidorus** (安提多鲁): 伊壁鸠鲁嘲弄过他, 第十卷, 第 8 页。
- Antigenes** (安提根尼): 克拉特斯的父亲, 第四卷, 第 21 页。
- Antigonus Gonatas** (安提戈纳·戈那塔斯): 国王, 第二卷, 第 110、127、141 页; 第四卷, 第 39、41、54 页; 第五卷, 第 78 页; 第九卷, 第 110 页; 写给芝诺的信, 第七卷, 第 7 页; 对克里安忒很慷慨, 第七卷, 第 169 页。
- Antiochus of Lemnos** [安提罗科 (利姆诺的)]: 苏格拉底的反对者, 第二卷, 第 46 页; 第八卷, 第 49 页。
- Antimenidas** (安提美尼达): 第二卷, 第 46 页。
- Antiochus** (安提俄库): 国王, 想与吕孔交朋友, 第五卷, 第 67 页。
- Antipater of Cyrene** [安提珀特 (昔勒尼的)]: 第二卷, 第 86 页。

- Antipater of Tarsus** [安提珀特 (塔索斯的)]: 斯多亚派成员, 写过几部哲学和文法著作, 第七卷, 第 121 页。
- Antipater** (安提珀特): 国王, 第四卷, 第 8、11 页; 第六卷, 第 44、66 页; 亚里士多德的遗嘱执行者, 第五卷, 第 11 页。
- Antiphon** (安提丰): 预言家, 第二卷, 第 46 页。
- Antipodes** (正相反对的事物): 柏拉图使用的术语, 第三卷, 第 24 页; 第八卷, 第 26 页。
- Antisigma** (打点半圆): 柏拉图著作的评注符号, 第三卷, 第 66 页。
- Antisthenes of Athens** [安提司泰尼 (雅典的)]: 第六卷, 第 1 页; 第三卷, 第 35 页; 其他同名者, 第六卷, 第 19 页。
- Anytus** (阿尼图斯): 控告苏格拉底的人, 第二卷, 第 38、43 页。
- Apemantus** (阿培曼图): 第一卷, 第 107 页。
- Aphrodite** (阿芙洛狄忒): 第六卷, 第 60、69 页。
- Apis** (阿皮斯): 埃及的神, 第八卷, 第 90 页。
- Apollo** (阿波罗): 他的生日, 第三卷, 第 2 页; 在提洛的祭坛, 第八卷, 第 13 页; 射杀了林努斯, 第一卷, 第 4 页; 德尔斐的, 第一卷, 第 29 页; 第六卷, 第 20 页。
- Apollodorus** (阿波罗多洛): “花园的僭主”, 伊壁鸠鲁派成员, 第十卷, 第 25 页。
- Apollodorus** (阿波罗多洛): 阿凯劳斯的父亲, 第二卷, 第 16 页。
- Apollodorus** (阿波罗多洛): 苏格拉底派成员, 第二卷, 第 35 页。
- Apollonia** (阿波洛尼亚): 第六卷, 第 81 页; 第九卷, 第 57 页。
- Apollonides and Xenophon** (阿波罗尼德和色诺芬): 第二卷, 第 50 页。
- Apollonides of Nicaea** [阿波罗尼德 (尼西亚的)]: 第九卷, 第 109 页。
- Apollonides** (阿波罗尼德): 柏拉图的仆人, 第三卷, 第 42 页。
- Apollonius Cronus** (阿波罗尼奥·克罗诺斯): 第二卷, 第 111 页。
- Apollonius of Tyre** [阿波罗尼奥 (提莱的)]: 写过《芝诺的生平》, 第七卷, 第 1、2、6、24 页。
- Apollonius** (阿波罗尼奥): 克律西波的父亲, 第七卷, 第 179 页。
- Apollophanes** (阿波罗番尼): 斯多亚派成员, 第七卷, 第 92 页; 写过

《物理学》，第七卷，第 140 页。

Apollothemis (阿波罗塞米): 阿波洛尼亚的第欧根尼的父亲，第九卷，第 57 页。

Aporetics (阿颇勒提派): 即怀疑派，第九卷，第 69 页。

Apsephion (阿普色菲翁): 雅典的执政官，第二卷，第 44 页。

Aratus (阿拉图): 诗人，第二卷，第 133 页；第七卷，第 167 页；第九卷，第 113 页。

Arcadia (阿卡狄亚): 第一卷，第 94 页。

Arcesilaus of Pitane [阿尔凯西劳 (彼塔涅的)]: 中期学园的创立者，第四卷，第 28 页；第五卷，第 41 页；其他同名者，第四卷，第 45 页。

Arcesilaus (阿尔凯西劳): 斯特拉托的继承人，第五卷，第 61、63 页。

Archagoras (阿卡戈拉): 普罗泰戈拉的朋友，第九卷，第 54 页。

Archeanassa (阿科安那萨): 柏拉图的朋友，第三卷，第 31 页。

Archeocrates (阿凯克拉底): 第四卷，第 38 页。

Archedemus (阿卡德谟): 斯多亚派成员，第七卷，第 40、55、68、84、88、134、136 页。

Archelaus (阿凯劳斯): 物理学家，第二卷，第 16 页；其他同名者，第二卷，第 17 页。

Archestratus (阿撒斯特拉图): 第三卷，第 41 页。

Archias of Arcadia [阿尔基亚 (阿卡狄亚的)]: 第四卷，第 38 页。

Archilochus (阿基罗库): 诗人，第九卷，第 1、71 页。

Archinomus (阿克诺姆): 第八卷，第 53 页。

Archipolis (阿基波利): 资助过美涅得谟，第二卷，第 137 页。

Archons of Athens [执政官 (雅典的)]: 阿美尼亚，第三卷，第 3 页；阿那克西克拉底，第十卷，第 2 页；阿普色菲翁，第二卷，第 44 页；阿里司托美涅，第一卷，第 79 页；阿伦尼德，第七卷，第 10 页；卡里亚得，第二卷，第 45 页；卡利得米德，第二卷，第 56 页；达马西亚斯，第一卷，第 22 页；德美洛斯，第二卷，第 11

页；欧布卢，第二卷，第 9、59 页；第五卷，第 9 页；欧克拉底，第一卷，第 101 页；第欧绪德谟，第一卷，第 68 页；利西马基德，第四卷，第 14 页；吕西玛库，第三卷，第 3 页；皮萨拉图，第十卷，第 15 页；皮索多图，第五卷，第 10 页；索西根尼，第十卷，第 14 页；塞奥菲卢，第五卷，第 9 页；塞那涅图，第二卷，第 55 页。

Archytas of Tarentum [阿尔基塔 (塔壬同的)]：涅萨戈拉的儿子，第八卷，第 79 页；第三卷，第 21 页；其他同名者，第八卷，第 82 页。

Areopagus (阿勒乌柏果斯法庭)：第一卷，第 110 页；第二卷，第 101、116 页；第七卷，第 169 页。

Arete (阿勒特)：阿里斯提波的女儿或姐妹，第二卷，第 72、86 页。

Ariarathes (阿里阿拉忒)：卡帕多西亚的国王；卡尔尼德写给他的信，第四卷，第 65 页。

Aridices (阿利迪瑟)：阿尔凯西劳嘲弄过他，第四卷，第 42 页。

Arieus (阿里乌)：怀疑论者，第九卷，第 116 页。

Arimanius (阿里曼纽)：(波斯袄教僧侣的邪恶原则)，第一卷，第 8 页。

Aristagoras of Miletus [阿立斯塔哥拉斯 (米利都的)]：第一卷，第 72 页 (第一卷，第 11 页?)。

Aristides (阿里司提德)：辩证论者，第二卷，第 113 页。

Aristides (阿里司提德)：斯特拉托的遗嘱执行人，第五卷，第 62 页。

Aristippus of Cyrene [阿里斯提波 (昔勒尼的)]：第二卷，第 65 页；他的学生，第二卷，第 86 页；他的教诲，第二卷，第 86 页；他的著作，第二卷，第 84、85 页；第十卷，第 4 页；其他同名者，第二卷，第 83 页。

Aristippus (阿里斯提波)：阿勒特的儿子，第二卷，第 83、86 页。

Aristobulus (亚里斯多布鲁)：伊壁鸠鲁的兄弟，第十卷，第 3 页。

Aristocles (阿里司托克勒)：音乐家，第七卷，第 13 页。

Aristocracy (贵族制)：第三卷，第 82 页。

- Aristodemus** (阿里司托得姆): 第一卷, 第 31 页。
- Aristogiton** (阿里司托吉通): 第六卷, 第 50 页; 第九卷, 第 26 页。
- Aristomachus** (阿里司托玛库): 里柯的朋友, 第五卷, 第 70 页。
- Aristomenes** (阿里司托美涅): 柏拉图的学生, 第三卷, 第 19 页。
- Ariston of Ceos** [阿里斯通 (开奥斯的)]: 逍遥派成员, 第五卷, 第 64 页; 第七卷, 第 164 页。
- Ariston of Chios** [阿里斯通 (开俄斯的)]: 斯多亚派成员, 第七卷, 第 160、171、37 页; 第四卷, 第 41 页; 第六卷, 第 103 页。
- Ariston** (阿里斯通): 柏拉图的父亲, 第三卷, 第 1 页。
- Ariston** (阿里斯通): 柏拉图的体育老师, 第三卷, 第 4 页。
- 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 第二卷, 第 38 页。
- Aristotle of Stagira** [亚里士多德 (斯塔吉拉的)]: 生平, 第五卷, 第 1 页; 他的著作列表, 第五卷, 第 22 页; 其他同名者, 第五卷, 第 35 页。
- Arithmetic** (算术): 埃及人所宣称的发现, 第一卷, 第 11 页。
- Arrogance** (傲慢): 第二卷, 第 129 页; 第五卷, 第 5 页; 第六卷, 第 60 页。
- Art** (技艺): 它的三个分支, 据柏拉图的学说, 第三卷, 第 100 页。
- Artaphernes** (阿塔斐尼): 第二卷, 第 79 页。
- Artemis** (阿耳忒弥): 第二卷, 第 42、51 页; 生日, 第二卷, 第 44 页。
- Artemon** (阿尔特蒙): 普罗泰戈拉的父亲, 第九卷, 第 50 页。
- Asclepiades of Phlius** [阿司克勒彼亚得 (佛利乌斯的)]: 美涅得谟的朋友, 第二卷, 第 105、131、137、138 页。
- Asclepius** (阿斯克勒普): 拳击手, 第六卷, 第 38 页。
- Assos** (阿索斯): 第七卷, 第 168 页;
- Assyrians** (亚述人): 第一卷, 第 1 页。
- Asterisk** (星号): 柏拉图著作的评注符号, 第三卷, 第 66 页。
- Aston of Croton** [阿斯通 (克罗顿的)]: 他的著作被误认为是毕达哥拉斯写的, 第八卷, 第 7 页。

- Astrampsychos** (埃斯特拉西科): 第一卷, 第 2 页。
- Astronomy** (天文学): 第一卷, 第 11 页; 第十卷, 第 77、91、97、113 页。
- Astyanax** (阿斯提阿那克): 逍遥派的里柯的兄弟, 第五卷, 第 69 页。
- Astydamas** (阿斯提达马): 悲剧诗人, 第二卷, 第 43 页。
- Astypalaea** (阿斯提帕拉亚): 城镇和岛屿, 第六卷, 第 84 页。
- Atarneus** (阿塔纽斯): 米西亚的一个镇, 第一卷, 第 80 页; 第五卷, 第 8 页。
- Athanes** (阿萨涅): 斯特拉托的遗嘱执行者, 第五卷, 第 62 页。
- Athenaeus** (阿特纳奥): 伊壁鸠鲁派成员, 第十卷, 第 22 页。
- Athenaeus** (阿特纳奥): 医师, 第二卷, 第 104 页。
- Athene** (雅典娜): 在林达斯的庙宇, 第一卷, 第 89 页; 斐狄亚斯雕刻的她的雕像, 第二卷, 第 116 页; 为她树立的雕像, 第五卷, 第 16 页。
- Athenians** (雅典人): 为苏格拉底的死感到遗憾, 第二卷, 第 43 页; 第五卷, 第 17 页; 很为尊敬德米特里乌, 第五卷, 第 75 页; 芝诺, 第七卷, 第 10 页; 也可参见第二卷, 第 16 页。
- Athenocritus** (阿塞诺克里托): 德谟克利特的父亲, 第九卷, 第 34 页。
- Athens** (雅典): 下列哲学家的故乡: 埃斯基涅, 安提司泰尼, 阿凯劳斯, 克拉特斯, 克力同, 伊壁鸠鲁, 格劳孔, 柏拉图, 波勒谟, 苏格拉底, 梭伦, 斯彪西波, 西蒙, 色诺芬; 与斯巴达对比, 第六卷, 第 59 页。
- Athlios** (阿斯利俄人): 第六卷, 第 44 页。
- Atlas** (阿特拉斯): 利比亚哲学家, 第一卷, 第 1 页。
- Atoms** (原子): 第九卷, 第 44 页; 第十卷, 第 41 页。
- Attagas and Numenios** (阿塔伽斯和努门纽斯): 第九卷, 第 114 页。
- Attalus of Pergamos** [阿塔卢 (帕加马的)]: 第四卷, 第 60 页; 第五卷, 第 67 页。
- Attica** (阿提卡): 它的三个等级的居民, 第一卷, 第 58、66 页。

Autodorus (奥托多鲁): 伊壁鸠鲁派成员, 第五卷, 第 92 页。

Autolycus (奥托利库): 数学家, 阿尔凯西劳的老师, 第四卷, 第 29 页。

Axiothea of Phlius [阿克西塞亚 (佛利乌斯的)]: 柏拉图的学生, 第三卷, 第 46 页; 第四卷, 第 2 页。

B

Babylon (巴比伦): 第六卷, 第 81 页。

Babys (巴比斯): 斐瑞居德的父亲, 第一卷, 第 119 页。

Barbarians (蛮族人): 他们的哲学, 第一卷, 第 1 页。

Bargylis (巴吉里斯): 第五卷, 第 94 页。

Basilides (拜西里德): 伊壁鸠鲁派成员, 狄奥尼修的继承者, 第十卷, 第 25 页。

Bate (巴特): 阿提卡的一个镇, 第十卷, 第 16 页。

Bathycles (巴绪克勒): 阿卡狄亚人, 第一卷, 第 28 页。

Batis (巴蒂斯): 伊壁鸠鲁的姐姐, 第十卷, 第 23 页。

Baton (巴顿): 麦尼普斯的主人, 第六卷, 第 99 页。

Beans (豆子): 受到毕达哥拉斯的崇拜, 第八卷, 第 19、24、34 页。

Berenice (贝伦尼斯): 埃及王后, 第五卷, 第 78 页。

Bias (彼亚斯): 七贤之一, 第一卷, 第 82 页。

Bictas (彼克塔): 柏拉图的奴隶, 第三卷, 第 42 页。

Bion of Abdera [彼翁 (阿布德拉的)]: 德漠克利特的学生, 第四卷, 第 58 页。

Bion the Borysthenite [彼翁 (波利司提尼人)]: 第二卷, 第 135 页; 第四卷, 第 23、46 页。

Biton and Cleobis (比顿和克勒俄比): 第一卷, 第 50 页。

Bloson (布里松): 赫拉克利特的父亲, 第九卷, 第 1 页。

Body (物体): 斯多亚派对之作出了定义, 第七卷, 第 135 页。

Boeotia (玻俄提亚): 克拉特斯的家乡, 第六卷, 第 85、98 页。

附录 II

Boethus (波埃苏): 斯多亚派成员, 第七卷, 第 54、143、148、149 页。

Borysthenes (波利司提尼): 第四卷, 第 46、55 页。

Boton (波同): 塞诺芬尼的极有名望的老师, 第九卷, 第 18 页。

Branchidae (布兰基达): 第一卷, 第 72 页; 第八卷, 第 5 页。

Branchus (布兰库): 位于布兰基达的神庙的修建者, 第一卷, 第 72 页。

Brontinus (**Brotinus**) (布伦提努): 塞亚诺的父亲, 第八卷, 第 42、55 页。

Bryson (布里松): 第一卷, 第 16 页; 克拉特斯的老师, 第六卷, 第 85 页; 皮浪的老师, 第十卷, 第 61 页。

Bulo (布罗): 里柯的朋友, 第五卷, 第 70 页。

Byzantium (拜占廷): 著作家的家乡; 德米特里乌, 第二卷, 第 20 页; 第五卷, 第 93 页; 塞奥多洛, 第二卷, 第 104 页。

C

Cabas or Scabras (卡巴斯或斯卡布拉斯): 阿库西劳的父亲, 第一卷, 第 41 页。

Cadanus (卡旦努): 美诺多努的父亲, 第四卷, 第 31 页。

Cadmus (卡德摩斯): 第一卷, 第 22 页; 第七卷, 第 30 页。

Caduidas (卡都伊达): 阿那卡尔西的兄弟, 第一卷, 第 101 页。

Caeneus (卡恩纽)

Calauria of Argolis [卡劳里亚 (亚哥里斯的)]: 德谟斯提尼在那里去世, 第五卷, 第 10 页。

Callaeschrus (卡拉埃斯克鲁): 克里底亚的儿子, 第三卷, 第 1 页 (柏拉图的祖先)。

Callicrates (卡利克拉底): 他的盘子被人借走, 第四卷, 第 38 页。

Callicratides (卡利克雷特斯): 恩培多克勒的兄弟, 第八卷, 第 53 页。

Callimachus (卡利马科): 马拉松战役的战士, 第一卷, 第 56 页。

Callinus (卡利努斯): 里柯的朋友和追随者, 第五卷, 第 70 页。

Callinus (卡利努斯): 塞奥弗拉斯特的继承人, 第五卷, 第 52、55 页。

Callippus of Corinth [卡利普 (科林斯的)]: 斯多亚派成员, 第七卷, 第 38 页。

Callippus (卡利普): 柏拉图的学生, 第三卷, 第 46 页。

Callisthenes of Olynthus [卡利司提尼 (奥林修斯的)]: 亚里士多德的亲戚; 亚历山大的随从; 他的悲惨命运, 第五卷, 第 4、5、44 页。

Canopus of Egypt [卡诺浦 (埃及的)]: 第七卷, 第 120 页。

Caphisius (卡斐西毋): 第七卷, 第 21 页。

Cappadocia (卡帕多西亚): 第四卷, 第 65 页。

Caria (卡里亚): 第一卷, 第 89 页; 第六卷, 第 101 页。

Carneades (卡尔尼德): 学园派成员; 生平, 第四卷, 第 62 页; 著作, 第四卷, 第 65 页; 第十卷, 第 9 页; 其他同名者, 第四卷, 第 66 页。

Carthage (迦太基): 第四卷, 第 67 页; 第五卷, 第 83 页。

Casander (卡桑德尔): 第四卷, 第 1 页; 第五卷, 第 37、38、78 页。

Cebes of Thebes [克贝 (底比斯的)]: 《对话录》的作者, 第二卷, 第 125 页。

Cecrops (色克洛普): 第二卷, 第 58 页; 第九卷, 第 56 页。

Celts (凯尔特人): 第一卷, 第 1 页。

Cephisia (色菲西亚): 阿提卡部落, 第三卷, 第 41 页。

Cephisodorus (色斐索多鲁): 骑兵司令, 第 54 页。

Ceramicus (色拉米库): 雅典的一个镇, 第六卷, 第 35 页。

Ceraunium (色劳尼乌): 柏拉图著作的评注符号, 第三卷, 第 66 页。

Cercops (色科普): 批评赫西俄德的人, 第二卷, 第 46 页。

Chabrias (卡布里亚): 将军, 第三卷, 第 20、23 页。

Chaeredemus (克勒得姆): 伊壁鸠鲁的兄弟, 第十卷, 第 3 页。

Chaerephon (卡尔勒丰): 苏格拉底的朋友, 第二卷, 第 37 页。

- Chaerestrata** (克勒斯特拉特): 伊壁鸠鲁的母亲, 第十卷, 第 1 页。
- Chalcedon** (卡尔西顿): 塞诺克拉底的故乡, 第四卷, 第 6 页。
- Chalcis** (卡尔西斯): 第五卷, 第 5、14、36、56 页。
- Chaldaean** (迦勒底学派): 第一卷, 第 1 页。
- Chaos** (混沌): 第三卷, 第 10 页。
- Charmandrus** (卡曼德鲁): 柏拉图的控告者, 第三卷, 第 19 页。
- Charmantides** (卡曼提德): 拉索斯的父亲, 第一卷, 第 42 页。
- Chen** (车恩): 城镇, 密松的故乡, 第一卷, 第 106 页。
- Chilon** (喀隆): 监督官; 生平, 第一卷, 第 68 页。
- Chonuphis** (柯努菲): 赫利奥波利的祭司, 第八卷, 第 90 页。
- Chrysippus** (克律西波): 生平, 第七卷, 第 179 页; 著作, 第 189 页。
- Cilician or Cilicians** (西里西亚人): 西里西亚; 海盗, 第九卷, 第 83 页; 第一卷, 第 51 页。
- Citium in Cyprus** [基提翁 (地处塞浦路斯)]: 城镇名, 第七卷, 第 1 页。
- Clazomenae** (克拉佐门尼): 阿那克萨戈拉的家乡, 第二卷, 第 6 页。
- Cleanthes of Pontus** [克里安忒 (本都斯的)]: 赫拉克利特派成员, 第九卷, 第 15 页。
- Cleanthes** (克里安忒): 斯多亚派成员, 第七卷, 第 168 页。
- Cleobis** (克勒俄比): 第一卷, 第 50 页。
- Cleobuline** (克莱俄布林尼): 泰勒斯的母亲, 第一卷, 第 22 页。
- Cleobulus** (克莱俄布卢): 生平, 第一卷, 第 89 页。
- Cleochares of Myrlea** [克勒俄卡里 (米尔里亚的)]: 第四卷, 第 41 页。
- Cleomenes** (克莱俄美尼): 美特洛克勒的学生, 第六卷, 第 95 页。
- Cleomenes** (克莱俄美尼): 吟游诗人, 第八卷, 第 63 页。
- Cleon** (克莱翁): 控告阿那克萨戈拉的人, 第二卷, 第 12 页; 第三卷, 第 61 页。
- Cleon** (克莱翁): 伊壁鸠鲁派成员, 第十卷, 第 84 页。
- Cleonymus of Phlius** [克勒俄尼姆 (佛利乌斯的)]: 毕达哥拉斯的祖

先，第八卷，第1页。

Clinias (克利尼亚)：毕达哥拉斯派成员，第九卷，第40页。

Clinias (克利尼亚)：受到色诺芬的尊敬，第二卷，第49页。

Clitomachus of Carthage [克利托马库 (迦太基的)]：第四卷，第67页；第一卷，第14、19页。

Codrus (科德鲁斯)：第一卷，第53页。

Collytus (科里图)：阿提卡城镇，第三卷，第3页。

Colonus (科伦纳斯)：花园，第三卷，第5页。

Colophon (科罗封)：第十卷，第1页。

Colotes of Lampsacus [科罗特斯 (兰萨库斯的)]：美涅得谟的老师，第六卷，第102页。

Colotes (科罗特斯)：伊壁鸠鲁派成员，第十卷，第25页。

Comets (彗星)：阿那克萨戈拉探讨过它，第二卷，第9页；斯多亚派，第七卷，第152页；伊壁鸠鲁，第十卷，第111页。

Conon (科浓)：重建了城墙，第二卷，第39页。

Corcyra (科尔居拉)：吕科佛隆在此死去，第一卷，第95页。

Corinth (科林斯)：第一卷，第40页。

Coriscus (科里司库)：柏拉图的学生，第三卷，第46页。

Cos (科斯)：岛屿，第一卷，第32页。

Cosmopolitanism (世界主义)：第六卷，第63、98页。

Cotys (科提斯)：色雷斯国王，被皮浪所杀；第九卷，第65页。

Cowardice (怯懦)：它在特定条件下的价值；第七卷，第171页。

Cranaus (克拉劳斯)：雅典国王，第二卷，第58页。

Craneum (克兰涅乌)：位于科林斯的运动场，第六卷，第38、77页。

Crantor (克冉托尔)：学园派成员，第四卷，第24页。

Crateia (克拉特亚)：佩里安德的母亲，第一卷，第96页。

Craterus (克雷特鲁)：第六卷，第57页。

Crates of Athens [克拉特斯 (雅典的)]：学园派成员，继承波勒谟，第四卷，第21页。

Crates of Tarsus [克拉特斯 (塔索斯的)]：学园派成员，其他同名者，

第四卷，第 23 页。

Crates (克拉特斯): 第一次把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带到雅典的人，第九卷，第 12 页。

Crates (克拉特斯): 犬儒派成员；第六卷，第 85 页。

Cratylus (克拉底鲁): 赫拉克利特派成员，柏拉图的老师，第三卷，第 6 页。

Crete (克里特): 第一卷，第 43 页。

Critias (克里底亚): 柏拉图的祖先，第三卷，第 1 页。

Critias (克里底亚): 诗人，智者和政治家，第二卷，第 24 页。

Crito (克力同): 苏格拉底派成员，也写了一部《对话录》，第二卷，第 121 页。

Crobylus (克洛彼卢): 奉承者，第三卷，第 24 页。

Croesus (克娄苏): 吕底亚人，第一卷，第 40、50、67、75、95、99、105 页。

Croton (克罗顿): 城市，第八卷，第 3 页 (毕达哥拉斯曾为该城立法)。

Croton (克罗顿): 第九卷，第 12 页。

Ctesibius (特西比乌): 阿尔凯西劳的朋友，第四卷，第 37 页。

Ctesibius (特西比乌): 一个年轻人，被雅典人用做祭品，第一卷，第 110 页。

Ctesippus (克特西普): 克力同的儿子，第二卷，第 121 页。

Cyclops (塞克洛普): 第七卷，第 53 页。

Cylon (库隆): 克罗顿的僭主，第二卷，第 46 页；第八卷，第 48 页；他带来的污染或诅咒，第一卷，第 110 页。

Cyme (昔米): 第一卷，第 76 页。

Cynegirus (昔涅吉鲁): 马拉松战役的战士，第一卷，第 56 页。

Cynics (犬儒派): 哲学派别，第六卷，第 2、13 页；它的主要老师，第二卷，第 47 页；第六卷，第 103 页；第七卷，第 17、121 页。

Cynosarges (居诺萨革): 运动场，第六卷，第 13 页；第七卷，第 161 页。

Cyprus (塞浦路斯): 第一卷, 第 50 页; 第二卷, 第 129 页; 第七卷, 第 1 页; 第九卷, 第 58 页。

Cypselus (库普塞卢): 佩里安德的儿子, 第一卷, 第 94 页。

Cypselus (库普塞卢): 佩里安德的父亲, 第一卷, 第 94 页。

Cyrenaics (昔勒尼派): 第二卷, 第 85 页; 学说, 第二卷, 第 86 页。

Cyrene (昔勒尼): 第三卷, 第 6 页; 第四卷, 第 41 页。

Cyrus the Younger (小居鲁士): 第二卷, 第 50 页。

Cyrus (居鲁士): 波斯的国王, 第三卷, 第 34 页; 第六卷, 第 2 页。

Cythera (锡西拉): 岛屿, 第一卷, 第 71 页。

Cyzicus (库齐库): 第一卷, 第 99 页。

D

Daemons (精灵): 第三卷, 第 78 页; 神, 第一卷, 第 27 页; 神灵, 第八卷, 第 32 页。

Damasippus (达玛西普): 德漠克利特的父亲, 第九卷, 第 34 页。

Damasus (达玛苏斯): 德漠克利特的兄弟, 第九卷, 第 39 页。

Damo (达漠): 毕达哥拉斯的女儿, 第八卷, 第 42 页。

Damon (达蒙): 音乐家, 苏格拉底的老师, 第二卷, 第 19 页。

Danaus (达那乌): 建于林达斯的雅典娜庙宇。

Darius Hystaspes (大流士·希斯塔佩): 第九卷, 第 12 页。

Dative case (与格): 第七卷, 第 65 页。

Definition (定义): 斯多亚派的定义, 第七卷, 第 60 页。

Delium (德立昂): 发生于此地的战役; 苏格拉底曾参加, 第二卷, 第 22 页; 第三卷, 第 8 页。

Delos (提洛): 妖女, 第三卷, 第 2 页; 第八卷, 第 40 页; 提洛渔夫, 第八卷, 第 5 页; 潜水员, 第二卷, 第 22 页; 第九卷, 第 12 页; 提洛的阿波罗, 第六卷, 第 20 页。

Delphi (德尔斐): 第一卷, 第 28、40 页; 第二卷, 第 50、51 页; 第五卷, 第 6 页; 第六卷, 第 21 页; 第八卷, 第 73 页。

- Delphis** (德尔斐丝): 欧多克索的女儿, 第八卷, 第 88 页。
- Demaratus** (得马拉都): 他向薛西斯提建议, 第一卷, 第 72 页。
- Demeter** (得墨忒尔): 第五卷, 第 16 页; 第六卷, 第 69 页。
- Demetrius** (德米特里乌): 安提戈纳国王的儿子, 第二卷, 第 115、140 页; 第五卷, 第 77 页。
- Demetrius** (德米特里乌): 第五卷, 第 75 页; 其他同名者, 第五卷, 第 83 页。
- Demochares** (德漠卡里): 阿尔凯西劳的朋友, 第四卷, 第 41 页。
- Democracy** (民主制): 第三卷, 第 82 页。
- Democritus of Abdera** [德漠克利特 (阿布德拉的)]: 生平, 第九卷, 第 34 页; 四部剧的作品, 第九卷, 第 46 页; 未被柏拉图提起过, 第三卷, 第 25 页; 参见第十卷, 第 4 页。
- Demodicus** (德漠第库): 勒罗斯人, 诗人, 第一卷, 第 84 页。
- Demophilus** (德漠菲卢): 控告亚里士多德的人, 第五卷, 第 5 页。
- Demophon** (德漠丰): 亚历山大的管家, 第九卷, 第 80 页。
- Demosthenes** (德漠斯提尼): 演说家, 欧布里德的学生, 第二卷, 第 108 页。
- Demylus** (德美洛斯): 执政官, 第二卷, 第 11 页。
- Dexius** (德克修斯): 塞诺芬尼的父亲, 第九卷, 第 18 页。
- Dialect** (方言): 第七卷, 第 56 页。
- Dialectic** (辩证法): 由斯多亚派定义, 第七卷, 第 46 页; 在修辞学方面颇有造诣, 第七卷, 第 42 页; 第三卷, 第 55 页; 程式, 第二卷, 第 108 页; 第七卷, 第 79 页。
- Dialecticians** (辩证论者): 哲学流派, 第一卷, 第 17 页; 第二卷, 第 106 页; 第十卷, 第 8 页。
- Dialogue** (对话): 它的起源和本质, 第三卷, 第 47 页; 柏拉图学派成员, 第三卷, 第 49 页。
- Dicaearchus** (狄凯亚尔库): 第一卷, 第 40 页; 第三卷, 第 38 页; 第八卷, 第 40 页。
- Dinarchus** (丁纳尔库): 演说家, 第二卷, 第 52 页。

Diochaetas (狄奥凯塔): 阿美尼亚的父亲; 巴门尼德的毕达哥拉斯派朋友, 第九卷, 第 21 页。

Diocles (狄奥克勒): 毕达哥拉斯派成员, 第八卷, 第 46 页。

Diocles (狄奥克勒): 斯特拉托的遗嘱执行者之一, 第五卷, 第 62 页。

Diodorus Cronus of Iasus [狄奥多罗·克罗诺斯 (爱阿苏斯的)]: 第二卷, 第 111 页; 第四卷, 第 33 页; 第七卷, 第 25 页。

Diodorus of Aspendus [狄奥多罗 (阿斯盆都的)]: 犬儒派成员, 第六卷, 第 13 页。

Diodorus of Ephesus [狄奥多罗 (爱非索的)]: 第八卷, 第 70 页。

Diodorus (狄奥多罗): 色诺芬的儿子, 第二卷, 第 52、54 页。

Diodotus (狄奥多图): 语法学家, 第九卷, 第 15 页。

Diogenes of Apollonia [第欧根尼 (阿波洛尼亚的)]: 物理学家, 生平, 第九卷, 第 57 页; 第六卷, 第 81 页。

Diogenes of Seleucia [第欧根尼 (塞留西亚的)]: 被称为巴比伦人, 斯多亚派成员, 第六卷, 第 81 页。

Diogenes of Sinope [第欧根尼 (辛诺普的)]: 犬儒派成员, 生平, 第六卷, 第 22 页; 著作, 第六卷, 第 20、73、80 页; 其他同名者, 第六卷, 第 81 页。

Diogenes of Smyrna [第欧根尼 (士麦拿的)]: 第九卷, 第 58 页。

Diogoras of Melos [狄奥哥拉斯 (麦勒斯的)]: 第六卷, 第 59 页。

Diomedon (狄俄美冬): 爱利亚的僭主, 第九卷, 第 26 页。

Dion (狄翁) (逻辑学中的): 典型的主题, 第七卷, 第 70、78 页。

Dion (狄翁): 柏拉图的朋友, 第二卷, 第 63 页; 第三卷, 第 23、29 页; 第四卷, 第 5 页。

Dionysius of Colophon [狄奥尼修 (科罗封的)]: 第六卷, 第 100 页。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狄奥尼修 (哈利卡那苏的)]: 第十卷, 第 4 页。

Dionysius of Syracuse [狄奥尼修 (叙拉古的)]: 小狄奥尼修, 第二卷, 第 62、63、66 页; 第三卷, 第 9、21 页; 第四卷, 第 11 页; 第四卷, 第 58 页; 第八卷, 第 79 页; 写给柏拉图的信, 第四卷, 第 2

页；在科林斯的谚语，第三卷，第 34 页。

Dionysius the Elder (狄奥尼修)：老狄奥尼修，叙拉古的僭主，第三卷，第 18 页。

Dionysius the Renegade (叛徒狄奥尼修)：第五卷，第 92 页；第七卷，第 23、166 页。

Dionysius (狄奥尼修)：柏拉图的老师，第三卷，第 4 页。

Dionysius (狄奥尼修)：赫拉克利特的阐释者，第九卷，第 15 页。

Dionysodorus (狄奥尼索多洛)：长笛演奏者，第四卷，第 22 页。

Dioscurides (第欧斯库里德)：蒂蒙的学生，第九卷，第 114 页。

Diospolis of Egypt [狄奥斯波利 (埃及的)]：第五卷，第 78 页。

Diphilus of Bosphorus [迪菲卢 (波斯佛鲁的)]：第二卷，第 113 页。

Diphilus (迪菲卢)：斯多亚派成员，阿里斯通的学生，第七卷，第 161 页。

Disease of the body (身体的疾病)：第八卷，第 35 页；灵魂的疾病，第七卷，第 115 页；第十卷，第 137 页。

Dium (第安)：马其顿的城镇，第一卷，第 5 页。

Divisions (分割)：柏拉图使用的术语，第三卷，第 80 页。

Dogma (肯定论断)：柏拉图使用的术语，第三卷，第 51 页。

Dogmatics and Sceptics (独断论和怀疑论)：第一卷，第 16 页；第九卷，第 77、104 页。

Dorian mode in music [多立斯模式 (音乐里的)]：第四卷，第 19 页。

Draco (德拉科)：立法者，第一卷，第 55 页。

Dropides (德洛庇德)：梭伦的兄弟，第三卷，第 1 页。

Druids (德鲁伊)：第一卷，第 1、6 页。

Druids (德鲁伊教团)：第一卷，第 1 页。

Duty (责任)：第七卷，第 108 页。

E

Earthquakes (地震)：第二卷，第 9 页；第七卷，第 154 页；第十卷，

第 105 页。

Echecles (厄刻克勒): 克莱俄美尼的学生, 第六卷, 第 95 页。

Echecrates (厄刻克拉底): 毕达哥拉斯派成员, 第八卷, 第 46 页。

Eclectics (折衷派): 第一卷, 第 21 页。

Education (教育): 第二卷, 第 69 页; 第五卷, 第 17、18、19、21 页; 第九卷, 第 1 页; 第二卷, 第 71、106 页。

Elea (爱利亚): 位于低地意大利 (**Lower Italy**), 第九卷, 第 28 页; 芝诺、留基伯和巴门尼德的家乡, 第九卷, 第 21 页。

Eleatics (爱利亚派): 第一卷, 第 18 页; 第九卷, 第 21、25 页。

Elements (元素): 柏拉图学说, 第三卷, 第 70 页; 斯多亚派, 第七卷, 第 134 页; 赫拉克利特, 第九卷, 第 8 页; 毕达哥拉斯, 第八卷, 第 25 页。

Eleusis (埃琉西斯): 与得墨忒尔有关, 第五卷, 第 4 页。

Elia school of philosophy (埃利斯学派): 哲学派别, 第一卷, 第 17、18 页; 第二卷, 第 105、126 页。

Elis (埃利斯): 第二卷, 第 53 页。

Eloquence (雄辩): 第五卷, 第 82 页。

Empedocles of Agrigentum [恩培多克勒 (阿格立真坦的)]: 生平, 第八卷, 第 51 页; 著作, 第八卷, 第 57 - 60、63、77 页; 第九卷, 第 73 页。

Empedocles (恩培多克勒): 上面的恩培多克勒的祖父, 第八卷, 第 51 页。

End (目的): 柏拉图的学说, 第三卷, 第 96 页。

Endurance (忍耐): 斯多亚派的, 第七卷, 第 93 页。

Enemies (敌人): 第七卷, 第 32 页; 第一卷, 第 91 页。

Entelechy (第一完满): 亚里士多德使用的术语, 第五卷, 第 33 页。

Envy (嫉妒): 第七卷, 第 115 页; 第一卷, 第 60 页; 第四卷, 第 7 页。

Epaminondas (厄帕米农达): 第二卷, 第 54 页; 第八卷, 第 7 页。

Ephectics (厄斐克提派): 即怀疑派, 他们悬置判断, 第一卷, 第 16

页；第九卷，第 70 页。

Ephesus (爱菲索)：第二卷，第 103 页。

Ephors at Sparta [监督官 (斯巴达的)]：它们的介绍，第一卷，第 68 页。

Epicharmus (厄庇卡尔姆)：第三卷，第 13 页；第八卷，第 78 页。

Epicureans (伊壁鸠鲁派)：第一卷，第 17、18 页；第十卷，第 3、9、12、18、85 页。

Epicurus (伊壁鸠鲁)：生平，第十卷，第 1 页；遗嘱，第十卷，第 16 页；著作，第十卷，第 27 页；其他同名者，第十卷，第 26 页。

Epidaurus (埃皮道伦)：第一卷，第 94 页。

Epimenides of Cnossos in Crete [厄庇美尼德 (克里特的克诺索斯的)]：生平，第一卷，第 109 页；其他同名者，第一卷，第 115 页；著作，第一卷，第 111、112 页。

Epitimidés of Cyrene [厄庇提米德 (昔勒尼的)]：安提珀特的学生，第二卷，第 86 页。

Equality (平等)：斯多亚派的学说，第七卷，第 102 页。

Erasistratus (厄拉西斯特拉图)：医师，第五卷，第 57、61 页；第七卷，第 186 页。

Erastus of Scepsis [厄拉斯托 (斯革柏锡的)]：柏拉图的学生，第三卷，第 46 页。

Eratosthenes of Cyrene [埃拉托司泰尼 (昔勒尼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管理人员，第八卷，第 89 页。

Eresus (伊勒苏斯)：位于列斯堡的城镇，塞奥弗拉斯特的家乡，第二卷，第 65 页；第五卷，第 36 页。

Eretria (埃雷特里亚)：第二卷，第 125、140、143 页。

Eretrians (埃雷特里亚派)：哲学学派：第一卷，第 18 页；第二卷，第 85、105 页；关于它的论辩，第四卷，第 33 页。

Eristics (论辩派)：第二卷，第 106 页。

Eteia (埃特亚)：位于克里特的城镇，第一卷，第 107 页。

Etesian winds (季风)：第一卷，第 37 页；第八卷，第 60 页。

Ethics (伦理学): 第一卷, 第 18 页; 第二卷, 第 20 页; 斯多亚派, 第七卷, 第 84 - 131 页。

Ethics (伦理学家): 即道德哲学家, 第一卷, 第 17、18 页。

Euaeon of Lampsacus [欧埃翁 (兰萨库斯的)]: 柏拉图的学生, 第三卷, 第 46 页。

Euathlus (欧亚塞卢): 毕达哥拉斯的学生兼反对者, 第九卷, 第 56 页。

Euboea (优卑亚): 第一卷, 第 4 页; 第十卷, 第 137 页。

Eubulides of Miletus [欧布里德 (米利都的)]: 继承欧几里德, 第二卷, 第 108 页; 第七卷, 第 187 页。

Eubulus of Alexandria [欧布卢 (亚历山大里亚的)]: 怀疑论者, 第九卷, 第 116 页。

Eubulus (欧布卢): 赫尔米亚斯是他的奴隶, 第五卷, 第 3 页。

Euclides of Megara [欧几里德 (麦加拉的)]: 生平, 第二卷, 第 106 页。

Eudaemonists (幸福论者): 或快乐学派, 第一卷, 第 17 页。

Eudoxus of Cnidus [欧多克索 (克尼杜的)]: 伟大的天文学家, 生平, 第八卷, 第 86 页; 其他同名者, 第八卷, 第 90 页。

Eudromus (欧德罗穆): 斯多亚派成员, 《伦理学》的作者, 第七卷, 第 39、40 页。

Eumenes (欧美尼): 他对阿尔凯西劳很慷慨, 第五卷, 第 38 页; 资助过里柯, 第五卷, 第 67 页。

Eumolpidae (欧谟尔匹底人): 在雅典, 第一卷, 第 3 页。

Eumolpus (欧谟尔普): 第一卷, 第 3 页。

Eunomus (欧诺姆): 毕达哥拉斯的兄弟, 第八卷, 第 2 页。

Euphantus of Olynthus [欧凡图 (奥林修斯的)]: 哲学家, 历史学家, 诗人, 第二卷, 第 110 页。

Euphorbus the Phrygian [欧佛布斯 (弗里基亚人)]: 他的几何发现, 第一卷, 第 25 页。

Euphorbus (欧佛布斯): 前一化身中的毕达哥拉斯。

Euphorion (欧佛里翁): 第九卷, 第 56 页。

Euphranor of Seleucia [欧弗冉诺 (塞留西亚的)]: 教导了亚历山大里亚的欧布卢, 第九卷, 第 116 页。

Eupolis (欧波利): 喜剧诗人。

Eurydice (欧里迪斯): 托勒密·梭特尔的妻子, 第五卷, 第 78 页。

Eurylochus of Larissa [欧律罗库 (拉利萨的)]: 第二卷, 第 25、127 页。

Eurylochus (欧律罗库): 皮浪的学生, 第九卷, 第 68 页。

Eurymedon (攸利密顿): 亚里士多德的反对者, 第五卷, 第 5 页。

Eurymenes (欧律美尼): 运动员, 第八卷, 第 12 页。

Eurytus (欧律托斯): 毕达哥拉斯派成员, 第三卷, 第 6 页; 第八卷, 第 46 页。

Euthykrates (欧绪克拉底): 第六卷, 第 90 页。

Euthydemus in Plato's dialogue [欧绪德谟 (柏拉图对话中的)]: 第三卷, 第 52 页。

Euthyphro (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派成员, 第二卷, 第 29 页。

Evander of Phocaea [伊万德尔 (佛西亚的)]: 第四卷, 第 60 页。

Exaenetus (埃克萨恩涅图): 恩培多克勒的父亲, 第八卷, 第 53 页。

Examyas (埃克萨密亚): 泰勒斯的父亲, 第一卷, 第 22 页。

Execestides (厄克色斯提德): 梭伦的父亲, 第一卷, 第 45 页。

F

Face position in burial (雅典埋葬习俗中的脸部朝向): 第一卷, 第 48 页; 第六卷, 第 31 页; 第八卷, 第 28 页。

Fallacies (悖谬): 麦加拉学派的七个悖谬, 即: (1) 说谎者; (2) 伪装者; (3) 厄勒克特拉; (4) 遮面人; (5) 诡辩法; (6) 长角的人; (7) 秃头; 第二卷, 第 108 页。

Figs (无花果): 第五卷, 第 18 页; 第七卷, 第 117 页; 训练饮食, 第八卷, 第 12 页。

Flute - player (长笛演奏者): 第二卷, 第 130 页。

Freedom (自由): 它的价值, 第六卷, 第 71 页; 定义的, 第七卷, 第 121 页。

Friendship (友谊): 由斯多亚派定义, 第七卷, 第 124 页; 应被珍惜的, 第一卷, 第 37 页; (柏拉图所提出的) 种类, 第三卷, 第 81 页; 个人友谊, 第一卷, 第 37、61、70、87、91 页; 第二卷, 第 30、91、96、97 页; 第四卷, 第 51 页; 第五卷, 第 20、21、32、83 页; 第七卷, 第 23、124 页; 第八卷, 第 10、23 页; 第十卷, 第 11、118 页。

G

Gamelion (加谟里翁月): 阿提卡月份, 第十卷, 第 14、18 页。

Gargettus (加葛特): 阿提卡城镇, 第十卷, 第 1 页。

Gela (吉拉): 西西里的城镇, 第二卷, 第 106 页; 第八卷, 第 61 页。

Genitive case (所有格): 第七卷, 第 65 页。

Genus (属): 第七卷, 第 61 页。

Geometry (几何学): 它的发现者和继续研究者, 第一卷, 第 11 页; 第八卷, 第 11 页; 苏格拉底和犬儒派对它的态度, 第二卷, 第 33 页。

Glaucón of Athens [格劳孔 (雅典的)]: 第二卷, 第 124 页。

Glaucón (格劳孔): 柏拉图的兄弟, 第二卷, 第 29 页; 第三卷, 第 4 页。

Gnurus (古努斯): 阿那卡尔西的父亲, 第一卷, 第 101 页。

Gobryas (高布里亚): 巫师, 第一卷, 第 2 页。

God (神): 柏拉图的学说, 第三卷, 第 76 页; 斯多亚派, 第七卷, 第 135、147 页。

Godlessness (不敬神): 第一卷, 第 86 页; 第四卷, 第 51 页; 第七卷, 第 119 页。

Good (善): 良善之人; 斯多亚派, 第七卷, 第 94、101 页; 柏拉图,

第三卷, 第 101、104 页; 昔勒尼派, 第二卷, 第 87 页; 亚里士多德, 第五卷, 第 30 页。

Gorgias of Leontini [高尔吉亚 (林地尼的)]: 第二卷, 第 49、63 页; 第六卷, 第 1 页; 第八卷, 第 58 页。

Gorgyhus (高尔吉卢): 斯特拉托的遗嘱执行者, 第五卷, 第 62 页。

Grammarians (文法学家): 遭到第欧根尼的嘲弄, 第六卷, 第 27 页。

Greece (希腊): 希腊人, 哲学的故乡, 第一卷, 第 3 页。

Greed (贪婪): 第六卷, 第 28 页。

Gryllion (格莱利翁): 雕塑家, 第五卷, 第 15 页。

Gryllus (格里鲁): 色诺芬的儿子, 第二卷, 第 54、55 页。

Gymnosophists (印度的苦行僧): 第一卷, 第 1、6 页。

H

Hades (哈得斯): 第二卷, 第 11、80 页; 第四卷, 第 31、50 页; 第六卷, 第 39、92 页; 在那儿旅行, 第四卷, 第 49、66 页; 第五卷, 第 68 页。

Hail (冰雹): 第十卷, 第 106 页。

Halcyoneus (哈尔西翁纽): 安提戈纳·戈那塔斯的儿子, 第四卷, 第 41 页。

Halys (哈利斯河): 河流, 泰勒斯建议没有在上面搭桥, 第一卷, 第 38 页。

Happiness (幸福): 第一卷, 第 37、50 页; 第三卷, 第 78、98 页; 第五卷, 第 43、49 页; 第六卷, 第 5 页。

Harmodius (哈尔谟狄乌): 第六卷, 第 50 页。

Harmony (和谐): 毕达哥拉斯派对它的解释, 第三卷, 第 84 页; 第八卷, 第 33 页。

Harpalus (哈帕卢): 逃到亚历山大那儿, 第五卷, 第 75 页。

Hasdrubal (哈斯德鲁博): 第三卷, 第 84 页; 第八卷, 第 33 页。

Hate (憎恨): 斯多亚派的定义, 第七卷, 第 113 页。

Haughtiness (傲慢不逊): 第六卷, 第 26 页。

Hearing (听觉): 斯多亚派的观点, 第七卷, 第 158 页; 毕达哥拉斯派, 第八卷, 第 29 页; 伊壁鸠鲁学派, 第十卷, 第 52 页。

Heart (心): 第七卷, 第 159 页。

Heavens (天空): 第七卷, 第 188 页 (斯多亚派); 哲学家的家园, 第二卷, 第 7 页。

Hecademy and Academy (赫卡德米和阿卡德米): 第三卷, 第 8 页。

Hecataeus (赫卡泰乌): 第九卷, 第 1 页。

Hector (赫克托耳): 第六卷, 第 63 页。

Hedia (赫得雅): 伊壁鸠鲁的侍女, 第十卷, 第 7 页。

Hegesiads (赫格西亚学派): 始于阿里斯提波的哲学流派, 第二卷, 第 93 页。

Hegesias (赫格西亚): 第六卷, 第 48 页。

Hegesias (赫格西亚): 赫格西亚学派的领袖, 第二卷, 第 86 页。

Hegesinus of Pergamum [赫格西努 (帕加马的)]: 第四卷, 第 60 页。

Hegesistratus (赫格西斯特拉图): 德谟克利特的父亲, 第九卷, 第 34 页。

Helen (海伦): 第一卷, 第 32 页。

Heliopolis (赫利奥波利): 第八卷, 第 90 页。

Hellenism (希腊文化): 第七卷, 第 59 页。

Hellespont (赫勒斯庞特): 第九卷, 第 110 页。

Hemon of Chios [赫蒙 (开俄斯的)]: 第四卷, 第 34 页。

Hera (赫拉): 她的名字, 第七卷, 第 147 页; 第八卷, 第 76 页。

Heraclea on the Pontus [赫腊克利亚 (位于本都斯)]: 第二卷, 第 43 页; 第五卷, 第 86 页; 第七卷, 第 166 页。

Heracles (赫拉克勒): 第一卷, 第 83、89 页; 第五卷, 第 7 页; 第六卷, 第 50 页; 第七卷, 第 29、173 页; 受到安提司泰尼的颂扬, 第六卷, 第 2 页。

Heraclidae (赫拉克利达): 第一卷, 第 94 页。

Heraclides Lembus (赫拉克利德·勒姆布): 及其他, 第五卷, 第 94

页。

Heraclides Ponticus (赫拉克利德·旁提库): 第五卷, 第 86-93 页。

Heraclides (赫拉克利德): 怀疑论者, 埃涅西得姆的老师, 第九卷, 第 116 页。

Heraclitus of Ephesus [赫拉克利特 (爱非索的)]: 第九卷, 第 1-17 页; 引用, 第六卷, 第 6 页; 它的评注者, 第九卷, 第 15 页; 其他同名者, 第九卷, 第 17 页。

Heracon (赫拉孔): 赫拉克利特的有名望的父亲, 第九卷, 第 1 页。

Herillus of Carthage [赫里鲁斯 (迦太基的)]: 芝诺的学生, 第七卷, 第 37、165 页。

Hermarchus (赫尔玛库): 伊壁鸠鲁的继承者, 第十卷, 第 13、15 页。

Hermes (赫尔墨斯): 第五卷, 第 33 页; 第八卷, 第 31 页。

Hermias (赫尔米亚斯): 被里柯释放为自由民, 第五卷, 第 73 页。

Hermias (赫尔米亚斯): 第五卷, 第 4、5、11 页。

Hermione (赫迈俄尼): 城邦, 第一卷, 第 42 页。

Hermodamas (赫尔摩达玛): 毕达哥拉斯的老师, 第八卷, 第 2 页。

Hermodorus (赫谟多鲁): 赫拉克利特的朋友, 第九卷, 第 2 页。

Hermogenes (赫谟根尼): 巴门尼德的学生, 柏拉图的老师, 第三卷, 第 6 页。

Hermolaus (赫谟劳斯): 亚历山大的反叛者, 第五卷, 第 5 页。

Hermotimus (赫谟提姆): 毕达哥拉斯的前任化身, 第八卷, 第 5 页。

Herodotus of Tarsus [希罗多德 (塔索斯的)]: 怀疑论者, 第九卷, 第 116 页。

Herodotus (希罗多德): 伊壁鸠鲁派成员, 第十卷, 第 4、29、35 页。

Herpyllis (赫尔匹利): 尼各马科的母亲, 第五卷, 第 1 页。

Hestiaeus (赫司提埃乌): 柏拉图的学生, 第三卷, 第 46 页。

Hicetas of Syracuse [希凯塔 (叙拉古的)]: 第八卷, 第 85 页。

Hierocles (希罗克勒): 比雷埃夫斯港的司令官, 第二卷, 第 127 页; 第四卷, 第 39 页。

Hieronimus of Rhodes [希洛尼谟 (罗得斯的)]: 逍遥派成员, 第四

- 卷，第 41 页；第五卷，第 68 页。
- Hipparchia** (希帕基亚)：犬儒派成员克拉特斯的妻子，第六卷，第 96 页。
- Hipparchus** (希帕库斯)：塞奥弗拉斯特的朋友，第五卷，第 51、55 页。
- Hippasus of Metapontum** [希帕索 (美塔庞图的)]：第八卷，第 84 页；参见第 7 页；其他同名者，第八卷，第 84 页。
- 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第九卷，第 42 页。
- Hipponicus** (希波尼库)：几何学家，第四卷，第 32 页。
- Hippothales** (希波萨勒)：柏拉图的学生，第三卷，第 46 页。
- Homer** (荷马)：第一卷，第 90 页；第二卷，第 11、43、46 页；第三卷，第 7 页；第四卷，第 20 页；第八卷，第 21 页；第九卷，第 71 页。
- Hope** (希望)：第五卷，第 18 页；参见第一卷，第 69 页。
- Horoscope** (占星术)：由阿那克西曼德发明，第二卷，第 1 页。
- Hounds** (猎犬)：种类，第六卷，第 55 页；正如题目，第 60、61 页；习惯，第 46 页。

I

- Ice** (冰)：形成，伊壁鸠鲁的学说，第十卷，第 109 页。
- Ichthyas** (伊克提亚)：美塔卢的儿子，第二卷，第 112 页。
- Ideas** (理念)：柏拉图的学说，第三卷，第 64、77 页；第六卷，第 53 页。
- Idomeneus of Lampsacus** [伊多美纽 (兰萨库斯的)]：伊壁鸠鲁学派成员，第十卷，第 5、22、25 页。
- Ilissus** (伊利苏)：河流，第六卷，第 79 页。
- Immortality of soul (or souls)** (灵魂不朽)：第一卷，第 24 页；第三卷，第 67 页；第六卷，第 5 页；第八卷，第 28 页；关于以太，第八卷，第 26 页。

Imperative (祈使句): 第七卷, 第 67 页。

Indefinite (无限的): 第七卷, 第 70 页。

Indians (印度人): 第一卷, 第 1 页; 第九卷, 第 35、61、63 页。

Injustice (不正义): 第一卷, 第 59、92 页; 第九卷, 第 61 页; 第十卷, 第 144、151 页。

Ionian school or succession (伊奥尼亚学派或师承): 第一卷, 第 13 页; 第八卷, 第一页。

Iphicrates (伊斐克拉底): 将军, 第二卷, 第 30 页。

Iphistiadae (伊菲斯提亚德): 阿提卡城镇, 第三卷, 第 41 页。

Isis (伊西斯): 第一卷, 第 10 页。

Ismenias (伊斯门尼亚): 长笛演奏者, 第四卷, 第 22 页; 第七卷, 第 125 页。

Isocrates (伊索克拉底): 第三卷, 第 3、8 页; 第五卷, 第 35 页; 参见第二卷, 第 64 页。

Isthmus of Corinth [伊斯姆地峡 (地处科林斯)]: 第一卷, 第 99 页; 伊斯姆地峡运动会, 第一卷, 第 55 页; 第三卷, 第 4 页; 第六卷, 第 2、78 页。

Italian school or succession (意大利学派或师承): 第一卷, 第 13、14 页; 第八卷, 第 1、3、16 页。

Ithaegenes (伊泰根尼): 麦里梭的父亲, 第九卷, 第 24 页。

J

Jews (犹太人): 第一卷, 第 9 页。

Joy or gladness (愉悦或欢乐): 第七卷, 第 116 页。

Justice (正义): 第一卷, 第 36 页; 第二卷, 第 16 页; 第三卷, 第 79、83 页; 第七卷, 第 92、128 页; 第十卷, 第 144、150 页。

L

Lacedaemonians (拉栖代蒙人): 第一卷, 第 117 页; 第二卷, 第 51

页；第三卷，第 106 页；参见第一卷，第 32 页；第六卷，第 2 页；第八卷，第 84 页。

Lacydes of Cyrene [拉居得 (昔勒尼的)]: 阿尔凯西劳的继承人，第四卷，第 59 页；第五卷，第 41 页。

Lagus (拉古斯): 托勒密的父亲，第二卷，第 102 页。

Lais (拉伊斯): 第二卷，第 74、84 页；第四卷，第 7 页。

Lamian war (拉米亚战争): 第四卷，第 9 页。

Lamprocles (郎普洛克莱): 苏格拉底的儿子，第二卷，第 102 页。

Lampsacus (兰萨库斯): 第二卷，第 10 页。

Laodicea (拉笛考斯人): 第九卷，第 116 页。

Laomedon (拉俄墨冬): 第八卷，第 81 页。

Larissa (拉利萨): 第二卷，第 25 页。

Lasos (拉索斯): 有些人把他列为七贤之一，第一卷，第 42 页。

Lastheneia of Mantinea [拉斯提亚 (曼提尼亚的)]: 第三卷，第 46 页；第四卷，第 2 页。

Law (法律): 第一卷，第 58、59 页；第三卷，第 86 页；参见第 78、103 页；第六卷，第 72 页；第八卷，第 23 页；第九卷，第 2 页。

Leodamas of Thasos [勒俄达马 (萨索斯岛的)]: 第三卷，第 24 页。

Leon (勒翁): 阿尔克迈翁的朋友，第八卷，第 83 页；萨拉米的勒翁，第二卷，第 24 页；勒翁，佛利乌斯的僭主，第八卷，第 8 页；勒翁，著名对话《阿尔孔篇》的作者，第三卷，第 62 页。

Leonteus (勒翁透斯): 忒米斯塔的丈夫，第十卷，第 25、26 页。

Leontion (勒翁提翁): 第十卷，第 4 页。

Leophrantus (勒俄范图): 有人把他列为七贤之一，第一卷，第 42 页。

Leosthenes (勒奥司提尼): 柏拉图的遗嘱执行人之一，第三卷，第 43 页。

Lesbos (列斯堡): 第一卷，第 74 页；第八卷，第 2 页。

Leucippus (留基伯): 第九卷，第 33 页；第十卷，第 13 页；参见第九卷，第 46 页。

Libya (利比亚): 第二卷，第 103 页；第九卷，第 81 页，等等。

Life according to Nature (遵照自然的生活): 第七卷, 第 87 页; 定义的, 第七卷, 第 148 页; 参见, 第 156 页。

Life (生活): 长度, 第一卷, 第 54、61、87 页; 种类, 第七卷, 第 130 页; 年龄, 第八卷, 第 10 页;

Life (生命): 第六卷, 第 55 页; 第七卷, 第 160 页; 第九卷, 第 73 页; 参见第五卷, 第 32 页。

Lightning (闪电): 第七卷, 第 153 页; 第十卷, 第 101 页。

Lindos (林达斯): 第一卷, 第 90、93 页。

Line (线): 定义的, 第七卷, 第 135 页。

Linus (林努斯): 赫尔墨斯和乌刺尼亚的儿子, 第一卷, 第 4 页。

Lipara (利帕拉): 第九卷, 第 26 页。

Logic (逻辑): 第二卷, 第 92 页; 第三卷, 第 49 页; 第五卷, 第 28 页; 第八卷, 第 39、40、160 页;

Loxias (Apollo) [洛西阿 (阿波罗)]: 第八卷, 第 37 页。

Lucanians (卢卡尼亚人): 第八卷, 第 14、80 页。

Lyceum (吕克昂): 第五卷, 第 2、10 页; 第七卷, 第 11 页; 第九卷, 第 54 页。

Lyco (里柯): 逍遥派成员, 第五卷, 第 65 页; 其他同名者, 第 69 页。

Lycomedes (利科美德): 逍遥派成员, 第五卷, 第 70 页。

Lycon (吕孔): 控告苏格拉底的人, 第二卷, 第 39 页。

Lycophron (吕科佛隆): 佩里安德的儿子, 第一卷, 第 94 页。

Lycurgus (莱喀古斯): 演说家, 第三卷, 第 46 页。

Lysias (吕西阿斯): 演说家, 第二卷, 第 40 页; 第三卷, 第 25 页。

Lysida (吕西达): 佩里安德的妻子, 第一卷, 第 94 页。

Lysimachia (莱西马基亚): 在这里发生了一次战役, 第二卷, 第 141 页。

Lysimachus (吕西玛库): 第二卷, 第 140 页; 第六卷, 第 97 页; 第十卷, 第 4 页。

Lysippus (吕西普): 雕塑家, 第二卷, 第 43 页。

Lysis of Tarentum [吕西斯 (塔壬同的)]: 毕达哥拉斯派成员, 第八卷, 第 7、39 页。

Lysis (吕西斯): 苏格拉底的学生, 第二卷, 第 29 页。

M

Macedon and Macedonians (马其顿和马其顿人): 第二卷, 第 25; 第五卷, 第 4 页; 第六卷, 第 32 页; 第九卷, 第 17 页。

Maeandrius of Miletus [迈安得里乌 (米利都的)]: 第一卷, 第 28 页。

Magi (波斯袄教僧侣): 第一卷, 第 1 页; 他们的学说, 第一卷, 第 6 - 9 页。

Magnesia (麦格尼西亚): 第十卷, 第 26 页。

Man (人): 柏拉图所规定的, 第六卷, 第 40 页。

Manes (曼涅斯): 第欧根尼的奴隶, 第六卷, 第 55 页; 塞奥弗拉斯特的奴隶, 第五卷, 第 55 页。

Mantineia (曼提尼亚): 战役, 第二卷, 第 54 页。

Marmacus (玛尔马库): 毕达哥拉斯的著名父亲, 第八卷, 第 1 页。

Maroneia (马洛尼亚): 位于色雷斯的城镇, 第六卷, 第 96 页。

Massageta (马萨格塔人): 第九卷, 第 83 页。

Matter (质料): 定义, 第三卷, 第 69 页; 第七卷, 第 150 页 (斯多亚派)。

Mausolus (摩索卢): 第二卷, 第 10 页; 第八卷, 第 87 页。

Medes (美得斯): 第二卷, 第 5 页; 第八卷, 第 49 页。

Medias (美迪亚): 医师, 第五卷, 第 72 页。

Medicine (医学): 它的分类和分支, 第三卷, 第 85 页。

Medon of Acharnae [麦冬 (阿卡那的)]: 第七卷, 第 12 页。

Megabyzus (麦加培扎斯): 爱非索的阿耳忒弥神庙的祭司, 第二卷, 第 51 页。

Megaclides (玛伽克利德): 雅典人, 第九卷, 第 54 页。

Megalopolis (美加洛波利): 位于阿卡狄亚, 第三卷, 第 23 页。

- Megara** (麦加拉): 第二卷, 第 62、106 页; 第六卷, 第 41 页。
- Megarian school of philosophy** (麦加拉派): 第二卷, 第 106 页; 参见第一卷, 第 17、18 页; 第七卷, 第 161 页。
- Meidias** (美狄亚): 列斯堡的僭主, 第一卷, 第 74 页。
- Melantho** (美兰托): 珀涅罗珀的侍女, 第二卷, 第 79 页。
- Meleager** (米利亚格): 昔勒尼派成员, 第六卷, 第 99 页。
- Meletus** (美勒托): 控告苏格拉底的人, 第二卷, 第 38、43 页。
- Melissa** (梅利莎): 佩里安德的妻子, 第一卷, 第 94 页。
- Melissus of Samos** [麦里梭 (萨摩斯的)]: 第九卷, 第 24 页。
- Memphis** (孟菲斯): 第八卷, 第 91 页。
- Menander** (美南德尔): 第欧根尼的学生, 第六卷, 第 84 页。
- Menander** (美南德尔): 喜剧诗人, 塞奥弗拉斯特的学生, 第五卷, 第 36、79 页。
- Mende** (门德): 位于色雷斯的城镇, 第二卷, 第 63 页。
- Menedemus of Eretria in Elis** [美涅得谟 (埃利斯的埃雷特里亚的)]: 第二卷, 第 125 - 144 页; 第六卷, 第 91 页。
- Menedemus** (美涅得谟): 兰萨库斯的科罗特斯的学生, 第六卷, 第 102 页。
- Menelaus** (美涅拉俄): 第一卷, 第 32 页; 第八卷, 第 4 页。
- Menexenus** (美涅克塞努): 苏格拉底的儿子, 第二卷, 第 26 页。
- Menippus** (麦尼普斯): 昔勒尼派成员, 第六卷, 第 99 页; 其他同名者, 第六卷, 第 101 页。
- Meno the Pharsalian** [美诺 (法赛鲁人)]: 第二卷, 第 50 页。
- Menodorus** (美诺多努): 阿尔凯西劳的同学, 第四卷, 第 30 页。
- Menodotus of Nicomedia** [美洛多图 (尼科美狄亚的)]: 第九卷, 第 116 页。
- Menoceus** (美诺俄库): 伊壁鸠鲁写给他的信, 第十卷, 第 29, 第 122 - 135 页。
- Mentor the Bithynian** [门特尔 (比提尼亚人)]: 卡尔尼德的学生, 第四卷, 第 63 页。

- Messapians** (美萨皮亚人): 第八卷, 第 14 页。
- Messene** (美森尼): 第八卷, 第 73 页。
- Metageitnion** (墨塔哥特尼翁): 阿提卡的月份, 第十卷, 第 18 页。
- Metallus** (美塔卢): 伊克提亚的父亲, 麦加拉学派成员 (麦加拉人)。
- Meteorology** (气象学): 第七卷, 第 151 页; 第八卷, 第 25 页; 第十卷, 第 80、84 - 116 页。
- Methods of study** (研究方法): 第五卷, 第 29 页。
- Meton** (麦同): 恩培多克勒的父亲, 第八卷, 第 51、52 页。
- Metrocles** (美特洛克勒): 犬儒派成员, 第六卷, 第 94 页。
- Metrodorus of Chios** [梅特罗多洛 (开俄斯的)]: 第九卷, 第 58 页。
- Metrodorus of Lampsacus** [梅特罗多洛 (兰萨库斯的)]: 阿那克萨戈拉的朋友, 第二卷, 第 11 页; 伊壁鸠鲁的朋友, 第十卷, 第 18、22 页。
- Metrodorus of Stratonicea** [梅特罗多洛 (斯特拉托尼亚西亚的)]: 第十卷, 第 9 页; 斯革柏锡的德米特里乌的朋友, 第五卷, 第 84 页。
- Metrodorus** (梅特罗多洛): 第二卷, 第 113 页。
- Metroön** (美特隆): 第六卷, 第 23 页; 第十卷, 第 16 页。
- Midas** (米达斯): 第一卷, 第 89、90 页。
- Midias** (米迪亚斯): 理发师, 第二卷, 第 30 页。
- Miletus or Milesians** (米利都或米利都人): 第一卷, 第 25 页。
- Milky Way** (银河): 第二卷, 第 9 页。
- Miltiades** (米尔提亚得): 第一卷, 第 56 页。
- Miltiades** (米尔提亚得): 开俄斯的阿里斯通的学生, 第七卷, 第 161 页。
- Mithradates** (米斯拉达特): 波斯人, 柏拉图雕像的雕塑者, 第三卷, 第 25 页。
- Mithras** (米斯拉): 吕西玛库的大臣, 第二卷, 第 102 页。
- Mitylene** (米提利尼): 第一卷, 第 74 页; 第五卷, 第 9 页; 第十卷, 第 7、15、17 页。
- Mnaseas** (穆纳西阿斯): 基提翁的芝诺的父亲, 第七卷, 第 1 页。

- Mnesagoras** (涅萨戈拉): 阿尔基塔的父亲, 第八卷, 第 79 页。
- Mnesarchus** (涅萨尔库): 毕达哥拉斯的父亲, 第八卷, 第 1 页。
- Mnesigenes** (涅西根尼): 斯特拉托的遗嘱执行人, 第五卷, 第 620 页。
- Mnesistratus** (涅西斯特拉图): 柏拉图的学生, 第三卷, 第 47 页; 另一个涅西斯特拉图, 第七卷, 第 177 页。
- Mochus** (摩赫): 早期腓尼基哲学家, 第一卷, 第 1 页。
- Moereas** (摩尔里亚): 阿尔凯西劳的兄弟, 第四卷, 第 28 页。
- Moeris** (摩埃里): 几何原理的著名发现者, 第八卷, 第 11 页。
- Molon of Athens** [摩隆 (雅典的)]: 第三卷, 第 34 页。
- Molossian hounds** (摩罗西亚犬): 第四卷, 第 20 页; 第六卷, 第 55 页。
- Monad** (单子): 第八卷, 第 25 页。
- Monimus of Syracuse** [莫尼摩 (叙拉古的)]: 第六卷, 第 82 页。
- Months in the year** (月份): 中间的, 第一卷, 第 91 页。
- Moon** (月亮): 第二卷, 第 8 页; 第八卷, 第 27、77 页; 第九卷, 第 10 页; 第十卷, 第 92 页。
- Moschus** (摩斯库): 斐多的学生, 第二卷, 第 126 页。
- Motion** (运动): 第九卷, 第 24、90 页; 第十卷, 第 40、43、67 页。
- Musaeus** (穆赛乌): 第一卷, 第 3 页。
- Muse** (缪斯): 第二卷, 第 57 页; 第三卷, 第 33 页。
- Music** (音乐): 它的三类, 第三卷, 第 88 页; 被昔勒尼派摒弃, 第六卷, 第 73、104 页; 参见第 27 页。
- Myndus** (明都斯): 第一卷, 第 29 页; 第六卷, 第 57 页。
- Myrmex** (米尔墨克斯): 埃克萨恩涅图的儿子, 第二卷, 第 113 页。
- Myrrhinus** (迈尔海努): 阿提卡城镇, 第四卷, 第 1 页。
- Myrto** (密尔多): 苏格拉底的妻子, 第二卷, 第 26 页。
- Mys** (密斯): 伊壁鸠鲁信任他, 是他的有学识的仆人, 第十卷, 第 3 页。
- Myson** (密松): 有人把他列为七贤之一, 导言, 第 13 页, 第 106 页。

N

Names (名称): 通名和专名; 第七卷, 第 58 页。

Naucydes (瑙西德): 第一卷, 第 15 页; 和瑙西芬尼; 第九卷, 第 64、69、102 页; 第十卷, 第 8 页。

Nearchus (涅亚尔科): 爱利亚的僭主, 第九卷, 第 26 页。

Necessity (必然性): 第一卷, 第 77 页。

Nectanabis (涅克坦纳比): 第八卷, 第 87 页。

Neleus (涅琉斯): 米利都的创建人, 第一卷, 第 22、29 页。

Neleus (涅琉斯): 塞奥弗拉斯特图书馆的继承人, 第五卷, 第 52 页。

Nemea (尼米亚): 第五卷, 第 16 页; 尼米亚运动会 (**the Nemean Games**), 第六卷, 第 49 页。

Neophron of Sicyon [涅俄弗伦 (希巨昂的)]: 诗人, 第二卷, 第 134 页。

Nestis (涅斯蒂): 第八卷, 第 76 页。

Nicanor (尼堪诺): 亚里士多德的女婿, 第五卷, 第 12 页。

Nicanor (尼堪诺): 伊壁鸠鲁派成员, 第十卷, 第 20 页。

Nicarete (尼卡勒特): 第二卷, 第 114 页; 和 **Nicidion**, 第十卷, 第 7 页。

Nicias (尼基西): 雅典将军, 第一卷, 第 72 页。

Nicippus (尼西普斯): 塞奥弗拉斯特的朋友, 第五卷, 第 53 页。

Nicocreon (尼科克勒翁): 塞浦路斯的僭主, 第二卷, 第 129 页; 第九卷, 第 58 页。

Nicolochus of Rhodes [尼科洛库 (罗得斯的)]: 第九卷, 第 115 页。

Nicomachus (尼各马科): 亚里士多德的父亲, 第五卷, 第 1 页; 亚里士多德的儿子, 第五卷, 第 1、12、39 页; 第八卷, 第 88 页。

Nicomedes (尼可墨得): 赫拉克利特的追随者, 第九卷, 第 15 页。

Nicomedia (尼科美狄亚): 第九卷, 第 116 页。

Nicostratus (尼科斯特拉图): 诗人, 被称为克吕泰涅斯特拉, 第四

卷, 第 18 页。

Nile (尼罗河): 赫费司托的父亲, 第一卷, 第 1 页。

Noun (名词): 第七卷, 第 58 页。

Numenius (努门纽斯): 第九卷, 第 102 页; 比较第 114 节。

O

Obelus (打点剑号): 柏拉图著作的评注符号, 第三卷, 第 66 页。

Ocellus of Lucania [俄裔卢 (卢卡尼亚的)]: 第八卷, 第 80 页。

Odysseus (奥德修斯): 第六卷, 第 27 页。

Oea (俄伊亚): 阿提卡城镇, 第四卷, 第 16 页。

Oenopides (俄诺庇得): 第九卷, 第 37 页。

Old age (老年): 第一卷, 第 70 页; 第四卷, 第 48、51 页; 第八卷, 第 22 页。

Oligarchy (寡头制): 定义, 第三卷, 第 82 页。

Olives (橄榄): 表示一种节俭的饮食, 第二卷, 第 129 页; 第三卷, 第 26 页; 第六卷, 第 50 页。

Olympia (奥林匹亚): 第二卷, 第 109 页; 第三卷, 第 25 页; 第八卷, 第 63 页; 奥林匹亚赛会的冠军, 第一卷, 第 55 页。

Olympian (奥林匹亚学派): 始于阿勒克西努的哲学流派, 第二卷, 第 109 页。

Olynthus (奥林修斯): 城镇名, 第二卷, 第 110 页。

Onesicritus of Aegina [俄涅西克里图 (伊齐那的)]: 第六卷, 第 75 页; 或阿斯提帕拉亚, 第 84 页。

Opinion (意见): 第三卷, 第 52 页。

Opposites (对立面): 种类, 柏拉图的学说, 第三卷, 第 104 页。

Orestades (俄瑞斯塔德): 毕达哥拉斯派成员, 第九卷, 第 20 页。

Orestes (and Pylades) [俄瑞斯忒 (和匹雷德)]: 第三卷, 第 81 页。

Orion (俄里翁): 伊壁鸠鲁的学生, 第十卷, 第 26 页。

Oromasdes (Ormuzd, Ahuramazda) (俄勒马斯德): 第一卷, 第 8 页。

Orontobates (俄伦托巴特): 第三卷, 第 25 页。

Oropus (俄罗巴斯): 位于玻俄提亚, 第二卷, 第 141 页。

Orpheus (奥菲斯): 第一卷, 第 5 页; 第八卷, 第 8 页。

Orphic Mysteries (奥菲斯秘教): 第六卷, 第 4 页。

Orthomenes (俄尔索美涅): 塞诺芬尼的父亲, 第九卷, 第 18 页。

Osiris (俄西里斯): 太阳, 第一卷, 第 10 页。

Ossa, Pelion, Olympus (奥萨山、皮立翁山和奥林匹斯山): 第七卷, 第 29 页。

P

Paeon (赞歌): 赞美颂歌, 第五卷, 第 4 页; 参见第十卷, 第 5 页。

Paeania (帕厄安尼亚): 阿提卡城镇, 第五卷, 第 74 页; 第七卷, 第 12 页。

Paenians (帕奥尼亚人): 第九卷, 第 84 页。

Paenius (培翁纽斯): 辩证论者阿里司提德的学生, 第二卷, 第 113 页。

Pain (痛苦): 第二卷, 第 88 页; 第十卷, 第 129、140、142 页。

Palamedes (帕拉墨得): 第二卷, 第 44 页; 第九卷, 第 25 页。

Panaetius (帕奈提乌): 斯多亚派, 第七卷, 第 41 页。

Panathenaea (泛雅典娜节): 第三卷, 第 56 页。

Pancreon (潘克勒翁): 塞奥弗拉斯特的共同继承人, 第五卷, 第 51 页。

Panthea of Acragas [潘忒亚 (阿克拉伽的)]: 恩培多克勒治愈了他, 第八卷, 第 69 页。

Panthoides (潘索伊德): 辩证论者, 里柯的老师, 第五卷, 第 68 页。

Paraebates (帕拉贝特): 昔勒尼派哲学家, 第二卷, 第 86 页。

Paris (帕里斯): 第二卷, 第 67 页; 参见第一卷, 第 32 页。

Parmenides of Elea [巴门尼德 (爱利亚的)]: 第九卷, 第 21 页; 另一个同名者, 第 23 页。

- Parmeniscus** (巴门尼斯库): 毕达哥拉斯派成员, 第九卷, 第 20 页。
- Pasicles** (帕斯克勒): 克拉特斯的儿子, 第六卷, 第 88 页。
- Pasicles** (帕斯克勒): 克拉特斯的兄弟, 第六卷, 第 89 页。
- Pasiphon** (帕西丰): 第六卷, 第 73 页。
- Pasithemis** (帕西忒弥): 医师, 第五卷, 第 72 页。
- Passions** (激情): 第二卷, 第 86 页; 第三卷, 第 90 页; 第五卷, 第 31 页; 第七卷, 第 110 页 (斯多亚派); 第十卷, 第 34、128、149、154 页。
- Patroclus** (帕特洛克勒): 第九卷, 第 67 页。
- Pausanias** (鲍萨尼阿): 恩培多克勒的朋友, 第八卷, 第 60 页。
- Pausanias** (鲍萨尼阿): 赫拉克利特派成员, 第九卷, 第 15 页。
- Peiraeus** (拜里厄斯): 第二卷, 第 127 页。
- Peloponnesian war** (伯罗奔尼撒战争): 第一卷, 第 72 页。
- Pelops** (珀罗普斯): 第一卷, 第 32 页。
- Penelope** (珀涅罗珀): 第二卷, 第 79 页。
- Perdiccas** (佩尔狄卡): 第六卷, 第 44 页; 第十卷, 第 1 页。
- Pergamus or Pergammum** (帕加马): 第四卷, 第 30、60 页; 第七卷, 第 34 页; 第九卷, 第 49 页。
- Periander** (佩里安德): 科林斯的僭主, 第一卷, 第 94 页。
- Pericles** (伯里克利): 阿那克萨戈拉的学生, 第二卷, 第 12 页。
- Perictione** (珀里克提俄涅): 柏拉图的母亲, 第三卷, 第 1 页。
- Perilaus** (佩里劳): 斐瑞居德的朋友, 第一卷, 第 116 页。
- Peripatetics** (逍遥派): 第一卷, 第 17 页; 第二卷, 第 47 页; 第四卷, 第 67 页; 第五卷, 第 2、80、83 页; 第七卷, 第 127、164 页。
- Perjury** (伪证): 第一卷, 第 36 页。
- Persaeus** (培尔赛乌): 第二卷, 第 143 页; 第七卷, 第 6、13、36 页。
- Persephone** (珀耳塞福涅): 第八卷, 第 61 页; 第九卷, 第 59 页。
- Perseus** (珀耳修斯): 与罗马交战, 第五卷, 第 61 页。
- Persians** (波斯人): 第九卷, 第 83 页; 参见第一卷, 第 7 页。
- Phaedo of Elis** [斐多 (埃利斯的)]: 苏格拉底的门徒, 第二卷, 第 105

页。

Phaedrus (斐德罗): 年轻人, 第三卷, 第 29 页; 对话篇名, **ib**, 第 38 页。

Phaenarete (斐那瑞特): 苏格拉底的母亲, 第二卷, 第 18 页。

Phaestis (斐斯蒂): 亚里士多德的母亲, 第五卷, 第 1、16 页。

Phalerum (法莱勒): 欧谟尔普的儿子穆赛乌的著名墓地, 第一卷, 第 3 页。

Phanton of Phlius [芳同 (佛利乌斯的)]: 毕达哥拉斯派成员, 第八卷, 第 46 页。

Pharmacy (药剂学): 医学的一个分支, 第二卷, 第 85 页。

Pheasant (雉鸡): 第二卷, 第 30 页; 与孔雀并列, 同上。

Phemono? (斐蒙奴): 第一卷, 第 40 页。

Pherecydes of Syros [斐瑞居德 (锡罗斯的)]: 第一卷, 第 116 页; 另一个同名者, 是锡罗斯人或雅典人, 同上, 第 119 页。

Phidiades (菲迪阿德): 第三卷, 第 3 页。

Phidias (斐狄亚斯): 第二卷, 第 116 页。

Philadelphus (Ptolemy) [菲拉德尔夫 (托勒密)]: 第五卷, 第 79 页。

Philip (菲力普): 马其顿的国王, 第四卷, 第 8、9 页; 第五卷, 第 4 页。

Philippus of Opus [腓力普斯 (奥布斯的)]: 柏拉图的学生, 第三卷, 第 46 页; 参见同上, 第 37 页。

Philippus (腓力普斯): 雅典人, 科立德人, 第三卷, 第 41 页; 另一个腓力普斯, 第一卷, 第 16 页。

Philiscus of Aegina [菲利斯库 (伊齐那的)]: 悲剧诗人, 第六卷, 第 73、76、80 页。

Philista (菲利斯塔): 皮浪的姐姐, 第九卷, 第 66 页。

Philistion (菲力斯提翁): 西西里岛的希腊移民, 医师, 第八卷, 第 86 页。

Philo the dialectician [腓洛 (辩证论者)]: 第七卷, 第 16 页。

Philo (腓洛): 第五卷, 第 38 页。

Philocles (菲洛克勒): 雅典人, 第七卷, 第 12 页。

Philolaus of Croton [菲罗劳斯 (克罗顿的)]: 毕达哥拉斯派成员, 第八卷, 第 84 页; 参见同上, 第 15 页。

Philonides of Thebes [菲隆尼德 (底比斯的)]: 斯多亚派成员, 第七卷, 第 38 页; 其他同名者, 第四卷, 第 47 页。

Philosopher (哲学家): 第八卷, 第 8 页; 参见第一卷, 第 22 页; 富人门前的哲学家, 第二卷, 第 69 页。

Philosophy (哲学): 它的来源, 第一卷, 第 1 页; 它的本质目的和特征 (以柏拉图为依据), 第三卷, 第 63 页; 作为一种追求, 第六卷, 第 92 页; 第十卷, 第 122 页; 达到哲学能力的先决条件, 第四卷, 第 10 页; 它的标志, 第四卷, 第 42 页; 它的组成, 种类或划分, 第一卷, 第 18 页; 更确切的, 它发展到柏拉图时期的整个历史, 第三卷, 第 56 页;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第五卷, 第 28 页; 斯多亚派的观点, 第七卷, 第 39 页; 伊壁鸠鲁的观点, 第十卷, 第 29 页; 它的秩序, 关系以及各分支的亚种, 第七卷, 第 40 页; 它的益处及优点, 第二卷, 第 68 页; 第五卷, 第 20 页; 第六卷, 第 6、63 页; 哲学的研究者与忽视哲学的研究者的比较, 第二卷, 第 79 页; 面临危机而采取的行动, 第二卷, 第 71 页; 哲学家的分歧, 第七卷, 第 129 页; 第欧根尼·拉尔修认同的两大主要师承, 第一卷, 第 13 页; 它们的名称, 第一卷, 第 17 页。参见第一卷, 第 21、122 页; 第二卷, 第 144 页; 第四卷, 第 67 页; 第六卷, 第 19、105 页; 第八卷, 第 1、91 页; 第九卷, 第 115、116 页。

Philoxenus (菲罗克瑟努): 狂热的诗人, 第四卷, 第 36 页。

Philtis (菲厄提丝): 欧多克索的女儿, 第八卷, 第 88 页。

Phlius (佛利乌斯): 第八卷, 第 1、46 页。

Phocion (佛希翁): 第欧根尼的门徒, 第六卷, 第 76 页。

Phocus of Samos [弗库斯 (萨摩斯的)]: (著名的)《航海天象》的作者, 第一卷, 第 23 页。

Phoenicia and Phoenicians (腓尼基和腓尼基人): 第一卷, 第 1、22 页; 第六卷, 第 99 页; 第七卷, 第 1、2、15、30 页。

- Phosphorus** (晨星): 与暮星 (**Hesperus**) 相同, 第八卷, 第 14 页。
- Phrasidemus** (弗拉西德姆): 逍遥学派成员, 第二卷, 第 114 页。
- Phrearrhi** (弗勒阿里): 阿提卡城镇, 第三卷, 第 41 页。
- Phrygia and Phrygians** (弗里基亚和弗里基亚人): 第一卷, 第 25 页; 第四卷, 第 31 页; 第六卷, 第 1 页。
- Phryne** (弗里涅): 第四卷, 第 7 页; 第六卷, 第 60 页。
- Phrynon** (弗利农): 第一卷, 第 74 页。
- Phylopidas of Sparta** [斐罗匹达 (斯巴达的)]: 第二卷, 第 53 页。
- Physicians** (医师): 第三卷, 第 6 页; 第五卷, 第 1 页; 第六卷, 第 24 页; 第八卷, 第 86 页。
- Physics** (物理学): 第一卷, 第 18 页; 第五卷, 第 25、28、46、58 页; 第七卷, 第 132 - 160 页; 第九卷, 第 30、37、46 页; 第十卷, 第 29、78、85 - 116、142 页。
- Pindar** (品达): 第二卷, 第 46 页; 第四卷, 第 31 页。
- Pisistratus** (庇西斯特拉图): 第一卷, 第 49、50、53、60、65 页。
- Pitane** (彼塔涅): 位于伊奥里斯, 阿尔凯西劳的出生地, 第四卷, 第 28 页。
- Pittacus of Mitylene** [庇塔库斯 (米提利尼的)]: 第一卷, 第 74 - 81 页。
- Pitthos** (庇托斯): 阿提卡城镇, 第二卷, 第 40 页。
- Plato** (柏拉图): 第三卷, 第 1 页及以后; 出生, 家庭和世系, 第 1 - 3 页; 教育, 第 4 页; 与苏格拉底的关系, 第 5 页; 游历, 第 6 页; 学园, 第 7 页; 军役, 第 8 页; 后来的生活, 第 23、33 页; 逝世, 第 2、40 页; 遗嘱, 第 41 页; 墓志铭, 第 43 - 45 页; 门徒, 第 46 页; 学说概述, 第 47、67 - 80 页; 参见第 81 - 109 页; 他的方法和风格, 第 48、63 页; 对话录清单, 不管真假与否, 分类是否相同, 第 49、56 页; 书信, 第 61 页; 其他的同名者, 第 109 页。
- Pleasure** (快乐): 阿里斯提波的学说, 第二卷, 第 75、86 页; 芝诺的学说, 第七卷, 第 114 页; 伊壁鸠鲁的学说, 第十卷, 第 6、128 - 132、139、145 页; 参见第五卷, 第 31、44 页; 第八卷, 第 88 页。

- Plistanus of Elis** [普利斯坦努 (埃利斯的)]: 斐多的继承者, 第二卷, 第 105 页。
- Pluto** (普路托): 第四卷, 第 27 页; 第七卷, 第 38 页; 参见同上, 第 76 页。
- Poetry** (诗学): 定义, 第七卷, 第 60 页。
- Point** (点): 定义, 第七卷, 第 135 页。
- Polemo** (波勒谟): 塞诺克拉底之后的学园领袖, 第四卷, 第 16 - 20 页。
- Politics** (政治学): 政治科学, 第三卷, 第 84 页; 第五卷, 第 28 页; 第七卷, 第 33 页。
- Pollis** (波利斯): 斯巴达的城邦, 第三卷, 第 19 页。
- Polyaenus of Lampsacus** [波利埃努 (兰萨库斯的)]: 伊壁鸠鲁派成员, 第十卷, 第 24 页; 参见第二卷, 第 105 页。
- Polycrates of Samos** [波吕克拉底 (萨摩斯的)]: 第二卷, 第 2 页; 第八卷, 第 3 页。
- Polycrates** (波吕克拉底): 雅典的修辞学家, 第二卷, 第 38 页。
- Polyeuctus** (波利欧克图): 第二卷, 第 38 页; 第六卷, 第 23 页。
- Polymnastus of Philus** [波利那图 (斐卢斯的)]: 毕达哥拉斯派成员, 第八卷, 第 46 页。
- Polystratus** (波吕斯特拉图): 伊壁鸠鲁派成员, 赫尔玛库的继承者, 第十卷, 第 25 页。
- Polyxenus** (波利克塞努): 智者, 第二卷, 第 76 页。
- Polyzelus** (波利泽鲁): 第一卷, 第 56 页; 第九卷, 第 54 页。
- Pompylus** (波姆匹卢): 塞奥弗拉斯特的忠诚而好学的仆人; 第五卷, 第 36 页。
- Poseideon** (波塞德翁): 阿提卡月份, 第十卷, 第 18 页。
- Posidonius of Alexandria** [波西多纽 (亚历山大里亚的)]: 芝诺的学生, 第七卷, 第 38 页。
- Posidonius** (波西多纽): 斯多亚派成员, 第十卷, 第 4 页。
- Potamo of Alexandria** [波塔谟 (亚历山大里亚的)]: 折衷学派的, 第

一卷，第 21 页。

Potidaea (波提狄亚): 第二卷，第 23 页。

Potone (波托妮): 柏拉图的姐姐，第四卷，第 14 页。

Practical (实践的): 不同于理论的 (**theoretic**) 和生产的 (**productive**)，科学，第三卷，第 84 页；第五卷，第 28 页。

Praxiphanes (普拉西芬尼): 第三卷，第 8 页；第十卷，第 13 页。

Praxiteles (普拉克西特勒): 雕塑家，第五卷，第 52 页。

Pra? lus (普拉卢): 怀疑论者，第九卷，第 115 页。

Predicate (谓词): 第七卷，第 64 页。

Priene (普里耶涅): 第一卷，第 83、44 页。

Principles (原则): 第一卷，第 27 页；第二卷，第 1、3、8 页；第三卷，第 69 页；第七卷，第 134 页；第九卷，第 30、44 页。

Prodicus of Ceos [普罗狄科 (开奥斯的)]: 第九卷，第 50 页。

Prolepsis (预期): 定义，第七卷，第 54 页；第十卷，第 33 页。

Prophets (预言): 第一卷，第 1 页；第三卷，第 6 页。

Propontis (普洛庞蒂斯): 第八卷，第 87 页；第九卷，第 110 页。

Protagoras of Abdera [普罗泰戈拉 (阿布德拉的)]: 第九卷，第 50 - 56 页；其他同名者，第九卷，第 56 页。

Providence (神意): 神圣的，第三卷，第 24、79 页；第七卷，第 133、138 页；第十卷，第 77、113、139 页；参见 133 页。

Proxenus (普洛克塞努): 色诺芬的朋友，第二卷，第 49 页。

Proxenus (普洛克塞努): 亚里士多德的朋友，第五卷，第 15 页。

Prudence (审慎): 第一卷，第 87 页；第二卷，第 91 页；第四卷，第 51 页；第六卷，第 13 页；第七卷，第 92、93 页；第十卷，第 132 页。

Prytaneum (普里塔纽会堂): 第二卷，第 42 页。

Ptolemy (托勒密): 埃及国王，菲拉德尔弗，第五卷，第 58 页；第九卷，第 110 页。

Ptolemy (托勒密): 埃及国王，菲罗帕特，第七卷，第 177、185 页。

Ptolemy (托勒密): 埃及国王；梭特尔，第二卷，第 111、115、140

- 页；第五卷，第 37、78 页；第七卷，第 24 页。
- Pylades** (匹雷德)：阿尔凯西劳的兄弟，第四卷，第 28、38、43 页。
- Pyrrho of Elis** [皮浪 (埃利斯的)]：怀疑派的创始人，第九卷，第 61 - 69、70 - 108 页。
- Pyrrhus of Delos** [匹鲁斯 (提洛的)]：毕达哥拉斯的早期化身，第八卷，第 5 页。
- Pythagoras** (毕达哥拉斯)：第八卷，第 1 - 50 页；其他同名者，第八卷，第 46 页。
- Pythagoreans** (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意大利，第三卷，第 6、21 页；第八卷，第 3、14、16 页。
- Pythian priestess** (彼提亚女巫)：第一卷，第 106、110 页；第二卷，第 37 页；第五卷，第 91 页。
- Pythias** (庇提亚斯)：亚里士多德的妻子，第五卷，第 3、16 页。
- Pythias** (庇提亚斯)：亚里士多德和庇提亚斯的女儿。
- Pytho** (皮托) (德尔斐)：第二卷，第 23 页；第十卷，第 12 页。
- Pythocles** (匹索克勒)：布格卢的儿子，第四卷，第 41 页。
- Pythocles** (匹索克勒)：伊壁鸠鲁的信的接受者，第十卷，第 5、84、116 页。
- Pythodorus** (皮索多鲁)：波利泽鲁的儿子，第九卷，第 54 页。
- Python** (皮松)：柏拉图的学生，第三卷，第 46 页。
- Python** (皮松)：里柯的朋友，第五卷，第 70 页。
- Pythostratus** (匹托斯特拉图)：《忒塞伊德》的作者，第二卷，第 59 页。

Q

- Quality** (质)：哲学术语，第三卷，第 24 页；第七卷，第 58 页；第十卷，第 54 页。
- Quantity** (量)：大小或数目，第八卷，第 25 页；第十卷，第 57、61、68 页；参见第三卷，第 10 页。

R

- Races** (种族): 外来的和希腊的, 名人由此产生, 第一卷, 第 1 页。
- Rain** (雨): 第七卷, 第 153 页; 第十卷, 第 99 页。
- Rainbow** (虹): 第七卷, 第 152 页; 第十卷, 第 109 页。
- Red Sea** (红海): 第九卷, 第 35 页。
- Refutationists** (反驳): 第一卷, 第 17 页。
- Rhegium** (雷吉翁): 第八卷, 第 47 页; 第九卷, 第 38 页。
- Rhetoric** (修辞学): 亚里士多德将其追溯到恩培多克勒, 第八卷, 第 57 页; 第九卷, 第 25 页; 如何联系到辩证法, 第三卷, 第 54 页; 第七卷, 第 42 页; 它的种类, 第三卷, 第 93 页; 第七卷, 第 42 页; 参见第六卷, 第 24、28 页。
- Rhodes** (罗得斯): 第一卷, 第 9 页; 第四卷, 第 49、53 页; 第五卷, 第 84 页; 第六卷, 第 19 页; 第七卷, 第 22 页; 第九卷, 第 115 页。
- Riches** (财富): 第一卷, 第 88 页; 第二卷, 第 6、69 页; 第六卷, 第 47 页; 第七卷, 第 22 页; 第十卷, 第 120、143 页。
- Romans** (罗马人): 第五卷, 第 61 页; 第八卷, 第 14 页; 第九卷, 第 84 页。

S

- Salamis** (萨拉米): 第一卷, 第 46–48 页; 第二卷, 第 24 页。
- Salarus of Priene** [萨拉鲁 (普里耶涅的)]: 第二卷, 第 46 页。
- Salt** (盐): 第八卷, 第 35 页。
- Samos** (萨摩斯): 第一卷, 第 23、95 页; 第二卷, 第 2、5、23 页; 第八卷, 第 2、46 页; 第九卷, 第 24 页; 第十卷, 第 1、3、14 页。
- Samothrace** (萨摩色雷斯): 第六卷, 第 59 页。
- Sarapion** (萨拉宾): 第八卷, 第 7、58 页。

- Sarapis** (萨拉匹斯): 第五卷, 第 76 页; 第六卷, 第 63 页。
- Sardis** (萨尔迪斯): 第一卷, 第 81 页; 第二卷, 第 3、49 页。
- Sarpedon** (萨佩冬): 怀疑论者, 第九卷, 第 116 页。
- Saturninus** (塞特恩林纳): 怀疑论者,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学生, 第九卷, 第 116 页。
- Sceptics** (怀疑派): 第一卷, 第 20 页, 第九卷, 第 69、70 页、111 页。
- Scopas of Cranon** [斯科帕斯 (克拉伦的)]: 第二卷, 第 25 页。
- Scythians** (司奇提亚人): 第一卷, 第 13、101 页; 司奇提亚人的对话, 第二卷, 第 105 页。
- Scythinus** (司齐提努): 抑扬格诗人, 第九卷, 第 16 页。
- Sea** (海): 第一卷, 第 56、77 页; 第二卷, 第 17、71、77、130 页; 第三卷, 第 6 页; 第四卷, 第 50 页; 第六卷, 第 74 页; 第七卷, 第 2 页; 第九卷, 第 59、68 页。
- Sect, sects** (学派或派别): 第一卷, 第 18、20 页。
- Seleucia** (塞留西亚): 第六卷, 第 81 页。
- Selinus** (塞利努斯): 城邦, 第三卷, 第 70 页。
- Selinus** (塞利努斯): 河流名, 第二卷, 第 52 页。
- Semele** (塞墨勒): 第二卷, 第 102 页。
- Sense** (感觉): 感官以及可感事物: 第三卷, 第 9、64、71 页; 第七卷, 第 49–52 页; 第八卷, 第 29 页; 第十卷, 第 49–53、63–71 页。
- Seuthes** (撒西斯): 奥德里西人的国王, 第二卷, 第 51 页。
- Sextus Empiricus**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怀疑论者, 第九卷, 第 116 页。
- Sicily** (西西里): 第三卷, 第 18、34 页; 第六卷, 第 25 页; 第八卷, 第 54、78、85 页; 第九卷, 第 65 页。
- Sicyon** (希巨昂): 第一卷, 第 12、38 页; 第六卷, 第 81 页。
- Sidon** (塞佟): 第七卷, 第 6 页; 第十卷, 第 15 页。
- Sight** (视觉): 第三卷, 第 12 页; 第七卷, 第 157 页; 第八卷, 第 29

页；第九卷，第 44 页；第十卷，第 49、68 页；参见第五卷，第 17 页。

Sign (符号或征兆)：苏格拉底内心的灵异之声，第二卷，第 32 页；征兆，气象的，第十卷，第 115 页；读音符号的，第三卷，第 65 页。

Silaniion (西兰尼翁)：柏拉图雕像的雕塑者，第三卷，第 25 页。

Silence (沉默)：第一卷，第 86 页；第八卷，第 10 页。

Simmias (西米亚)：苏格拉底的门徒，第二卷，第 124 页；参见，同上，第 113、114 页。

Simon of Athens [西蒙 (雅典的)]：补鞋匠，小苏格拉底学派成员，第二卷，122 页；其他的同名者，同上，第 124 页。

Simon (西蒙)：亚里士多德的侍者，第五卷，第 15 页。

Simonides (西蒙尼德)：第二卷，第 46 页。

Simus (西姆斯)：狄奥尼修的管家，第二卷，第 75 页。

Sinope (辛诺普)：第六卷，第 20 页。

Sleep (睡眠)：第七卷，第 158 页。

Smell (嗅觉)：感官，第十卷，第 53 页。

Socrates (苏格拉底)：第二卷，第 18-46、49 页；参见第七卷，第 32 页；第一卷，第 14 页；其他的同名者，第二卷，第 47 页。

Socratics (苏格拉底学派)：第一卷，第 15、17 页；第二卷，第 47、48-64、65、105、107、121、122、144 页。

Soli (梭里)：第一卷，第 51 页；第四卷，第 24、27 页；第七卷，第 38、179 页。

Solon (梭伦)：第一卷，第 45-67 页。

Sophilus (索斐卢)：喜剧诗人，第二卷，第 120 页。

Sophists (智者)：第一卷，第 12 页；第二卷，第 30 页。

Sophocles (索福克勒斯)：诗人，第三卷，第 56 页；第五卷，第 92 页；第七卷，第 19 页；另一个索福克勒斯，第五卷，第 38 页。

Sophon (索佛隆)：喜剧作家，第三卷，第 18 页。

Sophoniscus (索佛隆尼司库)：苏格拉底的儿子，第二卷，第 26 页。

- Sorites** (诡辩法): 悖谬, 第二卷, 第 108 页; 第七卷, 第 44、82 页。
- Sosibius** (索西比乌): 阿那克萨戈拉的对手, 第二卷, 第 46 页。
- Soul** (灵魂): 第一卷, 第 11、24、86、120 页; 第二卷, 第 20、89、124 页; 第三卷, 第 12、28、45、63、67、90 页; 第四卷, 第 13 页; 第五卷, 第 30、32 页; 第六卷, 第 5 页; 第七卷, 第 156 页; 第八卷, 第 28 - 32、83 页; 第九卷, 第 7、19、22、51 页; 第十卷, 第 63 - 68 页。
- Sparrow** (麻雀): 被鹰所逐, 第四卷, 第 10 页。
- Speusippus** (斯彪西波): 柏拉图的侄子和继承者, 第四卷, 第 1 - 5 页; 另一个, 同上, 第 5 页。
- Sphaerus** (斯菲卢斯): 斯多亚派成员, 克里安忒的学生, 第七卷, 第 177 页; 第九卷, 第 15 页。
- Sphere** (球体): 阿那克西曼德提出的, 第二卷, 第 2 页; 最完美的固体, 第八卷, 第 35 页。
- Spintharus** (斯宾萨鲁): 第二卷, 第 20 页; 第五卷, 第 92 页。
- Stagira** (斯塔吉拉): 亚里士多德的出生地, 第五卷, 第 1、16 页。
- Standard (criterion) of truth** (真理的标准或准则): 第五卷, 第 29 页; 第七卷, 第 54 页; 第十卷, 第 31、39、50、71、82、116 页。
- Stars** (星星): 第一卷, 第 11 页; 第二卷, 第 9 页; 第三卷, 第 74 页; 第五卷, 第 26、43 页; 第七卷, 第 138、144 页; 第八卷, 第 27 页; 第十卷, 第 112 - 115 页。
- State** (国家): 第三卷, 第 78、91 页; 第五卷, 第 22、26 页; 第六卷, 第 5 页; 第七卷, 第 4、34、121、131 页。
- Statues** (雕塑): 第一卷, 第 9 页; 第二卷, 第 33 页; 第三卷, 第 25 页; 第五卷, 第 33 页; 第八卷, 第 78 页。
- Stilpo of Megara** [斯提尔波 (麦加拉的)]: 第二卷, 第 113 - 120 页。
- Stoics** (斯多亚派): 第一卷, 第 17、19 页; 第七卷。
- Strato of Lampsacus** [斯特拉托 (兰萨库斯的)]: 逍遥学派成员, 第五卷, 第 58 - 64 页; 其他同名者, 第 61 页。
- Substance** (实体): 概念, 第三卷, 第 70 页; 第七卷, 第 150 页。

Sun (太阳): 第一卷, 第 2、23 页; 第二卷, 第 1、8 页; 第八卷, 第 27 页; 第九卷, 第 7、10 页; 第三卷, 第 74 页; 第七卷, 第 144 页; 第十卷, 第 90-97 页。

Surgery (外科): 医学的一个分支, 第三卷, 第 85 页。

Susa (苏萨): 第三卷, 第 33 页。

Syllogism (三段论): 第五卷, 第 23、29 页; 第七卷, 第 45 页。

Symbols (象征): 第八卷, 第 17 页。

Symposia (会饮): 第二卷, 第 120、133、139、144 页; 第四卷, 第 41 页; 第八卷, 第 64 页; 第十卷, 第 18 页。

Sypalettus (西帕勒图): 阿提卡城镇, 第七卷, 第 12 页。

Syra (锡拉岛): 岛屿 (锡罗斯), 斐瑞居德的出生地; 第一卷, 第 119 页。

Syracuse (叙拉古): 第一卷, 第 40 页; 第二卷, 第 63 页; 第四卷, 第 58 页; 第六卷, 第 25、82 页; 第八卷, 第 40、52、78、85 页。

T

Tanagra (唐格拉): 在此发生战役, 第三卷, 第 8 页; 第六卷, 第 1 页。

Tarentum (塔壬同): 第五卷, 第 94 页; 第八卷, 第 7、39、46、79 页。

Tarsus (塔索斯): 第六卷, 第 81 页; 第七卷, 第 41、121 页; 第九卷, 第 116 页; 第十卷, 第 26 页; 塔索斯戏剧, 第四卷, 第 58 页。

Telauges (特劳格): 毕达哥拉斯的儿子, 第八卷, 第 43 页。

Telecles (特里克勒): 中期学园的, 第四卷, 第 60 页。

Telesphorus (特勒斯佛鲁): 诗人美南德尔的朋友, 第五卷, 第 80 页。

Tellus the Athenian [特鲁斯 (雅典人)]: 第一卷, 第 50 页。

Temperance (节制): 主要德性, 第三卷, 第 80、90 页; 第四卷, 第 12 页; 第七卷, 第 92、102 页。

Temples (神庙): 第六卷, 第 64 页; 第七卷, 第 33 页。

- Terpander** (特尔潘德): 第二卷, 第 104 页。
- Tetradrachm** (四德拉克马银币): 阿提卡银币, 第七卷, 第 18 页。
- Teutames** (特乌塔墨): 彼亚斯的父亲, 第一卷, 第 82 页
- Teutameion**, 在普里耶涅, 同上, 第 88 页。
- Thales of Miletus** [泰勒斯 (米利都的)]: 第一卷, 第 22 - 44 页; 其他同名者, 第一卷, 第 38 页。
- Thargelion** (塔格利翁月): 阿提卡的月份, 第二卷, 第 44 页。
- Thaumasias** (陶马西亚): 阿尔凯西劳的朋友, 第四卷, 第 43 页。
- Theaetetus** (泰阿泰德): 苏格拉底的朋友, 第二卷, 第 29 页。
- Theano** (塞亚诺): 毕达哥拉斯的妻子, 第八卷, 第 42 页。
- Thebes** (底比斯): 第一卷, 第 3、83 页; 第二卷, 第 51、104、124 页; 第八卷, 第 7 页; 第九卷, 第 110 页。
- Theiodas of Laodicea** [忒伊俄达 (拉笛考斯的)]: 怀疑论者, 第九卷, 第 116 页。
- Thelidae (or Nelidae)** (特利德) (或涅利德): 第一卷, 第 22 页。
- Themista** (忒米斯塔): 第十卷, 第 5 页。
- Themistoclea** (塞弥斯托克利): 第八卷, 第 8、21 页。
- Theodorus of Cyrene** [塞奥多洛 (昔勒尼的)]: 数学家, 第三卷, 第 6 页; 第二卷, 第 103 页。
- Theodorus** (塞奥多洛): 昔勒尼人, 第二卷, 第 86、97 及后文。其他的同名者, 同上, 第 103 页。
- Theodotas** (塞奥多塔): 西西里人, 第三卷, 第 21 页。
- Theombrotus** (塞奥姆伯罗特): 美特洛克勒的学生, 第六卷, 第 95 页。
- Theomedon** (塞奥麦冬): 医师, 欧多克索的朋友, 第八卷, 第 86 页。
- Theon of Tithorea** [忒翁 (蒂塞劳的)]: 一个梦游者, 第九卷, 第 82 页。
- Theophrastus** (塞奥弗拉斯特): 亚里士多德的继承者, 第五卷, 第 36 - 57 页。
- Thersites** (瑟赛蒂兹): 第七卷, 第 160 页。

Thesmophoria (忒谟佛里亚节): 节日, 第九卷, 第 43 页。

Thespis (忒斯匹): 第一卷, 第 59 页; 第三卷, 第 56 页; 第五卷, 第 92 页。

Thought (思想): 各种思想, 第七卷, 第 22、42、45、48、49、52 页。

Thrace (色雷斯): 第一卷, 第 47 页; 第六卷, 第 1 页; 第八卷, 第 46 页; 第九卷, 65 页。

Thrasybulus (塞拉绪布罗): 米利都的僭主, 第一卷, 第 27、31、100 页。

Thrasymachus of Corinth [色拉叙马霍斯 (科林斯的)]: 第二卷, 第 113 页。

Thria (瑟里亚): 阿提卡城镇, 第四卷, 第 21 页。

Thucydides (修昔底德): 他控告了阿那克萨戈拉, 第二卷, 第 12 页。

Thunder (雷): 第七卷, 第 153 页; 第十卷, 第 100 页及后文。

Thurii (图里): 第八卷, 第 52 页。

Tiberius Caesar (台比留·凯撒): 第九卷, 第 109 页。

Timaeus (蒂迈欧): 柏拉图的对话, 第三卷, 第 50、52、60 页; 第八卷, 第 85 页。

Timagoras of Gela [提马戈拉斯 (吉拉的)]: 斯提尔波的追随者, 第二卷, 第 113 页。

Timarchus (提马尔库): 蒂蒙的父亲, 第九卷, 第 109 页。

Timarchus (提马尔库): 克莱俄美尼的学生, 第六卷, 第 95 页。

Time (时间): 第三卷, 第 73 页; 第七卷, 第 141 页; 第十卷, 第 72、145 页。

Timocrates (提谟克拉底): 伊壁鸠鲁的学生, 第十卷, 第 5、22、23 页。

Timolaus of Cyzicus [提谟劳 (库齐库的)]: 第三卷, 第 46 页。

Timon of Phlius [蒂蒙 (佛利乌斯的)]: 怀疑论者, 第九卷, 第 109、115 页。

Timon the misanthrope (蒂蒙 (厌世的)): 第九卷, 第 112 页。

Tripod (三角架): 第一卷, 第 28 页及后文。

Troas (特洛阿斯): 第九卷, 第 115 页。

Troezen (特洛俄岑): 第八卷, 第 74 页。

Troy (特洛伊): 第一卷, 第 2 页; 第九卷, 第 41 页。

Truth (真理): 第二卷, 第 22 页; 第三卷, 第 39、53 页; 第五卷, 第 28、29 页; 第七卷, 第 54 页; 第八卷, 第 8 页。

Typhon (旋风): 第七卷, 第 154 页。

Tyranny and Tyrants (僭主制和僭主): 第一卷, 第 36、59、66、97、98 页; 第二卷, 第 82 页; 第三卷, 第 83 页。

Tyrrheni (第勒尼安): 第八卷, 第 1 页。

Tyrtæus (提尔泰乌): 第二卷, 第 43 页。

U

Understanding (理解): 第七卷, 第 50–53 页。

Urania (乌剌尼亚): 缪斯, 林努斯的母亲, 第一卷, 第 4 页。

V

Virtue and the virtues (德性和各种德性): 第三卷, 第 78、90 页; 第五卷, 第 30 页; 第七卷, 第 87、127 页; 第八卷, 第 33 页; 第十卷, 第 132 页。

Voice (声音): 第三卷, 第 107 页; 第七卷, 第 55 页; 第十卷, 第 52 页。

W

Water (水): 基本元素, 第一卷, 第 27 页; 第三卷, 第 73 页; 第五卷, 第 32 页; 第七卷, 第 137 页; 第八卷, 第 29、76 页; 第十卷, 第 107 页。

White (白色): 代表善, 第八卷, 第 35 页。

Wind (风): 它的起源, 第二卷, 第 9 页; 第七卷, 第 152、154 页; 第十卷, 第 100 页。

Wine (酒): 第七卷, 第 184 页; 第九卷, 第 86 页; 第十卷, 第 132 页。

Wisdom (智慧): 第一卷, 第 12 页; 第二卷, 第 37、42、98 页; 第三卷, 第 90 页; 第五卷, 第 31 页; 第七卷, 第 92、125 页; 第十卷, 第 126、132 页。

Wise men (智慧之人): 第一卷, 第 13 页; 第二卷, 第 37、98 页; 第三卷, 第 78 页; 第五卷, 第 30 页; 第七卷, 第 117–125 页; 第十卷, 第 117 页。

Women (妇女): 第六卷, 第 72 页; 第七卷, 第 131 页。

Word (语词): 第八卷, 第 56、58 页。

World (世界): 第三卷, 第 71 页; 第七卷, 第 137–143 页; 第八卷, 第 25 页; 第十卷, 第 45、88 页。

X

Xanthippe (克珊西帕): 第二卷, 第 26、36 页。

Xanthus of Athens [赞图斯 (雅典的)]: 第四卷, 第 29 页。

Xeniades (塞尼亚得): 第六卷, 第 30、36、74 页。

Xenocrates (塞诺克拉底): 学园主持, 第四卷, 第 6–15 页; 其他同名者, 同上, 第 15 页。

Xenophanes of Colophon [塞诺芬尼 (科罗封的)]: 第九卷, 第 18 页及后文; 另一位塞诺芬尼, 第九卷, 第 20 页。

Xenophilus (塞诺菲卢): 毕达哥拉斯派成员, 第八章, 第 16 页。

Xenophon of Athens [色诺芬 (雅典的)]: 第二卷, 第 43–59 页; 其他同名者, 同上, 第 59 页。

Xerxes (薛西斯): 第 1 卷, 第 9、72 页; 第八卷, 第 57 页; 第九章, 第 34 页。

Y

Youth (年青人): 第八卷, 第 35 页; 第十卷, 第 122 页。

Z

Zaleucus (扎琉库): 立法者, 第八卷, 第 16 页。

Zamolxis (赞摩克西): 色雷斯人, 第一卷, 第 1 页, 第八卷, 第 2 页。

Zancle (仑克勒): 位于西西里, 第九章, 第 18 页。

Zeno of Citium [芝诺 (基提翁的)]: 第七卷, 第 1 - 159 页; 其他同名者, 同上, 第 35 页。

Zeno of Elea [芝诺 (爱利亚的)]: 巴门尼德的门徒, 第九卷, 第 25 - 29 页。

Zeno of Sidon [芝诺 (塞冬的)]: 伊壁鸠鲁主义者, 第十卷, 第 25 页。

Zeno of Tarsus [芝诺 (塔索斯的)]: 怀疑论者, 第七卷, 第 41、84 页。

Zenodotus (芝诺多图): 怀疑论者, 第欧根尼的学生, 第七卷, 第 29 页。

Zetetics (考究派): 皮浪派的别名, 第九卷, 第 69 页。

Zeus (宙斯): 第一卷, 第 69 页; 第七卷, 第 147 页; 第八卷, 第 33 页。

Zeuxippus (宙克西普): 怀疑论者, 埃涅西得姆的学生, 第九卷, 第 116 页。

Zeuxis (宙克西): 怀疑论者, 宙克西普的学生, 第九卷, 第 116 页。

Zopyrus of Colophon [佐皮鲁 (科罗封的)]: 第六卷, 第 100 页; 一位修辞学家, 第九卷, 第 114 页。

Zoroaster (佐罗亚斯特): 第一卷, 第 2、8 页。

附录 III

SELECT BIBLIOGRAPHY

(英译者原附书目)

I. EDITIONS

A. THE WHOLE WORK

Meibomius, M.: D. L. libri X. graece et latine, etc. 2 vols., Amsterdam, 1692, 1693.

[With the notes of Stephanus, the two Casaubons, and Aldobrandinus in full, beneath the text in the first volume; the notes of Ménage and Kuehn printed separately in the second.]

Huebner, H. G. Leipzig, 1828 – 1831.

[In 4 vols.: Greek text and Latin version, with some critical notes in vols. i. and ii.; a reprint of the notes of Casaubon and Ménage in vols. iii. and iv.]

Editio stereotypa Tauchnitiana. Leipzig, 1833. [Greek text only.]

Cobet, C. G.: D. L. . . . libri decem. Ex italicis codicibus nunc primum excussis recensuit . . . Graece et Latine. Paris, 1850. [Forms, with the Lives of Plato, Plotinus, and Pythagoras, a volume in the Didot series.]

B. PARTS OF THE WORK, WITH APPARATUS CRITICUS

Book III. *D. L. vita Platonis*, recens. H. Breitenbach, F. Buddenhagen, A. Debrunner, F. Von der Muehll. Basel, 1907.

Book V. c. 1. *Vita Aristotelis* seorsum ed. I. Bywater. Oxford, 1879. [Privately printed.]

Book VII. Arnim, J. v.: *Stoicorum ueterum fragmenta*. 3 vols. Leipzig, 1903 – 1905.

Book X. Usener, H.: *Epicurea*. Leipzig, 1887.

Von der Muehll, P.: *Epicuri epistulae tres et ratae sententiae a L. D. seruatae*. Leipzig, 1922.

Delatte, A.: *La Vie de Pythagore de Diogène Laërce*. Bruxelles, 1922.

Diels, H.: *Poetarum philosophorum fragmenta*. Berlin, 1901.

To these may be added: — —

Diels, H.: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Berlin, 1904; ed. 2, 1906; ed. 3, 1912. [A revised text, with occasional notes on the readings of the MSS.]

II. TEXTUAL CRITICISM

Bonnet, M.: *Die Pariser Handschriften des L. D.* Rheinisches Museum, xxxii. (1877), pp. 578 – 590.

Cobet, C. G.: *De D. L. fabularum pleno*. Mnemosyne, vii. (1858), pp. 52 – 55.

——, *Ad D. L. Variae Lectiones*, ed. 2 (1873), pp. 320, 322.

——, *D. L. Vita Pythagorae*. Coll. Crit. (1878), pp. 449 – 460.

De Stephani: *Studi ital. di fil. class.* x. pp. 154 foll.

Gercke, A.: *Die Überlieferung des D. L.* Hermes, xxxvii. (1902), p. 401 foll.

Heine, O.: *Krit. Beitr. zum VII. Buch des D. L.* Jahrbuch für klassische Philologie, 99 (1869), pp. 611 – 628.

Madvig, J. N.: *Adversaria Critica ad scriptores Graecos*. Copenhagen (1871), pp. 712 – 716.

Martini, E.: *Leipzige Studien*, xix. (1899), p. 86; xx. pp. 147 foll.; *Rheinisches Museum*, lv. pp. 612 – 624.

Reiske, J.: *Animadversiones in D. L.* Hermes, xxiv. (1899), pp. 302 – 325.

Richards, H.: *Laertiana*. Classical Review, xviii. (1904), pp. 340 – 346.

Roeper, Th.: *Emendationes*. Philologus, i. (1846), pp. 652 – 663; iii.

(1848), pp. 22 – 65; ix. (1854), pp. 1 – 42; xxx. (1870), pp. 557 – 577.

Rose, V.: *Die Lücke im D. L. und der alte Übersetzer. Hermes* (1866), i. pp. 367 – 397.

Schmidt, H.: *Studia Laertiana*. Bonn, 1906.

III. SUBJECT MATTER AND SOURCES

Apelt, O.: *Meiner's Philosophische Bibliothek, Band 53. Leipzig, 1921. [German translation, with numerous notes, some on the text.]*

Bahnsch, F.: *Quaestiones de D. L. fontibus. K? nigsberg, 1868. [Valuable as a pioneer in sane criticism.]*

Bruns, C. G.: *Die Testamente der griechischen Philosophen. Zeitschrift der Savigny – Stiftung* (1880). Abteilung i. pp. 46 foll.

Covotti, A.: *Quibus libris in libro VII. L. D. usus fuerit. Studi ital. di fil. class. v. (1897). Florence, pp. 65 – 97.*

Diels, H.: *Doxographi Graece. Berlin, 1879: esp. pp. 161 – 186.*

Egger, V.: *Disputatio de fontibus D. L. Bordeaux, 1881.*

Ferguson, W. S.: *Hellenistic Athens. London, 1911.*

Freudenthal, J.: *Hellenistische Studien, iii. Berlin, 1879, pp. 304 – 315.*

Gercke, A.: *De quibusdam L. D. auctoribus. Greifswald, 1899.*

Gutschmid, A. v.: *De Aegyptiacis apud D. L. Kleine Schriften, i. Leipzig, 1889, pp. 184 – 200.*

Hiller, E.: *Die literarische Tätigkeit der sieben Weisen. Rhein. Mus. xxxiii. (1878), pp. 518 – 529.*

Howald, E.: *Die Schriftenverzeichnisse des Aristoteles und des Theophrast. Hermes, lv. (1920), pp. 204 – 221.*

Leo, Fr.: *Die griechisch – r? mische Biographie nach ihrer literarischen Form. Leipzig, 1901, pp. 35 foll.*

Maas, E.: *De biographis Graecis. Phil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iii. Berlin, 1880.*

Mayor, J. E. B.: *Notes on D. L.* Journal of Philology, xxix. (1904), pp. 1 – 23.

Moulton, J. H.: *Early Zoroastrianism*. London, 1913. pp. 410 – 421.

Nietzsche, F.: *De L. D. fontibus*. Rhein. Mus. xxiii. (1868), pp. 632 – 653.

——, *Beiträge zur Quellenkunde des L. D.* Basel, 1870.

——, Articles in Rhein. Mus. xxiv. (1869), p. 210 foll.; xxv. (1870), pp. 217 – 231; xxxiv. (1879), p. 563.

[Nietzsche's merit lay in starting the problem. In the Basel Program will be found Rohde's remarks on the Borbonicus.]

Pearson, A. C.: *Fragments of Zeno and Cleanthes*. London, 1891.

Schaefer, Fr.: *Quid Graeci de origine philosophiae a barbaris ducenda existimauerint, secundum L. D. prooemium*. Dissertatio inauguralis. Leipzig, 1877.

Schneider, J. G.: *D. L. und der Engl? nder Burley*. Wolf's Literarische Analekten, ii. Berlin (1820), pp. 227 – 255.

Schwartz, E.: Article in Pauly – Wissowa, s. v. D. L.

Susemihl, F.: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Literatur in der Alexandrinerzeit*. Leipzig, 1891. [Especially vol. i. pp. 10 – 166, and 463 – 512.]

Tannery, P.: *Vie d' Eudoxe d' après D. L.* Appendix to Recherches sur l' histoire de l' astronomie ancienne. Paris, 1893.

Tarn, W. W.: *Antigonos Gonatas*. Oxford, 1913.

Usener, H.: *Analecta Theophrasti*. Bonn, 1858.

Wilamowitz – Moellendorff, U. von: *Antigonos von Karystos*. Berlin, 1881.

——, *Epistola critica ad Maasium*. Phil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iii. Berlin (1880), pp. 142 – 164.

IV. EPICURUS IN BOOK X

Besides Usener (see above) the following may be cited: --

Arndt, W.: *Emendationes Epicureae*. Berlin, 1913.

Bignone, E.: *Epicuro: Opere, Frammenti, Testimonianze sulla sua vita*. Bari, 1920.

Brieger, A.: *Epikur's Brief an Herodot*, *L. L. x.* 68 – 83. Halle, 1882.

Giussani, C.: *Studi Lucreziani*. Turin, 1896. [Vol. i. of his edition of Lucretius.]

Hicks, R. D.: *Stoic and Epicurean*. New York, 1910, pp. 203 – 281.

Joyau, E.: *épicure*. Paris, 1910. [Contains a bibliography which should also be consulted.]

Kochalsky, A.: *Das Leben und die Lehre des Epicur*. Leipzig, 1914. [German translation with 150 critical notes.]

Merbach, P.: *De Epicuri Canonica*. Leipzig, 1909.

Tescari, O.: Latin version in *Studi ital. di fil. class.* xv. (1907), pp. 161 – 196.

Von der Muehl, P.: *Epicurs κ? και δ? ξαι und Demokrit*. Festgabe Adolf Kaegi dargebracht. Frauenfeld, 1919.

Woltjer, J.: *Lucretii philosophia cum fontibus comparata*. Groningae, 1877.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名哲言行录 (下册)

作者= (古希腊)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

页数= 1 2 1 4

S S 号= 1 1 4 3 6 4 4 5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前言

第一章	芝诺（公元前 3 3 3—前 2 6 1 年）
第二章	阿里斯通（约公元前 3 2 0—前 2 5 0 年）
第三章	赫里鲁斯（鼎盛年约在公元前 2 6 0 年）
第四章	狄奥尼修（约公元前 3 3 0—前 2 5 0 年）
第五章	克里安忒（公元前 3 3 1—前 2 3 2 年）
第六章	斯菲卢斯（鼎盛年约在公元前 2 2 0 年）
第七章	克律西波（约公元前 2 8 2—前 2 0 6 年）

第八卷

第一章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 5 8 2—前 5 0 0 年）
第二章	恩培多克勒（公元前 4 8 4—前 4 2 4 年）
第三章	厄庇卡尔姆（约公元前 5 5 0—前 4 6 0 年）
第四章	阿尔基塔（公元前 4 世纪）
第五章	阿尔克迈翁
第六章	希帕索（公元前 4 世纪）
第七章	菲罗劳斯（可能在公元前 5 世纪末）
第八章	欧多克索（约公元前 4 0 7—前 3 5 7 年）

第九卷

第一章	赫拉克利特
第二章	塞诺芬尼（公元前 5 7 0—前 4 7 8 年）
第三章	巴门尼德（鼎盛年约在公元前 5 0 0 年）
第四章	麦里梭
第五章	爱利亚的芝诺
第六章	留基伯
第七章	德谟克利特（公元前 4 6 0—前 3 5 7 年？）
第八章	普罗泰戈拉（公元前 4 8 1—前 4 1 1 年）
第九章	阿波洛尼亚的第欧根尼
第十章	阿那克萨库
第十一章	皮浪（约公元前 3 6 0—前 2 7 0 年）
第十二章	蒂蒙（约公元前 3 2 0—前 2 3 0 年）

第十卷

第一章	伊壁鸠鲁（公元前 3 4 1—前 2 7 1 年）

附录 I
附录 II
附录 III